

目 录

1928 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1
1929 年己巳(民国十八年)	187

1955年支款

民國四十四年



一月一日 星期日

晴。风。在按院胡同寓宅。上午十时,率学淑至惜阴胡同,访李濂镗于其宅,久谈。十二时,邀李君并其六龄之侄女,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馆便宴(1.40)。毕,同至琉璃厂,在同古堂刻木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购书;清秘阁裱画、印名片。三时,散。率学淑归按院胡同寓宅。

四时半,再出。访张正仁于兴隆大院小巷内。十号寓宅,谈一小时。张君以审计院不发薪,故移居此间,以图省费。

6-8 访唐官赏于霞公府宅。先见其夫人,旋唐君归来,邀宓至王府井大街大陆饭店进西餐,红酒。席间谈山西及山西大学情形甚详。唐谓经此次之旅行,归来乃益觉平日在京生活之有味,而有知足之欢愉心。

宴毕,宓即归按院胡同寓宅宿。

一月二日 星期一

晴。晨8-10 撰稿,继则无所事事。

下午一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出版,送到。宓急阅,见仍系一版全面、校对底样之式,心中甚为喜慰。

二时,偕心一、学淑同至西单牌楼。宓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五时抵。

奉爹谕,知李孟符世丈(岳瑞)已于旧历十一月十四日在西安溢逝。宓去岁西归,犹获拜谒,且有呈诗。今《学衡》59 期刊印诗集,甫出版,未及寄呈,已成千古。哀哉!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特赠之30份,亦已送到,后此以为常。

晚饭后7-9 访赵元任夫妇,并晤陈寅恪。悉曹校长得外部示

意，已具呈辞职，尚未批出。昨传已批准者误也。校中亦无议挽留者。旋戴家祥亦至。

9-10 宓归室后，戴家祥、吴其昌先后来，谈章寅所得谩骂匿名函事。

一月三日 星期二

阴。风。晨章寅来，谈学生匿名函谩骂事。

是日终日办理杂务。(一)清算《学衡》账目。(二)发寄《文学副刊》第一期。又写信多封。

一月四日 星期三

晴。在室中闭户撰稿。

10-11 戴家祥来。谓外交总长专待本校学生及教职员有拥戴之表示，即可发部令，委梅贻琦为代理校长。今学生方面已拟上书。请宓联合教职员亦表示拥戴云云。

11-12 函约叶企孙来，同赴赵宅。与赵元任夫妇商，是否宜出面，与曹派之教职员同为表示拥梅之事。结果，决暂不有所举动，以资慎重。

下午3-4 章寅来，以研究院学生又到处张贴通告，言匿名函事，指斥曹校长之走狗云云。宓劝慰之。研究院学生之横暴无理，亦殊令人愤懑也。

下午仍撰文。5-8 在 Winter 室中谈。

8-9 赴售品公社晚餐。访梅未遇。

一月五日 星期四

晴 校中仍上课。8-9 上课。上午阅卷卷。

下午1-2上课。3-5在图书馆阅杂志。

5-6陈铨来，以所著小说《梦频》二册请为审阅。已而赵元任夫妇招至其宅中，与梅、叶、陈诸君共议事。即在赵宅晚餐。盖研究院学生以驱逐曹校长成功，骄盈得意之举动，惹起大学及旧制学生之忿嫉，遂由学生会通过挽留曹校长。而新年数日中，曹氏居校，旧制及大学学生夙为所用者，皆有接洽。故局势一变，幸哉昨日未与叶君外出奔走也。

晚9-10编稿。

一月六日 星期五

阴。风。 上午编稿。赵万里来。

下午4-6赴评议会。以学生会请教职员一致挽留校长，故讨论此事。众亦无主张坚决挽留者。

7-8在售品公社晚餐，遇周永德，代付资。遂与周及郑之蕃同来室中坐谈。8-9而胡牧亦来。

9-11赴教授会通过函曹校长及外交部，表示挽留之意。必发言一次，颇露反对挽留之形迹。

一月七日 星期六

晴。风。 终日改阅《翻译》课卷。

夕5-7访Winter谈，承将近今欧洲思想之各书，分类汇列，供必研读，兼为报中材料。必深感之。

7-8独赴售品小桥食社晚餐。

8-10在赵元任宅闲谈，赵夫人述陈寅恪议婚之情事，颇饶趣味。寅恪高人，似亦有不脱常情处。若如必昔年订婚，屈己从人，不拘资格，不审利害，实属绝无仅有。彼时之真诚，之纯善，之深情至

意；不特友朋中无人能及，即今日之我，亦不肯再为之矣。既可自喜，亦可自怜自伤也。归后颇多杂思，久不成寐。

昨夕胡牧见告，心一以本月房金\$20假李绍梅为川资回粤，令向宓索款。宓甚为悲愤。盖（一）宓屡告心一无论为何，勿以甲款作乙用。（二）本月诸费已分别各项，全数付给。而又来意外，使宓在此读书治事亦不得安宁。（三）心一不务储蓄，且越俎代庖。他日亲友相识，及外人无赖，欲得宓之金钱者，必将假心一以为索取或诈骗之途径。前事具在，使宓忧虑。近顷宓付心一款颇多，且力求和好。而心一终不喻宓旨，不能慰宓之心。哀哉！宓函责心一。心一乃将祖母所遗孙妇之金镯当去，以偿本月之房金云。

一月八日 星期日

阴。 星期。晨八时，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未及与心一细论借款之事，而学淑日前又在院中滑冰跌倒，伤腿，卧床已数日矣。家中给宓之痛苦，殊无止时。宓但求免刺激而不能得，遑云积极之快乐幸福也哉？

10-11 访胡牧夫妇于麻豆腐作坊五号陈宅，未遇。见陈师曾夫人。又电谈，知 E. S. Bennett 君约宓晚餐。

下午 1-4 访徐英、陈家庆夫妇于所居草厂八条汉阳会馆，颇望宓以所作诗词登载《文学副刊》。4-5 赴北京饭店，欲购书。而星期休业，询之不得要领。乃赴唐官赏约，至其宅中茶叙。六时，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 9-12 与鍾令瑜女士谈，深佩其为人。谓其识解之明达，气概之高亢，求之亲友相知中，实不易得。且内多情感而外活泼干练，月旦人物悉合。恨不早年相遇也。

是夕 6-7 复为张孟庄女士陈师曾夫人之姨侄女，其子封怀之未婚妻，胡

微之意中人也。代作历史考试答案。英文。复于晚八时送往麻豆腐作坊陈宅,交付其人。又晤陈师曾夫人及陈封怀君^①。

一月九日 星期一

晴。晨七时半,至麻豆腐作坊陈宅,偕胡牧、陈封怀同乘电车人力车归校。必导陈封怀至南院见寅恪。而冯友兰、赵迺抃^②述庭。适在,必偕冯君至密室中。十一时,寅恪及封怀来。必邀三君至小桥食社午餐。餐后各别去。

下午3-6考试学生。

晚编发《文学副刊》第三期稿。

一月十日 星期二

阴。大风,尘沙极多。终日在室中改阅试卷及《翻译》课卷。

晚7-8访寅恪,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撰之事,众已知系必所为。只有努力前途,精选材料;不惧不缩,不荒不怠,以毋负吾自己耳。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风。终日改阅《翻译》课卷。

① 陈封怀(1900—1993),江西修水人。陈寅恪长兄衡恪(师曾)次子。东南大学生物系毕业。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学习。曾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南昌大学教授,庐山植物园主任兼南昌大学教授。1949年任江西省农科所所长。1950年复任庐山植物园主任。1953年任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1957年任武汉植物园主任。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副所长兼华南植物园主任。1979年任华南植物所所长。

② 赵迺抃(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0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随校回北平,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主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仍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

下午 4—6 访 Winter 谈，所谈益我实多。

晚 7—8 访赵元任夫妇，遇陈、梅、郝等。食元宵。校长继任事仍未决，而研究院学生尽情滋闹不已，与校中他部分学生之感情前途正可虑也。

昨晚接成都大学来电。文云：“吴君芳吉夙任敝校文科主任，据云先生纠其赴京，遂尔辞聘。蜀中聘人不易，吴君若去，敝校必顿生困难。北京人文渊藪，易覓长才。敬乞允予吴君留蜀，则敝校不胜感激也。专此奉复，伫盼电复。成都大学，卅。”宓即电话求君衍兄代复成都大学一电。文云：“成都大学转吴芳吉鉴，请受聘留蜀，宓。灰。”

操劳终日，至晚劳倦，无可消遣，至为难过。昨晚早寝，然杂思萦回，久不成寐，中夜复醒。宓每上课或谈话用心，腋际辄出冷汗。或云，此肺病之第一期。宓初不深虑，惟他日致命之病，必系不眠症，或心脏炎。盖遇事着急劳神，辄患心悸也。近益感人生之短促，成就之有限，生无足恋，死亦无足伤也。

昨又函黄华速即来京一叙，为鍾令瑜女士故也。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上午预备试题。下午 1—3 考试学生。4—7 赴评议会。

晚，阅试卷。胡牧来。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上午欲作文，未成。

正午 Jamenson 来。

下午二时，入城。至琉璃厂，在同古堂取所刻木章。在清秘阁取所裱画轴等。

4—5 赴姑母宅中，而众皆外出，仅见颖、颢、颋等。归按院胡同

寓宅,晚餐。宿。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 在寓宅无所为。上午,鍾令瑜之婶母来。正午李灏镗来,即在此午饭。

下午3-4徐英来,持其内兄陈家鼎小传及诗,请登《文学副刊》。必漫应之,而未照办。

夕5-6至北京饭店购书四种,值\$44,可谓昂矣。

6-12至英国使馆北楼赴Bennett请宴。同座为赵元任及意大利使馆馆员某君,所谈皆中国各地方言及语音之问题,必殊厌苦之。欲即归,又不可。归寓宅,已十二时过矣。

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10-11瞿国眷来。

下午1-2杨宗翰来。2-5访瞿国眷于其宅,偕至莲花寺,晤姚华师。出谈,声极厉。左臂残废,犹勉能步履也。已而罗惇复来。

五时,必归按院胡同寓宅。晚拟与鍾令瑜谈,仍以故阻。遂早寝。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晨八时起,乘电车人力车回校。知严鹤龄^①已于十四日到校,就校长职。

^① 严鹤龄(1879—1937),字侣琴,浙江余姚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事,财政整理委员会专员,农商部次长,北京关税会议秘书长。1928年1月至4月任清华学校校长。后任驻美公使馆一等秘书、公使馆代办。

下午 1-2 Winter 来。

3-5 在 T 字厅, 赴欢送曹云祥校长会, 并摄影而散。必念到此三年, 当时在校务会议议事周旋者, 自曹校长以下皆先后斥逐去, 独宓一人留, 可惊也。

晚 8-10 陈铨来谈《新旧因缘》小说之结构。陈铨建议修改如下, 可较为紧凑。即由留美时代之中间写起, 或以通信体起。使李令芬在北京为寒苦之女教员。由刘希哲函李, 报告王福良与梁美格爱情之增进, 刘表示爱李之意, 亦随之而愈深愈明。李始则不信此事, 及王、梁在美已结婚, 弃绝李, 刘乘机急回国, 至京, 欲与李结婚, 李持从一而终之说, 不允。而内心交战, 病益深, 遂死。李死, 刘遂不复娶。王、梁之结局则如前所定。而留美以前之事, 则仅于谈话及回忆中插叙, 不入正文。如是, 则前半之事演于美国, 后半则在北京, 较原定计划可更简单而紧凑矣。

《学衡》60 期出版。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在室中作文, 所成殊少。

下午 2-3 浦江清来。郑之蕃来。

3-4 戴家祥来, 谈校事, 仍不胜其愤愤者, 谓寅恪且拟引去云云。甚矣, 今人之喜诋他人而不自克也。据戴言外交总长鉴于时局不佳, 欲弃政而营商。故态度骤变, 纳顾、颜^①之荐, 而以严氏为代理校长云。

夕, 6-9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小桥食社(4.00), 又来室中茶叙。是日午间, 发给赵、浦、张三君一月份《文学副刊》酬金

① 顾维钧、颜惠庆

各二十元。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晨发《文学副刊》第四期稿。9-10 刘盼遂来，谈经学沦亡之可忧。10-11 访 Winter，托办杂事。

下午 2-4 陈铨来，谈小说作法。作函介绍其往访《大公报》张、胡二君。

是日编《学衡》61 期稿。

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上午编稿。

下午作文。

晚 6-9 宴同乡学生唐得源、杨汝金于小桥食社(3.00)。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阴。上午编稿。下午发出《学衡》61 期稿。

昨夜寝不安，多遐想。是日颇倦。

晚 7-10 访 Winter 谈。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阴。晨八时半入城，至前门东车站。又至户部街邮政总局寄发快信。为《大公报·文学副刊》增稿。下午始知该报新年停刊六日，吾此举又属劳力而无实益也。乘电车，遇杨汝金。归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 1-2 徐英来，未久坐。以必无兴致接待也。下午抄录宓本年诗稿。

晚获民国三、四、五年间，父在兰州遭难时寄谕及碧柳旧函，共一

包。一一复阅，百感交萦。一若十馀年旧事，今复重演，不辨孰真孰幻矣。此等经验，必须纳之于所拟著之《人天梦影》小说中。至父之来京聚居，未知何日，是可伤耳。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阴。是日为阴历除夕。星期。市中及比邻爆竹喧喧，日夜不绝。小儿畏哭，宓亦殊苦厌之。

上午无所成事，写“读书”“适性”小横额二方，悬之内室东西间，其实为南北二间，东西就宅位言。门首。其意义则取之于民国十四年夏宓所作“由来幻境成真美，……”诗。

下午3—6偕心一、学淑乘电车人力车赴王府井大街一五一公司购出倒廉售之货物数事。又至东安市场游览。复乘电车人力车回按院胡同寓宅。

晚抑郁少欢，遂早寝。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是日为阴历戊辰年元旦。晨晤令瑜，约下午晤谈。

10—12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拜年，而李辛之、吴山立亦在。十二时，至姑母家拜年，心一、学淑等已在。午餐，便宴。

下午二时半，因有令瑜之约，遂独归按院胡同寓宅，而院中阒无一人。

晚饭时，令瑜率侄归来，略谈数语，即复外出，友邀观电影。宓独在寓中，强勉观书。九时半，心一等归。十一时三刻，令瑜乃归。12—2 与令瑜谈，婚姻问题及人生问题皆谈及。盖自胡徵去后，宓遂以令瑜为常作深谈之朋友矣。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极和暖。上午九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新年人多，电车拥挤，故至正午始抵。午饭后，包发《学衡》60期。函柳、汤、缪、景等，《学衡》事，款由宓独任，只望诸人撰稿。缪函，欲辞东北而就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席，云出柳公意。宓复令其自决。盖宓鉴于人事之多变，各人志趣之不同，用力多而成功少，故决改变方针。（一）兹后对于诸友生之职业出处等，悉听各人自由，待事境之自然变化。宓不再筹谋计划，亦不再发纵指示。（二）一己心志精力，当专注于文章及著述。活动范围，缩小至以有关编辑事务者为限。外此之事，不再劳力劳心。庶对友可免怨尤，对己可省精神。此外宓更发为决心 New Year Resolutions^① 如下。（1）今后对人办事谈话作文，固须忠诚将事，坚持不懈，而格调 Style; Manner^② 亦不可不讲。当力趣高雅，力求大方。勿堕褻俗，勿为人轻贱。（2）当益求心志之专一。凡不干己之事，莫再劳心。而既愿担负经营之事，则只求孜孜进行，持恒不懈。而不再反复计虑，畏首畏尾。（3）关于交际游乐及兴趣，则酌量效法父及碧柳等之宽和闲适。随处优游，无入而不自得，以救偏激及郁苦之病。

晚7-8访陈寅恪谈校事。闻颇有人主张以宓再为研究院主任，以资改良维持云云。谚云好马不吃回头草，且宓方经营二报，专力文章，无论其利益如何，亦决不愿再为冯妇。况就事实现状而论，办理异常棘手，虽才大于宓者亦难应付裕如耶。即有此议，一笑却之而已。

① 新年决心。

② 格调；方法。

8-11 至西院 2 号宅，访陈达，问病。以方睡，未得见。乃访朱彬元下午 3-4 曾访宓于西客厅。于 14 号宅，并晤其夫人。旋朱君毅来，同谈陈达病。盖陈达近数日忽得疯狂之疾，其原因则似由于婚姻极不满意，而又不欲使人知。极力自克，又极力掩饰，强以读书治事自慰自解；终日苦作勤读，虽元旦犹不休息，以家中毫无乐趣故也。乃其内心之欲望感情，虽经抑制，未能消灭，遂至一发横决而不可制云。陈达病中谵语，谓陈烈勋鬼附己身。而众皆知陈烈勋为宓之内弟，群相询问，并共评论，使宓异常羞愧，极为难过。宓岂不知陈烈勋与宓其实无关。但宓之婚姻，及与其家发生关系，终不能为众人解释，亦不能自解。其痛苦只我自知之耳。两朱君皆不满于其今昔之婚姻。宓虽不赞成，而亦未尝不感人生之多缺陷。宓之情形，与陈达略有相同处，但已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以民国十五年夏为极。现对于心一，理想上固相去甚远，实际上则差已满意。且所见之道理较高，所有之兴趣较繁，故决不至如陈达之身名亏损，此盖真道学与假道学之别耳。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阴。晨八时，乘人力车电车再入城。十时，至按院胡同寓宅。心一外出，宓与令瑜及其堂弟谈。已而心一归。天大雪，偕心一至西铁匠胡同访胡牧夫妇于其宅。十一时分途归。

宓乘人力车，冒大雪，至北池子骑河楼西口路北 39 号清华同学会，赴梁平招宴。同席皆清华 1916 级及他级同学。席间所谈，多关于陈达之疯疾。众又纷纷询陈烈勋。又周金台京绥路局车务处副处长。述其路局局长陈在新之雷厉风行，整顿一切。虽系实事，然周君之言谈，未免稍嫌器小者新得意之情形也。

下午三时，乘电车，归按院胡同寓宅。晚九时即寝。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大雪。上午在寓读杂书。

下午3-4赴西长安街邮电局。发电致碧柳(2.40)。文曰，“四川江津县德感镇吴芳吉，留蜀勿出。宓。”盖碧柳来数函，待宓命以为进止也。电局人找银圆，不自慎，乃疑宓多取一圆。经宓辩斥，哑口无言，然致宓不悻久之。次赴西栓马椿惜阴胡同三号李濂镗宅，李君请宴。同座主客为姜忠奎及李君之三弟。晚九时半，别归。雪益甚。抵寓宅即寝。

昨夜令瑜在姜忠奎处为彻夜谈。除夕又皆大醉。宓为黄华事，颇欲与令瑜多谈，俾详知其情性等等，而介绍之事乃可进行。然绝少见令瑜之机会，殊负宓之热心也。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雪止。颇寒。晨8-9瞿国眷来，为代吉林第三中学聘教员事。宓即快函徐民谋，约其往就此席，为英文教员。又荐李濂镗、梁国常为国文教员。10-12赴甘石桥邮局寄信，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沿途弥望深雪，殊类一年前西征途中之所见也。

下午，赵万里来。浦君作Hardy评传，未成，乃赴城中多日。颇以为憾。

晚浦君来。是日下午，寄发60期《学衡》。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大风，颇寒。读各种杂志，为《文学副刊》撰介绍新闻数篇。

归来奉父谕，命汇款与爹，助祥弟完婚用费。宓已有此心，奈经

济拮据何。父又谓拟携眷先至上海，此行所费不资。父尚感情，或亦未之计也。

宓常感寸心中诸种趋势思想之交争，而不能调和。而尤以感情 Sentimentalism 与功利 Utilitarianism 之冲突为甚。端正平和之心境， Classicism (Humanism)^① 殊未易言。由此而论，吾亦近世精神情况之代表也。欲致一时代一社会之综合 (Synthesis)，须先由个人心中之综合做起。盖社会中及时代内，各种矛盾揉杂之思想行事，尽可并存，而无所妨害。若在个人心中，则异常感觉痛苦。故今世之大业，鲜有如从事于一己精神之综合。既成功，乃推之以教世人。此事吾力虽绌，亦当为之。盖能见其需要者甚少，而吾则其中一人也。

晚 7—11 访 Winter 茶叙，弈。旋 Jameson 夫妇偕客 Miss Lincoln^② 来。归甚迟。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 星期。为《文学副刊》撰杂稿。

下午 3—5 赴校长宅中，新任代理校长严鹤龄氏邀茶叙。所邀皆评议会诸会员，谈学生要求免学费等事。严校长为人，似甚负责而切实，与曹氏异趣。然其奉部令而来，则为减政省费，前途未知如何耳。

晚张荫麟来。

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风。 上午读书。下午编稿。

① 古典主义(人文主义)。

② 林肯女士。

夕5-6云铖来,欲宓为代译法文国际法参考书。宓却之,与谈宗教道德问题。

晚8-9赴图书馆查书。9-10访Winter请询某件。早寝。

是日以\$100交北京中华书局转拨给上海中华书局总编辑部,为《学衡》61期制版津贴。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颇和暖。上午在图书馆为《文学副刊》撰Ibañez^①一文,敷衍成篇,应景而已。

下午仍续编稿。3-4浦江清来。

晚7-8访陈寅恪,以自撰评《学衡》59、60期稿就正,盖宓不欲有私而誉己太过也。

二月一日 星期三

晴。是日第二学期始业。上课1-2一小时。

下午3-4剪发。浦江清来。

5-6陈铨来,为售小说稿与《国闻周报》事。因谈及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赀。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馀元。而一则刻酷之讥讽,一则以情欲之堕落,为其特点。其著作之害世,实非浅鲜。若宓徒抱苦心,自捐资以印《学衡》,每期费百金。而《大公报》在我已甚努力,所得酬报亦只如此。呜呼,为义为利,取舍报施,乃如斯分判。哀哉!

^① Vicente Blasco Ibañez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西班牙小说家。

二月二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上午发出《文学副刊》五、六期稿。又是日上课三时，劳倦甚矣。

缪凤林函，已改就南京中山大学历史讲师，不去东北矣。又景昌极函，仍愿认捐《学衡》印费 60 元。

午，浦江清来。晚 7—9 访 Winter 谈。

所居室窗外之湖，冬日为滑冰场。是午，美国水兵来此比赛。平日亦多士女云。

二月三日 星期五

晴。初拟入城，旋止。读书。

午，得黄华复书。言以费绌，不能来京；但极愿与鍾女士为友。深信宓之荐言。云云。即以原函寄鍾女士阅看。

夕 4—5 林志钧来谈。以《学衡》59 一册赠之。林谓中国人极似犹太人。诚然。

二月四日 星期六

阴。读书。致鍾令瑜一函，述介绍黄君之意。

是午，同室之杜光祖君归校。

晚拟观电影《西厢记》，以访寅恪及 Winter 均未在，无伴，遂止。

读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以《冬青树》为最佳。乃今人轻之，何也？

二月五日 星期日

阴。星期。留校。编《学衡》62 期稿。校阅柳著《中国文化

史》。

下午2-3 熊庆来,述南京中山大学情形。

晚7-9 访陈寅恪闲谈。寅恪谓各人疯狂之可能性如下:陈达95%;寅恪50%;宓70%云云。宓谓宓种种锐敏之感触,远大之悲郁,实应疯狂。而决不至此者,则以有解救及预防疯狂之策五。如下:(一)感情常使发泄。(二)兴趣繁多而时有变换。(三)事实上每退一步想而知足。(四)滑稽之观感。即自己讥评自己。(五)保持简单之心性,本来之天真。以英文表示之。则(1)Free Expression of feeling to intimate friends;(2)Variety of interest;(3)Practical Contentment;(4)Sense of Humour;self-criticism;(5)Primitive & naive simplicity of character。寅恪谓言之易而行之难,身当其境,未必便能把持也。

晚9-10 陈铨来,为介绍其所撰小说《梦频》售登《国闻周报》事。

二月六日 星期一

阴。昨夜大风。是日为元宵节,而终日大风撼屋,黄沙覆地。

上课如恒。甚觉郁闷。

二月七日 星期二

晴,风略止。上课如恒。

连日夜间久醒,思虑种种,遂致失眠。窃恐他年必患失眠之症,以宓常用心而不能休息,又无术消遣,可哀也。

是午一时感愤交集,几于昏狂。盖因(一)急于用款,而《大公报》一月份公费又汇交京寓,且系邮汇,一时不能取得。(二)殊妹函,知父命汇李全福之\$50,系赐予彼者,并非拨转收用。父命宓只当遵行。惟父慷慨一生,易为人纠缠,而反致自己恒在艰难中,是可伤也。

今父方命宓汇\$200给杜义贞女士(上海),而又命宓汇款呈爹,助祥弟婚费。未计宓款何足支配。(三)诸友且纷纷告贷。(四)托姜忠奎代觅宋儒像,乃复谓范文澜^①有《国粹学报》而不肯借,恐污损。呜呼,以宓对于《学衡》如彼牺牲,而不能感人。求他人一毛之拔,亦不能得,彼且以贤者称。(五)李濂镗以区区二首七绝诗,欲登《文学副刊》,而信函电话,再三缠绕不休。以宓兼营数业,繁剧劳忙,而所谓知友贤者曾不原谅,弗予宽假,而其所投之稿实又不佳。以其卑而傲我之尊,我虽忍受,殊气苦也。此外不及细写。要之,均致宓痛愤逾恒耳。

下午4-8赴评议会。严鹤龄校长主席,议裁减经费,又准朱君毅辞职。

晚9-10朱君毅来。10-11唐得源来。

二月八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上午9-10朱君毅来,拟仍留校半年。谈及近两月风潮中,曹派教职员,均疑宓为驱曹之一健将,以宓与陈寅恪厚而去年暑假又与曹意见不合也。乃研究院学生方面,则又疑暗助曹,以宓与朱君毅亲近而不肯明白加入驱曹之运动也。呜呼,宓志别有所在,在校诸事不问,销声匿迹,而两方乃均如此猜疑嫌恶。甚矣,人心之多机诈,而处

^① 范文澜(1893—1969),字仲沄,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河南大学教授。1940年到延安。历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及历史研究室主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世之为难也。

晚7-10 访 Winter 谈。

二月九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惟连日以多杂思，夜间久醒，以失眠而患疲劳，后当切戒之。

下午4-5，观冰上之 Hockey 球戏。

5-6 访陈寅恪。6-10 偕寅恪等赴冯友兰招宴于其宅（成府，槐树街十号）。乘人力车往，步行归。客皆两校（燕京、清华）之讲国学之新人物。

寅恪劝宓多为己而少为人，当从之。详后。

二月十日 星期五

晴。上午办杂事。遵父命，以\$200由大陆银行汇交上海英大马路冠群坊内钜源德记号转交杜义贞女士收。

昨寅恪劝宓谢绝人事，努力为学读书，以成一己之专著。不特友朋托办及学校团体之事，不必费时费力。即《学衡》及《大公报》事，亦力求经济，以支持出版为度，不必过耗精神时间。然后乃能有读书之暇，而有进步之望。此实良言，吾岂不知，当更铭识之。

下午1-3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与妻女等盘桓。

4-5 访瞿国眷于西铁匠胡同宅。归后陈芝润表妹来，鍾令瑜亦招之归，以便宴款之。

晚8-11 与令瑜谈，告以今日上午已致黄华一函，宓愿奉赠\$100为旅费，请黄便中即来京一游云云。令瑜出示历年照片多张。宓索得其最近小照一帧，请其赠宓夫妇，允之。归乃以寄示黄华焉。

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9-10偕心一、学淑至西单牌楼和顺公号购衣料，为制绵袍，费约\$18.00。次乘电车，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10-11旋赴户部街邮政总局寄信。而乘电车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正午饭时也。

下午3-4偕心一、学淑步行至西铁匠胡同，访胡牧夫妇于其宅，贺得女之喜。旋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早寝。令瑜外出未归。

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半晴阴。星期。晨与心一、学淑、学文等嬉戏。10-12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见《清华周刊》戴家祥《去冬风潮与评议会》一文。其意气用事，虚构事实，已令人心恶；而指斥及宓，尤为痛伤。就此文观之，宓之与研究院学生勾通，合谋推倒曹校长，且暗指评议会某某诸人为曹党，均为不可掩之事实。而宓之劝刘盼遂等勿侮蔑黄、张二先生之清名，研究院学生乃不肯见信。而以宓为代表诸评议员运动彼辈以为曹利，否则但顾评议会诸人之私。合而观之，则人之疑我为党朱反曹，两面讨好，依违其间，阴行诡诈。凡此种种，似皆确凿而有据者矣。呜呼，今人之心已坏，既意气用事，又神经过敏。自谓万能全德，而谓他人之言论行事必为政客小人之权诈。如此人心，如此世局，曷胜痛哭！一己之安危出处，犹其小焉者矣。至就事论事，宓此次之错误，在失于谨慎。（一）不应以评议会开会情形语陈寅恪。（二）不应与刘盼遂、吴其昌、戴家祥谈及校事。宓意固正大，且言之出于无心，而听者有意，竟用为风潮中之资料。痛悔何及？今后更当效金人之三缄

其口也。

京师大学文科预科二年级生翟吉喆(潞清,直隶行唐),住景山东街,京大理科宿舍。欲购《学衡》全份,来函询问。并述读宓撰《我之人生观》一文而深服,愿遵照奉行之云云。

晚7-8陈铨、张荫麟来,为介绍文稿事。张出言不慎,致《文学副刊》之事,不复能隐瞒陈。恐从此将益泄露矣。

晚9-11访Winter谈。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是日为南北统一纪念,补行放假。上午读书。

午接缪凤林函,为令其班中学生购买登有《中国文化史》之各期《学衡》事。即分别办理,不悉记。

下午编稿。夕5-6浦江清、王庸来。

晚仍编稿写信。

夜中大风。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读书。

夕五时半,宴张荫麟、赵万里、浦江清、王庸于成府燕林春闽菜馆(4.20)。至八时半始步归。

王庸言范丽生尚未嫁,为之叹惋不置。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读书。

晚6-7胡牧来。

昨罗振玉函赵万里,谓《文学副刊》议论明通云云。又张季鸾函

言叶恭绰^①甚佩服《文学副刊》云云。

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下午4-7赴评议会(58)。会中严校长及戴君提及《周刊》所载评议会事,宓殊觉难受。严校长惟知遵奉部令,裁减经费。下年必将增加教课钟点,或且核减教员薪金。评议会亦将取消。而以宓之文才,在此会中作书记,受人指使,殊可愧愤。宓始意惟拟尽力教课,以全力及馀暇,从事读书作文,乃不能如愿。年来遇事横被牵累,绝少安宁坦适之时。今日遭人诋诬,致同僚多侧目怨恨。恐终不得长居清华。呜呼,可伤哉!

晚8-9代王文显为一年级生演讲西洋文学系课程。

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风。晨七时入城,九时抵按院胡同寓宅。

10-12至东四牌楼什锦花园六号关宅访叶恭绰,邀庵。谈时许。叶君意态甚消极,对于国事殊悲观。所谈有谓(一)满清之亡,由于清廷不能信用汉大臣。故同治中兴徒有虚名,而庶政改革未尝规划。曾文正公日记中,记既平太平之乱,凯旋入京陛见,太后毫无慰劳之语。仅问汝此次来京带兵若干?公答仅带仆从数十人。又问将官中之有才知兵者尚

^①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号遐庵,广东番禺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化学馆。曾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国学馆馆长,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29年与朱启铃组织中国营造学社。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1942年转往上海,以书画自娱。抗战胜利后,由沪返穗。1948年移居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有何人。公答如鲍超、多隆阿等，或战歿，或死，或病，今已无一人矣。召对之言仅此。闻曾公召对归寓，彻夜盘旋绕室，盖其所感深矣。自是曾公益恬退，以黄老之术自全。而公生平之成功亦恃黄老之术，即以进为退，让人出头，故能用贤才而成大事。（二）袁项城之帝制，并非出于本心，尤非好名自尊。盖鉴于北洋将帅之携贰，各思独立出人上，已成不能统御之形势，思以帝制为最后一着，求免其不破裂。故是时段芝泉等反对帝制，实类倒戈。而袁之练模范团，盖知北洋军之腐败无用，欲另建可倚恃之兵。而不知反以此招段、冯等之疑忌焉。云云。

归至西单牌楼四如春午饭，即归按院胡同寓宅。

1-3 与心一、学淑暨令瑜周旋。3-5 姑母及芝润表妹来。

晚 8-12 与令瑜谈。必述与心一订婚及结婚以来之事迹及感情甚详。令瑜谓必之所为，实为难能而可佩云云。

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上午与心一、学淑等嬉戏。

下午一时，偕心一、学淑赴北海公园游步。遇令瑜及其婢母于途。三时后，分途。必由西四牌楼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朱彬元来，与同至成府一带散步，至其宅中晚餐。晚间又在其宅中与其夫妇及王静安师母为麻雀戏。输赢不付资。十一时始归寝。

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星期。在校。上午读书。

下午及晚编《学衡》稿。

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晨办杂事。下午及晚，读《燕京学报》第二期，并撰文述评之。

下午1—2 陈隽人来，新自美国归来。3—4 赵万里来。宓赴西洋文学系委员会议。

夕5—6 叶企孙来。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上午撰译文稿。下午办杂事，读书。4—9 赴 Winter 室中，晤 Pollard—Urquhart，茶叙。旋同至成府 Pollard—Urquhart 宅中小坐，进洋酒。宓邀二君宴于成府之燕林春菜馆（3. 60）。偕 Winter 步归。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阴。昨夜大风，今日未止。上课如恒。

晚6—9 赴教职员公会聚餐，并欢迎严校长。宓与陈隽人、朱君毅等共一席，饮酒不少。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阴。大风。上课如恒。

上午编稿。

夕访陈寅恪，有客在。归后研究院学生代表侯瑋、吴宓灵等四人来见。为梁任公辞教授职事，请在评议会中主持挽留。

晚7—10 赵元任宅中与梅君等谈。又访陈寅恪谈。宓因戴家祥在《周刊》作文伤损及宓事，甚愤怒，以语二君。陈君虽谢过而且以宓不反曹攻朱为见义不为之无勇。难哉！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上午以\$100汇呈爹爹大人。又编稿。

九时半，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教场头条姑母宅中，送假款\$100。时已十一时半，而姑母等犹未起。在其宅中午饭。

下午二时半，在亚北号购糖食。旋即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知令瑜之尊人来京，行将迁居云。

晚拟与令瑜谈，而其婶母来，宿此，乃止。

二月二十五 星期六

晴。小风。上午与学淑等嬉戏。午，陈芝润表妹来，在此午饭。

下午1-2与令瑜谈。2-4偕心一、令瑜、学淑访姜忠奎于兵马司小院胡同22号新宅，并见其新到京之夫人，进茶点。4-6宓独赴东城，访唐官赏于霞公府宅。日内即将赴太原。又在北京饭店观书，购Aristotle二册，而归按院胡同寓宅。

晚8-12与令瑜谈，令瑜述其就学之历史。宓观其所作史论二篇，为言读书治学之方法与途径。宓深佩令瑜之识见，谓其迥非常人也。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八时，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道中代朱彬元撰挽吴曾愈夫人联一首，如下。

海外归来，假居客馆，共誉彼贤妻。论品德才华，足与少君并美。

今生缘断，吊影虚廊，独存吾良友。忆绸缪欢爱，何堪奉倩伤神。

下午及晚办杂务，写信，编稿。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午阴，微雪。上课如恒。读书。

夕张荫麟来。

晚7-8访陈寅恪为改昨撰挽联。

是日以\$100汇黄华为路费，请其早日北来，并附英文函道意。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微雨。下午晴。上课如恒。译稿。

夕梁敬钊来。朱定山来。

晚6-9宴张荫麟、赵万里、浦江清、王庸于燕林春菜馆(4.20)。

黄华函言不能来京，须俟他日得暇便来。旅费可自筹云云。宓生平作事，每患热心过度，以急愤事。此次为令瑜事，情不自禁，异常热心，诚恐以此而败事，则追悔何及。嗣后当更谨细也。

中夜不能安眠，耗神实甚。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上午撰稿。下午编稿。

陈寅恪代宓撰挽吴曾愈夫人联，如下。宓自书写，交朱彬元带往。

歡佩想雍容，遇范开元全盛世。

莫斋薪净乐，伤神长庆悼亡诗。

三月一日 星期四

阴。 上课如恒。

下午4-6赴评议会(59)。

晚7-8访朱彬元于西院14号，托带物赴津。

是午因《文学副刊》稿件事，一时颇发急，不能自持。嗣后一己急切之感情，应用之于创作诗文，而凡与他人交涉事务，则纯以冷静之头脑，实用之方法行之。否则多失误而愆事云。

晚9-10朱彬元夫妇来。

为淑琴女史题菊花与夜来红合画一幅淑琴女史即朱彬元夫人。

精严内美罩寒霜，芜秽飘零惜众芳。

秋士未容长寂寞，迢迢良夜伴红妆。

三月二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读书。下午2-4赴西洋文学系会议。

4-6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晤心一、令瑜。知李沧萍顷已由粤到京。7-9沧萍来，相见甚欢。即在此间便饭，未及细谈。

8-11杨宗翰来，谈久。宓以虞芝佩女士文及其为人，告杨君，请其注意。

十一时半至一时半，与令瑜谈。宓以黄华来函及汇款条示令瑜，并解释详情。令瑜因其父将到京，已自觅寓宅，日内即将迁居。而杨仆亦因故请辞。宓家似又有迁居之必要云。一、因父一时不能来京。二、因前院学生品行不良。寝后复与心一笑谈，入寐甚迟。

三月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 9—12 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 11 号寓宅，细谈。李述在粤半年来情形及经验，及此次奉粤中当局命，来请黄晦闻先生（节）赴粤主持教育事。宓力赞之，谓黄先生必须应允前往。

下午 12—3 宴黄先生及沧萍于东安市场东亚楼粤菜馆（费 3.50）。谈次，知黄先生已决计前往。宴毕，宓即归按院胡同寓宅。上午曾托令瑜偕心一出觅居宅。至是 4—6 复同往察看。（一）学院胡同 48 号租金二十元。（二）南千章胡同 10 号租金 26 元。又赴枣林街 13 号胡宅，见胡妻，议此房价。无结果而散。归后细议。又往晤前院之学生陈某。卒决暂不移居，仍住此宅，而改雇女仆。复托令瑜介绍其乡友高君夫妇来居住宅内，以为伴侣。

晚 7—9 偕令瑜至西长安街长安春赴范文澜仲沅，浙江绍兴。君招宴，并晤邵瑞彭。次公，浙江淳安。此外均熟人。

席散后，同叔明姜忠奎。归按院胡同寓宅。9—11 在令瑜室中坐谈。而姜君去后宓复与令瑜略谈。宓颇惜别。令瑜谓每星期五仍当来此。十二时寝。沧萍及真如现皆不满于令瑜。宓甚为令瑜呼冤也。

是晚索阅令瑜所为诗，凡数十首，均五七言绝句。

三月四日 星期日

晴。上午与心一盘桓。10—2 赴姑母宅中，家人多未起。即在其宅中午饭。下午 2—5 邀陈宅诸人姨太，颖，润，焄，蕴，纳。至东安市场明星戏园看电影《西厢记》，侯曜导演。殊恶劣。（一）古代衣冠，近世园亭，寻常猥俗人物。合之而演示《西厢记》之曲本，甚不和谐。（二）多示无关本题之小节。如战争而解寺围等。

夕 5—7 宓先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7-10 刘盼遂来谈，谈《红楼梦》一书艺术及理想之高妙等事。

三月五日 星期一

晴。晨8-9上课。日间读书。

晚张荫麟来。又唐得源、杨汝金来。

三月六日 星期二

晴。上午译稿。午接徐民谋函，知魏晋女士徐之夫人。已于二月二十日病逝。伤哉！亦薄命女子也。

夕5-6访Winter，进茶点，叙谈。Winter言燕京大学得巨款，拟办国学研究院。我辈恐无参与之分耳。

晚7-8浦江清、王庸来，商《文学副刊》事。决定嗣后每星期二聚餐，即将本期编成待发之稿传观，并指定次期分任之工作云。

三月七日 星期三

阴。微雪。上课如恒。

上午作《三十五岁春日作》诗一首，“人生七十稀，吾已及其半……”录存稿中。词意未尽，俟另续成可也。

下午张荫麟来。赵万里来。

三月八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下午4-6赴教授会。

6-7访陈寅恪，同出校外散步。与寅恪商谈结果，决将张荫麟所撰评研究院《国学丛刊》长文，屏弃不登《文学副刊》。以免研究院学生以此恨宓，而惹起校内之攻击，致宓受重大之牺牲云。

三月九日 星期五

晴。风。晨七时入城。九时至按院胡同寓宅，则令瑜已迁去矣。厨役杨松山已辞，心一自治膳。

下午 1-2，访金岳霖于石驸马后宅五号勾园寓宅，取所带来必之小箱。

5-6 令瑜来。6-10 至前门外煤市街富源楼，赴董璠鲁安。招宴，钱送黄节先生。

归寓宅后，因杨松山不开门，责斥之。心一述其种种不端。宓往与前院罗、陈二生谈。乃悉杨松山与罗生等，以种种关系，互相利用，结不解缘。且杨与房主之豪奴猾仆，经营房产者，悉有连络，根深蒂固，盘踞把持，驱之莫能去。吾家如在网罗之中，危险万状。宓细思之，乃决意暂以宽厚之术抚驭杨仆，而潜行布划，于半月内迁出此宅，藉以免祸而纾忧云。入寝甚迟。

三月十日 星期六

晴。风。晨八时，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宅，所谈事如下。(一)议定宓家往居其宅。沧萍自留上房，月纳费十元。其弟绍梅附吾家三餐，另纳膳费。留用原仆。宓甚为满意。(二)令瑜婚事，共商扶助进行之法。悉令瑜急于求偶，盖其感情强烈，境遇艰苦，实悲剧中人物。而近与姜忠奎形影常亲，踪迹过密，恐有恋爱或重婚之事，实为可忧可惜。(三)议定由宓筹款 \$ 300，呈假黄节先生为路费，俾可即日南行。宓快函达吴曾愈商借。10-11 寄发快信。次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以电话达艺专校，寻觅令瑜。悉已不在校。次至王府井大街万国储蓄会缴存款。11-12 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宅，送别。出，遇李沧萍于途。12-2 宴沧萍于西车站食堂，进西餐。细谈

种种，仍以令瑜事为多。

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谈移居沧萍宅事。心一极不赞成，遂致口角。旋陈老姨太挈絮因^①来，宓向之述说。心一哭泣，谓自甘退让云云。5-6姑母来，宓为述颠末。姑母亦以迁居为必要。约明晨同往沧萍宅中察看。晚饭后8-10访令瑜于王府仓22号宅，阜成门内，近西城根。地甚幽僻。往而姜忠奎先在。宓只谈拟迁居事，不及他。已而宓先出，独归。

先是杨仆松山是夕请见。自陈昨日不开门等事，实因不在或未及觉察，非不愿任传达事。亦知其伪词敷衍，姑善言抚慰之，以防其加害之心云。

三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大风。 星期。晨作成挽魏晋女士诗三首，并序。录稿中。

9-10 杨宗翰来。

10-11 姑母偕君衍表兄来，谓(一)宜迁出此宅，另觅新居。而沧萍宅则不适宜。(二)关于家事，一切宜听心一意。由彼独力营办，宓不必顾虑，不必干涉。(三)宓每月须给心一家用\$100(万国储款在外)。(四)宓可在外自求快乐，不必以心一及家人为念。此盖亦心一之意，宓均允从。以宓之厚于情感，乃被迫而自寻快乐，视其家如陌路。宓所热心经营者，心一均不过问。宓之事业及精神感情，心一均不参与。仅责宓月纳\$100元款，如西安及上海家中然。宓与家庭之关系，仅为纳税供给，其他则隔绝而孤独。此他人所乐为，而宓则不堪。呜呼，伤哉！

于是同赴沧萍宅中察看之行遂止。宓乃于十一时独赴南月牙胡

^① 絮因，作者表兄陈之颐之长女，名一詠。

同，即在沧萍宅中午饭。与沧萍谈。沧萍（一）谓他日如吾家愿来之时，仍可在其宅中居住。（二）托宓时假款，供其两弟不时之需。但以沧萍亲笔函为凭。（三）议决令瑜事，由沧萍托姜忠奎为令瑜介绍配偶，则可止其自荐之心。而由宓与令瑜谈，探其对于姜之真意如何。俾我辈为令瑜真心谋幸福者，知所从事云。

下午 3—5 乘人力车回校。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终日译稿。

夕张荫麟、赵万里、浦江清先后来。

第十期《文学副刊》出版。《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四号大字，开前此所无之例。谅系馆中人欲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文学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以是宓愧愤异常，即作长函，致张季鸾，责问之。谓若馆中以捧胡适为正事，宓即请辞职。旋恐此函太伤感情，乃抑置未发。但作短函，严嘱其以后非经宓诺，不得擅改字体大小云云。见十八日所记*。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编稿。

夕 6—9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成府燕林春菜馆（4.20）。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读小说。赵万里来。

夕 4—5 赴评议会。5—6 偕朱君毅外出散步，又在其室中坐谈。

晚 7—8 访 Winter 谈。又阅报，剪发。

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 上课如恒。

晚微雨。七时半,赴终南社(社长汪梧封^①)约演讲二一二教室,听者约三十人。《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之比较》。要点如下。中国文学之优点有三。(一)以人为中心 Humanitic^②。(二)有限的形式之完美 Limited Perfection of Form。(三)文字兼具形声之美。中国文学之缺点亦有三。(一)无高远之感情 No Religious, Mystic, or Tragic Experience or Feeling^③。(二)无深邃之哲理。(三)无宏大之著作。余均敷衍而已。毕,又为该社邀至同方部会谈,进茶点。直至十时半始归。

是夕得李沧萍电告,黄节先生有不赴粤之意。吴曾愈复函竟不允借款。而宓日前函令瑜,约其于星期六到长安春午餐,藉询姜君之事。而令瑜亦不给复音。甚矣,我之热而人之冷也。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 晨七时半入城。九时,至南月牙胡同,访李沧萍。谈次知黄先生仍决赴粤,昨言不往,殆一时之感情作用耳。又悉沧萍与姜忠奎谈,察其情形,似姜对令瑜无恋爱之意。10-11偕沧萍乘电车,至西交民巷大陆银行取款三百元,同谒黄节先生于高井胡同寓宅。宓呈款。黄先生云,作为短期借贷,遂受之。而沧萍亦自筹二百元奉呈。宓与沧萍先后至西车站食堂。沧萍请宴,西餐,谈。

① 汪梧封(1905—),上海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29年毕业留法,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研究文学,曾任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主任。

② 人文主义的。

③ 没有宗教的、神秘的、悲剧性的表情或感情。

下午 2—3 偕沧萍至按院胡同寓宅。沧萍与心一谈。宓陪张孝秉胡叔夫人一闲话。又托沧萍袖函交令瑜，改约其至西车站叙谈。

夕及晚与心一、学淑等嬉戏。

三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上午在家盘桓。11—12 至西车站食堂。十二时一刻，令瑜如约至。宓宴以西餐。毕，直谈至下午四时，甚畅。宓兼代表沧萍意，直询其与姜忠奎之关系如何。谓若彼此有情，我二人愿助成其事。我二人只欲代友谋幸福，但须知友之真意，尽力乃有裨耳云云。据令瑜答复，谓与姜纯系朋友，并无特别感情。平日不拘形迹，然一切坦白。嗣后当事检点云云。令瑜对于婚事，谓彼之不嫁，乃体贴其父之意，而自愿牺牲；非由父强迫专制。然对于宓之介绍黄华，似甚希望。而于宓之谈及李建勋^①，似亦不反对云。遂约定仍如前进行黄华事，而散。

宓至长安春，欲为心一购糕点，不得。即归按院胡同寓宅。

三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风。上午九时许，访李沧萍于南月牙胡同宅。宓作函介绍沧萍与黄华为友。又以夫人重要社友开单授沧萍备在粤随时聘用。令瑜事，沧萍谓他日水到渠成之后，不难使其父取销不许女嫁之意也。已而姜忠奎、吴山立来，同在沧萍处午餐。

下午 1—3 乘人力车回校。

^① 李建勋(1884—1976)，字湘宸，直隶清丰(今属河南)人，留学日、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5 年任清华学校、北京大学教授。1928 年主持中国教育协会北平分会。次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1939 年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1945 年起任教北平师范学院。

夕及晚办杂事,要者如下。(一)发出《学衡》62期全稿。并以前汇赠黄华为旅费而不受之\$100,即交中华为62期津贴。(二)以\$200汇呈爹爹大人,为祥弟婚事费用补助。(三)*得张季鸾复函,并附示原稿,始悉《胡适评注词选》一文之用四号字排印,乃必以红笔批明者。必一时荒唐,自家错误,而妄以责人;且牵引大题目,几伤感情。幸长函未发。可见人间几多误会,悉出不经意之故。今兹愧悔之余,当切戒之。且当收心敛志,毋再荒疏若此。慎之勉之。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午1-2朱定山来,家遭匪劫,托代觅职事。

(一)昨接黄华函,谓他日一有机会即当来京。惟令瑜之父既来京过沪,可否介绍在沪晤识云云。宓与沧萍电谈此事。沧萍谓令瑜之父脾气古怪,如此或反弄僵。令瑜常有独身之说,当由其父之故。此事应慎重进行,不宜操切云云。沧萍濒行又来一长函。情意诚挚,极为可感,仍邀宓移居其宅中云云。(二)张敬海来函,请协助其运动为清华校长,谓颇有希望,且以教务长一职许宓云云。此事容细筹之。特宓今者奇忙,恐得不偿失。况未必成耶?(三)毛彦文函述近情,殊为扼腕。自前年冬以来,宓对之有特别之情谊,颇思暑中南游一晤,且取得其昔日函件,以为作小说之预备。惟苦于《大公报》不能脱身,殊怅怅也。

晚8-10访陈寅恪,并晤钱稻孙。谈中西之淫书,如《性史》等。寅恪出示《三山秘记》。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上午编稿。下午1-2刘盼遂来谈。

夕5-9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成府燕林春(4.00)。

近顷为《大公报》事，每星期会餐一次，以为常例云。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

上午编稿。张企泰、吴家盛投《文学副刊》稿二件，均未录用。

下午4—6赴《清华学报》编辑会议。

夕6—7胡牧来，同出散步。胡牧夫妇亦谓宓京寓宜速迁居云。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晨钱稻孙来。午侯厚培来。

夕4—6访Winter茶叙。晤温源宁^①，谓将约宓夫妇宴聚。宓京寓殊不修整，而心一又怯于交际。宓虽久欲振作，难得心一同意，只有废然而叹云。Winter言Jameson及王、赵、杨诸夫人为售皮衣事争闹，殊可为小说材料也。

晚复毛彦文长函，并抄示三诗。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阴。风。又微雨。在校读书，并治杂务。

下午3—4方寝，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访陈

^① 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英国剑桥大学法学硕士。1925年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27年任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教授兼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讲师。1935年至1941年主编英文杂志《天下》(香港出版)。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任驻希腊大使。196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

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

夕，张荫麟来。

今后决当专心致志于我之正经著作，平日悉心筹维，一俟能脱卸外务，即实行动笔。计宓所拟以毕生精力著作之件有三：(一)《诗集》想象，感情。主观。(二)《小说》经验，观察。客观。以婚姻寓理想。以弃甲女而娶乙女，寓新(劣)代旧(美)之世变悲剧。(三)《人生哲学》理智，思考。成为系统，综合我之知识。一切由我构造。此外不再分心驰骛。此三者，无论高下优劣，誓必作成。而宓之才性，在此三者中，以何者为近，亦不复自审计，待异日读者之评判耳。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晨7-9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则粤人高君夫妇已移来北屋居住矣。

10-12访杨宗翰于其家，商张敬海所托事。以为张君此举，必无成望。但若不为之助，恐伤友谊。故当略为敷衍，遵照其来函所言者行事，而不热心云云。

12-3赴西长安街邮局发寄《学衡》。毕，即宴鍾令瑜于长安春菜馆。令瑜如约至。惟是日所表示之态度极为坚决，谓始终持独身主义，决不婚嫁，纯出己意，非由父命。即友朋之亲厚者亦莫知其隐衷。又谓生性悲观消极，视婚姻为痛苦，故绝对主张不嫁。至若黄华北来以及其他种种，虽出宓之善意，彼固丝毫不负责云云。是日虽不至不欢而散，而殊不若前此会谈之情意融洽。宓以令瑜意志过强，感情过重，其平日生活及今后主张，一若将效其七旬老父之遁世习静，与人绝缘者。此实变态心理，非正当办法。故宓不惜劳苦，欲纠正之，启发之，改善之，扶助之；俾归于光明、快乐、圆满、活泼之域。

乃不蒙见谅，不受指导，坚执一己之主张而不悟，诚使宓失望而痛惜也。至若黄华一方，在宓虽有鲁莽愚昧之讥，然从此不再进行，全局结束。宓之责任卸除，亦觉轻快。然观令瑜言时，以指撕纸为碎条，一若内心方为强烈之斗争者。未知所言是否诚意耳？

三时归按院胡同寓宅。4—6 偕心一乘人力车至后门内南月牙胡同李沧萍宅中视察，以为移居之准备。辛之病，卧床。归按院胡同晚饭。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大风。昨夜与心一谈移居事，所见不合，颇有齟齬。今晨而心一允诺此事，愿移往沧萍宅中居住。但何日移往，为期迟早，尚未能定云。

11—1 偕心一、学淑至西单牌楼四如春馆午饭。毕，宓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途中风沙甚烈。

晚访陈寅恪，悉宓不捐王静安纪念碑款，颇招研究院学生之怨恨云。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风。上课如恒。

赴图书馆阅杂报。

下午张荫麟、陈铨来。

晚 7—9 访 Winter 谈。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风。终日阅读《湘绮楼日记》，撰短评一篇。

下午 3—4 课未上。

晚6-9宴陈寅恪、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燕林春菜馆(费4.40)。

是日接碧柳电,文云“居家候示出。吉。”日期已不能辨识,当是三月三日也。即复一函,谓如旅费无着,请来电索。即邮汇上。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晚8-10 Winter在科学馆演讲《中画与西画之比较》(教职员公会)。必为译其大纲,以国语宣示听众。

汪懋祖汇来\$50还陈寅恪借款。陈君如前言,捐助《学衡》社经费云。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夕胡牧来。又刘心铨来,以饭费无出,求任缮写校对等职事。无,乃假以十元。

晚8-11在Miss Bille宅赴西洋文学系第三次俱乐会。王文显演讲Recent Tendencies in European & American Drama^①,谓在纽约(去年)观演Dreiser's "American Tragedy"^②改编之剧。至Griffiths^③诱奸工女,上床搂抱之时,座中有少女,忽失声大叫,如发狂。或曰,何故大叫,惊乎?喜乎?曰喜也。In sympathy or in terror? ——In sympathy, sure^④。亦可以入小说也。

① 《欧洲及美国戏剧之新动向》。

② 德莱塞之《美国的悲剧》。Theodore Dreiser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美国的悲剧》为德莱塞于1925年发表的小说。描写一年轻人在无法抗拒的社会势力诱惑下,企图以杀人来摆脱自己的穷困。

③ Griffiths 格里菲斯,为德莱塞小说《美国的悲剧》中人物。

④ 同情还是恐惧?——当然,同情。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上午撰稿。下午2—4赴西洋文学系会议。

四时，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晤心一。知往商姑母等之后，已赞同移居沧萍宅中。遂决定于四月下旬迁往。

夕，晤在寓中附住令瑜介绍来者。之粤人台山。高(屈)方明遇春。君之夫人陈湘婷。其人年少而好游乐，痴笑如婴宁。

晚8—10 杨宗翰来谈。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微雨。上午十时，至姑母宅中，候姑母病。即在其宅午饭。毕，归按院胡同寓宅。

下午二时半，心一率学淑往观《复活》电影。宓至兵马司小院胡同22号访姜忠奎，约其相伴，同至后毛家湾五号访范文澜君，并见其夫人及鍾伯祥君。

5—6在南月牙胡同，晤李辛之，告以决迁来之意。并托其先以此事向房主说明，俾免异日纠葛。

七时，归按院胡同寓宅。晚早寝。

四月一日 星期日

阴。风。昨夜大雨，道途甚为泥泞。晨9—10偕心一、学淑访鍾令瑜于王府仓22号宅。值其外出，留柬而返。鍾已剪发，昨以百里闻理发馆优待券赠之。遂独至西四牌楼，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写信，办杂务。阅报。

晚6—7 访陈寅恪。

四月二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

夕5-7访 Winter, 译读京剧本。晚浦江清来。

接刘朴函,知奉天省长刘尚清忽将吴家象、汪兆璠二君免职。盖由孙国封之排挤,而亦含有排外省人之意云云。宓虽居京,而常寄情于奉,良友又多栖止于是。今而后,此路又绝矣。可伤哉!

四月三日 星期二

晴。 上午译稿。《学衡》。下午编稿。《文学副刊》。3-4课未上。

夕6-9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燕林春菜馆(4.00)。步月而归。宓询浦、张诸君,以宓之才性,用同一之材料,作一文言之自传乎,抑将作一白话之小说乎?二者孰宜?金对曰,宜作自传。现决得暇即实行着手,方知其中甘苦也。

是日下午,同室杜光祖君移住前院。西客厅仍宓一人独居,静适,甚欣慰。

四月四日 星期三

晴。 春暖花开,鸟鸣虫出,生意盎然矣。

上课如恒。上午译稿。

下午4-6赴评议会(61)。又与赵学海立谈。

晚8-9侯堃、刘节来,谈研究院维持办法。又欲推宓出任研究院主任。宓却之。

四月五日 星期四

半阴晴。 是日清明节,校中始放春假。

晨 8—9 刘盼遂来，所谈与昨晚侯、刘同。

自今日起，在清华举行华北运动大会球类比赛。来观者极多，士女如云，一时称盛。女生运动，在中国吾尚系初见，在清华亦为首次，故尤为热闹而多兴趣。加以天气晴和，园林花放，春景如浓酒，中人欲醉，与会者均极欢乐。校中公私各地，宾客殆满，车马喧阗。而校内到处鬢影衣香，剪发长衣或西服之女生，络绎成群，争妍斗媚。男生追随围绕之，语笑相闻。大似 Dante 所著 *Vita Nuova*^① 中所记 Florence^② 春日士女艳服盛饰，出游市中之情形。宓亦忘却一己，随众欢乐周旋。四日中未尝读书治事也。

是日上午九时半，陈老姨太、君衍夫人、芝润表妹及芝润之同学京师大学女二部中学。万志弘、万志贤、王延伦来。10—11 陪之赴运动场观赛球，遇朱彬元。11—12 归室中，为诸人整备夜间在西客厅住宿事。

正午，宴诸人如上。于小桥食社。

下午 1—2 遇芝润之同学杨开秀，甚美丽，并其弟，又某某等，均其同学女伴，导观校中各处。四时，陈老姨太等别去。宓送至大门口，归室中休息，并晚餐。

晚七时，至 Winter 处，谈，并宿其宅中。芝润及其女同学王保和、甚可爱。汪玉堂则住宿西客厅云。

四月六日 星期五

晴。上午在 Winter 宅中，进西式早餐后，于九时半回西客厅。

① 但丁所著《新生》 Dante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新生》发表于 1293 年，包括许多首抒情诗，用散文连成一体，为但丁早期作品。

② 佛罗伦萨(徐志摩译为翡冷翠)，意大利城市名，但丁的故乡。

遇黄钰生，立谈片刻。

少顷，心一、学淑、令瑜、衍钧同来。10—12陪诸人观赛球。遇赵元任夫人及潘令华女士。

正午，宴心一等诸人及芝润于小桥食社。回室中休息。次导之游观校中各处。2—5观赛球。队球。

下午五时，送令瑜、衍钧回城中。时运动已毕，众方散。宓遂宴心一、学淑、芝润、王保和、汪玉堂于小桥食社。遇王文显夫人于校门。饭毕，步至西院，同访朱彬元夫妇于其宅，坐片刻。回西客厅，伴心一谈。

九时半，至 Winter 宅中宿。时微雨，夜中雨较大。心一、学淑与芝润等同住西客厅。

是日并遇陈师曾夫人黄国厚等于球场。

晚叶企孙来。

夕并遇陕西同乡女生王素莲、马精勤、马佩英，亦芝润表妹女二部之同学也。

• 四月七日 星期六

晴。晨仍在 Winter 宅中早餐。

八时半回西客厅。导心一、学淑、芝润、王保和、汪玉堂共游观鸡鸭场、成志小学、电灯场、售品公社等地。并扑蝶、打秋千为戏。10—12观赛球，女生赛篮球。遇杨光弼。

偕心一、学淑至小桥食社午饭。毕，同至图书馆宓于研究室中坐息。盖今、明两日午晚，均以西客厅假郝更生宴客。故不便归宓室中也。遇 Pollard—Urquhart。

下午2—3观赛球。3—4独归室中假寐。四时半，遇刘雨若，住象坊桥四十一号。即倩其伴送心一、学淑回城，同乘人力车去。

5-7 独在图书馆研究室中,读 Santayana 之 Essays on Love^①。

7-9 访陈寅恪谈,并在其处晚饭,又同出散步。Winter 入城未归,宓九时半仍至其宅中宿焉。

四月八日 星期日

晴。上午风。晨起,进茶。八时半回室中一行。即至图书馆研究室中,读 Samuel Butler 之 Notelook^②。10-12 观赛球,遇东北大学学生王德生等二人。

正午,导芝润等游观体育馆、图书馆。宴芝润、王保和、汪玉堂、康锡志亦其女同学。于小桥食社。遇胡光麇偕眷。

下午 1-3 与芝润等四人骑驴至燕京大学游观,步行归。邀诸人至售品公社,进冰点。连日饮食招待车资等,共费十五元。独归西客厅假寐。四时,芝润及王、汪来,整装别去。

5-6 访陈寅恪,同出散步。宓独至小桥食社晚餐。

7-8 访叶企孙。悉日昨外交次长吴晋面谕严鹤龄校长上呈辞职,严即遵办。继任何人,未悉。想已内定。或云张彭春,未必然。或奉方为筹现款计耳。校中从此多事,尚不止时局外境之关系也。

晚,与 Winter 谈中国诗之结构。即宿其处。

四月九日 星期一

晴。晨,在 Winter 处早餐。

十时,归室中。连日游耍,竟不欲读书。

① 桑塔亚纳论爱情的几篇随笔。George Santayana 乔治·桑塔亚纳(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和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② 塞缪尔·巴特勒之笔记簿。Samuel Butler 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

下午1-7 陈寅恪招同出游。先访冯友兰于成府槐树街10号宅。由冯君导游朗润园及迤西王怀庆之达园。澄怀园旧址。桃花盛开，甚足游赏。陈寅恪请宴于燕林春。夕同步归。早寝。

四月十日 星期二。

晴。 上午作《爱此春光好》五律四首。赵万里来。章寅来。

下午编稿。又阅杂报。

夕胡牧来。杜光祖来。

晚编稿。窗前花盛开矣。西交民巷永昌汽车行（南局五二六九）到清华一次四元，芝润之同学之兄经营。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风。 上午编稿。

下午一时半，乘人力车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并商移居之事。夕及晚偕心一并以宓之书籍装入三箱六篮中。虽劳，亦不得不为之也。

晚8-10 杨树达来，谈校中待遇。殊愤梅教务长。

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上午8-10 邻居老者，以板车来，载昨晚装就之书籍三箱六篮，及书架三，偕其子及伴曳挽之。宓步行押送，至后门内南月牙胡同十一号沧萍宅中。李辛之、张昭清二君助宓以书分堆架上。箱篮交原车夫运回。11-12 赴后门外方砖厂二十一号宅吊李济母丧。送奠仪四元，行跪拜礼。与李君谈半时，知继任校长有（一）曹霖生（二）丁文江等说云。即乘电车人力车归按院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4-6 杨宗翰来谈。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 9-10 刘雨若来。10-11 偕心一整理书物,以备移居。

午饭后 12-1 瞿国荃、杨宗翰来。1-2 刘雨若再来,携诗稿二册,请批阅。

2-4 乘人力车回校。

夕浦江清来。

四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上午撰稿。王书记来。

下午写信。沧萍函,黄先生与粤当局相见甚欢,决就职矣。

父谕“快乐与否,要由心造,不在外境。苟宅中有主,固无时地而不快乐。存养省察,是为最要。再《副刊》批评一门最引人注目。词气声口,宜格外和婉含蓄,切忌率直,以免结怨,要紧要紧。”

又白璧德师寄赐 Forum 杂志^①本年二月号。一册,中有师所撰 The Critic & America^②一文。

夕浦江清、赵万里来。又 Jameson 来。

四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星期。在校。上午撰稿。

下午 1-2 张荫麟来。3-4 至 Bille 女士宅中与 Jameson 等谈,并弈一局。4-5 偕 Winter 出校外观李济葬母入土之仪。

① 《论坛》杂志。

② 《批评家与美国》。

夕, 翻阅 Dreiser “An American Tragedy” 小说二册。一九二五年出版。叙商人 Clyde Griffiths^① 诱奸工女 Roberta Alden^② 有身, 弃之。因其纠缠不休, 而与另一富女结婚不便, 乃邀 Roberta 荡舟湖中, 挤入水中而杀之。事发, 定讞, 坐电气椅死。彼一生所诱奸者, 殆不止此女一人而已也。日前报载上海马振华女士与汪世昌情死事, 颇有类此者。西洋极端之恶象, 已入中国矣。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上午在图书馆读 Forum 杂志, 本年一月号。中有 Paul E. More 先生所撰 The Modern Curr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③ 一文。

夕胡牧来。晚访 Winter, 谈。7-10 归后, 即寝。

夜中大风。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小雨。 上课如恒。读 More 先生之 Platonism 一书, 已第三次。较前理解有进, 多所启发。

下午 4-6 赴《清华学报》编辑会议。

6-9 宴容庚、赵万里、张荫麟、浦江清、王庸于燕林春(3.90)。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甚寒。 上课如恒。终日预备校课, 殊患倦弱。

晚, 访 Winter 一次。

① 克莱德·格里菲斯。

② 罗伯特·奥尔登, 与克莱德·格里菲斯均为德莱塞小说《美国的悲剧》中人物。

③ 《美国文学中的现代潮流》。

校长温应星^①，顷已有部令到校。

四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仍寒。上课如恒。上午读 Jameson (“Raimon de Loi”^②) 所著之 The Trail of Troubadours^③ 一书。

晚，访王文显、叶企孙。归后刘盼遂来，8—10 谈久始去。所谈为拟改组本校国文系事。宓又蹈失言之讥。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风。意懒懒，欲撰文未成。发出《文学副刊》稿。

下午办理杂事。拟赴津与季鸾细谈种种，旋又逡巡。虽一切毕具，又不欲往。

晚 8—10 赴本校英语演说竞赛，为裁判员。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五时即起。五时半后，乘人力车入城。乘电车，七时半抵前门。乘 8:25 火车 (\$2.40) 赴天津。

十二时至大公报馆。晤张季鸾、胡政之谈，并在馆中午餐。渠等(1)对《文学副刊》内容甚满意。(2)办法暂仍照旧。(3)《学衡》广告可偶尔登载。(4)《学衡》丛书不能代印。(5)又谓时局甚紧，不日便

① 温应星(1887—)，字鹤荪，广东台山人。南洋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西点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广州讲武堂炮科教员，江苏都督府军事顾问，联军驻沪军法处处长，孙中山秘书及广东军政府参谋次长，东省特别区警务长。1928年4月至6月，任清华学校校长。后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税警总团司令，税警局局长。1947年年立法院立法委员。

② “雷芒·德·卢埃”。

③ 《行吟诗人的足迹》。

见分晓。京中二星期内恐将易主，而共党滋扰恐将不可免云云。

下午仍与季鸾闲谈。三时一刻别出。季鸾相送，谓本月已加汇稿费五十元，共\$200元，如前约。宓答以并未收到。鸾谓当即催汇。宓答必当为《国闻周报》作文云云。

至火车站，遇张道宏，立谈。乘3:55火车回京。

七时许抵，即至南柳巷大公报分馆晤杨宝珊，投交胡政之函，接洽铜版制图事。次至姑母宅中，以季鸾言，述与君衍兄，劝其勿与人事。又面请老姨太相助搬家。

九时，归按院胡同宅中，晤心一。宿焉。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风。晨7-8至象坊桥41号访刘雨若，未遇。

归按院胡同寓宅，而鍾令瑜在。9-10偕令瑜至王府仓宅谒令瑜之老父鍾殿丞先生，年六十八矣。令瑜以父至，颇欢悦。其孝父之心，类北宫婴儿子，殊可佩也。

10-11访杨宗翰于其宅。即归按院胡同午饭。定明日搬家，诸事由心一负责。

下午2-3姑母来。3-5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夕及晚，复黄华英文长函。以宓与沧萍及令瑜谈话始末，直述无隐，以释黄华之疑。

晚9-10访陈寅恪，谈近世中国之诗。是日星期。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上课如恒。

9-10访梅教务长，为聘英文教员事，即电约陈宏振来校面谈。又访张杰民送行。

晚6-7访朱彬元夫妇于西院。

7-11 赴郑之蕃招宴于其宅(西院4号)。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上午撰稿。下午假寐。

上课如恒。4-7 赴评议会。新任校长温应星主席,修改《组织大纲》,并议经费事。

晚7-9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燕林春(4:00)。

9-10 与章寅谈。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上课如恒。下午风。

晚7-10 访 Winter 谈。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下午4-6 陈总^①邀在其室中茶叙,与哈佛大学政治系主任何尔康教授 A. N. Holcombe^②晤谈。盖来游中国各地,考察政治情形者。会毕。宓即附坐陈君所备送何氏之汽车入城。宓至后门内南月牙胡同十一号沧萍宅中,则心一、等业已迁来,一切布置粗妥。

宓晚饭后与辛之略谈,即寝。

① 陈总(1900—1997),字岱孙,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于1927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其间曾兼法学院院长。1952年调中央财经学院,任副院长。次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5年兼任系主任。

② Arthur Norman Holcombe 阿瑟·诺尔曼·何尔康(1884—),美国人。1912年至1933年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1928年来华游历。回国后,著《中国的革命》(1930)和《中国革命的精神》(1930)两书。1933年后参加政府工作。195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晨八时半出,乘电车至东单三条,访顾泰来于其宅。次访何尔康教授于德国饭店。谈次,顾泰来亦至。已而顾先去,宓亦辞出。在西单牌楼四如春午餐。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1-2昼寝。雨。

4-5 赵元任夫人、张耘夫人来,谈寅恪之婚姻问题等。

晚6-10 赴朱彬元夫妇招宴于其宅,西院十四号。陪待吴曾愈。客皆清华同级诸同学。宴毕,又为麻雀之戏。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是日为本校成立十七周年纪念。

上午10-1 赴评议会。下午1-2 赴工字厅校中招待毕业生宴。

2-3 与袁同礼谈,并晤来校赴会之毕业同学多人。

3-5 在大会堂赴十七周年纪念会。有教育部司长刘凤竹等之演说。5-6 昼寝。7-8 仍在工字厅,赴校中招待毕业生晚宴。

晚8-1 赴大会堂庆祝音乐游艺会。节目繁多,直至夜一时半,犹未终。乃归寝。朱继圣来,宿西客厅东间。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微雨。晨招待朱继圣、凌其峻早餐。梁平偕妻女来。9-10 陪朱、凌在赵学海室中用茶点。

十时半,同乘人力车入城。宓至西四牌楼同和居,时已十二时。客即至,宓夫妇共宴客。客为鍾之英文,字殿丞,令瑜之父。令瑜之太姑母,名未详。令瑜,衍钧之幼弟,姜忠奎,范文澜夫妇及一子,董璠夫妇,李辛之,再则心一及学淑,共十四人。(费\$17.00)。

席散后。2-3 必至小院胡同姜忠奎宅送所遗雨衣。

3-5 至姑母宅中访问盘桓，与颢弈一局。

5-9 至西长安街长安春，赴刘雨若招宴。为拟组织华美贸易公司会议，并认股。宓辞谢未加入。

九时，席未半，即辞出，乘电车归后门南月牙胡同宅。与辛之略谈，即寝。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大风。上午 10-11 赴景山东街景山书社，晤蒋大椿君。即在该社观书，备《文学副刊》介绍批评。该社愿分别赠假自出及寄售之书。

11-12 至北京大学出版部，询悉情由。乃至北京大学会计部，晤办事人员，欲清结《学衡》寄售帐目，并取回留存未售出之书。以其会计主任汪君外出，未得要领而还。即至东安门内路南。中原汽车行，乘燕京大学汽车（\$0.40）归至燕京大学。复偕沈镇南乘人力车回校。

下午 3-5 赵万里、浦江清来。

晚 7-9，访陈寅恪谈。归来即寝。

五月一日 星期二

晴。大风。午后阴。上午阅书。

下午 1-2 昼寝，又阅书。

5-10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于燕林春（4.00）。归后撰《悼辜鸿铭》^①文。电灯既熄，燃烛继之，直至一时半后始寝。

①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自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数国语文。曾为张之洞幕僚。清末官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作有《读易堂文集》等。译有《痴汉骑马歌》。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典，将《论语》《中庸》等译为英文。撰有《春秋大义》。

夕胡牧来。

五月二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剪发,编稿。

接到《大公报》汇来四月份稿费\$200,盖连《国闻周报》之五十元亦同致送。此五十元必本可独得,顾宓生性宽宏正直,兼为欲使诸君同心协力,有裨《文学副刊》之前途,在我宁捐小利,而自牺牲。故仍以此加送之\$50公之于赵、浦等诸君。必劳苦独甚,得酬未必比例适均,亦不计较,但望诸君之始终匡助耳。

得碧柳书,极道贫困之苦况。即以百元邮汇江津,以资其家用。

又得毛彦文书,甚多感触。

夕编稿。上课如恒。

晚7-9访Winter。归途遇陈隼人及其新夫人钱馨,在月下同散步游谈,绕行一周而别。

五月三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下午3-4与周缙武谈。

晚6-7访赵元任夫妇,遇晏阳初^①。七时半至十一时,赴评议会。

^① 晏阳初(1894—1990),字东升,四川巴中人。留学美国。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1926年以直隶省定县作实验区,研究农民教育。抗战时期,在四川领导平民教育工作。1947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代表团代表,并在美国游说美国国会拨款帮助中国推行农村建设运动。随即回国建立全国农村复兴联合总署。1948年任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50年后,居住美国。曾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

五月四日 星期五

晴。 上午作文。拟入城访汪兆铭。得电告，知己于昨晚归奉去矣。

下午2—4乘人力车入城，即至王府仓宅访鍾令瑜，未遇。其尊人亦未在。归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学淑等嬉戏。又与李辛之谈。

晚早寝。

五月五日 星期六

晴。 上午写信一二封。

10—12与心一、学淑至东安市场游览观书。12—1在东亚楼午餐。二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4—5偕心一、学淑访张耘夫人于景山东大街7号，未遇。

晚为学淑洗足。

五月六日 星期日

晴。风。 晨7—8拟乘燕京大学汽车回校，而复止。归南月牙胡同寓宅，修改张译 The Blessed Damsel 诗，并请心一抄写。

下午2—4乘电车人力车回校。赵万里来。

刘朴函，述东北大学近顷风潮甚详。盖汪君运动复职，失败。卢默生以此而疯，携眷狼狈回鄂。刘朴等诸友持重守正，未明白参加，故免于嫌疑。甚矣，全国学校亦无干净土也。

五月七日 星期一

晴。 是日校中放假。凌晨学生以鼓笛游行，纪念国耻，立窗外

高呼。日兵强占山东，国难亟矣。夫岂口舌宣传所能挽救者哉？

上午作《恋爱与婚姻》一文，未成。《大公报》函嘱多寄稿，以为交通中断之备。

夕5-10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西院十二号赵万里宅。归后，复同来宓室中。宓以毛彦文所撰《书茵梦湖译本后》一文示诸君，并为述毛之历史及遭遇。

五月八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晨入浴。

8-9钱稻孙来谈。袁同礼嘱转告，已从宓意，以赵万里月薪增为120元。

9-10陈隽人来。以校中将不续聘，其位置为周、虞二人所夺，诉说其不平情形，求在评议会为力。是日卒定为续聘三年云。

张荫麟两次来见，坚请宓仍将彼原译《幸福女郎》诗稿寄出，登《文学副刊》。而将已发之稿（即宓所改而经心一抄者）收回。宓极不欲，而以张坚持，恐彼怏怏而以后撰稿不力，只得忍气屈己，勉强允诺。午饭后，即为寄发，如其所请。始宓编辑《学衡》，即久受胡先骕等人之欺侮。今又受张荫麟之挟持。张乃一不通世故之书生，直情径行，又虚荣心重，文士结习。宓明知其不必所主张者是，而不得已，屈从之。故终日愤郁，不能治事读书。盖宓向爱重张君，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张一切不顾，必欲宓之屈从。殊使宓感情大伤，中心至为痛苦。使宓为军官，部下不听号令，宓宁自刎于前，决不肯取销已发之命令。今兹为张屈服，中心又知其非是，此其痛苦乃不能以言喻。甚至欲即停办《文学副刊》，拆散此局，以免我一身受如此之痛苦，而与己与人两无所益也。

下午1-3访浦江清、赵万里谈。盖郁愤莫解，此痛苦为多日所

未有也。3-4 上课。

1-2 汪鸾翔^①来,求在评议会中为力,俾得续聘。此类老耄而学识俱乏之人,其卑鄙之状,殊可悯也。

下午四时,赴评议会,直至晚九时半始散。倦极。是日决定教授之去留及聘约。声名恶劣之教授如周永德等,均未能除去。而宓乃以杨光弼之提议,得由第二级教授(Assist. Prof.)升至第一级。杨君此议盖为己身及赵学海计,实系应酬之举动。予以见世事之复杂,而解人难索,及荣辱赏罚之不合理也。

晚 9-11 访浦江清、王庸谈,以释愤郁。

五月九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读书。

下午 1-2 上课。4-9 赴评议会,殊厌倦。即在会中用晚餐,校中备办者。

晚 9-10 与梅贻琦、戴超等谈。梅述共产党学生晚间直入宅中访谈等事。因共论及本校及个人之危险。戴谓城中似较校内为稍安,以茫茫人海易藏身,而免波及之机会较多也。近日本以兵强占山东,国已不国,此生何乐?生子育儿,他日更为困苦。念此呜咽,而一身一家一校之安危,只有听其自然已耳。

昨作《偶成》诗一首,录下。尚待修饰也。

空轩偃仰岁时更,小院藤花午日明。

① 汪鸾翔,字巩庵,广西桂林人。广东广雅书院毕业。1891年辛卯科举人,保送经济特科学部总务司主事。曾任湖北普通中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方言学堂、农业学堂教员。北京顺天学堂教务长,天津北京政法学堂、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任教员。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国文教授。

扰攘尘寰翻巨劫，颠狂万众惜微生。
眼前清福鱼游水，梦里高文丐计簋。
知命渐能求至乐，寻常成毁不须惊。

晚间归来，心境殊不佳。念张荫麟事，殊不释然。乃复作英文函致张，诉说宓之种种感情，略如昨所记。

五月十日 星期四

晴。大风。上课如恒。晨起，以昨晚所作英文函交浦示张。旋即悔之。9-10 张荫麟来，虽彼此明白解释，无伤和气，然如美玉着瑕，感情交谊上终留痕迹，涤除不能去也。宓有不能容忍之病。至今未能改，殊可痛伤。嗣后宜更知所戒勉。

10-12 晤 Pollard - Urquhart。又访 Winter。又蹈出言不谨之失。

下午 1-2 上课。4-6 赴教授会选举会。梅仍当选为教务长。惟评议会中，新选之评议员六人，皆儇黠卑俗者流。独宓一人得票最少，亦当选为评议员。陈力就列，必多参差齟齬之处；一已既感苦痛，复增危险。甚矣，宓之不幸也。

夕 7-8 胡牧来。与浦江清出校外散步谈。

8 10 听温源宁为学生讲 Form & Spirit of Modern (Contemporary) Poetry^①，殊愧不及云。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写评议会纪录，并办杂事。昨作《感事》诗(日本占山

^① 《现代(当代)诗歌的形式与精神》。

东,据济南)一首,录下。

年年春尽盛烦忧,急劝惊尘百事休。
鱼烂久伤长乱国,陆沉终见古神州。
弦歌洙泗无遗响,发社中原便此秋。
惘惘余生安寄托,道谋身计两悠悠。

下午1-3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学淑等嬉戏。晚早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九时偕心一、学淑乘电车至西单牌楼。宓至中央公园。10-12在园中之行健会内,以刘雨若介绍,与其邑人徐际恒^①先生久成。及张澍霖君谈。徐为国会议员,崇孔,以诗稿见示。张则询翻译术。张系师范大学英文科毕业。刘雨若邀赴长美轩午餐,至下午三时始散。时阴且微雨,而狂风巨尘。宓至姑母家盘桓,并晤覃孝方先生。

五时,宓独至西四牌楼北太平仓口。忠顺饭店,赴鍾之英先生殿丞。及令瑜父女招宴。宓本函约令瑜晤谈,至是其父及姊姑等皆赴院中游眺,留宓与令瑜独对。宓简言黄华为友而不急于求婚之意。又述黄来京复止之故,仍望二人成为友。令瑜无语,宓即出共诸人共谈。是日心一、学淑、辛之亦在被邀之列。晚九时,席散,乃同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① 徐际恒(1872—1933),字久成,四川万县人。时为国会议员。著有《代议文存》及《良斋诗草》。

席间遇萧俊贤^①先生,屋泉。宓素敬重其人,乃以《学衡》59期一册赠之。

夜中大风雨。

五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晨9-11乘人力车回校(是日星期)。

晚7-9访陈寅恪谈。翻读《清史稿》。

唐得源、杨汝金偕来。

五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上午10-11司秋濤研究院学生,甘肃临洮人。来告辞,云将回省。

下午2-4赴西洋文学系委员会。晚撰《评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著)文。登《国闻周报》。

夕,胡枚来。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

阴,风,霾。上午10-12臂缠黑巾,随众至大会堂,赴济南惨案国耻纪念会。学生某演说,力主实用之学,而谓嗣后众宜勿治文哲等学云云。识见浅狭,但互相攻讦。此呼号宣传之所以无补国难也。

下午编发《副刊》稿。

下午4-7赴评议会。当局决以梅贻琦代为驻美监督。校中众

^① 萧俊贤(1865—1949),字屋泉,湖南衡阳人。初从岳麓苍厓僧与沈咏荪学画,后集宋、元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曾任两江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晚年寓上海卖画。工写山水,间写花卉。著有《萧屋泉画稿》。

所拟为梅派者，多属公正之人，宓亦在其列。将失其中心，而消散不复存矣。

晚 7—10 赴朱君毅招宴于工字厅，凡三十馀客。朱自言告别，众则贺其订婚之喜，并灌酒。宓席间独念毛彦文不置。探悉朱之新聘妻之姓名，即晚函报毛知，并连前函同寄出焉。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读书。赵万里来。

五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夕 6—11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西院红 12 号赵宅 (4.70)。是日以 \$ 25 付浦，为所撰《牛津英文大字典》一文登《国闻周报》。之酬金。浦辞而后受之。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下午 4—6 赴评议会。

6—7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并宿焉。近感于国难迭乘，危机四伏，乃甚恋室家，与心一异常和好。生死不能预期，祸福亦非尽由己，而苦乐要在我心中也。

五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上午抄录文稿。

下午 2—3 赴景山书社换取书籍。途遇张耘夫人，约来访。

3—5 偕心一、学淑至北海后门内散步。遇朱彬元夫妇。又遇张

道宏^①。乃共乘张之小艇，荡于湖中。必及朱君执桨。5-6同至东安市场东亚楼进糕点，必作东。6-7偕心一等观书肆中陈列之书，乃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

晚读《杨云史(圻)悼亡四种》，有情有色，现今不可多得之文章也。

五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待张耘夫人，不至。

下午2-4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朱彬元来。唐得源、杨汝金来。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编稿。

夕6-8访Winter谈。

晚8-11赴王文显夫妇招宴于其宅，客为洪业(煨莲)^②夫妇等。

夜中雨。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晨钱稻孙来。

① 张道宏(1896—)，安徽合肥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克拉克大学文学士，西点陆军士官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税警部门任职。

② 洪业(1893—1980)，字鹿岑，号煨莲，福建闽侯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士。1923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1924年受命与哈佛大学磋商，创立哈佛燕京学社。1924年至1927年，兼文理科学长。1928年兼任历史系主任与图书馆馆长。1928年至1930年，兼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30年回燕大历史系任教，兼研究院文科主任。1946年赴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63年退休。1980年12月23日病逝于美国康桥。

夕4-6赴评议会。学生为求免考，竭力运动提前放假，又不肯归来补考。不惜造作种种谣言，到处散布，以恐吓同学，耸动当局。不恤人心之惊扰，惟求私利之获得。而评议会一再费时讨论。呜呼，学生经兹困难，而行为如此，可云人心已死。前途希望何存耶？

晚7-9访陈寅恪，并同散步。遇李建勋。必谈次，询李续弦事。李答选择标准云云。宓一片热心，原拟介绍鍾令瑜与李，以覩结果。乃昨接鍾函，谓现拟闭户潜修，并课侄辈读书。介绍黄华为友一层，乞勿进行。如再相逼，只有逃避云云。宓即复一函，谓此事本系借箸代筹，更无所谓勉强。当即遵命不再进行云云。令瑜不自知其幸福之所在，殊负宓一片诚意。奈之何哉？

顷又得碧柳复函，宓托其介绍李凤运女士为童锡祥妻一事，谓宜之（李协）复函云，童已与鍾女士订婚。此事遂作罢云云。此又宓热心而终于失败之一事也。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10-11朱定山来，谈校中各事。

下午1-2上课。自今日起，学生全体罢课，以与校中反抗。撞钟吹笛，迭开会议。专言对付，不计道理。呜呼，竭全国脂膏，养兵而不能御侮，养士而不肯读书。中国前途尚可问哉？是日宓上课时，学生十八人中，仅二人到堂听讲云。

下午2-3学生周纘武、汪梧封来，言将离此南归云云。

夕胡牧来。又张荫麟来。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晨8-9上课。而学生到者亦请勿上课。宓乃述此次学

生行事之不当。诸生亦赞同,但慑于大多数之威,不敢上课云云。

9-10 钱稻孙来。译稿。

下午5-6 访王文显夫人。拟探朱君毅婚事详情,以告毛女士。彼等方为竹战,乃与王文显谈校事。

6-7 访陈寅恪,偕至西院赵宅。

7-11 宴陈寅恪、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4.70)。

晚,微雨。读王静安先生三十《自序》。决自行以下二事:(一)每日以二小时读书专为自修有得,与校课及《学衡》《文学副刊》等编辑著作之事无关。(二)对人办事力求冷静沉着,谨言慎行。不矜意气,不纵感情。总以过后不自愧悔为标准。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 上午译稿,又办杂务。

下午2-4 赴西洋文学系选举会。全场一致,举王文显为本系主任。

4-5 乘人力车入城。

5-9 访杨宗翰于养马营宅中,谈。并在其宅中晚饭。

晚,乘人力车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已十时矣。与心一盘桓久之,而后归寝。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 晨与心一准备寄发《学衡》各件。

九时刘雨若来,谈诗。必以改阅过《雨若诗草》示之。雨若即在寓中午饭,下午二时别去。

夕5-6 偕心一赴鼓楼大街寄件购物。

晚以儿啼,未能安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 11—12 至景山书社，求作保证函，俾得将交托北京大学出版部代售之《学衡》五整部 250 册取回（零册有收条在此）。此事托李辛之代为交涉，并示前途以种种帐簿证据。近始略有结果。

12—2 至骑河楼 39 号清华同学会，赴周诒春、袁同礼（北京图书馆正副馆长）招宴。始识瞿世英^①。又始见刘半农^②，未及交谈。宴毕，偕温源宁至南长街东河沿 15 号曾宅内温之寓宅，进茶点，叙谈。温之主张与宓虽未尽同，然其人读书极多，殊为可佩。宓示以《悼辜鸿铭》文，温颇赞同。温议欲为谈论学术交换知识之集会。宓亦愿其进行。

5—7 乃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办理杂事。陈寅恪来谈。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 晨 8—9 上课。校中已准学生各自归家，故上课者寥寥。

9—10 与朱君毅谈。10—11 朱君毅来，商译稿。浦江清来。

① 瞿世英（1900—1976），字菊农，江苏常州人。1922 年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与郑振铎、瞿秋白等合办《新社会》旬刊。又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4 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1930 年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编《扫除文盲教材》及《民间文艺研究》。1935 年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6 年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②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诗人，语言学者。1917 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创声调推断尺，提倡实验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及诗集《扬鞭集》，专著《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下午编稿。4-6 赴教授会。所论关于学生积分成绩等事，皆极琐屑。

夕 7-9 与陈寅恪赴校外散步。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上午编稿，本拟即发，而浦君欲增撰一文，只得等候。下午四时，浦君以稿来，复处理他事。宓极力容忍，冷心和颜相问。然一己之吃亏甚矣。重读王静安早年著作，颇多身世之感。

四时后，赶将稿寄出。4-7 即赴评议会，至七时半始散。与戴超君立谈选举其为教务长事，而余日宣君适走过，可云巧矣。

晚 8-9 与陈寅恪校外散步。

五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昨晨即拟发《文学副刊》稿，而浦江清必欲增撰《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一文，强宓待其作出乃寄。又失时约。下午四时乃以稿来，时发寄时间已迫，而宓又急须赴评议会。浦稿尚未撰妥，一再修改不休，且名亦未定，又监视宓若不许改动一字者。宓亦不及细看，即发出。宓为此已深感迫压之苦。而今日上午 10-11 浦君又持一纸来，欲追改前稿。前之急，后之琐，殊为可恨。而宓以少年气盛，有文才者尤骄，故曲意容忍，一切照办，但云下不为例。而浦君仍紧逼不休。宓谓陈寅恪主张将“义宁陈寅恪先生”改为“陈寅恪君”，宜照改。浦不可，继则允改为“义宁陈寅恪君”。而仍必存义宁二字，宓必欲去之。宓颇愤浦之专横。彼云“各人文章自负责”，宓云，“但总编辑有修改之权”。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惟宓力行谦抑。当时相持结果，乃去义宁二字。然宓以恐破裂而此事解散，故极力退让。彼则不谅，一再进逼。不许宓改其文词，而对宓

稿则坚欲改易。宓已允照改，彼犹不息，乃由宓手夺笔去而改之。殊属无理。夫宓志别在有，《文学副刊》不过极小之事业。倘为此事，费时过多，受气过甚，则宁舍此事而不为。宓于彼等，方竭力提携裁成，力行谦逊。而彼等不悟，一再横逼，殊为可恨，而使宓失望痛苦也。

又接碧柳函，云将赴成都大学。宓以前寄函多封，种种计划，种种道理，种种心情，一概置之不顾，使宓痛伤。自今以后，应自专力读书著作。不再问诸友之事，不再为团体之谋，或可少免痛苦与失望乎？

1-2 张荫麟来。

晚 6:30-10:30 宓在室中宴客，客为朱君毅、梅贻琦、赵元任、戴超、杨光弼、赵学海、余日宣、郑之蕃、陈达(13.00)。席间，众强朱君毅取其新聘妻成言真之照片来，传观而把玩之。以此事与朱谐谑，又翫朱自述其订婚之历史，而以酒迭次为贺。

客既散，宓乃燃烛作书，以今晚所闻知之事项，悉告毛彦文。但劝其勿有所举动。寝后不能成寐，思《新旧因缘》之内容。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晨 8-9 上课。上午 10-11 赴研究院晤赵、浦二君。

11-12 陈铨来，托介绍售稿。

下午 1-2 上课。

4-5 赴教授会。选举余日宣为教务长，叶企孙为评议员。

5-6 在 Winter 室中茶叙。

6-9 赴陆懋德、杨震文招宴于工字厅。

9-10 陈寅恪宴毕来室中谈。

六月一日 星期五

晴。是日上午至下午，作《落花诗》五首，有序及注。

下午刘崇鋐索稿,无以应之。

7-8 访陈寅恪,以诗请政。

8-11 赴梅贻琦招宴于其宅。南院五号。归后即寝。

六月二日 星期六

晴。未晓即起,于枕上作《落花诗》三首,即写出之。连前共八首。寄陈寅恪政之(陈君评语另录)。

九时,乘清华公共汽车入城。往返共一元。至东城东堂子胡同13号,访薛桂轮君。新自南方归来,为王正廷氏秘书。谈南方情形。今之人,大率以个人地位为准则。在某方得职事者,即称颂某方首领之才德。若薛君所言,尚属公平之论也。薛君以晨餐相款。

正午,乘电车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君衍兄适来,少坐即去。午饭后与心一等盘桓。是日为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之期。宓又作五律一首吊之。而《落花诗》实托兴于王先生临歿为人书扇诗也。

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之《学衡》275册,费种种交涉,卒得全数取回。已由辛之运来存放矣。

六月三日 星期日

晴。昨晚以蚊虻肆虐,未能安寝。晨起无所事事。以百元付心一,为生产费。心一不欲住协和医院,一切由其自行酌定。

正午,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赴杨光燭、赵学海招宴。客有凌文渊等。知张作霖氏已于昨夜离京。是日席间,众仍令朱君毅出成言真像片,以为谐谑,并饮之酒。

下午,即在会中之客厅谈。周诒春先生更出啤酒四瓶,于是宓是日饮酒甚多。

六时,乃偕赵学海乘人力车至米市大街青年会,乘清华公共汽车

回校。抵校即寝。在青年会，遇薛桂轮及其夫人，并四女来游。

六月四日 星期一

晴。晨 8—9 考试大一级学生一人。

得碧柳函，知已就成都大学之聘。为实际计，为生活资用计，此固良策。然若为求学成名，同居读书切磋，及刊印诗稿等事，则碧柳不来，诚使宓痛心而失望。惟近顷颇感人事多变，决非吾区区之力所可控制。只可放任，一切听其自然变化而已。

夕 7—8 访陈寅恪谈。遇孔繁霏、冯文潜^①二君。

六月五日 星期二

晴。上午阅报。作稿。

交通已断，邮信不至。《大公报》亦不能来。

上午，闻卖报人述皇姑屯炸弹事，盖日人所为。晨报停刊。阁员悉逃。温校长云已离京。此间则安靖如恒。

下午昼寝。继则读《论语》与亚里士多德之书。

晚 7—8 访陈寅恪。赵万里来，云在京中北海图书馆下午二时顷闻炸弹声。浦江清来。

9—10 胡牧来，云京中风声颇紧。大陆总行送来电话，命事急即逃避，财物概行委弃。宓一身在此，坦然无忧。书物一切，亦非重要。独碧柳诗稿全部在屉内，以及一二文稿函件无副本者，若遭毁灭，则殊可惜耳。

^① 冯文潜(1896—1963)，字柳谿，天津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硕士，后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研究哲学、美学及历史学。1929年任教中央大学，193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2年在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1946年任南开大学文学学院院长，1952年调任图书馆馆长。

夜中时醒，闻院外有人声，往来行走。宓亦未起视。至明日晤诸人，乃知今夜十时北京军警联合办事处来电话。云据报，海甸一带之共产党将有所动作，先毁燕京、清华二校，宜加意防备云云。于是本校警备委员会邀请教职员多人彻夜分班巡逻校内各地，幸无事。

夕4-5 冯友兰来，托校阅庄子内篇英文译稿。

六月六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读书。

近决专心读书，静待世变。拟细读亚里士多德全集英译本。以(一)E. Wallace "Outline of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① (二)W. D. Ross "Aristotle"^② (三)Oxford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Aristotle (Ross & Smith)^③ 三书，一同参读。不求速，而求细。以洗前此浮泛涉猎之病。外此则兼读 Stuart P. Sherman 之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④ 及《论语》。毕后再换他书。

是日上午10-12赴评议会，悉外交部昨有部令，准温应星辞校长职。而以余日宣暂行代理校长。余尚未就职^⑤。

下午昼寝，致未赴西洋文学系会议。醒已迟矣。

晚6-11宴陈铨、张荫麟、浦江清、王庸于室中(4.70)，并谈小说创作之方术，甚欢。

客散后，必燃烛读书。至夜半乃寝。日间多尘扰，故近拟每日下午昼寝，而深夜读书，较为静而易入也。

① E. 华莱士《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要》。

② W. D. 罗斯《亚里士多德》。

③ 牛津大学出版社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译者为罗斯和史密斯)。

④ 斯图尔特·P. 谢尔曼《马休·安诺德：如何理解其人》。

⑤ 作者旁注：(旋即就职矣)。

是夜，本校教职员多人仍彻夜巡查，警备如前。

六月七日 星期四

晴。晨八时起。上午读书。

下午轻寝，编稿。

自昨日正午起，北京各城门悉关闭。入城诸人皆不能归。今日仍关闭。闻奉军之鲍旅已退出城，冯军鹿部已到西苑南苑。城中人心尚不惊惶云。

晚 7—11 赴杜光祖、吴毓攘^①、沈镇南三君招宴于工字厅。客约三十余人，有所谓新式之太太数人。宴毕唱英文歌，久而始散。

传闻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校中防范如前。临寝时，胡牧米，以有以上之消息，故来避居于宓室中，即寝于西客厅东间。宓亦不解衣而寝。中夜常醒，月明如昼，乃终宵亦无事变云。

读《霜猿集》（另录）。

六月八日 星期五

晴。晨起见本校国民党学生已于大礼堂前悬红底之青天白日旗。又于校中到处，满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

11—12 访浦江清。遇杨光弼，得悉晋军已驻西苑，冯军大部则驻南苑。因静待南京政府议决北京究与何人驻防治理，故两军皆不入城。城中空虚，而城门仍关闭云。

正午，郝更生来，拟请宓校阅译稿。

^① 吴毓攘，字君立，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 1920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

城中陈之黼表弟来电话，传心一言，命宓本星期勿入城。大宓之行动至为谨慎，必无意外，不烦心一嘱咐。而心一犹如是传语者，足见其爱我之诚心。此宓所深感者也。

下午1-2张荫麟来。2-4昼寝。

夕，续校阅冯友兰英译《庄子》稿。

6-7孔繁霖、冯文潜来。

晚胡牧来，云南苑亦系晋军，京郊并无冯军。现永定门已开，有晋军若干入城，馀各城门仍关闭云。是夜早寝。

六月九日 星期六

晴。风。夕微雨。上午读书。正午接阅本月四、五、六日之《大公报》，邮信亦至。

下午4-5赵万里自城中来，知今日诸城门均已开，城中已复原状。惟到处悬青天白日旗，晋军往来市街。其他情形不悉记。

夕6-7张荫麟来，携宓诗稿二册去。

以油印之《落花诗》二纸分寄京内姚茫父师等。外毛彦文等。诸亲友。

晚读书。

六月十日 星期日

阴。晨8-9乘人力车电车入城。遇张荫麟，同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张君少坐即去。十一时，薛桂轮来。张荫麟亦至。二君在寓午饭，时雨颇剧。下午，宓教二君弈。张君为学淑画图，三时半后，二君别去。

心一右股生疮，颇痛。宓殊以为虑。心一不问外事，恬然自安，仍劝宓回校读书。是日午饭时，薛君复劝宓移家清华。宓答以宓诚

自私自利。宓之寄家京中，明知有种种不便，妻女卫生教育，受损极大。而必出此者，只为一己静居一室读书作文之便利耳云云。劝宓移家清华之朋友极多。宓亦引咎自责，直言其故，不少讳。不知者或疑宓夫妇不睦。而实则宓与心一近来异常和好。宓鉴于时世之艰难，人情之变诈，深知得妻贤如心一，实宓之福，俾宓可成其志业，宓敢不勉之哉？

晚 8-9 与李辛之谈。辛之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秘书。每日出外办公云。

晚独宿东屋，以学文患病故也。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六时，出。访刘雨若于西城前英子胡同十二号徐宅，谈。9-10 邀刘君至西单牌楼四如春便餐。宓乃访姜忠奎于小院胡同 22 号寓宅，谈二小时。

正午，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昼寝。4-5 冯友兰来。

晚 7-10 赴郝更生招宴于工字厅。客凡三十人。周永德席间伪醉使酒，与郝几斗殴。又以宓等目视彼，怒詈。且欲起与宓寻衅。经陈福田等将其曳出。及席终，众乃劝宓归休，以避周之横暴。盖周因校中下年不予续聘，谓是宓等三数评议员断送彼之前途，深恨宓等。屡于稠人广众中以言讥刺，宓皆置之不理。而不意彼且欲佯醉而以武力泄愤也。小人之心志，真不能以理喻哉！

宓归室即键户读书。10-11 刘盼遂来谈。

宓近细思宓家庭情形，愈觉心一之贤，为不可企及。盖宓深痛世变之剧烈，而心一者则犹存夙昔之道德规范，固旧式女子中之贤明者也。一切听宓决定布置。长年居京，照料家事，抚视儿女，辛勤安恬，

毫无怨词。其对宓则谦卑而恭顺,尤佳者则一切出于自然,不自觉其为牺牲,为难能。往者宓以性近感情作用(Sentimental),而以心一之非感情作用为不满意,指为呆滞迟钝。又以宓喜辨析是非,而以心一之不计较一切为不满意,指为冥漠昏盲。而及今思之,则心一性情如此;正是心一之贤,亦正是宓之福。呜呼,今世乱方亟,全生全德,决非易事。遭逢如宓,正当感谢天恩,而得妻如心一,亦至足欣幸者已。只恐此类清福佳遇不能永存长享。前此失误之处,今皆尽解悟矣。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晨起迟。上午读张歆海主编之《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周缙武来。张荫麟来。

下午昼寝。

夕5-8访Winter,偕行至圆明园外颜惠庆之别墅中。访Pollard-Urquhart,观其新布置之居室,甚为幽整,兼有花木之胜。

晚9-10访陈寅恪,并同孔、冯二君散步。

晚罗根泽^①来。陈寅恪来。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8-10读书。

10-12赴教授会,为旧大一级毕业成绩决定事。

下午1-2昼寝。阅《京报》,悉顾泰来昨午病逝。叶企孙、陈总来,促宓电询顾宅,则谓由于神经病(与报载不同)。念昔在美,在宁,

^① 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年转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9年毕业。曾任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一室同居，共学共游之情，何胜伤悼！益见世变急剧，而死生之无常也。

3-5 剪发入浴。读《论语》完。

夕赵万里来。浦江清来。胡牧来。

词中字句，多取之于诗。往常读词，每记取其词藻，实为大误。今后读词，当求领悟其意境神理，或可有所得耳。

校事传闻虽多，均非确息。总须待南京政府教育当局计划揭布之时，方见分晓。然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宓意虽欲和光同尘，仍在此中为一教授，俾可仍居北京，自行潜修以进于学，然去留之分，出处之际，今亦难遽定。惟近颇自安义命，不为深忧过计，静待其变化展露可耳。

六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上午读书。下午编稿。

读 Stuart P. Sherman 之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完。于安诺德明道之步骤，救世之方术，大略了解。

读《论语》完。只觉其深合天理人情，而与西洋人文主义之说，在在可以参证契合耳。

读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完，得益不少。此类之书，虽系入门，殊便学者，不必深责也。

下午 2-3 张荫麟来谈，若以宓之对于妻女，了不关心，不为其居处教育之谋，而独乐一身者。然而时世之艰难，实事之困厄，恐非张君等所能洞见。宓之不移家清华，有负心一、学淑，宓自知之。且常对众言，毫不掩饰。顾宓用心之苦，立意之深，谁能知晓？呜呼，今之少年，均主快乐 (Pleasure Economy)，而宓与昔人同，独主痛苦 (Pain Economy)，以减少痛苦便为快乐。而宓苦之深乃非人所及。故当迷

惘委顿之时，辄思自杀。是日殊为痛愤。平心思之，年来家居城中，不居清华，固系宓之大罪。然若问心一之本心，及学淑之真幸福，则能长保今之现状，每月用度充足，诸事自由，宓星期存问。而我之痛苦悉不以告，又不希望其解我之文学感情。较之宓死而为寡妇孤女，若顾泰来之家；或宓佻荡无行，另娶别居，若梅光迪之家者，为如何？似仍以能长保今之现状为愈也。宓以道德责任，固不忍言此，然乃世情实况。呜呼，宓若有万一，身后之谤，关于此层者，要待心一本其良心为我辩解矣。

晚访陈寅恪，未遇。9-10 寅恪来，劝宓于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宓意亦同此。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不计。到时再进行，今暂不须虑及也。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 上午9-10 访 Winter。

10-12 赴评议会。本月薪金发出，下月则恐无望。评议会同人，有议为善后之图者，迹近固位谋私。然而彼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制一切，仍各用其私党，未必公平选材。处此情形之下，又安能过责人之自为图谋者者乎？能容吾侪处其间，安适读书作文。比之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不犹愈耶？若寅恪等之持论则异是矣。

下午1-3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

六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 上午9-11 访薛桂轮于东堂子胡同宅，同至齐化门内北小街南口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访王鸿韶（参谋处副处长）。以已

过会客时间，未能见。留函而别。

宓至东单三条顾宅，吊顾泰来之丧。拈香鞠躬为礼。顾夫人出见痛哭。述顾君病状及茕独无依之情形，至可惻惻。免死狐悲。宓如或离弃斯世，宓之家庭亦如是耳。旋有外交部沈君来，共谈顾君身后之计。议分途向友朋中接洽，为募赙款。如能为子女筹得教育费，兼养母妻，则可对亡友于地下矣。宓归南月牙胡同午饭。

夕 5—7 姑母来，并晚饭。

辛之言姜忠奎已移家至令瑜宅中同住云。

六月十七日 星期日

半晴阴。晨六时，赴北小街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访王鸿韶，外出未归。即至东堂子胡同，访薛桂轮，约后会。即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 2—4 陪董事会诸公中美共七人。宴于工字厅。

夕，6—11 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王庸于宓室中（4.70）。浦、王日内即将南归，宓又思八月中南游，因细论《文学副刊》将来计划。除赵、张愿竭力担任稿件外，无甚结果。浦君尤孤高自许，毫无重视事业之心。宓于《副刊》事，不可无诸君之助，故曲意承迎将就。而诸君中如张、浦不顾实际，无办事观念，殊难圆满。宓虽一再牺牲，亦未能使其热心此事。由是知，凡办事必须用权术，讲方法，专凭热诚与感情，无能为力也。

寝后细思，决定（一）八月中南游一次。由宁而沪而粤，除谒晤亲友外，以应黄节先生及李沧萍之招，商粤中教育之施設。兼晤毛彦文于杭，细谈叙。取得其旧函以归，竭力于小说之著作。（二）如局势不利，则改赴南京任教职，亦可续办《文学副刊》。此刊在宁在京编发，无多大关系。不必为此而牺牲个人，勉强留京也。

六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上午赴图书馆阅英文报。

下午昼寝。读书。

夕6-7赴戴超夫妇。柬约茶会于其宅。

晚7-10赴余日宣招宴于工字厅。诸人又取朱君毅新聘妻之照片来,以为笑谑。屡行殊可厌。昨午得毛彦文函,述其情志,殊可伤也。

读《后汉书》。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 晨8-9胡牧来。

下午2-3研究院学生侯垓、罗根泽来。终日译稿。盖必预积《文学副刊》稿件若干期,而后宓始可南游也。

夕6-7陈寅恪来。叶企孙来。

晚9-11偕叶企孙访赵元任夫妇,并晤梅贻琦,谈校事。盖南京派梅暂代理校务,听候接收。宓闻叶述南京中央大学近顷风潮,云雨波澜,莫穷真相。学界中人如此争权构乱,军界拥兵列土者可想。中国前途,不卜可知。宓之悲观,深不可解。观他人之安定与和乐,且羨且佩也。至于一己平日刻苦辛勤,独立孤行,绝无成功,而诸种困难,以较友侪若梅光迪之遽居海外,张歆海之活跃政界及文坛,各有友伴家庭之乐。宓之僧侣生活,出世思想,益觉隐僻而无人能喻。万种填胸,无可告说,但自觉其悲痛之深,无可解救而已。

六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译稿。10-11浦江清来。11-1赴评议会。

下午 4—5 郑之蕃来，代梅草就上南京外交部长、大学院长呈文，由宓润色修改，复为誊录一道。

夕浦江清、王庸来辞行。

7—8 与王文显坐其花园中谈。

晚 8—11 赴 Bille 女士请宴(西餐)于其它。北院十二号。客多系西人。座中并有曹霖生夫人，可称为清华第一美人。惟自去岁以来已不在清华矣。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 译稿 P. E. More “Modern Current in American Literature”，完。

下午 5—7 访陈寅恪，未遇。遂访 Winter 谈。又同至医院候 Pollard—Urquhart 病。

晚 10—11 陈寅恪来。

是日为心一生日(阴历)。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是日为阴历端午节。晨七时，乘人力车入城。访杨宗翰于东养马营宅，送代购西书。未遇。乃至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并编稿。

晚 7—9 偕心一、学淑至北海游步。遇徐英、陈家庆等。

晚与辛之谈。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晨，北大学生李应兆潮安人。来，咨询用功于英文之法。7—9 谈二小时。辛之所介绍者。

下午辛之之女友陈李延生来。2-4 携学淑至西单牌楼购物,在亚北进冰点。次至王府仓 22 号谒鍾殿丞先生,闻将南归,往送行。令瑜病,未出见。姜忠奎移家来同居,亦以不适,昼寝,未能晤。令瑜与姜情好日浓,而无解决之方,遂致郁苦而同患病,恐将陷于《红字》Scarlet Letter^① 之故事也。

归寓后,张昭清来。晚雨。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晨雨,旋晴。心一分婉期迫,昨夜腹中微痛。晨,电请姑母来,而老姨太及君衍夫人亦相随来。

10-12 杨宗翰来谈,旋去。鍾令瑜来,极消瘦。宓见而悲之。谈次,宓声明叔明一节,宓与沧萍本愿助成,并不反对云云。令瑜闻之似颇不悦,宓乃乱以他语。宓对于令瑜事,以热心之故,时为越俎之谋,每招令瑜之微怒。在宓虽存心极善,实蹈出言不慎之讥,颇自愧悔,酌后宜切戒之,不再妄与他人之琐事。当收敛心神,集注精力,保持我之人格声名,进行我之著作事业。要要。又以平日经验,知宓凡遇精力消耗,心神郁闷之日,所思所言所行,必失误而多不良之结果。嗣后遇如此之时日,决静居不见人,不写信。即见人亦决定不发言,不定策。以此日为闭门思过之时,或可减少危害及愆尤,而免心中之痛苦耳。令瑜及姑母等,在此午饭。

下午 3-5 宓乘人力车回校。

夕 6-7 赵万里来。7-8 张荫麟来。

晚 8-10 陈寅恪来。

^① 《红字》,美国小说家 Nathaniel Hawthorne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著名小说,出版于 1850 年。

夜中大雨。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雨。 终日编撰《文学副刊》稿。

午 3—4 张荫麟来。夕 6—7 访 Winter 谈。

晚 8—9 物理系校役王平安来,抄写文稿。

《学衡》62 期出版矣。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旋晴。 终日编稿。

夕与陈寅恪、冯友兰等散步。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半阴晴。 上午 10—12 赴评议会。终日编稿。

晚宴赵万里、张荫麟于小桥食社(\$2.40)。寅恪同坐。又谈至甚晚始散。寅恪力主屏绝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也。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阴。雨。 晨 9—10 访叶企孙,出示钱端升函,为清华接收及改组问题。终日编稿。

晚陈寅恪来。又胡牧来。

西安邮汇已通。但每百元汇费须十三元,又付纸币。每次只许汇五十元云。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9—11 入城。乘人力车,至西单牌楼四如春早餐。

购食物若干,至教场头条陈宅,见君衍兄。知托人拨转款项至西安每不可靠,且纸币之亏折亦同。遂即在陈宅由邮汇款\$50呈父,汇费\$6.50云。在陈宅午饭。

下午二时,偕颐、颢至南月牙胡同寓宅,而陈老姨太及芝润来,姑母已在。夕,偕颐、颢至北海游步。诸人晚饭后始归去。

六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 上午8-10访范文澜于后毛家湾五号宅,并晤鍾伯良,谈。继至中央公园紫禁城河边。李濂镛如约来,谈,进茶点。

下午3-5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七月一日 星期日

晴。 晨起作诗一首。寅恪评曰,理想不高而感情真挚,固为可取。录下。

清华园即事

此局不知何日变,安居长恋旧巢深。
少年歌哭留春梦,堆眼丛残见苦心。
有浊有清多伴侣,宜晴宜雨好园林。
尘昏八表人情恶,茅屋空山未易寻。

是日星期,在校编稿。《学衡》62期出版。中华函催稿,殊愧且急也。
是晚心一生一女,拟名学美。

七月二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十时,范文澜、鍾伯良来。导游观校舍,并访学生马

全整。密宴二君于小桥食社(2.00)。谈至下午三时,别去。鍾君将偕林宰平于七月下旬赴广州。宓拟与同行。

晚陈铨、张荫麟来。

七月三日 星期三

阴。日来颇热。晨7-9入城。西直门外,交通几断,以迎蒋也。宓至王府仓22号访姜忠奎,力劝即日同行赴粤。姜君以黄公函未有招致之词,不肯往,但劝宓往。令瑜未在寓,其尊翁已南返矣。次访杨宗翰于东养马营宅。昨付图书馆代向英国 Blackwell 书店^①购书款\$64.20,内有\$27.00系杨君所应出者,即面付。杨谈次,亦力劝宓速南游,且可避日前清华改组及校长问题迎拒分派之为难。

10-2 偕杨访瞿国眷于西铁匠胡同宅,即在瞿宅午餐。闻瞿述其在宁汉等地之种种见闻。瞿亦力劝宓速南游,谓南京诸友,颇以宓去年之不南下为非是,且不满于宓之尊孔云云。宓心痛无语。

2-3 杨偕宓至前门内上海银行旅行部询船期。又至崇文门内日本国际观光局购定日船天津丸三等船票,付\$25。该船系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由塘沽开行赴沪,须七月七日即由京赴津云。遂与杨别。宓在苏州胡同灯市口等处选购皮鞋,又至万国储蓄会交款。

五时,至南月牙胡同寓宅,见心一等。姑母近日住此间照料。

晚与辛之谈,并函达黄先生及沧萍,报来粤行期。

夜中大雨。

七月四日 星期三

阴雨终日。晨在寓宅编稿。

^① 布莱克韦尔书店,在牛津大学附近。

9~11 冒雨,乘人力车,访张奚若(耘)于景山东街七号宅。据其所述南京情形,则(一)清华当由外交部十之六七。与大学院十之三四。合管。(二)成立新董事会自是正当办法。(三)蔡^①消极,教育权归于李石曾^②一派。(四)中央大学内部之纠纷。

宓归寓细思南京柳、汤诸友,恐亦自顾不暇。彼校方乱,我安能往依之?既不拟迁南京,在粤又不能久留。下期仍决居北京,则行只为访问亲友,联络感情。其于我之职位及事业,毫无裨补,可以断言。靡费劳神,不获静居休息,何苦为是哉?遂决不往。姑母及心一亦力劝勿行,兼之天雨,令人意沮。四时,至崇文门内国际观光局欲退船票。闻局人言,拟再考虑,遂仍未退。

至青年会乘清华公共汽车回校。《学衡》及《文学副刊》稿件,仍未完具,欲行且不得。虽与赵万里议定办法,《文学副刊》编辑事务由彼负责代理,七八两月收入,拟分配如下:吴得百元;张得百元;赵得二百元,公费在内。然宓终不放心。且以《大公报》既重视宓,苟托人代办,情近敷衍,有损后来之希望。且今之局势,日日转变,不如处之以静,且看如何。即使清华不能留居,亦可倚《大公报》之酬金为生活之需,再在城中兼课。不强于奔走播迁于粤宁耶?以冷静之思考,决即不往(即必须一行,且待至八月再定)。惟所欲见之亲友,皆不获谒晤,殊慷慨。而毛彦文亦不得晤谈,尤惘惘也。

① 指蔡元培。

②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参加同盟会。曾在北京创设留法预备学校、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创立中法大学。1925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校长,大学委员会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抗战期间,从事国民外交。1946年复任北平研究院院长。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赴瑞士,后迁至乌拉圭。1952年当选国民党中央评议员。1956年定居台湾。

七月五日 星期四

阴。微雨。 上午赶编稿件。

下午4—6 戴超邀至其宅中。张敬海来，茶会。张现任外交部参事，为筹划接办清华之委员。张之神采不异昔日。而到京之日，即赴顾泰来宅吊唁。此举殊可称。而顾出殡之日，宓亦未往，且未致赠，殊有愧矣。

晚偕叶企孙访 Winter，视其坠山伤足。

七月六日 星期五

阴。 晨7—8 寅恪来，宓告以不南行矣。寅恪赞成。

晨八时乘清华公共汽车入城。至崇文门内国际观光局，退天津丸船票，扣去十分之一之费，取回\$22.50。次至南小街竹竿巷30号寓宅访王鸿韶，电话东局一六一三。未起。与其三兄亦平谈。十一时半，真吾始起，患痔，不能出门。

正午，宓即至北京饭店230室访张敬海。叶企孙来，梅贻琦继至。张邀宓等宴于该饭店之食堂。又谈至下午四时，皆清华校务。遇朱敏章。4—6 乃独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抵校，即至 Winter 处，知己同叶崇智至吴可读寓居之寺中，乃急往访之，（遇陈寅恪）至寺中会晤。Winter 邀宓及叶、吴宴。先至小桥食社，已闭歇。乃至成府之燕林春。归后复至 Winter 室中谈。

七月七日 星期六

晴，旋阴。 晨九时，至 Winter 室中，与叶崇智会晤。十时，陈铨来见叶。宓即在 Winter 处午餐（西餐）。

下午二时半，叶别去，宓亦归室中编稿。《学衡》63期全稿于翌晨寄出。津贴\$100由缪凤林处支付。

晚8-9访赵万里于西院12号宅，并晤朱自清。

晚张荫麟来。

七月八日 星期日

阴。 星期。上午陈铨来谈。

下午寄发《学衡》62期。

晚访 Winter 谈，并弈。

七月九日 星期一

晴。 晨8-10入城。乘人力车电车，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旋出，访梁治华（实秋）于东城大取灯胡同一号宅。谈次，梁欲编印《白璧德介绍论文集》。宓允以《学衡》中各篇译稿付之。

十二时，访张歆海于北京饭店，未遇。乃至欧美同学会午餐，西餐（1.25）。一时后，复至北京饭店访张歆海，仍未归。乃至 Marco Polo 路五号 China Book Sellers 书店观书。遇福开森，寒暄少顷。

四时，至教场头条姑母宅中，遇覃孝方先生。汇款至西安事，君衍兄以托人多不可靠，劝仍由邮汇。

六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写信。

七月十日 星期二

晴。 连日甚热。晨与辛之略谈。

9-10 访尹炎武（硕公）于西安门大街六十五号寓宅，为张尔田先生《后妃传稿》事。尹言词闪烁，殊不可信。即据以复张先生。

10-12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下午陈寅恪来，知己订婚唐氏。又悉(一)校长一席大约必系凌冰^①氏。(二)罗家伦^②来校有所活动云。

晚 7—8 访叶企孙。

归校途中，遇朱君毅离京南下。

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上午赴图书馆，撰《文学副刊》新闻数条。殊觉烦闷不适云。

晚，张荫麟来过。

七月十二日 星期四

阴。雨。上午撰《思想感情之正当态度》文，未完。

下午 2—3 张荫麟、陈铨来。见此稿，谓不宜登《副刊》，乃辍笔。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五

半阴晴。微雨。上午撰稿。

下午 3—4 冯友兰来，催校阅之英文译稿。

晚 7—10 访 Winter 弈谈。

① 凌冰(1894—)，字济东，河南固始人。南开大学毕业留美，克拉克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兼河南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立法院立法委员。

②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肄业。曾参加五四运动，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军。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5月离职，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长。1932至1941年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史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离印去台北，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

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阴雨。上午撰稿。9-10 刘盼遂来谈。10-12 赴图书馆。

下午编稿。连日赶作《文学副刊》稿件。俾八月中得南游宁沪。

因急且劳，故神经疲敝，心境烦郁。而室之前后左右均大树，蝉满其上，终日狂鸣。不特使人心分，不能静思，且刺激耳鼓，益使神经疲敝而激躁不宁。乃决外出，稍事休息。乃于下午3-5乘人力车入城。雨甫止，颇泥泞。至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等盘桓。

晚与辛之略谈。夜中大雨。

七月十五日 星期日

半阴晴。星期。晨八时至西城前英子胡同12号，访刘雨若，并晤徐际恒先生。徐先生出示论国都宜设北京文。又和必《落花诗》一律，录稿中。

九时半，至滨来香，遇赵元任夫妇。乘公共汽车回校。

作诗一首。即以红笺写送寅恪。诗如下。

贺陈寅恪新婚

廿载行踪遍五洲，今朝箫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望门耆德媿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女士为昔台湾总督甲午起兵抗日之唐公景崧孙女。现任女子大学体育教员，故五句云云。

十二时，至南院赵元任宅，赴陈寅恪招订婚喜筵。座中遇罗家伦。席间饮酒颇多。寅恪以宓贺诗传示众宾。至下午四时始散。宓特易新衣而往，颇有兴致。宓昔年完婚，一切草草从俗。无良友襄助，亦无一人作诗文贺我。当时一己诸事未谙，只觉毫无趣味。今始感觉乘机追欢之必要，与人生感情兴趣之可贵。而已时不再来，且见白须矣。可胜叹哉！

下午4—5 陈铨来。

夕6—7 余上沅^① 来，初会。

晚7—9 访 Jameson。先与其夫人谈，继与 Jameson 弈。

是日未进晚餐。

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读 Wyndham Lewis “Time & Western Man”^②。

10—11 刘盼遂来，携诗备选登。

11—12 赴评议会，悉北京外交部接收委员会，将派员来接收本校。又悉各方荐任清华校长者，有三十余人之多云。

下午昼寝。编稿。

夕6—10 宴赵万里、张荫麟、陈铨于成府燕林春，饯送陈铨游美。

晚燃烛读书至十二时始寝。

① 余上沅(1897—1970)，笔名陈时，湖北沙市人。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西洋戏剧文学及戏剧艺术。1925年回国，曾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1927年任上海新月书店经理兼编辑，与赵元任等组织业余小剧院。1935年随梅兰芳剧团赴苏联演出。回国后，在南京筹办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教授。1949年后任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9年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② 英国画家、作家 Wyndham Lewis 万德翰·刘易斯(1882—1957)著《时代和西方人》。该书为艺术评论，是对现代艺术的抨击。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 颇倦。上午读书。

决以碧柳诗集,分卷登《学衡》中。然后即交中华代印专集,如《学衡》式,俾费省而事易举,可望于一年内刊成。至宓诗究否发刊,当再斟酌。

下午昼寝。入浴。

夕七时,陈寅恪偕唐女士来答谢,略坐即去。

汪懋祖还借款一百元,即以转付中华(京局拨交)为《学衡》64期津贴云。

七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上午10-12赴评议会,举郑之蕃为下年书记。宓得脱此役,幸甚。闻唐悦良^①已以(一)凌冰。(二)张歆海。(三)罗家伦推荐于外交部长,备选为清华校长。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

终日译稿,颇劳倦。

晚与邹穆峰^②。君弈三局。

陈之颖表弟昨函,请假款\$60为回陕路费。未及复。是日上午9-10之颖来校,云已得职事。将往芦台运局就职,贷\$30去为日前川资及用费云。

七月十九日 星期四

阴。 上午9-10访叶企孙。十一时半,赴赵元任宅。是日正

^① 唐悦良(1890—),广东中山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留美,普林斯顿大学硕士。1915年归国后,曾任清华学校讲师。时以国民政府外交部常任次长代理外交部部长,1928年11月复任外交部常任次长。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北平市外事处长。

午在赵宅与诸君公宴钱端升、张耘夫妇、金岳霖、Lilian Taylor^①等，共二三桌(每人费\$5.26)。此会为赵元任夫人发起，拟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由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但是日亦卒未提起。但闻钱、张二君述南京大学院、外交部对于清华之态度而已。下午七时，始散。

晚张荫麟来。

以\$50汇呈父，西安邮汇费已减至9%云。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五

半阴晴。上午9—11赴图书馆阅报。

11—12叶崇智来。温源宁来。

正午宓邀叶崇智至小桥食社午餐(2.30)。

下午2—5陪温、叶二君在Jameson宅中叙谈，并进茶点。5—6叶君别去。陈寅恪来。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半阴晴。昨夜又思赴宁沪一行，专为探访亲友，联络情谊。以此后恐难得暇，且尤难得《文学副刊》预先编成四五期之成绩也。至若为职业事务起见，为个人及《学衡》利益，则此行早宜作罢，此行必无丝毫益处。且即柳、汤诸人亦未必皆能见着。惟(一)省亲。(二)访毛彦文取得小说材料，则必可做到耳。此行志忑已久，不如径往，虽有损无益，亦聊慰不安静之心而已。

晨8—9乘清华公共汽车入城，至府右街盔头作七号宅，电话西局九九一。访钱端升，未遇。

^① 莉莲·泰勒，金岳霖之美国女伴。

9-10 在东养马营宅,访杨宗翰。仍劝南游,且劝赴粤。

11-12 访范文澜、鍾伯良于后毛家湾寓宅。悉鍾君与林宰平志约。已决乘天津丸三等舱行。一切甚合宓之情形,决与同道。

正午,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下午2-5 出钉书,汉花园双义和号。次至崇文门内日本国际观光局欲购船票,而不办公。乃至东单牌楼某店进冰点。又至苏州胡同购皮鞋二双(\$13)。次至西城太平仓菊儿胡同一号宅访李瑞峰,悉爹处近情。即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夕雨。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半阴晴。 星期。晨8-10 乘人力车回校,晤陈寅恪。

下午赵万里来。编稿。

晚7-8 沈有鼎来。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 终日撰译文稿。

上午罗天枢研究院学生。携吴其昌函来。又10-12 陈寅恪陪梁实秋来。

下午1-2 冯亚麟来,商就学或遣归事。

晚发出《文学副刊》32、33 期稿。

6-7 叶企孙来。

日来颇忐忑,现决南游,不更计较利害矣。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阴。 晨8-9 乘汽车入城。

9-10 访王鸿韶于竹竿巷30号宅。劝宓游粤,谓珠江流域之人

较可信赖，应与结合。较长江上下游人为胜也云云。

12-3 至北海仿膳社后门之西。赴瞿世英菊农，常州。招宴。又晤冯友兰、张广舆^①二君。

3-4 在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盘桓。五时拟回校，至太平仓。复乘原电车返，仍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宿焉。

夕及晚大雨。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上午 8-10 乘人力车回校。编稿。

下午 2-3 林志钧^②来。来，悉鍾伯良之父为人戕害，约宓为伴同赴粤。宓漫应之。又梅贻琦来，未及谈。

晚 7-8 孔繁露来。晚仍编稿。

又夕 5-7 胡牧来，并在此晚饭。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 仍续编稿，并略检行李衣物。以 \$ 200 汇沪备用。又以 \$ 50 呈父(汇费仍 \$ 4.50)。

上午，李辛之来，住此间。正午叶企孙来。

下午 5-8 宴赵万里、张荫麟于室中(2.20)，交代《文学副刊》事。

夕钱稻孙来。

此下南游之经历闻见，均见《南游日记》(另册编存)。

① 张广舆(1895—1968)，字仲鲁，河南巩县人。清华学校肄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工业管理。曾任河南大学教务长、清华大学秘书长，河南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总务长，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南游日记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补捡衣物，与辛之同早餐。待梅贻琦直至 10-11 始得见。梅囑到宁有消息即函电报告。并以(一)组织新董事会。(二)防李石曾派之侵入为维持清华之大方针云。

11-1 乘人力车运行李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下午 2-4 携学淑历访(一)姜忠奎属令瑜未值。(二)杨宗翰(三)刘雨若于其宅。

4-6 在姑母家盘桓，呈付学美满月汤饼筵费 \$ 12,000。又借表一枚。见王保和。

6-8 宴徐际恒久成。先生及刘雨若于西长安街忠信堂。

8-9 携学淑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一)水木清华物外春，读书适性养吾真。

重来一梦三年觉，入市忽惊世局新。

(二)亲知天外望绸缪，乍喜偷闲泛海舟。

寄语鸳雏休浪拟，谋身不系此时游。

(三)几回欲去意迟迟，多恐归来异旧时。

山色湖光盈几案，眼前风物系情思。

(四)北来冠盖盛如云，国步新更世益纷。

独有书生甘寂寞，草玄未就力空勤。

(五)幽居终岁似孤僧,坐对晨窗又晚灯。
嚼饭哺人难自益,苦劳心力事编营。

(六)平生但恨读书少,如树无根水绝源。
安得深山十载住,枕经菲史非虚言。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上午8—10赴双义书店(汉花园)取装订《学衡》一册。八角。又在东安市场肆中购袜、裤、草帽等物(3.00)。

10—11访王鸿韶于竹竿巷30号寓宅。11—2韶邀宓及其三兄亦平鸿均。又范蓁君渭渔。在北海漪澜堂宴叙。下午二时毕,复以所乘汽车送宓回南月牙胡同寓宅。

夕及晚,与心一盘桓。

(七)朱户树阴夹广路,绮窗花影映阶除。
卜居终爱北都好,何似南中溢且淤。

(八)燕云列代帝王都,却寇威夷诮霸图。
岂意功成革命日,偏安江左计何愚。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早起,7—8李辛之送宓乘人力车至东车站。携黄箱及绒毡一。辛之购票送宓上火车,三等(\$2.20)。

八时二十分开车,约近正午抵天津东站。宓乘人力车至大公报馆,始悉季鸾赴北京未回。宓晤胡政之。又以《文学副刊》34—36期稿交付何心冷。馆人亦无接待之意。

宓以电话询英界马场道刘宅，林志鏞电答，谓其兄(宰平)今日下午四时即赴塘沽上船云云。电话不清。宓乃电询梁任公宅，悉宰平住新旅社。即步行至新旅社访之，而社中人云已搬去。宓乃在旭街之三津春饭馆午餐，进面及饺。时天热人倦，至为不舒，翻悔不应出游矣。毕，2-3乘电车至东车站。下电车时，为人踏吾后襟，致将纺绸长衫扯裂。津人猾很，绝异北京。初出门，即思在家乐矣。在站询悉赴塘沽火车下午五时开。乃复归大公报馆，开箱，另取长衫易之。竟于此际将雨衣遗弃于大公报馆楼上编辑室中，亦由心乱之咎耳。^①

旋林宰平来，得悉一切。乃于3-4以人力车携行李至东车站。在候客室中，晤鍾伯良、邹斯栋二君，均同伴赴粤沪者。

4-5林宰平及志鏞兄弟来，购车票(二等至塘沽\$1.40，由宰平垫付)及运行李等事，均由林仆代办。又遇段懋澜君，现充傅作义警卫司令部秘书，并送宓等上火车。

五时车行，六时半抵塘沽。以人挽大车运行李至码头(\$2.00宰平付)又搬入天津丸(付\$1.00亦宰平付)。宓等步行至船中。三等舱在舱面之下层，为日本房屋式之大地床，重席为茵，备草枕及电扇，甚整洁舒适。饭食虽为日本式，亦极鲜淡可口。侍役(日本)尤勤干明敏。

夜中热甚。又以装货震嘈，未能酣眠云。

(九)出门方羨在家舒，乐事无如静读书。

既苦炎天空踟蹰，复遭凌践裂裳裾。

^① 作者后于此处加注：(其实未遭，在舟中误置友人箱中。写时以为遗失，误矣。)

(十)夕阳村落马羊牛，蜀黍芸黄尚未收。

散卒颇忧成匪患，天时却喜助农谋。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在天津丸舟中。下午一时启碇，出海，顿觉凉爽。海中景色至可乐，而风平浪静。

晚与宰平至一等舱面，晤其同乡曾仰丰君。又与沈从文^①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湖南凤凰县人。

是夜眠极适，精神已复。

(十一)飞机彩画列盐田，白鹭双翔近海天。

愿纵闲心成旷达，年来俗事太拘牵。

(十二)广舱一室卧纵横，藉地为茵软且平。

时共饮食恣笑乐，又缘割据起纷争。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在天津丸舟中。

晚作诗数首。夜中多杂梦。夜半抵青岛口外停泊。舟中有褚尔

^①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高小毕业后入伍，1921年脱离军籍。后赴北京读书。曾任香山慈幼院编辑，香山教育图书馆职员，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1929年主编《红黑月刊》、《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后任中国公学教员。1930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31年任青岛大学教授。1933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周刊》。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至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恩者，携眷行。其妻系半新式，颇妍丽，哺乳半岁小儿，颇尽心，有类心一。而儿之丰硕可爱，又不啼哭，则非吾家所可及也。

(十三)碌碌衣食商转徙，喁喁儿女话恩情。

缘何大事来斯土，便忍轻轻了一生。

(十四)大陆已无安乐地，轻舟便是性灵乡。

忘机暂许求真我，不畏旅途寂寞长。

(十五)熊熊白日茫茫海，晴光丽景非阴霾。

陈编忽触厓山事，殉国君臣最可哀。

(十六)旭日浴波将坠时，彩云蟠结万千奇。

缥缈楼台飞栋宇，庄严狮象斗蛟螭。

(十七)东西对映海波明，日未沉时月已生。

富艳清幽美各极，刚柔动静事相成。

(十八)青天碧海浮明月，曾照百千亿万人。

久对便如惟属我，此时相望最情亲。

八月一日 星期三

晴。晨六时，舟入青岛港内码头停泊。宰平携邹君上岸游观。宓及伯良留舟中。宓旋登陆，至邮局，寄函，即返舟。至宓致庄士敦快函则托宰平代发云。

读《广州通志》前事略一册，完。记要点如下：(一)广东素为蛮武

不屈，尉佗而后，每值全国鼎革，辄能划疆自为国。势力日及于湖湘一带，甚或长驱而北，进窥中原。足征近年之北伐成功，非偶然也。其形势颇类近今之辽沈。（二）粤人雄武，而乡勇团兵捍卫地方，剿除贼寇尤为得力。宋末，值崖山之变，乡兵却元师，著大功。而鸦片战役前后，乡兵已以讨除三合会等会匪建立勋绩。盖尚在曾左练湘勇以前。而鸦片之役，使林公在位，合官兵民兵之力，亦甚可拒英人。观当时政府调度，任琦善、奕山等人员，殊可愤也。

下午四时舟行。

八月二日 星期四

半晴阴。在天津丸舟中。

夕行近茶山，诵碧柳《烟台杂诗》。

晚十一时，抵吴淞口外停泊。

八月三日 星期五

阴。雨。晨6—7舟入黄浦江，至杨树浦黄埔码头停泊。宓与宰平先登，乘电车至一品香旅社，定居七号室。乃偕栈役至舟中，而以误下电车太早，应于10站下。奔走费时。又值天雨，到码头，则行李已均移置陆上。脚夫及该地流氓，逼勒索卖路资，颇为所苦。以二马车，冒大雨，运行李至一品香，已过午矣。

下午1—3黄华来谈，劝赴粤。

3—4冒大雨，乘人力车，送邹斯栋至南成都路桂鑫里749其叔邹范文处。在该宅稍息。4—6谒张尔田先生于贝勒路同益里二街九号。先生以印《后妃传》事相托。就西砖胡同文楷斋刻字铺调查。张先生云，“仁为高等之爱。礼为感情之合法的表示。”可谓名言至理。

又晤张东荪^①，谈时局。

6-7 在市中理发修面。

7-10 谒母亲大人于宝山路鸿兴坊东一衡元字九号，并晤七舅等。祥弟新妇叩见，付以\$20为见面礼。

十时仍归一品香宿。

八月四日 星期六

阴。雨。晨告宰平，言有不赴粤之意。今夕必赶回决定。即至火车站，乘8:05A.M.火车(三等2.60)行。

下午12:30抵杭州城站。雨不止，即乘人力车至湖滨路七衡一号宅，访毛彦文。相见甚欢。2-5在其宅中谈。进餐对酌，并屡以果点饷客。所谈不悉记，具于诗。

5-7至邻近湖滨路平海路。之沧洲大旅社37室暂息。读彦两年前前与毅之长函，分钉四册，甚感动。

七时后，至彦宅。进晚餐，仍酌酒。至十时半始归旅社宿(\$1.20)。此次南来，诸多令吾失望，惟与彦畅谈，乃极快慰之事，益爱重其人。

八月五日 星期日

晴。星期。原约与彦游西湖，而夜中二时半即醒，不能成寐。

① 张东荪(1887—1973)，字圣心，浙江余杭人。留学日本。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总编辑，上海中国公学兼教授。1919年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7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勱等创立国家社会党。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教授。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同盟。1946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及天明，乃变计不赴粤。而偕友伴景昌极等。再来西湖留住，以旬日为期。俾得与彦多晤谈，怡情适性，一洗终年劳忙烦闷之苦。遂于6-7至彦宅。不叩关，留函。告别，并约重来。即至城站乘7:40A.M.火车(三等2.60)至上海。而误在南车站下车，辗转抵一品香已下午二时半矣。

3-5 吕昌谷凡。黄华来谈。宓以\$50付谷凡，助其家用。盖谷凡目前实困甚也。

5-6 宰平归来，宓告以决定不赴粤之意。6-10 赴张东荪招宴于其宅。张歆海亦在座，并有孙德谦、张尔田先生。毕，东荪导至楼上，观其所藏哲学书，及译柏拉图稿。宓请登《学衡》，允之。

10-12 归一品香旅社，与宰平及其公子收拾行李。宿焉。

八月六日 星期一

晴。晨7-8运行李至鸿兴坊家寄存。侍母谈，母述倩妹临歿及以潜昭表妹为清生继室事，不免伤心。旋出，乘8:50快车(三等2.90)赴南京。

下午四时抵下关车站。遇孙云霄。乘汽车入城(\$0.60)。先至居安里前16号，访锡予于其宅。夫妇均不在。次访罗清生于鼓楼北二条巷旧汤宅之平房。寓。次访缪凤林、陈钧于中央大学即旧东南大学。教习房。次访童锡祥于一枝园36号宅。以上均未遇。时热且饥疲，意兴索然。追念旧游，不胜今昔沧桑之感。出中央大学门时，卫兵且欲搜检行囊。卒乃另乘人力车至新桥胭脂巷27号陶宅访周光午，未遇。幸得宅中某君详告光午之情况。乃复乘车至旧粮道衙门首都卫戍司令部。守门卫兵阻难，几经交涉，乃得见光午，甚慰。光午邀宓至夫子庙小乐意馆便宴。宓因约光午伴宓赴杭游息。

晚9-10乘人力车再至鼓楼北二条巷访罗清生，未归。其男女

仆人坚不开门，宓不得入，愤甚。乃复至汤宅，幸锡予夫妇已归，即宿其宅中。与锡予谈至一时半始寝。今日所见情形，大率南京甚乱，政治固纷纭扰攘，教育亦然。中央大学尤为复杂。锡予可留，楼光来已辞院长，而缪凤林在所必去。至聘宓来此，更成过去之事矣。至若《学衡》之事，虽曾会议组织，而（一）锡予等仍望宓来此，为总编辑。（二）黄侃等之加入，乃为其在中央大学之地位与权利，非真有卫道救世之热心。以此二者而言，宓此来可谓毫无意义及益处。然已早定主意，南游不为实利，只为访友适情，则亦无所吝也。

八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以二事托锡予代办（一）赴金陵女子大学谢卫鹏女士处取彦寄存之箱，中藏信函日记等。（二）以\$20储存上海商业银行，学淑名义，每月一元。兹存至明年五月份止。折交锡予，以后续存。

9-12至中正街，火车站东审计院。谒爹爹大人谈时许。晤谈善吾先生。发已白矣。又与同乡史静轩渭南人，旧在南京刘宅见过。谈，述蜀中情形，甚久。又晤同乡数人。

12-2至北门桥大中华饭馆（旧日之邮局）赴锡予招便宴，并晤罗清生。

2-6在锡予宅中与缪凤林谈，周光午来。函景昌极约赴西湖。

6-7偕锡予、缪凤林至花牌楼平乐粤菜。饭店，辞罗清生招宴。并邀罗清生、楼光来同赴夫子庙金陵春周君南招宴。座中并有第四十军长毛炳文等。君南欲办报，此正可用其所长。惟欲以《学衡》改办，则非也。

晚10-11偕周光午同至罗清生宅中宿。

是日胡稷成、彭先捷访宓于汤宅，未遇。又童锡祥留住一日，招宴。亦请锡予代辞却之。

八月八日 星期三

半晴阴。晨6-7偕周光午乘人力车至下关,遇曹美恩于车站。乘7:25A.M.火车(三等\$2.00)行。

下午1:30抵苏州。即乘人力车入平门,至葑门内望星桥东境16号王幼农十伯宅。膳,并侍十伯久谈。十伯命以(一)邢瑞生世丈遗稿带回细加校阅。(二)代购《清史稿》一部。(三)《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寄阅。又谒见五姨,并见诸表弟妹。

夕6-7次斌夫人季湘月导宓至近邻博习医院院长李广勋院长宅,见李夫人,并见朱君毅。宓坚请介绍一见成言真女士,毅卒允之。由李夫人为划策。毅先往,宓与湘月继之,至天赐庄八号成宅,见成言真及其母妹舅母等。略坐即辞出,归王宅晚膳。以\$6.00为礼,留王宅送交毅。

晚8-10侍十伯谈,即寝。昨日宴于秦淮河畔,宓所素畏,遂致腹泻。越二日,乃全愈。

八月九日 星期四

阴。晨辞十伯等。偕光午至车站,乘9:15火车至上海(三等\$9.5)。遇清华学生朱保雄于车站,遂同伴至沪。朱君且送宓等至四马路振华旅馆91号房居住,并晤柳翼谋先生。饭后,朱君辞去。

2-5偕光午外出购药。在三马路浴德池浴身。雨,归振华旅馆。在柳先生室中晚膳。与柳先生谈,述中央大学一年来情形。

晚九时寝。

八月十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与光午在柳公室中早膳,谈。柳公谓宓之诗稿

可刊印。又劝宓多作古诗。纯熟之后，乃以古诗之意境句法，用之于律诗，成为疏放流畅之体，庶可有成云云。

9-12 外出。宓先至北京路 100 号江西路转角。四层楼纬成公司驻沪办事处，访心一之表弟章启迪君。心一托事。以已赴南京，留片而出。次至四川路 114 号中国旅行社探悉北归之舟只有天津丸(二十三日，由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开)，日期最合，决即乘此舟北归。次至圆明园路 11 号黄华律师事务所，托垫款代购船票。宓所汇存黄处之款二百元，已尽数取来用出矣。出遇陈宏振于途。归振华旅馆，柳公邀同光午至三马路美丽川菜馆宴。柳公谈颇豪。

下午 2-3 至鸿兴坊家中，母命在外祖母灵前拈香。3-5 祥弟伴宓至麦根路 40 号宅谒怀先大兄。祥弟先去。宓久谈，乃乘电车归，至振华旅馆。

谷凡来。即在馆中晚饭，至夜八时乃去。谷凡日间困极，又向宓假十元去。夜中大雨。早寝。

八月十一日 星期六

阴雨。晨偕光午至火车站。宓独归鸿兴坊家中取行李，未及与母细谈。再至火车站，与光午乘 8:05A.M. 火车赴杭州。雨不止。

十二时半，抵杭州城站，遇陈麟瑞^①。毛彦文来站迎候，乃同至其宅。旋宓及光午改先赴沧洲大旅社，定居 38 室。易衣，休息。2-3 时，同至彦宅午膳，进酒及桃。宓述见毅及成言真事。

3-6 偕光午沿西湖步行而北而西(有汽车路)，经断桥、平湖秋

^① 陈麟瑞(1905—1969)，笔名石华父，浙江杭州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研习戏剧；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曾任上海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建设》杂志副总编。

月、美术院而至西湖公园。现改中山公园。入内游览。此为昔年与心一旧游之处，尚能追忆情形。乘小船回至湖滨公园。小洋六角。6—7 在旅社寢息。

七时半，偕光午至彦文宅中晚膳，进酒果如前。九时半，宓命光午先归，宓仍留谈。彦出示其日前拟致朱斌甲书，并述甲对彦之情事及甲婚后之景况。宓以《诗稿》中有关系之作指示彦。谈^①至十一时，乃归旅社宿。

夜中雨。

八月十二日 星期日

半阴晴。 星期。晨九时彦来访，略坐即去。约下午游宴。宓以《南游杂诗》22—32 抄示彦。

上午，在旅社补作日记。

十时彦派仆束取应洗之衣，衣已交馆人，以三帕付之。又送来墨水。

在旅社午饭(0.40 each)。

下午二时彦偕其妹毛辅文及妹丈徐葆炎来。雇一舟，约宓及光午同游西湖。遇毛子震及其妹毛复和、妹丈叶□□等，另乘一舟，同游三潭印月、苏堤、刘学询。庄各地。五时彦患头痛，乃散归。

在旅社休憩。晚七时半，彦遣仆束招，乃与光午至彦宅中晚膳，仍进酒。8—10 偕至湖滨公园散步，并坐谈。彦述毅及彦家中情形。及彦母昔年预以田产为赔嫁，交托毅父管理，及其他情事。彦之注重旧伦常道德，行事之尽情尽理，更于兹可见也。

^① 作者原注：所谈甚繁，括以二义。(一)发乎情，止乎礼。(二)事实与感情，不得不分开。

十时散归，至旅社宿。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早餐后，偕光午于上午八时出发，绕湖南行(左方)一周。经柳浪闻莺、钱王祠(苏书表忠观碑在内)而至雷峰塔遗址及南屏晚钟。途次跋涉田中，几于失路。由是乃沿苏堤北行，经净慈寺、苏堤春晓、曲院风荷，而至蚕桑分校旁之杏花天酒菜馆(秋心楼、吴芝瑛题)进午餐(\$2.00)，食五柳鱼、莼菜等。

餐毕，沿湖而东，游岳王庙、凤林寺、秋瑾墓、风雨亭、武松墓、苏小墓。登葛岭。由葛岭山庄入，及半(可窥全湖)而下，更沿湖行，经新新旅馆、保俶塔、弥勒院(兜率寺)、宋春舫之春润庐等，至断桥之终点，遂合于十一日所行之路。复南行沿湖而归旅社，时下午二时也。今日均步行，身体颇畅适。

3-4 光午外出购物，宓独在旅社。彦来过，云朱家骅(民政厅长)已辞职等情。

晚七时半，彦派人来招，即偕光午至彦宅中晚饭。仍进酒如前。饭毕，彦之同事李君过访。李君去后，宓等亦辞归，时十时也。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二

半阴晴。晨光午以假满期别去，即归南京。

七时半，宓独出。乘人力车沿湖北岸行(\$.35)，至灵隐寺山门。步行入内，探老虎洞(有诗)，过春淙亭，观飞来峰。经一线天、壑雷亭、翠微亭，而入云林禅院，即灵隐寺之别名，观寺内大雄宝殿罗汉堂(有诗)。

由寺内，沿石径，登韬光(时已 10A.M.)，至观海处，即吕祖之炼丹庐。亭联为陆祖亮书宋之问句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

路长竹插天，万绿丛中，磴道一线，曲折而上，旁有深沟，山泉琤琮，至为凉适。而以竹筒引水，长或十馀丈，实天然之水管(pipe)。此间风景，为日来所历最称心处。

再上，登北高峰。未造其巅，即下。十一时，归至灵隐寺山门，在鼎元处酒菜馆午餐(\$1.00)。

十二时，沿石道，步行至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直抵法喜寺及上白云堂。香火虽盛，无足观。惟万竹插天，山泉潺湲。时微雨。自诵李思纯“细雨簷與天竺路，只应山水慰餘生”。及其他诗句，亦足销魂。

下午晴。归至灵隐寺山门，步行循原路返。又游清涟寺，即玉泉观鱼处。继游其左近之灵峰寺，失路，问于农妇，以尚远，乃止。返至岳王庙前，乘公共汽车(\$.20)至湖滨路，归旅社。

下午3-4在平海路三星池浴身(\$.40)。归旅社休息。景昌极、浦江清均不来，亦未复函，可叹。晚七时半，彦来(以客久坐故来迟)，邀至延龄路新生社(妇女所办。一切职员，除厨司外，均女子。)进西餐。见其主持之女职员数人，旋由女股东兼职员王君代付账(\$3.40)。谢之而出。偕彦至湖滨公园散步。

9-11在彦宅中叙谈。彦出示朱斌甲之长函等件。又谈彦之职事问题。决暂不就胡小石^①君所荐芜湖之聘。

十一时，归旅社宿。光午既去，宓独居，乃复迁至37室，每日房金\$1.20云。

①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号倩尹，浙江嘉兴人。清末入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武昌师范大学、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授。1939年秋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三

阴。雨。晨九时，彦来。旋去。十时，又来。邀同出，车夫随从。乘人力车至清波门外杨庄湖边(\$.20)。雇小舟，至法公埠。上岸，入许庄。观荷花，品茗，采莲蓬食之。又至高庄午餐，均彦作东。进酒及鱼菰等。

下午，又乘舟至汪庄游览。雨不止。彦述幼时情形及脱嫁方氏之始末，较必昔所知为详。舟至清波门外原地停泊，登岸。彦赴署办公。必乘人力车返旅社(\$.10)，已下午三时矣。

下午，昼寝时许。接景吕极、浦江清函复，均不能来，亦不足介意。夕雨甚剧(有诗)。

七时后，彦遣仆来招，即至其宅中晚饭，仍进酒。谈胡小石等家庭情事，不悉记。九时半后，归旅社宿。

八月十六日 星期四

阴雨。晨九时出，乘人力车(\$.40)由南屏山路(过张苍水祠墓，不能入)沿田量司岭汽车道，而至虎跑山之定慧禅寺(即虎跑寺)。

10-11下车，步行入(有诗)，至定慧禅院(虎跑泉)及其旁之济颠祖师塔院游。除宋苏米碑字外，无足观。出，拟至真珠泉等处。而以误取道，遂经小天竺而至钱塘江岸之金童桥(近闸口)，沿江岸西南行，观六和塔。经之江大学，而至五洞桥。时雨大至。必至人家檐下避之，衣履多湿。既又前行，至徐村，雨又至，再入人家避之。已而从一农人夫妇(并携子女)由山径小道赴理安寺。右路颇泥泞，已行近该寺，而闻农人言，前途须赤足解袜渡涉溪水。乃辞农人，由原路返。行久之，归至金童桥。悉汽车时尚远，乃更东北行，至闸口火车站，悉火车之时更远。遂废然再归至金童桥，在一茶馆中小憩。时下午二

时,奔走久而且疲矣。

2:50P.M. 杭州富阳线长途汽车至,乃乘之\$.30。至涌金门外下车,步行至平海路颜明理发馆剪发修容。即归旅社寝息,时4P.M.也。

接黄华函,知天津丸船票(三等,二十五元)已购。但开行之期为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前中国旅行社人云二十三日者妄言耳。必急思回校料理诸事,今又迟行三日,殊非得已也。

夕7:30P.M.彦来,邀至其宅中晚餐,仍进酒如前。谈至十时后始归。彦历述十年来各地之人对彦倾慕而致爱情或径求婚之事。不及详记,亦类小说中故实也。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五

阴。晨六时半,雇人力车(\$1.40)乘之,绕湖南西行。经张苍水祠墓(未能入)入山,游石屋岭,大仁寺(石屋洞、乾坤洞),而至烟霞洞。车夫寄车山麓,步行导宓上山,游烟霞洞(洞前刻“仙岩”二字于石)。寺僧甚势利而事结交,必来则未招待。楼壁上纱笼玻框,悬胡适之新旧体诗。而柳公所作之七律(……因依水石三间屋,消受江湖万里天。……载《学衡》中)一首,则未题留。由是经烟霞岭、翁家山而至龙井寺。次至附近之丁家山,为产茶之小镇,于此进茶点。小雨。拟游九溪十八洞,而肆主妇言涧水昨涨,冲塌桥屋,道路不通,乃止。遂由杨梅岭、宏法坞,而至理安寺。寺外有吴兴周氏经塔及鹤涧亭。寺前景甚幽深,寺内则不足观。复循杨梅岭原路而至烟霞洞前山麓。由是乘车依原路归旅社。时方正午,寝息。

下午2-4乘车访褚凤章、李熙谋二君于东平巷26号蒋寓。李外出,得见褚君。次至黄醋园七号(原三号)陈宅。访心一家人。心一母来启关,与心一父荀卿公谈时许。老太太因病重所未见。而烈

勋则以链絮置一室，亦未得见。苟卿公亦病腰脚，不能出门。其家所遭，殊多不幸，而宓则更多异感矣。心一母以面款客。

四时后，即辞出。雨，乘人力车归旅社。抄理诗稿。黄华转来庄士敦函，介绍宓到香港见 His Excellency W. T. Southern, C. M. G.,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 House, Hongkong^①。庄士敦君意殊可感也。

晚七时，彦来，即同至其宅中晚膳，仍进酒如前。谈至十时后，归旅社宿。彦出示朱曜西等致彼长函，宓以《南游杂诗》续作三首赋赠彦并留别者抄付彦。朱斌乾、朱斌泽来访彦，少坐即去。

八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稍热。晨约七时，出。步行，经断桥、白堤而至孤山，绕孤山行一周。细访所有之坟墓、祠庙、人家、公所等。计所到者为平湖秋月、陆宣公祠、林社、林迪臣墓、林典史墓、林和靖墓、巢居阁、放鹤亭、冯小青墓、马菊香墓、云亭（粤人某之生圻，盖富者也）。复转而至平湖秋月，历访罗苑（现为国立艺术院，壁悬林风眠等人之画）、苏白二公祠、三贤今祠、浙军昭忠祠、中山公园（旧西湖公园）、省立图书馆（文澜阁，未开）、朱文公祠、左蒋二公祠（今为市党部占用）、西泠印社、广化寺、俞楼、盛祠等，直至林处士墓旁山上之财神庙。由是折而由原路归。惟四照阁则未得见。

今日之游，多十一日所曾历，但未及细视耳。

十一时半归旅社午饭。

彦来访一次，未遇。寝息。

^① 香港，政府大楼，行政官员，第三级圣·迈克和圣·乔治勋爵士 W. T. 萨瑟恩阁下。

下午2—3赴三星池浴身，归旅社。适值彦来访，告宓以中央大学院以孙科呈辞，即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之消息，已见杭报。闻之颇不舒。然此亦意中事，姑俟仍依原期返清华后再察情形而已。一句游乐，本思忘世，乃复牵人事。又值故巢生变，殊扰客心而减清兴。然此来可慰彦，已约过毅婚期后始去杭，仍当无所变更。急归恐亦无益也。

3—4 褚凤章、李熙谋二君来访，亦以清华校长消息见告。又以潘承圻、张可治住址示知。宓到杭本拟不访一友。只以彦宴客之故，乃访李、褚，遂多牵绊矣。

夕抄理诗稿。

晚8—9彦来，邀赴玛利女西餐馆晚膳。该馆实系男子主办，仅用女侍者17人而已。彦谓平日虽亦赴宴会，然绝未与一男友独出。日来偕宓赴餐馆等处，颇为人所注意，尤以相识妇女为甚。幸识宓者少，而宓又只留旬日，故不足计也。

九时后，送彦回宅。宓即归旅社宿。

八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是日彦忙于党员登记试验。宓在旅社。

9—11 岳丈陈芍卿先生来，谈家人病及杭州旧事。11—12 邀宓在附近之三义楼酒馆便宴。又在湖滨公园游览，即别去。宓十二时半归旅社寝息。

下午3—5访彦，未遇。乃至平海路29号（即毛复和寓所）宅访张可治。张君述南中政治教育实情甚悉，颇不满意。宓归旅社后，五时半至六时半，至彦宅中晤谈。

六时半后，独在湖滨晚眺，（有诗。）七时一刻，赴杭县路聚丰园，彦招宴。客为李熙谋（未到）、潘承圻、褚凤章、潘女士、民政厅科员。徐

葆炎、彦之妹丈。毛辅文彦妹。诸人，饮酒颇多。席间谈及萧慧裳女士被夫贪财谋杀事（已见京报）。十时散，归旅社宿。

八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 上午8-11在旅社撰《文学与女性》一文，白话，约2400字。为彦所主编之《每周妇女》本期已届发稿期而材料缺乏，故特允撰此篇以充塞篇幅也。署名王志雄。十一时，送至彦宅，未久谈，即返旅社。

张可治来。又许震宙、陆燮钧来。

12-1张可治招宴于劳伦斯 Lawrence 西餐馆。毕，乃由张、许二君陪宓同乘人力车至葛岭下菩提精舍后乐庐，访潘承圻。即在其室中坐谈。至四时后，乃同出。步行至岳坟前，由此循山径登栖霞岭，访紫云洞。时方五时，宓意尚欲至黄龙洞等处，而以诸君倦怠，又必欲陪宓，故只得作罢。

与潘略作私谈，以彦在工校任课事托潘照顾，潘允之。遂与许君别，偕张、潘二君至新新旅馆休息。是夕李熙谋、褚凤章、潘承圻三君招宴于此，进中餐。座客并有彦。九时彦先辞去。宓托言明晨即离杭，以免诸君陪待。十时散。

宓归至旅社，未入门，即至彦宅。与彦略谈，告以明晨离杭乃系托辞（彦谓彼已悟），及潘、张所谈关于彦事。即回旅社宿，时十时一刻云。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 是日为阴历七月七日。即朱君毅与成言真婚期（是日彦又请假一日）。上午9-12在彦宅中坐谈。先是必请彦以与毅来往旧函一箱付宓为小说材料。至是彦检点交付。复取函一一重阅，感

极泪下，入室哭泣久之乃出。旋拟一电致毅，文曰“苏州天赐庄八号成宅朱君毅鉴。浔水永清，郎山安在？此为毅昔年致彦函中之誓辞。犹《孔雀东南飞》诗中蒲苇磐石之意尔。……”泪落手颤，不能成书。宓乃为续成之曰“……敬祝幸福。彦文”。即付仆发出。（有诗。）在彦与毅旧函中，又发见宓于将与心一订婚时致毅及彦之长函，不禁感慨系之。

在彦宅午宴，特置饌，进酒。

下午 1-4 归旅社休憩。4-5 外出购物，并在活佛照像馆照像，又购书，备舟中读。

五时，再赴彦宅。彦有客来，片刻即去。6-7 偕彦外出至浣纱路一带散步。旋归彦宅晚饭，仍进酒如前。朱斌兴来，少坐即去。

八时半，偕彦至湖滨码头，雇小艇乘之，浮游湖心。时天河微现，月色昏黄，黑波摇荡，四岸灯火，景至凄丽。彦谓拟赴燕京大学续学，但就近须在京兼职事，月薪 50 元方足用。宓允为力图之。又作杂谈。彦谓深感宓此来（尤以今夕）慰藉之意。宓则知彦愈深，愈爱敬其为人。此次得与彦晤聚，蒙款接殷渥，至为欢乐舒适。然宓与彦虽行深谈，初无一语及私也。

十时半，上岸，同至彦宅。彦以小影一帧，题赠宓夫妇。于是别彦归旅社，宿。时十时三刻矣。

旅社居十一日，连光午，房饭零星小账共 \$ 22.00，付清。南游之事，实可云于今夕告终矣。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六时半，携行李至城站，购三等票。将近七时，彦来。坐候车室中，以茶及面款宓。送宓上火车。汽笛既鸣，握别下车。又屹立窗外，俟 7:40 A. M. 车行，乃互道珍重而别。

车中颇凉爽，下午一时至上海。即至四马路振华旅馆 70 室每日

八角。居。柳公已去。宓在旅馆午饭后，即出。2-4先至四川路中国旅行社，悉天津九改开大连，原订船票已退。有通州船太古。可乘，二十五日开。宓逐至圆明园路访黄华，久待始见。黄述陈素一^①女士事，托伴送同行。宓再赴中国旅行社嘱其代购二官舱票(每票\$24)。再访黄华，请其填写正副保单。讫，送保单至中国旅行社，交付。

4-5拟赴鸿兴坊家中。至火车站，遇陈寅恪及唐女士。又遇王善佐，由宁来，将赴杭。乃于5-6至车站对面之酒菜馆中进面食。王述农场情形，谓大可为，并非失败。王又言，闻罗家伦拟多带人往，而大更动清华之教职员。南京毕业同学曾开会请愿反对云云。

6-10至鸿兴坊家中，侍母谈。母以爹言，命宓即晚赴南京再谒爹，明晚归来。宓卒违命未往。晚饭后与祥弟弈二局。

十时，归振华旅馆宿。旬日以来，每晚访彦谈心，已成习惯。今则不能，殊觉黯然也。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晨8-10在旅馆待陈素一女士，昨黄华约。不至。

10-12至静安寺路中华书局编辑所，访左舜生。左君谓下年《学衡》续办，仍照今年条件，决无问题。又谈国事，约再晤。宓即至鸿兴坊家中，而母等已午餐。为宓另备。又与祥弟弈一局。

下午2-4在市中购物。先至三马路中南银行以津币换沪币。所谓廉价等等，其物极劣，不合用。宓购各物(费十元馀)如下：(一)手帕一打二元五角。拟送令瑜。(二)丝袜长短二双二元八角。给心一。(三)

^① 陈素一，女，Barbara Chen，旋改名仰贤，泰国华侨。时在上海暨南大学肄业，将转学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泰国，为苏迪之夫人。

单线袜、牙粉、修面柱皂、牙刷、衬衫等四元馀。自用。(四)扇，一元三角。赠友。

是日又至北京路 100 号纬成公司访章启迪，仍未遇。五时归至旅社，知(一)陈素一。(二)陈寅恪、陈登恪。(三)吕谷凡。(四)祥弟。先后来过，均未值。

在旅馆晚餐。三角。晚 6~7 吕谷凡来。章启迪来。

7~9 左舜生来，谈国事及时局甚详。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 9~10 陈素一女士来。殊憨实，大有娇鸟依人之态。即同至中国旅行社接洽，取得船票。二十四元。又同访黄华，未遇。10~11 独赴黄浦滩太古轮船码头，则通州船尚未至。询之太古账房，云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开。

11~12 访陈寅恪、陈登恪于塘山路 27 号俞宅。二君请宴于三马路新半斋酒馆。又来振华旅馆坐谈，至下午三时乃别去。寅恪述罗家伦告赵元任言，谓对宓可容留。不以文言白话意见之相反而迫宓离去清华云云。教务长拟任赵元任或叶企孙。

3~4 至虬江路忠义坊王家宅。西七街 57 号访陈素一女士，告以船暂缓开。

4~5 访黄华于圆明园路事务所。同乘汽车至白克路 E. 867 号 F. F 会所寓处，乃别。

5~9 至鸿兴坊家中周旋，进麦饭。与祥弟弈二局，乃归旅社宿。章启迪送衣料样来。缪风林来。

晚 9~10 有短装持函而操秦音之张光明者，来宓室中，以同乡穷困，强求资助。先索四角，继索二角。宓乃付以二角而去。

9~10 陈君衍表兄来，住惠中旅馆。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晨起,收检衣物。八时半,缪凤林来。昨未值。9-11 缪君伴宓出至黄浦滩太古码头,通州船已至。登舟巡视,即归至振华旅馆。宓付清旅馆账(约\$4.00)。缪君助宓以人力车运送行李至通州船上官舱十号室存放,别登陆。赴圆明园路事务所访黄华。

12-1 黄华招宓至四川路 Jinny 西餐馆午餐,遇郑莱、黄季岩等。黄华询令瑜事,又评宓诗。一时半,随黄华乘汽车至数处,最后至虬江路忠义坊访陈素一(改名陈任)。

3-4 黄华先去,而留仆助宓及陈女士以人力车运送陈女士之行李至通州轮船官舱十一号室存放。宓偕陈女士步行至中国银行客室,宓假陈女士款\$10,约到京还。^①

4-5 在大马路购物(袜等)。又在北京路某店整容。

5-8 至鸿兴坊家中盘桓,并晚饭,而别。

8-9 购面包等,即至通州船十号官舱中宿。宓之床位,已为人占,不得已,取其劣者。舟湫隘污秽,凌乱器杂,远非日本船之比。勉强度日。以视南游来时之心境,正相反背。兴尽悲来,凄然难为怀矣。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星期。昨夜宿通州船中,热甚。幸茶房伺应颇周到。

晨6-8 遇陈素一女士于岸上,即同入市中游步。欲进晨餐,未得而止。

8-9 在船中遇清华学生苏宗固、李德明来,亦居十号官舱中。

^① 此处作者后补注:(已还)。

同室，又有清华学生孙碧奇。毕业生闵启杰等，亦同舟，尝以果点互饷。

9-10 在上层晤赵元任。遇曹霖生于码头。

十时一刻，舟行。

午餐后 1-3 李德明君在舱中演奏留音机片，以京剧为多，颇足娱乐（有诗）。

晚进咖啡面包。7-9 在舱面与诸人谈。师范大学学生请愿代表戚维翰浙江。述在南京接洽情形，及北京各校合并改称北平大学事。

九时寝。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微雨。舟颇摇动，如昨夕。晨进咖啡面包。上午在舱外游步。

夕进粥，茶房所特制也。下午晤清华西洋文学系学生杨先煮。

晚 7-9 与张锡禄张伯苓之公子。等谈留美学界事。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半阴晴。上午 6-8 舟在威海卫停泊，卸货。

下午 1-4 舟在烟台停泊。

夕，李君再演留声机唱片。

是夜风浪甚大，兼之货卸舟轻，颠簸至为难过。夜十一时半，自床上跌下，呕吐一次。以后仰卧不敢动转。至天明，风浪乃平。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正午，舟抵塘沽停泊。付茶房酒资五元。咖啡、粥等在內。

同舱张传琨卓身，浙江平湖。护送其戚陶冶公夫人赴京。陶夫人年约二十三、四，甚美丽。与陈素一女士同舱。必与张君谈颇洽，遂相约结伴，互为帮助。由宓主办一切。

一时半上岸，以人力车四乘，三元。运行李，并乘坐。至塘沽火车站，客多拥挤，买票不及，未能乘 2:15 P. M. 之火车行。在车站坐息。宓入市，探得中新街之致泰和中西饭馆。乃至车站，偕张君往。

餐毕，归车站。留张君守候行李，而宓伴陶夫人、陈女士再往。餐毕归站，已下午六时矣。七时，火车将开，而人客拥挤，苦不能登。幸巡警指示前方空车，中堆木架，乃奔往攀登。四无遮蔽，蚊蚋苦囓，8-10 车行。月色中元。横空，寒风入袂。

抵天津东站，即乘人力车至日界旭街息游别墅，分二室居住。赵元任同来，旋迁另一旅馆。梁实秋亦适居邻室中，因晤谈。

11-12 至大公报馆，晤季鸾、政之、心冷等。《文学副刊》发稿改归曹谷冰^①担任。归息游别墅，进咖啡面包。与张君同榻。夜多杂思，不能安眠。

八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晨早起。八时半，乘旅馆汽车至东车站。行李打票，赴行李室中检寻诸人行李(六件)，久乃得之。仓遽间，付站上夫役酒资过多。登车(三等)几无座位，卒乃得之。

^① 曹谷冰(1895—1977)，上海人。上海同济大学肄业，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入天津《大公报》，先后任新闻编辑，驻北京、南京特派员。抗战期间，任汉口、重庆大公报馆经理。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48年5月起任代总经理，同年8月兼任总经理。1949年5月后任大公报社总经理兼社务委员，直至该报停刊。

下午一时，至北京东车站。陶夫人先去。宓等俟行李全到，检验领得之后，乃分手。宓邀陈女士至寓中暂住，雇马车共载。至后门南月牙胡同宅，晤心一、绍梅等，进午餐，已下午三时矣。

夕检理衣物，晚早寝。宿心一室中。惊悉湘如三姊在榆林以急病身亡。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晨 8—9 陈之颐表弟来。

9—11 偕陈素一(后名仰贤)女士乘电车人力车至燕京大学，晤注册部主任梅贻宝^①君。呈递证书各件，请以转学准陈女士入校肄业。接洽毕，陈女士乘汽车入城。而宓乘人力车至清华。校中风物犹昔，归来如同久别者。午餐二角五分，二菜一汤。后 1—2 王文显来。言聘赵敏恒事，又谈校长问题。且云校中教职员谣传宓之南游，乃由大学院及罗家伦氏电招至南京，陈述此中教职员之优劣高下，若者宜留，若者宜去，以为到校淘汰之标准云云。宓方虑罗氏不能容我，而赵、梅诸人亦避宓行事，不使与闻。乃谣言如是，可谓奇已。

2—4 浦江清、张荫麟来，示以《南游》诗稿。

4—5 入浴。

晚 7—8 胡牧来。8—10 访梅贻琦，未遇。赴西山，偕赵。乃访 Winter，并晤 Jameson。

^① 梅贻宝(1900—)，天津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博士，旋赴德国克隆大学学习一年。归国后，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兼任注册课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35 年任山东齐鲁大学校长。1941 年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任代理校长。1949 赴美国，任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兼任中日语文中心主任。退休后，复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长，台中东海大学教授。

十时归寝。多日劳碌旅途，甚觉故居之舒适也。^①

九月一日 星期六

南游凡一月零一、二日。八月三十日抵北京。三十一日正午归至清华。王文显来。晤浦江清、张荫麟，谈颇久。示以南游诗稿。晚 7-8 胡牧来。8-10 访 Winter 谈。宿一宵。

九月一日阴，微雨。终日在室中办理杂务。写信，盖积压多日，函须清厘也。

晨函毛彦文，劝明春来燕京读书，必愿担任其一年学膳各款六百元。

上午 11-12 张荫麟来。八月份特给张君酬金四十元，甚感其支持答辞之功。

晚 6-9 宴浦江清、张荫麟及其弟张炜麟于宓室中(2.40)。

夕及晚大雨。

九月二日 星期日

阴。雨。星期。晨 8-9 乘汽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10-12 至景山书社，送代售之《学衡》。又至铁匠营 18 号宅访赵万里，付八月份酬金 20 元。

12-3 宴客于西长安街忠信堂饭庄(\$ 8.00)。客为胡牧夫妇、李辛之、李绍梅兄弟、陈仰贤(素一)女士，再则心一、学淑而已。大雨，途甚泥泞。

3-5 独赴姑母家中谒候，述南游情形。即归乘人力车。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

^① 《南游日记》到此结束。

晚，为陈仰贤女士填写入学志愿书等件。

九月三日 星期一

半阴晴。 上午 9—10 偕李绍梅访范文澜于后毛家湾宅。

10—11 又同访姜忠奎于王府仓宅。鍾令瑜虽在宅中，而托言外出，不肯见。宓仍以上海带来之手帕一匣赠之，留交其女仆。自五月以来，宓来此宅多次，令瑜均托病、托故不肯见宓。岂宓真开罪于令瑜，何前亲后疏若是耶？

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 1—3 与心一盘桓。昨心一自取阅宓《南游日记》。至是宓复以《南游杂诗》示心一。心一谓《日记》及《杂诗》中所载与毛女士有关者，彼读之毫不生气。又谓宓与毛女士相交，应以拥抱偎倚为非分。如不至此极限，则宓悉可自由行事，彼决无所吝云云。易言之，宓之对于毛女士确乎其为柏拉图之爱，心一便丝毫不加干涉。宓于此层释然，而更有所遵循矣。

3—5 乘人力车回校。夕雨。

晚早寝。王九香来，交到尹文炎武，硕公。一函。

是日为宓生日（阴历七月二十日）。

九月四日 星期二

晴。 昨晚学生开大会，通过驱逐把持校务之恶劣分子，即结队游行，高呼打倒之口号。而包围住宅，强迫以下五人即日离校。（一）余日宣。（二）杨光弼。（三）赵学海。（四）戴超。（五）虞振镛。闻名在册中，尚未及执行者，此外另有十人云。此事与民国十五年春之举动如出一辙，每愈演而愈烈。众多疑为罗家伦氏所指使。罗允许学生之要求，而利用学生为之摧陷廓清。然学生所为，蛮横不近情理，

此后将何以制之？清华事变方殷，未知演至如何地步也。今日到处皆见驱逐谥骂之标语。学生会又有油印函致教职员，勸其安心留校。

宓日内未外出，不见一人。诸事且未闻知。近怵于祸变，益觉勘破一切，待其自然变化。得失去留，都不系心。但能静居此中一日，则读书作文，行吾之事耳。甚哉，世局之乱也。

上午，在图书馆阅报。

下午，整理《南游杂诗》。浦江清来。叶企孙来。

夕7-9乘人力车至成府蒋家胡同二号全绍文宅，赴其便餐之约。

先晤杨振声，谓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又谓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云云。宓亦知罗君急欲到校，不惜力事疏通。他日在此稳固，不难排宓而使不堪容留。然姑与之委蛇。即答杨君，谓平日在校，以修学著述为主，诸事多不闻不问。罗氏来既以公心谋学校之改良，自愿与之合作云云。

宓以开就毛彦文之履历单付全绍文君，并以毅与彦之往史约略告之，而托其在燕京为彦代谋职事。全君允向校长及副校长言之，希望给彦以奖学金或他种职事云。

与全之夫人及子女同晚餐。又谈校事及个人出处。仍乘人力车返校。

九月五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仍整理《南游杂诗》。

下午2-4在图书馆阅报。

4-5在Winter室中晤Count von Klassen^①（德国人，英语极佳）

① 冯·克拉森伯爵。

及温源宁等。旋与王文显谈，谓毕业同学之反对罗氏，将由是而益烈矣。

晚胡牧来，云被遂之诸人今日在城中会议对待之方。又浦江清来。

是夕又奉爹谕，甚怒宓不在上海留候。又不遵命二次赴宁谒见，谓宓天性凉薄。从今以后，永不再见，来信亦不阅看云云。宓二次未遵命赴宁，固属非是，然而罪不至此。爹殊不能了解宓之地位及心境也。此次南游，方引为乐事，足以适性怡情；不图忽有爹之怒责，譬如黑云遮蔽晴空，亦宓之不幸。然宓近颇能摆脱一切，不忧不惧。此事爹责难太过，宓内省不疚，淡漠置之可也。

检报读盗发清陵纪事，怵目痛心，极为惊骇。使静安先生在世，何堪睹此？

九月六日 星期四

半阴晴。晨，读冯沅君著《春痕》毕，并批注其上。拟寄彦。

又读刘大白^①《旧诗新话》毕。

9—11 张绪宏来，谈人性二元之理。

下午2—3 胡牧来，为经理萧丰斋元字。夫人丧事，借\$50去。

3—4 学生朱驭欧^②来，译书请问疑难。

夕读书。校潮方急，因恐遇人，亦不敢出外游步。虽居水木清华

① 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模，字伯桢；后改姓刘，名靖斋，号大白。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同盟会员。曾办《绍兴公报》，任主笔。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出走日本。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受日警视厅压迫，离日赴南洋。袁死后自南洋回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后任教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1927年后任浙江大学秘书长。1929年7月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1月任政务次长。1930年12月离职回杭，1932年2月在杭州病逝。

② 朱驭欧(1905—)，字沛西，湖南零陵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习社会科学及经济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之胜境，亦有寸步荆棘之叹焉。

晚9-11访梅贻琦。旋赴赵元任宅，见之。坐至十一时后始归寝。

夕，张荫麟来。

九月七日 星期五

半阴晴。上午，读胡适《白话文学史》，评其体例。

又赴图书馆，途遇杨光弼，谈片刻。

下午读英文报，作《副刊》新闻若干条。

3-4胡牧来，谓校中教职员谓宓颇怀忌嫉。谓宓南游系与罗家伦通款，故此次学生攻击独不及宓，而宓亦幸灾乐祸，径归清华，安居此间，坐视同人之被驱逐攻诋云云。胡君劝宓入城暂避，谓若开罪同人，则下次风潮起而罗倒之时，宓必不免云云。宓谢之。宓固非罗党，亦无术分辨。宓之居此，为读书作文，舍此将安适？宓顷已看破一切，今日且乐，不计明日，待其自然变化可耳。

晨作稟上爹，辩诉前情，而先寄姑母阅看。

是夕，北京清华同学会开会。柬招，未往。而又应赵无任夫妇之招，在其宅中进西餐。7-10偕叶企孙同往。如此形迹，更滋嫌疑。宓既愚拙不善处世，亦未之何也已。

闻罗氏将以杨振声为本校教务长。罗之与学生勾结，为之扫除障碍，似属事实。如是办法，岂可云正当？清华前途，益将陷于悲境矣。

夜中大雨。

九月八日 星期六

半阴晴。待张荫麟稿，不至。上午以诗稿等件寄光午并转胡

微。

下午仍续撰《副刊》新闻数条。

夕 5—6 浦江清来。

夜中雨。

九月九日 星期日

晴。 星期。待张荫麟译稿，正午始至。编校毕，遂于下午 2—4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达智桥邮局发寄稿件。时值大雨，即至姑母宅中。姑母谓宓所拟上爹之禀尽可照发。宓对姑母畅述所怀，即在其宅中晚饭。

晚八时归至南月牙胡同宅。心一患头痛，由于遗传，几无方治疗云。

九月十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9—10 访尹炎武于西安门大街宅，未遇。以《学衡》数十册留交而返。归南月牙胡同寓宅。11—12 杨宗翰来，谈校事。劝宓双方敷衍而两不参加，力求中立局外以自处。

下午 1—2 赵万里来，以徐桢立赠我之《宝鸭斋金石拓存》转赠之。

2—5 杨宗翰再来谈。陈之润表妹、陈之颢表弟来。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 晨写信。上午 10—11 赴景山书社。11—12 至王府井大街仁立地毯公司访凌其峻，谈校事。凌君亦谓清华同人多以宓为罗党。劝宓宜以中正自居，勿助罗过甚，于己反有不便云云。

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姑母来，心一头痛仍剧。下午 1—3 与

心一盘桓。近以南游详情告心一。心一谓彦重外表，所言不尽可信。(然宓则完全信彦至于极地。)又云“我昨头痛时自思，若我逝世，则可请彦来继我之任，实我所深愿。”云云。此虽半戏谑之言，宓则急以庄语慰解而阻止之。宓之于彦，纯出同情心，悯其遭遇，决无丝毫私意存于其间。即宓虽对彦极深爱慕，亦终必能以理性自制其感情，使此爱终为柏拉图之爱。其所以为彦谋而欲尽力者，皆以彦之地位及幸福为目标。一己私意，不容存在。此可以质天日，抑亦一己浓情牺牲克制之表征也。

下午3-5乘人力车回校。获彦书，谓下学期决离杭。

晚8-10访李冈于其宅，谈校事。宓意在约略解释宓非罗党之意。又谈生育节制之法。

10-11访郑之蕃于其宅，西院四号。未遇。归后作函致彦，明日发出。函中不免有悖谬而不高明之语。函发后，颇悔之焉。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昨夕得燕京复函，陈仰贤女士不准入校，乃决自往交涉。

先于上午9-10访戴超于其宅，谈校事及国事。10-11乘人力车至燕京，见 Thomas E. Breece 君。招考委员会主席。(系宓当年在清华之教师。)再三求其为陈女士事设法，渠必须阅看暨南大学章程。宓仍乘人力车返校(0.30)。

正午郑之蕃来谈。因谈钱端升与郑君之侄女断绝事，宓遂以毅及彦之历史告郑。郑极言毅所行非理。

昨与李冈谈，今日与戴、郑谈，均谓学生拟有第三批应驱除之教职员名单，俟罗氏到校，即请其执行。单中有宓名，罪名为“反革命”云云。宓坦然置之。祸福得失，听其自然变化可耳。

下午2-5仍乘人力车至燕京。久候，乃得见 Breece 君。君拘

牵章制，谓无法通融。宓与商说久之，并解释暨南章程（由清华借到一份）所需要之学分不缺。Breece 卒乃给予公函，准收陈仰贤为二年级正式生。但因女生宿舍已满，故仍不能入校。须在外候补宿舍空缺云云。宓虽拟在清华为觅人家附住，但值此变乱之时，亦不能得也。

又遇全绍文君，谓毛彦文事已向吴雷川^①说过，惟既非入国学研究院，则当另图进行云云。

归校晚饭后 8-9 访 Winter。

9-10 访叶企孙，谈。

读古直层冰。所为《陶靖节年谱》。

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

半阴晴。未明即醒，以多杂思故也。晨 6-7 撰短篇纪实小说二篇，记宓与心一谈话涉及彦事。拟寄彦阅看。

上午赴图书馆，作新闻数条。

下午 1-3 昼寝，余撰稿。

晚，游步荷花池上，桂树香至浓郁，中人欲醉。颇寒，且风，肃然秋矣。

晚译稿。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五

半阴晴。晨张荫麟来。

晨译稿。10-12 访 Winter 谈，多所请益。

下午 1-3 步行至成府槐树街 10 号宅，访冯友兰，托为陈仰贤代

^① 吴雷川，时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

觅寄寓之地，俾得入校。又谈清华事，冯君亦述罗氏托代致意，与杨振声所言同。

晚，作长函约二千字。致彦，叙述一向对彦爱慕之意。但决以理性自制其感情，使此爱终为柏拉图之爱，并愿终身为彦尽力，谋其真正之幸福。又述黄华之景况及性行，拟以彦与黄二人介绍为友，预为婚姻之初步云。此函连前所作小说二篇，明晨发出。

九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书。10-11至教务长室，晤章寅等。

11-12至图书馆，晤陈达，求容陈仰贤女士暂在其宅中居住。午饭后陈达来，谓已商之夫人，可在其家暂住。

三时，冯友兰复函来，为陈女士觅居住之地未得。

3-5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则心一患头痛甚剧，呻吟痛楚不息。而以惜费又无决断之故，数日未往医院诊治，仍待必伴送照料。此病殆由其家遗传。宓观心一情形，甚可怜又可气也。姑母在此视病，晚饭后始归。

九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10-12伴心一至西长安街尚志医院力舒东医士处诊病，并行注射，以求止头痛。盖神经衰弱症云（\$5.10）。医金由宓付给。归寓宅午饭。

下午3-5偕陈仰贤女士，运行李，以人力车载之，至清华西院二号陈达宅中暂寓。略坐谈，即同陈女士至宓室中晚饭。

晚，陈女士细述其一生历史，颇奇诡动听。初由其姑母教养，拘缚太甚，不知人世有权诈奸恶事。而又读小说太多，其后遂致受人迫骗。以其纯洁牺牲之心，乃反为奸人所乘。其前因后果至明显也。

宓按宓昔年亦坐此病。宓之允心一婚事，初无爱恋之意，只以不忍拂其请，宁牺牲一己而与为婚，譬犹慈善事业。及后来早有悔心，而又矜矜守信，宁我吃亏，不肯负人。专重道德之义务，不计身心之快乐，愈陷愈深，驯至不可脱卸，追悔无及。近顷复又感怀此事，日夕怫郁懊丧不释。心一嫁我固幸，不嫁我亦可得所。既如此，何必牺牲我之一生。此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平心而论，心一固众人所称为贤母良妻者，惟其人性性格倔强，情感薄弱，故难与宓融洽，虽欲教而进之，俯而就之，终属无益。呜呼痛哉！

9—10 步行，送陈女士至陈达宅中安宿。

九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晨 8—9 陈仰贤来，旋即赴燕京大学去。读书。

正午 12—2 陈女士又来，在此午饭。悉在燕京女生宿舍，已得住宿之地，即可迁入。甚为欣慰。

下午，浦江清来。知罗家伦校长已到校矣。

晚，作英文函致黄华，介绍彦。而以其中有关系之数段，抄出一份，寄彦阅看云。宓虽行事痴愚，有损一己之声名格调，而不能自止。日来夜中且常醒，杂思纷集，均关于宓之婚姻及对彦之感情。无论是邪魔是正道，是妄想是相思，终属不能摆脱。南游归来，精神反苦，不能专心作文读书，如之何哉！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晨编稿。10—1 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

下午张荫麟来,为朱希祖^①在《新晨报·副刊》登载某文而诬《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不肯发表事。

下午读书。

晚8-10访叶企孙、陈总,得悉校中近事。(一)罗氏以革命政府自居,旧约均作无效。教职员留者另发聘书,否则均在斥去之列。(二)罗不听梅言,且有学生要求去梅。梅已辞职,馀事均见报载。

又访 Winter 谈,闻得\$2000可留学法国一年,且足来往路费。得\$3000尚可游历欧洲他邦。宓遂欲暂弃职事,借筹款项,赴法留学一年,彦欲留学美国,或可相偕赴法,较省费。未知能如愿否也。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三

半阴晴。未明即醒,仍多杂思。枕上作诗一首。录下。

上午撰稿读书。9-10梁敬钊来。

下午张、浦二君来过。仍编稿。

始用癣药曰灭疥(Mitigal),治左耳后之宿疾。

九月十九日未晓枕上作

虚室幽居似旧时,秋风桂树动芳思。

有家常诵孤栖乐,阅世只馀对影悲。

^① 朱希祖(1879—1944),字遍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史学。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0年入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1932年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1934年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同年任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1937年赴四川,后曾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考试院遴选委员会委员。1944年病逝于巴中。

一枕云屏魂荡漾，半床凉月梦迷离。

冥鸿欲向天边去，上国名都共(任)醉嬉。

九月二十日 星期四

阴。微雨。未晓，于枕上成一短诗，仍昨意也。

九月二十日未晓枕上口占

不叹时命艰，惟虑闲情扰。

凌轹千古心，此事却难了。

上午读书，以 \$ 50 汇呈父。汇费仅一元五角。稟中颇述宓近顷关于婚姻等之感想。

下午 1—3 浦江清来，谈朱希祖攻诋《副刊》事。旋见宓所撰《马勒尔白纪念》文，颇有异议，讨论久之。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作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宓于诸君，又未可以寻常办事之手段及道理对付，而必维系其感情，缓和其性气，故只有自己每事吃亏，差可维持于不坠耳。

3—5 乘人力车入城。微雨。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心头痛仍未愈，较上星期则略减轻。午间已闻翦言之。略放心。

晚，与心一同宿书室。枕畔床头，颇多戏谑之词。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阴。雨。略读书。上午 10—12 李濂镗来。谈彦事，以其略史

告之。11-12 刘雨若来,别回川。二君皆在寓宅午饭。

下午 1-2 范文澜来,欲图清华教席。宓劝其访冯友兰君。

2-4 陈老姨太、君衍夫人、芝润及汪玉堂来。汪玉堂为心一将髻剪去,为新式之短发。宓拟以芝润介绍于李濂鏊为继室,特令一觐。恐无成望。五时均别去。

夜中仍与心一同寝,复有戏谑。宓属心一为张金凤,而容纳何玉凤。心一不可。宓又引辜鸿铭之谑喻,谓一壶酒既斟一杯常满,可分其余酒另斟一杯,俾共欢乐。心一亦不可。继乃勉强允斟此杯,而仍甚不嫌于心云。

夜中雨。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阴。雨。上午九时,正拟归校,而陈仰贤女士来。乃为草拟填写《转学证书》式样一纸,快函寄叶崇智,俾由暨南直寄燕京。

午饭后,仍细雨。2-4 乘人力车回校。

4-5 访 Winter 谈。

5-6 访叶企孙、陈总。悉(一)杨振声任教务长,(二)冯友兰任秘书长,已发表。而郭廷以任总务长,尚未发表,已确定云。又闻有人欲来住西客厅东间。宓与同室,诸多不便。舍此而去,又无安静之地。故电告钱稻孙,言宓愿代出月租 \$ 5.00 而请钱君移居此处,俾免他人窥伺侵入。钱君欣允。

晚 7-8 张昌圻来谈。又浦江清来。

昨夕,罗家伦、杨振声以名刺来访。今夕,罗与冯友兰又亲来访晤,均值宓外出。宓本拟不与当局接近,以避嫌怨;而今不得不答拜,免致过于自处兀傲。乃于 8-9 至其宅中拜访,幸值罗君外出,留刺而返。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 8—9 学生张昌颖^①、乔友忠^②来，要求 Poetry 课免行补考。无理纠缠，殊为可愤。勉强婉辞拒之。今之学生，多言不顾行，要求种种便宜权利，而又表面假托高尚强直，里外均占优胜，方满意。否则改汝。今之教员对付学生，其苦已甚。苟能另有职业，不执教鞭，计之上者也。

9—10 赴图书馆。

10—11 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 \$340。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

下午颀来。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阴。大风，颇寒。上午读书。读《赵甌北诗话》，完。议论皆中肯。

下午 5—6 学生周纘武、杨业治、梁敬钊、吴达元^③来谈。周谓

① 张昌颖(1910—)，四川富顺人。清华学校 1929 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博士。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学院化学系任教。

② 乔友忠(1905—)，字挹珊，天津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0 年毕业。后在天津市政府任公务员。

③ 吴达元(1905—1976)，广东中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29 年毕业。清华研究生 1930 年毕业，即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里昂大学研习法国文学、比较文学、拉丁文学。1934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6 年冬，随校回北平，仍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任教授，并先后兼任法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

宓较前瘦惫。谅系近日多杂思所致。实则近日读书作事成绩甚少，殊觉无以对自己也。兹复定自治之规则如下。(一)养身安眠。(二)勤学专心。(三)守静谨行。

晚，读朱竹垞《风怀诗》二百韵。词虽工而事不能知，殊隐晦，读之也乏味也。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上午10-12樊徽远来，即在此午饭，并索《学衡》数册以去。据云此次由家携\$800来京，而初无一定目的。既不欲入学，又无事可干。大约在此逍遥放荡一二年，即仍回家，安享田园，坐吃一生耳。呜呼，人生福命不齐，几多才人贫困无以求学，而若樊生者，偏有资财，又不为有益之事。如之何哉！

下午昼寝。2-6续作晨间未完之文。

晚6-9杨宗翰现任燕京教授。来谈，并在此晚饭。9-10熊庆来，谢母丧送礼。

寝后数小时不寐。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上午编发稿件。

下午1-4在图书馆阅报。

4-6访Winter谈，进茶点。王文显来，述校事。似罗校长励精图治，人心悦服。此校前途或可乐观也。

晚，《国闻周报》五卷三十七期出版。宓之《南游杂诗》登出。但目录及封面，则又误为《南征杂诗》，而署名则误涇阳吴生为吴生，又令宓失望云。

9-10学生王锡冀、张绪宏来，欲请免考。不许。乃杂谈文学片

时而去。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微雨。 上午 8—9 乘人力车入城，至西单牌楼手帕胡同 19 号寓宅，访胡先骕，未遇。次至石驸马大街西口外静生生物研究所见之，谈二小时 9—11。然后乃至姑母家中午餐。

下午，偕颢至东城台基厂 China Booksellers^① 书店，欲购某书，未得。3—6 独至竹竿巷 30 号宅访王鸿韶，膝肿未愈，倚病榻谈。示以《南游杂诗》，并谈及侍雪事。晤范蕤等。

六时，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心一头痛已大愈，而学文复病。宓独宿书室中。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是日为阴历中秋节。上午 9—11 访赵万里于大石作 35 号甲寓宅，并晤朱自清。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昼寝。2—3 范文澜来。又陈仰贤来，宿此。夕李辛之来。

晚进酒，家制便宴。欲心等同游，不允。乃 8—9 偕李辛之游北海观月。入后门，沿岸，行至五龙亭，意兴索然，即返。宓归南月牙胡同寓宅，仍独宿书斋。10—1 成五言古诗一篇（另录稿中），复以馀意成七律一首，如下：

戊辰中秋感怀

林园独步太凄清，强抱愁心对月明。

处世暂能忘得失，量欢终觉负平生。

① 指 China Booksellers, Ltd. 英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绵绵曲意同谁语，惘惘深宵不尽情。
归向文章寻慰乐，一身孤寄老庠黉。

盖近日与心一仍多不协之处。心一自谓勤苦，而莫喻宓旨，且不嫌于宓《南游杂诗》。其不了解宓之情性，终可伤耳。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风。 上午八时半，偕陈仰贤女士至东安门内大街中原公司，待至9:30乃乘燕京大学之汽车至海甸。陪陈女士在竞进书店购书，然后分途乘人力车回校。则宓之聘书已送来，名义为外国语文系教授，月薪果为\$340，期至明年七月底止。

下午2-3 秘书长冯友兰君如约来，宓代范君询事。并以日昨所草荐毛彦文为女生管理员函及履历一纸出示冯。冯君怀之而去。宓极望此事有成，彦得任本校职务。即日北来，同在清华，时相晤谈，则宓之至乐厚望也矣。

夕及晚，办杂务。又以《国闻周报》抽印之《南游杂诗》登该报五卷三十七期。五十份，分寄各地亲友。

九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 星期。上午读书。9-10 朱保雄来谈。

下午1-2 剪发。作长函与心一，详述(一)宓与心一配偶之不宜。(二)宓婚后之心情及自咎而不咎人之意。(三)宓之分感情与行事为二，虽不满于心一而决不离婚，决不另娶，决不与他人私相会合，纯用克己自治工夫。(四)宓与彦之实在情形，纯为朋友之交，略无恋爱之形，祈勿疑虑讥讽云云。

晚7-8 访陈总谈。9-10 章寅来，谈一己职位之希望。因论及

近年本校诸人之升沉得失等。

十月一日 星期一

晴。晨入浴。读书。字过细，遂患目痛。

10—11 阅招考转学生英文《翻译》试卷。

下午昼寝。夕 3—5 钱稻孙来。

晚 8—9 访杨振声(教务长)于其宅，未在，留片而返。

9—10 访 Winter，谈校中教授去留续聘杂事。宓近对于此类事，已淡漠视之。今兹所得，不与人较，自觉满意。嗣后更当专力于我正当之著作耳。

平日决行之事太多，终不能行，引以为憾。今年(由现时起)决只致力于一事。即求内心之安定平和并求外行之审慎庄重(To cultivate Inner Serenity combined with Outer Dignity)超脱而具威仪，则自益亦匪浅矣。

读 William Black 所撰 Life of Goldsmith^① 完。自一方观之，宓与碧柳之关系，正类约翰生与此君也。(一)资助，(二)扬名。

十月二日 星期二

晴。上午 8—10 补考高三英文。10—11 阅卷。

下午昼寝。又作文未成。

夕 5—6 郝更生来。

晚，浦江清来。7—10 至赵元任宅中叙谈。又与陈寅恪谈。寅恪新婚，形态丰采，焕然改观，颇为欣幸。谈校事，寅恪亦谓近今深感

^① 威廉·布莱克所撰之《哥尔德斯密斯传》。Oliver Goldsmith 奥立佛·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爱尔兰出生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于生命之短促,故决专心著述,及时行乐;其他事务得失,概不萦心。此正合宓意。寅恪又谓清华去职之教职员颇疑宓为罗党,殊属不值。宓谓听其自然而已。世事多变,超轶常轨,祸福得失,更难前知也。

寝后久不成寐,念宓半生无室家之乐,此生何可如斯断送。今既看明一切,即当毅然果决,与心一离异,而希望与彦结婚。世人讪笑,亲友责难,皆所不顾矣。是夜辗转思此问题,直至夜半以后。未明复醒,遂微感寒疾,发热,晚泻三次。

十月三日 星期三

半阴晴。风。晨起甚觉头痛不适。是日泻四次。初拟即入城,与姑母细谈,而求姑母婉劝心一与宓和平离婚。此事如出之心一自愿,实最佳之办法。旋以身体不舒,乃止。

7-8 颢来。8-9 张昌颖来。

9-10 浦江清来,求言于寅恪为谋加薪。

下午至晚,看杂书。欲作文则心力不继,意绪纷繁,不知怎生处也。

是夜寝仍不安,泻则已止。

1. Religious view of Love……Love is the temptation of the Devil; should fight against. ①
2. Classical view of Love……Love is a sickness or disease; to be suffered in silence. ②
3. Romantic view of Love……Love is Happiness, blessing, glory; to be indulged in, even to sacrifice yourself. ③

① 对爱情的宗教观:爱情是恶魔的诱惑;应该加以抵制。

② 对爱情的古典主义观点:爱情是一种疾病或病态;只能在沉默中忍受。

③ 对爱情的浪漫主义观点:爱情是幸福,是上帝的恩赐,是光荣;应该尽量享受,即使牺牲你自己也在所不惜。

4. Realistic view of Love……Love is only Passion & desire; satisfy it by tricks & money, not responsible to the other partner. ①

若宓诚当其局，不知于四者之间何择也？

十月四日 星期四

阴。晨起自思，我之天性热诚而躁急，往往为人太过而自视过卑。（又误解对方之心理，而自己一往直前。）昔年与心一为婚，其错误亦正坐此。今对彦之感情，恐亦不免。应暂慎重，并注意考察，勿更为急切之表示、纷乱之行动。目前行事之方，当竭力使彦能来清华或燕京，每星期晤谈一二次，互资慰乐。如历久而情愈浓，至不能脱解之时，再谋与心一解决之法。如能介绍彦与他人，彦诚得所依归，宓亦当斩断情丝，而心一亦可敷衍终身。宓之感情种种，当于小说及诗中表示之，不求事实之快乐。此是最良之办法。书此以备查考。

上午阅杂书。

10-11 因事致函冯友兰君，遂又申说荐彦之意。言彦才具优长，如本校需聘用一二女职员，则最好在文牍图书注册等部，给予彦相当职事，而令兼女生指导员，则不致女生人数多寡无定而时生顾虑云云。冯君立复宓谓彦事已与罗校长谈过，罗似不以彦为然。容再与商云云。恐此事无成望矣。

下午 1-3 补考《古代文学史》。

十月五日 星期五

晴。晨 8-10 补考《专集研究(二)》。

① 对爱情的现实主义观点：爱情只不过是激情和欲望；用谋略和金钱来满足爱情，对另一方无责任可言。

10-12 赴西洋文学系会议。

下午 1-3, 缮译外国语文系改订四年专修课程表。

3-5 阅卷卷。6-7 叶企孙来。

晚 8-10, 访梅贻琦于其宅, 谈校中近事, 并新校长之设施等。按宓之处境颇为特别, 即新校长对梅、赵、叶诸人亦无甚诚意, 故宓尤当矜慎, 不轻与当局往还, 更不干涉校事。惟独间接荐彦, 实为例外, 不符宓之地位及宗旨, 然亦足征宓望彦来之心甚切也。

十月六日 星期六

阴, 大风。 10-12 乘人力车入城, 至西单牌楼同懋增纸店, 购横披, 并打粉格。正午至姑母宅中, 午餐。心一、学淑亦来。之颐将赴长崎留学, 宓赠 \$50 为旅费, 并励其勤学。

下午, 书写横披。诗一首, 昨晚所作。照录如下。

贺 郝更生君 订婚并结婚
高梓女士(仰乔)

佳丽应从壮士归, 用 Dryden^① 诗意。

“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s the fair”^②, 见所作
Alexander's Feast or the Power of Music^③ 诗。

无双俊侣并容辉。

神光离合雌雄剑, 用曾广钧先生赠刘横夫
妇诗句。玉树晶莹日月晖。

携手乾坤成志业, 画眉妆阁趁芳菲。

① John Dryden 约翰·德莱登(1631—1700), 英国诗人, 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② “只有勇士应受美人青睐”。

③ 《亚历山大的宴会或音乐的力量》, 德莱登写于 1699 年的一首颂歌。

百年幸福千杯酒，郝君以善饮著称。敬
颂欢呼绕翠围。招宴于忠信堂。

又与颢弈。乘暇与姑母谈。宓以对心一不满意事，尽情告姑母，但未明言彦事。姑母以为有理，但以和解为言。

晚饭后，8-9 乃偕心一、学淑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接沧萍函，知黄节先生曾拟以宓为广州图书馆长，惜未成。如成，则颇思往就，而携彦同往，以彦为馆中职员云。

十月七日 星期日

晴。大风。 星期。在寓宅。下午昼寝。5-6 与心一整装，正拟偕赴郝更生、高梓忠信堂订婚之宴，而因时已六时，宓以早往周旋较易，且以罗家伦氏初次见面。促心一速行。心一欲俟学文哺药后方行，不肯即往，又不明言，但云六时三刻方动身。宓急，未免顿足，而心一遽怒，遂致勃谿，卒不能往。乃请绍梅持名片，送横披贺诗昨所书者。往辞谢之，托言有疾。宓虽隐忍自克，且劝慰心一，而中心苦甚。

十月八日 星期一

晴。大风。 上午 9-11 回校。

下午昼寝，又作文。

晚，燃烛读《后汉书》，决将二十四史阅读一遍。

接燕京大学复函，知彦来该校肄业必须待至明年暑假后，寒假中决不收入学生。此层断难通融云云。阅之，极为懊丧。是彦一年以内，无计北来。而宓欲待彦到此，常相聚处详谈，然后再决定宓对彦及心一行事之态度。今将奈何？

十月九日 星期二

晴。大风。晨未明即醒，于枕上作诗四首。另录。

上午 10-12 赴西洋文学系(今改外国语文系)审查转学插班生会。

下午昼寝。4-6 译王文显致校长、教务长之长函为中文(原系英文)。6-10 宴客赵元任宅。一切皆托赵太太代办(\$14)。客如下:郝更生、高梓女士、赵元任夫妇、唐钺夫妇、梅贻琦、夫人未到。陈寅恪、叶企孙。陈总未到。

十月十日 星期三

晴。是日为国庆节，必在室中作文。

下午颺来，电招其家人来此游乐。四时，陈老姨太及芝润、之颺、一讷、汪玉堂来。6-7 在室中设便宴款之(2.50)。又招叶企孙来此小坐，盖拟介绍叶与汪玉堂为友。

晚 7-9 与叶企孙谈。诸女客宿西客厅。宓则至 Winter 宅中宿。

与 Winter 谈，自晚九时至凌晨二时，未赴会。初谈中国小说，其后必以对彦及心一事征求 Winter 意见，以为参考。因托言欲撰小说一部，设为三角恋爱，如图式。



而眷恋新式之女友 B，B 亦心爱 C 甚，则其后之事实将如何推演。其每一种情形之下，道德与利害之关系又如何？

Winter 所答宓之问，略述如下。(一)以常理论，C 既已有妻室，不应别求恋爱。故此事之枢机全在于 C 之自身。(二)C 对于 B 毫不负责任，盖男女相爱，必男子有所表示，女子处于被动。故若 C 无所

表示，则虽 B 心中爱 C 至极，因是成病而死，亦属咎由自取。但若 C 对 B 有所表示，则恋爱结果所有之责任均由 C 负之。(三)设使 C 毫无表示，而 B 先表示爱 C，由是 C 与 A 脱离，则 B 破坏他人家庭，拆散他人夫妇之罪，诚不可恕。(四)顾亦视 A 之资格德性如何。如欲著为小说，最高之办法，莫如使 C 厌 A 而恋 B，迨弃 A 而与 B 结婚之后，两人又复乖忤，盖皆自命“我为你而牺牲”。且又系新派，互为吹毛求疵，卒至冲突离异。C 比较之后，乃益佩 A 之德性和柔为不可及。遂自悔前非，仍与 A 为夫妇如初。此当为一部最佳之小说(按此即《新旧姻缘》之办法)。(五)设使 A 自知资格不佳，不能悦 C，明白表示许 C 自由与 B 恋爱，则 C 可以进行。惟其方式当如何？若 B 甘愿为 C 之 mistress^①，而令 C 与 A 仍存夫妇之虚名。B 牺牲之意诚可嘉，然社会戚族必轻视而讥斥之。B 固痛苦，C 亦受害。(六)若 C 与 B 结婚，而仍与 A 保存夫妇之关系，分居异室，周旋于二者之间；则左右为难，有苦无乐，而经济之供给亦困窘。(七)总之，若 C 终不能自制其感情，非弃 A 而就 B 不可，到此地步，只有用最和平妥善之方法，与 A 离婚，而与 B 结婚，总以使 A 伤心之处愈少愈佳，以善良慈祥之道出之，则 C 之罪可以轻减。今之中国留学生等，处此多以极残酷暴虐之方法对待其被弃之妻，实最不合情理者也。——如万不得已，只有此法，盖 C 既厌 A 而恋 B，则如此解决，则 C 或当感 A 之恩而善待之，若强勉维持旧状，则终日家庭勃谿，其苦 A 将日益加甚耳。以上均 Winter 之言也。

十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晨起，8-9 在 Winter 处早餐。归室。

^① 情妇。

10-11 与陈老姨太谈，并及心一事，但谓别无所恋。正午，仍以便宴款待陈老姨太、润、颢、颔、讷、汪玉堂等如前。下午二时均别去。

夕，张荫麟来，送文稿。即留其便餐，并进酒。

晚7-9至赵元任宅盘桓。9-10与陈寅恪谈。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五

半阴晴。风。上午，出遇洪有丰，杂谈南京事。

9-12赴开学典礼。罗校长及杨、冯诸君均演说甚长。

以\$100汇呈父。

晚编稿。寝时已十二时。日来常昼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六

阴。晨读书。又赴图书馆。

夕，接到彦十月五日长函，甚为喜慰。一再审思，吾意已决，定与心一和平离异，而于明年暑假时与彦结婚。

晚7-8张荫麟来。浦江清来。8-10张绪宏来，谈甚长。其人纯朴可取。

夜中雨。

十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读书。10-11赵万里来。

寅恪写示一诗，盖新婚离别之感也。

戊辰中秋渤海舟中望月有怀

陈寅恪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山河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波海不流。
赢得阴晴圆缺意，有人髣髴独登楼。

下午归室中，又接彦十月八日来函，甚慰。知彦于九月各函中宓所言，毫不介意，但有感激之词。历观彦先后来函，虽词意真切而均坦白无私。其于宓只视为敬礼之友人，而毫无爱情之暗示。乃宓于彦，不自知其如何，偏以爱情向之，纵欲自加遏抑而不能。宓之书此于《日记》，为他日可向心友及世人证明，此后种种关系皆宓所造之孽，而彦丝毫不负责任。至宓何以倾心于彦如此之甚，不外两层。（一）彦极聪明而又多情。（二）彦之身世极苦，其于人情世事已观之透澈，然内心中仍藏有热情至意，此种相反之情形最难兼之于一身。故宓视彦为极难遇而可爱之人。简言之，怜其才而悯其遇而已。

复彦一函，明日发出。略谓决拟于寒假中南来访晤，面述种种意思通函不便述说。云云。

夕，钱稻孙来。晚偕钱君访杨振声、冯友兰，皆未遇。又访陈寅恪，谈时许。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风。晨8-9在礼堂赴所谓纪念周典礼。罗校长演说。

9-10 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

是日起，上课。宓本年授四门，如下。（一）《古代文学史》二小时。（二）《英国浪漫诗人》二小时。（三）旧大一（丙）班《英文作文》二小时。（四）《翻译术》三小时。共九小时。

下午1-2上课。2-3赴王文显邀商谈温源宁聘约事。宓适与

温君谈过,因陈所见。

3-4 赴西洋文学系(今改名外国语文系)会议。

夕归室中,甚倦。仍望彦有一函到此,如昨前两日,亦痴望也。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上午10-11,下午2-3,上课。

日来惟忙于预备功课,顾仍念念不忘于彦。

昨接彦函,对于必奉赠学费一层,虽表感谢之意,而决然辞却不受。此固必所料及者也。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 下午1-2上课。

2-3 杜钢百偕研究院学生某君来,谈四川情形。

3-4 上课。

4-6 在 Winter 室中茶叙,并晤新来之 Dr. Ecke.^①

晚8-9 罗根泽来。

寝后久不能入寐,闻邻室钟鸣十二下,而未明即醒。近顷夜间常如此,恐有不眠症及脑病。甚矣,情欲之累人也。

晚7-8 唐得源来,已婚矣。

十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上午预备功课。并撰演讲稿,草成大纲。

① Gustave Ecke 古斯塔夫·艾克(1896—1971),德国汉学家。德国爱尔冷根大学哲学博士。1923年来中国,任厦门大学教授。1928年至1933年任清华大学德语教授。1934年至1947年任辅仁大学教授。1947年至1949年复任厦门大学教授。1950年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东方美术学教授。

下午1-3上课。3-5乘人力车入城，又乘电车至东四牌楼报房胡同东口内18号北京万国美术学会 Peki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晤其事务主任 S. T. Wang 夫人。美国人，夫在协和任职。应该会之招，6-7为演讲 The Form of Chinese Verse^⑤，述平仄韵律等，并答会员之问。听众仅十余人，多半系女士，而以外国人为多。中国人仅金韵梅女医士等一二人。

7-9承 S. T. Wang 夫妇之招，乘汽车至其宅中（南池子，大苏州胡同七号）进西餐。仍乘汽车，由王君亲送宓至后门。宓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宿。心一待宓未寝。

是夜与心一谈话甚多，直至明晨三时，始各入寐。心一向宓陈说，略谓（一）此和平安乐之家庭，宓不当引入第三者而破坏之。至于彦，可为介绍于友，尽宓力而止。不可以爱情向之。（二）心一与彦，性行迥别，何玉凤、张金凤之往事未可踵行。异日左右为难，受苦最甚者为宓自身。（三）此刻彦对宓，视为朋友，尚可得宓之慰藉帮助，其心甚安。苟宓以爱情向之，徒为彦增加痛苦。彦若揣度情势利害，断不肯嫁宓，而其情已动，必至柔肠寸裂，更增身世之悲。是宓之于彦，爱之适所以害之耳。（四）宓苟有所举动，其结果必至发生惨剧，而受苦失悔最甚者必为宓。（五）此事若行，宓之师友，必皆不赞成，而谓宓前后判若两人。（六）女子未婚与已嫁者性行迥异。今日以彦为情人眼里之西施，爱敬至极。他日婚后，乃得尽睹真象，必又厌忌而决裂。……总之，宓若有与彦相爱而成婚之心，其结果必至“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愿宓及早收缰，毋贻后悔。如宓必欲与彦为婚，请待至心一死后云云。

以上乃心一之言，宓颇感动，未忍以和平离婚之言直告。宓亦

⑤ 《中国诗的形式》。

知他法未可行。如娶彦，则必须与心一和平离婚。苟心一情甘牺牲，愿与宓和平离婚，则宓彦事得成，而三人均可安居终身。此则心一万不肯为者也。宓当时答心一，谓凡此所言，均是真情至理。彦对宓毫无表示，请勿疑及于彦。此事枢机，全在于宓。宓当努力自制其心情，而不有所举动，然为之能成功与否，殊未可必，应俟半年中徐覷结果。苟力求斩断情丝而无效，则当于寒假中晤彦，开怀畅叙，无所隐饰。然后与彦冷静细筹各方之利害，前途之祸福，以为进止。苟彦毫无感情，完全拒绝，则一切如心一之言。而若彦对宓亦实有情，则如何办法，当俟届时再定，非此时所能预计者矣。心一谓宓若南游，彼必随同前往，亦与彦晤谈，断不听宓独行云云。宓之所谓竭力斩断情丝者，乃系诚意与决心，初非支吾敷衍心一之虚词也。

十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晨餐后9-11乘人力车回校。途中思量此事，未抵清华园而见解主张又变，以为斩断情丝恐未易做到。又宓生平好读诗而言情，悠悠千古，知遇为难。人天恨事，虽事后未可如何，而事前须力图补救。是故彦之于宓，如无爱情则已，如有之，则无论如何，决不当负知己。利害祸福，在所不计。

在校午饭。下午及晚，作《翻译示范》。晚早寝。

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昨夜寝未安。近顷心思纷乱，精神离散，颇异常日。不特授课读书出于勉强，即多年对于《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之热诚，亦大减退，久未从事编理。平日敬爱之师友，亦视若淡漠，惟关心于彦之一身及此问题。呜呼，长此不改，则 decay of mind 及

dissolution of character^① 已不可免，徒存此身，有苦无益，不如投荷花池中自了一切之为愈矣。

晨起迟，招颢来，托办二琐事。

上午，与钱稻孙君杂谈。

下午1-3朱彬元来。至其西院宅中小坐，旋至校外散步。又至宓室中啜茗。出行阳光之下，与多人接触，则心中情思忽若飞散隐匿，而社会之压力几若使吾人终生不敢有任情适己之举动者。恐事实上众皆如此销磨一生，而浪漫与理想之行事鲜矣。

夕，作《翻译示范》。

晚，复读彦以前来函。觉彦虽对众敷衍，而致宓函中所言，字字真切。且以文笔论，亦浓厚而隽妙。若宓致彦函，则支离松懈，情意既非切挚，文章亦极冗漫，自知有愧矣。又宓一向致彦函，每多恣意书写，引为乐事。乃自日昨受心一警告之后，一若宓笔底稍带情感，即不啻诱彦入于罗网陷阱而与以终生之苦痛。于是宓增具责任心，不获如前此之一切出之无意，而执笔措词觉处处荆棘。写与不写，两不适宜，翻成苦事矣。

晚7-8译罗色蒂女士《古决绝辞》“Abnegation” by Christina Rossetti，成。惜心一之不解此也。

燃烛翻读宓民国十五年《日记》，直至一时半始寝。感慨系之，觉前此吾之生活，太琐细，太愚鲁，太无目的，太拘牵于俗事俗人，而自治修养之力亦太乏。欲求美丽完全之生活，应从今勉力矣。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起迟，甚倦。

^① 脑力(智力)的衰退及个性的消亡。

上午读书。

晚六时半，赴赵元任夫妇招宴于其宅。客有罗家伦校长及其夫人张维桢。宓与罗校长系初见。寅恪订婚之日，曾见一次。宴毕，罗氏先去。偕王文显夫妇陪罗夫人乘汽车至体育馆，赴学生迎新大会。有女生四人为军舞，殊不雅观。

约近十时，会散，尚有电影。宓等各归。宓饮酒不少，已微醉。作函致彦，颇长，并略述十八夜与心一之谈话。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晨8-9赴纪念周如例。上午读书。

夕5-6陈寅恪来，邀出外散步。寅恪询十月八日枕上作四诗中所含之意，宓答俟他日再奉告。

是夕又接彦函，误会冯复宓条中之文意，颇愤慨。宓即复函解释而劝慰之。

碧柳函，邀任成都大学教席，月薪300元，未能往也。

晚7-9章寅来，悉校中方多故。又女生指导员亦未聘人。又杨树达来。

《学衡》63期出版。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夕5-6访Winter，并晤Jameson谈。又弈一局。

是日接黄华函复，言愿与彦相识为友，有机即往访云云。即函告彦知。苟彦能得所依归，终身安乐，宓当能牺牲一己之情愫，而自求消遣之方也。

《大公报·文学副刊》，馆中径以42与43期互换，颠倒登出。颇

为愤懑。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3—4《英文作文》课，去稍迟，学生已走散。

夕 5—8 宴张广舆、新任庶务主任。冯友兰、章寅于小桥食社(3.50)。又至冯君宅中及张君室中小坐。据冯云，彦事，罗校长不肯明言其详。但云罗夫人与彦极稔。罗君亦素识彦，知彦之长处并其短处，故不肯聘。今女生指导一职犹虚悬云云。宓爱彦如此之深，而世人则皆鄙彦、疾彦、恶彦、诋彦不休。孰明孰黯，孰是孰非耶？然世人愈毁彦、忌彦，宓爱彦之心益坚。虽误，亦不计也。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晨及上午，预备教课。

下午 1—3 连上二课，讲授殊倦，头痛发热。4—6 偕 Winter 至 Jameson 宅中茶叙，又弈一局。

大公报馆来函，将旧存《新闻》稿若干条遗失，又擅改稿件次序，阅之甚愤。晚，张、浦二君来。宓颇拟明年不再续办《文学副刊》，而二君皆以为仍宜续办。宓思虑种种，苦甚。

7:30 上《英文作文》课，苦于此课无法教授。自负才学，如此浅，反而无所摆布，尤怨。

归后欲觅寅恪叙情，而寅恪宴于梅宅。宓在室中思潮涌集。念宓终生劳苦，如今日授课过多，至于肺肝作痛，头昏脑热。若斯牺牲，实属无味。《大公报》事，只为每月百元之收入，而累人至此，致一己心爱而神往之著作，终不能成。竭力得钱，仅足养家，一己所得快乐及效益何在？而理想之爱，遂心之行，卒乃扞格阻障，不获如志。长

此困迫郁伊，不如即死，遂拟即时投身荷花池中，了此残生。其后徘徊室内，竭力制止，乃免。

十时寝，久不入寐。夜中仍多醒云。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晨8-10寅恪招往，叙谈。仍劝宓续办《大公报·文学副刊》，而月以此项百元之收入另储，以为他日病时或欲休养时家用之需。寅恪亦深觉生涯之苦，然仍注重事实利害。然宓一己心情之趋向，其谁知之，其谁代为图谋耶？

是日愤郁犹甚，不能治事读书，遂于上午10-12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下午1-4与心一叙谈。心一仍以宓恋恋于彦为虑。呜呼，宓之生涯真难处置排遣也。

下午4-6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途中足成晨间所作二诗，如下。

感怀二首

落叶堆阶绿转丹，秋阴黯黯渐催寒。
无根岂意情为累，有志徒伤力已殫。
劳喘真同午马走，枝栖难比鷯鹑安。
投身便向清池了，得失盈亏等量看。

剥蕉幻梦层层尽，饮鸩心情惘惘非。
愁极竟无人可语，理深终使愿长违。
文章适性绝闲日，罗网牵身阻道机。
锻羽韬光惊老近，哀歌空自怨芳菲。

晚 6:30 至北院刘宅,赴叶企孙、陈总、浦薛凤^①、孔繁霭、章寅、刘崇矩、刘崇乐七人招宴。凡二席,肴饌极佳。饮洋酒,凡三种。宓近来以心境异恒,辄喜多饮酒以遣烦忧。十时,席散。偕张广舆至南院章寅宅中饮浓茶。归后作日记,寝甚迟。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阴。上午 9—11 陈仰贤女士如约来。谈及其妹在家思念甚苦,不胜离别之情。拟明年暑假定即回暹罗家中云云。宓劝阻,不听。

陈寅恪来。

正午,赴李冈宴于其宅。宓饮酒仍多。下午三时席散,宓即乘人力车电车入城。途中即小雨。宓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并宿焉。

晚 8—12 与心一同读宓昔年在美国致心一之书札,凡五十馀通。长者至八千言。读时若重历当日之境界,百感交集。人之爱情,如喷泉之涌出,不能自止,终必有一度强烈之发泄。至当时发泄之对象,为适与不适,初不自知,亦无关系。如喷泉之水线,射至石壁,抑或草场,均无影响于喷泉之自体也。Love is an illusion - the reflections of one's own mood & feelings(as image in a mirror)^②。宓与心一正是如此情形。当年写此诸多书札,只不过畅发一己之感情而已,对于心一

① 浦薛凤(1900—),字遂生,江苏常熟人。清华学校 1921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历任云南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重庆《中央日报》总主笔,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行政院副秘书长。1949 年去台湾,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及秘书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系主任,并应聘赴美国讲学。1978 年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一年后,复赴美国任圣若望大学荣誉研究教授。

② 爱情是一种幻觉——是个人心境和感情的反映(如同镜中的幻影)。

之为人及其性情，初未尝研究，亦未尝顾及也。幸心一之资性尚属和厚端正，虽不合于宓之感情理想，尚无重大之阙越勃谿。此则由于机遇之偶然，非宓选择明辨之为得为失也。

夜中仍与心一谈及彦。心一谓年假中宓若南游，彼必同往云云。
夜中大风雨。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风。 星期。晨8-10与心一同读宓在美国时心一复宓诸函，及宓回国后数年与心一各函。读竟感慨系之。宓拟以诸函寄彦阅看，心一坚不肯许，乃止。

十时半，至姑母宅中，拜姑母寿。即在其宅中午餐。见之颖及其夫人朱仲竹。

下午3-5偕颖及其同学一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8-9赴纪念周，陈铭枢演讲。

晨，致函大公报馆张、胡二公，拟就稿件存查簿及签对单格式。询馆中下年对于《文学副刊》之意见。并谓如馆中不能保障以后稿件不再遗失，则宓决不愿续办云云。

午接曹谷冰函，谓十三日寄出之《再答朱希祖君》一稿，馆中未接到云云。即请邮局代为追查，以得究竟。或系馆中不愿登载而故为此托辞也。至《新闻》稿则遗失十二条，约共五千字，皆何心冷时代所寄发者。

夕，陈寅恪偕邓以蛰叔存。来。

晚6-9杨震文丙辰。招宴于工字厅，客为罗校长以下十一人。

宓仍饮酒不少。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午微雪。日来寒甚。上课如恒。

下午4—5赴外国语文系会议。

夕5—6邵循正心恒^①来。邵系大学部学生，以诗稿求正。宓为批改之。

晚，陈寅恪来。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阴。上午编稿。下午上课如恒。以100元汇呈父。

日前黄学勤君来函，捐50元为《学衡》社经费。宓所欠黄君之项，至是遂告清结，可感也。

晚函彦，述复阅昔年致心一函后之感想。宓生性悲观，近较前更甚。心一戒宓与彦通函勿触动彦之身世之感，徒有损而无益于彦。宓虽知心一言之是而不能从也。

十一月一日 星期四

阴。上午读书。又11—12访王文显，为分派学生事。英文作文。

^① 邵循正(1909—1973)，字心恒，福建福州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习政治。1930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改习历史。1934年入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文学院习蒙古史。1935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习蒙古史。193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1946年冬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52年至1958年任近代史所史料编辑室主任。

下午1-3上课,甚倦。4-6甚觉无聊,翻读《雨僧诗稿》以自遣。近来夜间仍常醒,亦以寒故。

《大公报》胡政之复函,《文学副刊》主续办;并谓曹君谷冰处事精细,以后稿件可无失云。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五

晴。大风。终日在室中编理《学衡》稿。近以诸事忧心,急于作事。《学衡》延旷已久,决赶速补为之。

接大公报馆函,知《再答朱希祖君》一稿业已觅得,当即登出云。

晚,校中开会,系教授会议,选举评议员。宓以有客在,未往。继知其应举之人,也由当局布置妥贴,则往与不往,更不足轻重矣。

十一月三日 星期六

晴。晨8-9函胡徵,述对彦之心事。

9-10张季鸾来。宓导观校舍,约定《文学副刊》仍续办。

季鸾在此之时,而心一偕绍梅(沧萍弟)挈学淑来。正午与心一、绍梅、学淑、颢在室中便餐,饮酒。

下午1-4,偕心一等在操场观本校军事教练第一次集合宣誓,罗校长等演说。遇王文显夫妇。

四时,至燕京大学,晤陈仰贤。五时,绍梅归城中去。宓邀仰贤及心一、学淑至成府某馆(即清华售品社移开者)便宴。八时,偕心一、学淑步归清华,即同宿宓室中。

十一月四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九时,陈仰贤来。10-11偕心一、学淑、仰贤访

正文显夫人未遇。访陈达夫妇，遇之。又游观校舍。

正午，在必室中便宴，仍饮酒。下午一时半，各别归。宓仍编稿。

晚 7—10 访 Winter，谈校事。又与 Jameson 弈二局。

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

晴。晨 8—10 赴纪念周如例。罗校长演说济案目击情形。自今日起，学生一律着军服，实行军事训练。惟闻学生反对者多，恐不久或有事也。

是日仍编稿。晚唐得源、杨汝金偕陕生李浩蒲城。来。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夕 4—5 赴周寄梅奖学金委员会。

5—6 与陈寅恪散步。

晚八时，瞿国眷来，宿此。

十一月七日 星期三

阴。晨 8—9 偕瞿国眷散步，九时别去。

宓终日编稿。上课。

晚 7:30—10:00 赴外国语文系学生欢迎新教员、新学生会于工字厅。新生中有女生一人。

十一月八日 星期四

晴。风。上课如恒。

夕，《学衡》64 期全稿编成，即寄发。

下午 4—5 杨开道导之，留美 Michigan Ph. D. 今为燕京社会学副教授。偕

陈遼^① 芻猷，留美暂时回国。常作英诗投登美志。来访，少坐即去。二人皆湘人。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五

晴。晨，致彦一函，杂叙近日琐事。

午饭后，访 Winter，晤温源宁。

1-2上课。2-3温源宁来，以将任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拟由学校与清华交涉，以李石曾之势力，强迫罗校长允许清华教员赴北京大学兼课。而届时欲必往任课二三小时。必答以未尝不可。

3-5入浴。接来函多封，均关于发售《学衡》等琐事，亦殊令宓气愤。盖我负责而人不负责，实吾一生之悲剧也。

晚7-10访 Winter，并晤 Ecke。德国人，博士，新聘教授。在其处饮洋酒 Vermoth甚多。迨 Ecke 既去，乃闻 Winter 细述近顷 Pollard 与 Ecke 因失物争吵等细情，益叹人生之多苦而又有趣。以西国学者，而亦不脱儿女子情态也。又与 Winter 商酌，以温源宁约赴北京大学任课事，必引起罗校长之怨恨及校内同人之不平，危身滋甚。乃即作函致温君辞却之。

晚，燃烛读陈铨所著小说《天问》，甚佳。另有文评之。陈君成绩如此；宓拟著小说，二十年于兹，一字未成。可哀也已。《人海微澜》亦甚可取。直至午前三时半，全书读毕，始寝。

① 陈遼(1902—1990)，字芻猷，湖南攸县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南开大学教授。1934年后，在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参加解放军工作。1953年至1955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55年后，任外文出版社顾问、军事工程学院教授。

十一月十日 星期六

晴。晨七时起。上午编稿。

下午撰《评陈铨〈天问〉(小说)》一篇。

5-6 罗正暉应召来,谈《天问》及作小说之事。

晚八时即寝。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星期。连日天气至佳,人皆游乐,独我孤居无悻,但以编稿写信事务信件。自遣,终日未出室门。晨剪发。

夜,燃烛校注心一所抄彦两年前致毅之长函,约七千馀字,并加跋语。直至午前二时半始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一

阴。是日为孙中山诞日放假。晨七时半乘人力车入城,九时半抵中央公园。君衍表兄如约来,乃在园内游步。又至前门外正阳楼午餐,进酒及羊肉。下午二时,仍步至中央公园,在来今雨轩进牛乳糕点,四时别出。宓乘人力车归校,晚六时抵。

宓以彦之照片及致毅长函示君衍兄,并述宓对心一及彦之意思感情,而以此后之态度与办法与君衍兄商酌。按宓日前函胡微,曾述及宓对彦之行为及态度,不出以下五种。(一)自断其情丝,佯为恨彦也者。藉故与彦绝交,使彦愤我怒我,而关系从此脱离。宓与心一仍旧。(二)如今之情形,不进不退,以柏拉图之爱终身,就实事上帮助彦,而以朋友之关系慰藉之。(三)与心一关系仍旧,而与彦秘密结合。(四)与心一分居(separate)而与彦结婚。(五)与心一以法律手续正式离婚,而与彦结婚。陈述我之意思既毕,君衍兄乃言其所见,

大意如下。君衍兄以为(一)法不必。(五)法断断不可。如能实行(二)法,斯为最上。常保理想之爱,而免事实之苦。如做不到,则亦不必绝望,前途仍有希望。(三)法秘密结合,被人挟制,危险最大,万不可行。最好将(四)法加以变化,即不言分居,但以兼挑之说,请父出而主张。末后君衍兄并允日内访王用宾观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氏之秘书长。荐彦任某种职事。如能有成,即彦可在此常晤谈。诚宓之至幸矣。

宓归校后,于晚间以彦之照片及致毅长函示陈寅恪及张荫麟。二人皆甚感动赞美。宓归途觉甚畅且乐,如中酒然。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二

阴。 上课如恒。晨起,作诗一首。录下。

解脱一首

回首乍如酒醒时,超离境地一凝思。
身犹多事宁增累,理未全通敢效痴。
万古遗痕污白壁,诸天色态染纯丝。
微生短梦倏将尽,绞尽回肠空尔为。

此诗五六两句,乃用 Shelley 之 Adonais^① 诗中 Life, like a dome of many-coloured glass, Stains the white radiance of eternity^② 之意。

今日再思对彦之事,忽又消极悲观,决不有所举动。忽此忽彼,

① 英国浪漫诗人雪莱(1792—1822)之《阿道耐衣斯》诗。此诗是雪莱为济慈(Keats, 1795—1821)所写的悼亡诗,作于 1821 年。

② 生命,像一个用五彩玻璃鑲成的圆屋顶,使永恒的白光染上了色。

深致痛苦。兹整理宓之思想，撮叙宓对彦之心情及态度如下。嗣后方针，由此定矣。(1)宓钦彦之才而悯其遇。宓之爱彦，实出真诚。宓对彦之行事，一切当以彦之幸福及利益为定准。(2)此时彦对我无特别之表示，在宓自不当有逾轨之妄想。当力保柏拉图之爱，竭力为彦谋实际之幸福。(3)与彦交际往还，当坦白真诚，磊落光明，一切自然。(4)若历久而彦仍未嫁，确系属意于我，则我以爱彦之心，自当与彦结合。未到此境，未届此期，我不再思亦不再谈此事。(5)我今当力自省察，安神养体，努力学业，不改夙昔之精勤恭恪，而静待自然之变化。写信与彦，内容措辞，尤当慎重，应能发挥我之品性识解之最高部分，而不以悲观及私意参入其中。以上五条，今定为对彦之正当态度，愿实行不懈。勉之勉之。

是日下午2—3上课，因预备未足，又因昨日风吹头痛，致讲授怠忽。近来以私情私欲之缠绕，一己退步实多，急宜收敛振奋也。

晚十一时半寝。

是日以彦致毅长函原本、抄本。并寄彦。又致彦一函，报告君衍兄允代荐职事。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阴。小雪。上午读书。下午1—2上课，又与水天同^①谈。

夕，与寅恪晤谈。寅恪以为法律如离婚。重于社会批评，如两妻，重婚。故人当遵守法律而宁犯社会之讥评，方为稳妥云。

^① 水天同(1909—)，甘肃兰州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马尔堡大学学习德语。1934年回国，在青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附中任教。1939年赴昆明，1940年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兼教员。1948年任兰州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3年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晚上课。又校阅罗正暉著小说《苦果》凡三册。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风。上午无所事事,有学生郑家颐^①来见。

下午1-2上课。3-5乘人力车入城。途见贫民,念全国饥寒交迫之状,深觉吾侪等于罪人。宓至姑母宅中,即在其宅中晚饭。与君衍兄谈。君衍兄谓已访王用宾,政治分会秘书四人已委定,以下之职员则尚未发表,或可给彦一位置云。

晚九时,乘人力车电车,归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阴。上午与心一闲谈,待陈仰贤不至。

下午2-4乘人力车回校。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星期。终日在室中撰文。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是日未上《翻译》课,终日在室中撰作彭衍(Bunyan)^②纪

① 郑家颐,字仲和,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大学法学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② 今译作班扬。John Bunyan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作家和传道士。著有世界名著《天路历程》(第一部1678出版,第二部1684出版)讽喻小说。

念文。

晚编稿,并处理杂件。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 上午发稿。上课如恒。

下午3-4访王文显,以陈遼求得教职函及履历示之。一时无可设法。

归室,接彦十一月九日来函四纸,读之大感动。彦之寂寞悲观,至于如此,非宓又孰能慰之?恐世中能知彦甚深者更无他人。晚作函复彦。

是晚9-10学生陈凤翥^①二院九十四号。来,以译诗求政。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晨起另作函致彦,慰藉之。但告以心一提议欲效娥皇女英故事,宓于此虽中心求之不得,而恐彦受委屈,未敢赞同,俟后再商云云。

下午上课毕,3-4与寅恪谈。寅恪夫人唐筼已到京。寅恪顷已移居城中,似甚爽且乐也。

5-6访朱彬元于西院14号,未值,见其夫人。又访陈达略谈。朱将离此,赴宁就事。

6-9杨宗翰来。晚饭。便餐,进酒。九时别去。宓饮酒将近一斤。夜中失眠。

^① 陈凤翥(1907—),字子衡,浙江绍兴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毕业。后在天津浙江兴业银行国外汇兑部服务。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午，足成晨起所作一诗，录下。

失眠一首

失眠纵酒又增愁，竟拚微躯掷逝流。
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
高文冥漠存心想，小德辛勤困谬囚。
便欲乘风凌八极，羽衣仙伴共沉浮。

夕 5-6 访 Winter 谈，约明日在城中晤会。又观弈。

晚上课，又独在月下散步。

是日接碧柳十一月一日书，述树坤种种不端，尤令人气愤。碧柳如此勉强为善，直是对牛弹琴。虽有维持道德之微功，而所损于其天才诗境文章事业者大矣。为碧柳计，当以离婚另娶为善策耳。宓旋遇胡牧，略谈。

宓独赴西院，于陈达宅中晤朱彬元夫妇，乃共彼等为麻雀之戏。宓赢甚多，但不付钱，非赌也。十时归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8-10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

10-12 至台基厂 China Book - Sellers 观书。次至 Hartuny 照像馆，以彦之照片装置镜框。一元二角。

12-1 至东单牌楼南 Hemper Restaurant 进咖啡面包。然后乘人力车至姑母宅中，再进午餐。为羊肉火锅，饮酒。

下午 2-4 与君衍兄谈，谓已赴政治分会催促一次，但尚未发表

云。4-6 与姑母谈。姑母对宓事似亦不甚反对,特不无惋惜耳。晚饭同午饭。晚 8-9 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晨 9-10 陈仰贤来。

10-11 出,至北海公园内北平图书馆,访袁同礼。付以彦之履历一纸,托其代荐位置。袁君允向北平大学当局言之。又谓彦之职务似以女子师范学院(即旧女师大)之教员为最适宜云云。

11-12 至姑母家中取物。又询跨车胡同房宅事。次访温源宁于南长街东河沿 15 号曾傭宅,荐彦任教员等职。温君允为力。先是宓未允温君之邀,到北平大学任教课。至是为彦故,乃自愿兼任二课,而请温君成全彦之职事。

正午,至东安市场东亚楼宴客(4.00)。客为陈老姨太、之颖夫人朱仲竹、陈仰贤、李绍梅及心一、学淑。

下午二时半,席散。宓至欧美同学会,交纳会费五元。遇 Winter。至 Hartuny 照像馆,取彦照片。而装置不佳,待其另易镜框,终不合适,殊快快云。归至欧美同学会, Winter 及陈遼、温源宁,先后如约来,宓邀进茶点,谈文学。温君告我,谓彦事有望。无论如何,彼当聘彦为英文系秘书云。

五时散。宓邀陈遼君至东安市场森隆馆进西餐(2.50),谈甚洽。陈君仁柔可亲,谈及方令儒^①、虞芸佩二女士近情,辄共感叹不置。

① 方令儒(1897—1976),女,安徽桐城人。1923 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1929 年回国,任青岛大学讲师。1935 年任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随校内迁。1939 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兼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3 年起专任复旦大学教授。1958 年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

九时别，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旋阴。 星期。晨作函致彦，报告荐事详情，请即作北来之预备，待电到乃行。并请到此住宓宅中云云。此函示心一，而后发出。

下午二时半后，访温源宁于南长街曾宅，约定宓到北大兼课二小时，一为《浪漫运动史》，一为《翻译术》云。至彦事，据温君云，英文系秘书一职，薪金至多六十元。宓因重托其荐于北平大学他部分任事，或以彦为本系助教，专改英文作文及翻译课卷。而温君亦谓彼亦可聘彦兼为其 Private secretary^① 云。旋陈逵、杨宗翰亦来。

宓于4-6乘人力车回校。倦甚，晚早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 晨作函致彦，言职事必可满意。请速即来北平，到此请住南月牙胡同宅。并随函邮汇百元(作为借款)，俾作北上旅费，备万一一之需。不致因款绌而迟迟其行云。

下午1-2上课。

夕接黄华书，云拟即访彦，求作函介绍。甚矣，人事之颠倒奇幻也！宓方招彦来北平，而黄乃将访彦。彦之北来，为彦之利乎？抑害乎？孰能知之？黄华又称心一为贤妇，谓宓不当悲观云云。黄若爱彦，是宓所求所望，而宓又将以失彦为苦矣。然宓宁自苦，惟当为彦计耳。以百元汇呈父。旋接祥弟函，求每年助学金三四百元。呜呼，家人朋友，多视我为供钱之机器耳，孰为我之事业文章感情幸福着想

① 私人秘书。

哉？

晚 7—9 访 Winter 谈。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昨晚复黄华一函，内附介绍函一纸，致彦。俾黄往访。该函中语彦，如以在宁就事为善，不来北平亦可。意实谓若黄之印象尚佳，而婚姻不无希望，则留南方以待其成熟。宓虽思彦，然为彦故，宁牺牲自己。如此之情，自谓纯粹矣。

夕 5—8 与陈寅恪谈，寅恪并在此晚饭。宓略以宓之心情及困难之问题告之。寅恪则谓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于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以心一之效法张金凤，必由强迫，非出本心也。又谓宓此时已堕情网，遂致盲目。感情所激，理性全无。他日回思，所见必异。既已一误，何堪再误云云。按寅恪新婚得意，故为此说。且实不知宓内心之感想及与心一结婚以来之历史者。宓今昔性情并未改变。宓本具浪漫之特质，急激而重感情。又助人克己，热诚过度。昔与心一订婚、结婚，虽系愚痴，亦由热诚过度，与感情作用。即使今对彦亦如此，然宓知彦远比当时未睹心一面者为深。故今即使一切迷误，自贻伊戚，他日亦决不悔也。寅恪谓此事已成悲剧之形式。宓则以本身提倡道德及旧礼教，乃偏有如此之遭遇。一方则有心一，一方则有彦，此则悲剧之最大者也。

寅恪去后，宓觉烦闷激躁甚，时仅八时一刻，即阖户熄灯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正午 12-1, 在 Winter 宅中午餐(西餐)。晤温源宁, 告以彦不久即来, 代荐事望速进行。

夕阅课卷。晚饭后胡牧来, 与同出, 在月下散步。天上微云孤松, 景色至美, 而宓之心病则益深。是日接李沧萍粤函, 谓姜忠奎夫人闻已逝世云云。宓以意度之, 姜夫人当尚健在, 叔明故为此说, 以便在北平与令瑜成为婚配耳。

7-9 访 Winter, 并遇 Jameson, 方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微雨。上课如恒。

下午 3-4 林志钧率平。来, 未及细谈。但云黄晦闻先生在粤尚顺适。又梁任公先生病甚重云云。

晚, 赴 Winter 处略坐。上课而学生未至, 教室被占, 乃归。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微雪。晨 8-10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 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是日心一略助我编整《学衡》稿, 一九二八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汇编。至夜十一时, 乃毕。

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

阴雪。上午无所事事。10-1 赴南小街竹竿巷 30 号宅访王鸿韶。与范菴君久坐, 而韶始起。又以事即须赴办公处去, 宓遂归南月牙胡同寓宅。以馒头煨炉上食之, 与心一盘桓。宓存心忠厚, 又多感情, 即心一不如宓意, 宓亦不忍径尔离弃, 所以有双妻制度等之思想。然世间残忍之恶事, 为之甚易; 而尽情尽义, 方方求全之美意, 反终不得实行, 此世事之至可悲者也。

2-4 冒雪，乘人力车回校。四野皆白。西征途中景况，年年均忆及之也。

晚编《学衡》65 期稿成。即发出，并插画照片等，均寄交中华。又 65 期津贴百元，亦由北京中华书局汇拨云。

十二月二日 星期日

阴。昨夜雪，今晨止。上午 9-12 乘人力车至燕京大学，送新制之皮外套与陈仰贤女士。在女生客厅中坐谈。宓用譬喻之法，以宓与彦及心一之关系，告陈仰贤。仰贤甚喻宓旨。彼与宓讨论结果，其所陈述之意见，简括如下。女子与男子心性不同。女子之天性较为纯粹，重精神之爱而轻肉体之乐。真相爱者，不必共衾枕。故宓诚爱彦，应长保持柏拉图之爱。除男女之关系外，无论如何亲密，均可。于是由各方面，以真诚亲切之意，为彦扶助并慰解，则彦所受宓之实惠，比之结合为尤大也。如是为之，则他人虽有疑忌诽谤，问心无愧，均可不顾矣。宓归途细思仰贤之言，启我实多。今后决如是为之。以纯粹之意思，忠诚之行事，竭力为彦助，并常晤谈慰解，以尽吾情，常保柏拉图之爱。庶可免复杂之痛苦，而亦可永留美丽之诗意。此亦困难中惟一之正途矣。

十二时半回校，以糕点代午餐。下午读书。4-6 访 Winter 谈。

晚，接胡徵复函，略谓宓所开列种种途径，以正式离婚结婚为最善。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

阴。大风。晨撰稿。午 12-2 在 Winter 宅与温源宁谈。温谓彦事有二种机会。（一）协和医院之宣传员（英文），月薪百二十元。虽狭隘而薪金可靠。（二）北平大学英文系秘书（月薪六十元）兼女大英文教员（八十元或百元）方面较广，而一二月内，或不能领得薪金。应俟进行结果再定云云。

自十月起,宓每月代钱稻孙付西客厅东间房租五元,连西间共十元。

夕5-6张广舆来,谈整顿庶务事。又代校工学校图书馆劝捐,宓捐三元。

晚,胡牧来。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二

晴。风。 上课如恒。

夕6-8陈寅恪在此晚饭。又张荫麟来谈。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午12-1在Winter宅晤温源宁,谓(一)协和事,尚未晤主事之方君。办公钟点为每日9-12,2-5,须见本人之面方可定聘。(二)女大英文教员,须宓与该校教务长凌子平君面谈,即可定聘。似可电毛速来云云。约明日再接洽。

1-2在课堂中与水天同、李德明^①谈选校事。

3-5在课堂中,与李德明、罗正暉、杨葆昌^②谈今日中国文人之生活及文学发达之途径。

夕5-6罗正暉来谈。《苦果》小说已校阅完毕,携去。

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晴,风。 上课如恒。

① 李德明,浙江吴兴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士。

② 杨葆昌,贵州安顺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伊利诺伊大学理学士,习化学。回国后,任广州勸勤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教授。

下午 3-4 以电话询温源宁，知协和事尚未定妥。

晚访 Winter，弈一局。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

晴。 上午读书。

下午 12-1 晤温源宁君于 Winter 处，知（一）协和事又有变化，须俟开会决定，薪金不能多于一百元。（二）温君现经诸校争聘为学长，故对于各校之功课钟点及教员，可如意支配。彦可在女大及师大预科授英文，每小时四元。（三）总之，温君之意，望彦即日来此，彼可保证得到 150 乃至 160 之薪金云云。

1-2 回室中作函致彦报告温君所言详情。又拟一电致彦云“杭州湖滨路七衡一号毛彦文，职务已定，请速来平，宓。”

2-4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西长安街局，发出此电（2.50）及快函。次至南柳巷 60 号大公报分馆取上月份稿费二百元。即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宿焉。

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

阴。大风。 在寓宅校阅《学衡》稿。又与心一谈。知心一曾有函致彦，以宓爱彦之事，责彦劝宓。而彦回函，允另函劝宓，且求心一以待魏晋者待彦云。又心一已稟父云云。又张孝秉昨来访心一，探询此事。宓谓宓已以“悬崖勒马”之意告陈寅恪。且此本宓一方之私意，彦实不负责，不应累及云云。

十二月九日 星期日

晴。风。 上午在寓宅，编稿，并与心一谈。

下午 3-4，偕心一、学淑同出。至后门外，同乘电车至西单牌

楼，遇朱彬元夫人。

宓独至滨来香，待汽车，不至。乃偕清华学生二三人，乘电车人力车回校。抵校已六时半后矣。先是宓深悔前函娥皇女英云云之无当。又昨闻心一有函致彦云云，即猜定彦恐不能来。今晚归校，果见彦复电云“敬辞，彦。”宓大失望而痛自悔责。

晚罗香林^①来，三院六十一号，《周刊》总编辑。索《周刊》稿。

8-10 张荫麟来谈，以南游归后诗及昔年在美与心一订婚时致毅及彦之长函示之。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一

晴。上午，在室中作函致彦，未完；而接彦十一月二十九日快函，谓暂不能来北平，请助求某种留美奖学金。又关于前函所言娥皇女英事，谓“…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率直之言，祈为鉴亮。”宓读此函，盖觉愧惭无地自容，不知写信时何以谬妄至此。而益服彦之明达而坚定，远非读书较多之宓所可及。宓尤憾者，即宓爱彦之心情及拟与心一离婚之意，始终未向彦表示，而但以娥皇女英之说写告，使彦决不感激，更难原谅，而但觉宓之愚妄自私，对彦妄加屈辱。宓之迷惘自误，激切自

①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广东兴宁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0年毕业，入研究院。1934年任教中山大学。1945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文理学院院长，1946年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国民党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迁香港，后任教于香港文化专科学校、香港汉文夜学院、香港大学中文系。1964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

害，如斯可谓极矣。所望彦能不虑此层，而仍来北平就职；则（一）宓之妄言，致阻害彦之职务之罪，可以少减。（二）上言之侮辱及误会，可以得机会解释。（三）宓对彦之真情可以无形的表示，而宓与彦有可以互相研究了解之机会。果有真爱，生于自然，则前途应少危险也。于是拟致彦电“…函电悉，职务机会佳，专候，仍望速来。彼事谨遵教，来此绝无妨碍。勿虑，幸信宓。”下午入城内拍发。4-6 乘人力车回校。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晨 8-9 作函致彦（单挂号），说明宓愿遵行彦之劝告，祈彦恕其前愆云云。

正午，遇 Winter，谓昨温君意兴索然，北大以政治时局关系，开学一时无期。宓闻言颇忧，即欲电彦，劝暂勿来，俾免辞去杭州今职之可惜，而北来又落空，宓将何以对彦？踌躇久之。

下午上课。4-6 赴教授会。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上午赶作《文学副刊》稿，已逾期矣。

午 12-1 至 Winter 宅中晤温源宁。悉温已就女大教务长职。为彦在女大预科派定英文作文及翻译课，凡七小时，每时薪金四元。聘书日内可发。又女师大亦可给彦钟点，约四小时，须彦速来。至北大文理科学则无期云云。是日待彦复电，不至。晚 6-7 乃由电话中托君衍兄代发一电致彦，文曰“…女大课十一时，每时四元，盼速来。宓。”盖宓仍望彦来此，藉有解释之机会，并证明宓为可以为善之人。是日又致彦一快信，内容同。请彦自决行止。

下午晤陈寅恪。又遇张熙。怡然。

晚 7-9 与 Winter、Smith 二君弈，谈。

燕京注册部主任梅贻宝君函告该校年假可招收毕业院学生，并赠章程一册。惜彦已不能到燕京修学矣。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阴雪。 上课如恒。

下午 4-7 赴教授会。

晚，与君衍兄电谈。以宓虽渴望彦北来，然宓以彦之幸福为第一义。又恐黄华已至杭访晤，彦北来则失去增进交谊之机会。此事殊未易决，遂拟再致彦一电，文曰“请统筹自决。来否必皆满意。”旋君衍兄以此电与前矛盾，反滋误解，乃决定不必发出。

彦之不来，固宓之咎，亦与心一之致函于彦有关，宓以此颇怨心一。盖宓于心一，即此事亦推心置腹；心一则径为惊人之举，不顾我之感情。呜呼！今后与心一，当保夫妇之名，供以资用；而一身则独居清华终老，梦中过日，不复问人世事矣。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阴雪已止。 晨致函心一而又收回，今后当更慎之。

9-10 接彦电，文云“可否即回江后来平，请转商电复。彦。”即至教室中晤温君。彼谓即日开学，月底发薪，彦必须即到。迟则其职须易人。宓遂与君衍兄电谈，请即代电彦，文云“…今改组开学，必须即日到。宓。”

下午 2-6 乘人力车至燕京，访全绍文，未遇。与陈仰贤在女客厅中谈。

晚杨宗翰来，在此晚饭。7-10 陪至图书馆检书，并访 Winter 谈。归后即别去，已十一时矣。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大风。是日原拟不入城，故托钱稻孙君代寄各函至城中；并由城中代发一电致彦，以速其行(2.00)。旋以陈遼君招宴，乃于九时乘汽车入城(0.40)。见天安门反日大会。至青年会，偕陈福田于10—12访赵学海夫妇另妻之杨夫人，为杨光注^①之妹。于东堂子胡同16号。十二时，复偕归青年会。

宓至宿舍九号室晤陈遼君，谈甚欢。陈君邀宓至东安市场东亚楼午餐。毕，偕陈君至南月牙胡同寓宅。三时，陈君别去。

四时，《人海微澜》作者鳧公来。其真名为潘式^②字伯鹰，安徽怀宁人。现为交通大学学生，住西单崇善里十一号。谈著作小说之事，甚洽。留在寓宅便餐，晚十时别去。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风。上午十时，访陈遼君于青年会，求其代授彦之教课两星期。陈君欣然允之。十时半，乘清华汽车回校。下午二时，复以电话托君衍兄代发一电致彦，文云“温急催，请即刻起程来平，免课久缺，并得全月薪。寒假可归省。幸勿迟误。电复。宓”(4.30)。

下午及晚撰稿。

晚与温君电谈，知女师大之四小时，只能待彦三日。如不来，则

① 杨光注(1900—)，浙江吴兴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习外文。回国后，在上海大陆报馆任职。

② 潘式(1903—1966)，字伯鹰，号鳧公，安徽怀宁人。小说家，诗人。少从桐城吴闳生学，后入北方交通大学。三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著有旧体小说《人海微澜》、笔记《隐形》等及诗集《玄隐庐诗》。早年从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市政府参事。

归他人。女大之七小时，亦只能待一星期云。宓答以彦必速来，宓可负责。近为彦事，益忧急。夜间身体发热，久不成寐。深恐彦终不来，则全局失败，贻恨无穷矣。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是日体虚弱，发热。足痛。

终日撰稿。午 12-1 晤温君于 Winter 宅。温君谓，无再通融之“馀”地。宓亦无法。

上课如恒。

晚访 Winter，未遇。接彦十二月九日快信，读之极为痛苦。是日仍发热，谵语。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大风。晨，又托钱稻孙君由城中代发电致彦，文曰“请即刻轻装起程。温限你一星期到校，迟到失职。电示行期。宓。”

上课如恒。

荀慧生今晚在开明演《玉堂春》全本，心一以宓前言，故为购二座票，命绍梅以电话通知。宓此时心境，决非南游初归之比，又体弱将病，实不欲观。以票已买好，只得于下午 4:30 乘汽车入城。同车为寅恪及张熙，宓以郁悌已极，懒与二君交谈。

六时，抵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戏票退去，未往观。夜仍发热，神志不宁。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上午 9-11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甫抵校，即接彦复电云“本学期内决难来，请聘代庖。彦。”宓是时嗒然若丧，继则爽然若

有所失。只得于 12-1 怀电至 Winter 处,持示温源宁君。温君谓既如此,亦属无法;代庖一层,决不能办。彼须另聘教员。此事只能作为取消云云。温君又云,女师大之凌君亦已允等候。彼已将女大、女师大二处与彦之聘书办就,带在身旁。正拟今日携示宓,而彦偏复电不来,真是 Irony^① 云云。

旋二君对餐,宓侧坐。温君忽笑对宓云“You must be very sorry that you cannot see your friend.”^②宓勉强答曰“Well, I simply tried to help my friend to get a position—that is all.”^③于是 Winter 君曰“Poor Wu! He was always trying to get positions for his friends; & when he had succeeded, they never came.”^④温君解释曰“I was telling Winter yesterday that you seemed to put so much effort in Miss Mao's case, that I thought you must be anxious to see her here.”^⑤

已而 1-2 温君复与宓商继彦之人,乃决聘谢冰心或朱胡彬夏授《翻译》课云。

二时,宓归室中,失望愤郁之极,乃作函致彦。

4-6 学生陈嘉^⑥ 来谈。

① 命运的嘲弄。

② “你一定很难过,因为你见不到你的朋友。”

③ “其实我只不过想帮助我的朋友获得一个(工作)位置——别无其他。”

④ “可怜的吴!他老在那里想方设法为他的朋友找工作;但当他找成功了,他的朋友却都不肯来接受。”

⑤ “我昨天告诉温德说你似乎为毛小姐之事特别卖力,因此我猜想你一定渴望她来这里。”

⑥ 陈嘉(1907—1986),字子嘉,浙江杭州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历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晚7-9复续作长函，历叙此次荐事之经过及其困难（日记体），俾彦知宓之屡电促来之故，及机会坐失之可惜，而宓之热诚与失望即在其中。但望彦读此函，明荐事之真相，而可解除以前之误会与疑忌，仍如昔为理想之朋友，则宓之大幸。其他更不计及矣。函凡九纸，约数千言。

九时半，函成。即解衣寝。寝后即病，寒热交作。宓每次热心经营一事，终归失败，则必病。此次知所不免，特病起后仍感事务之忙苦与生活之郁闷，不知如何消遣支持耳。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十时，心一偕学淑来。盖昨晚心一倩绍梅电询，宓答以杭州复电内容云云。心一知宓必病，故来视也。时宓方发寒战栗，又病胃而腹泻。10-11赴医院诊病。李冈大夫谓由于身弱而劳苦过度，付以药数种，归而服之。

下午1-2，尚勉强上课一小时。

是日及晚，泻三四次。晚7-9寒热大作。陈之颢来。心一甫由燕京访陈仰贤归来，见宓发寒战栗之状，大惊。宓拥重衾卧。中夜寒退，热乃大作。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心一仍在此看护宓病。宓常拥衾卧，食甚少。午后泻止。

上午10-11赴医院诊病。李冈断为疟疾 Malaria Fever 给以金鸡纳重剂，服之甚见效。是夜7-9寒热虽仍发，而已远不如昨夕之甚，心一、学淑仍留此。

病中已不复再思与彦关系之将来，但求彦能了解此次急招之真意，解除误会，仍为朋友如初，则于愿已足。

是晨(一)袁同礼来电话,谈彦职事。宓告以温君之计划及彦不能来之情形,而谢之。(二)温君来电话,邀宓任师大四年级《翻译》课一小时 Sat. 8:30 A. M.。宓漫应之,旋复追悔。凡此,均彦事之馀波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大风。冬至,放假。下午一时,心一率学淑归城中去。宓送登汽车,归后仍偃卧。

4-6 陈仰贤来,谈次谓彦或可原谅我。但女子之心理特别,但以真情热诚,未易取信。彦之不来,亦自有其理由也。宓心痛甚,念宓生平真心为友,而友多不谅。此次彦不北来,宓不得有解释前情及证明我人格之机会,诚宓之大恨也。

晚,仍略有寒热,较昨夕更微。早寝。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星期。未明即醒,于枕上作《木兰花》词三首。尚待修正,姑录于此。

木兰花岁暮病中吟

(一)渔翁久在磻溪住,误入桃源不识路。蓑衣未染陌尘香,已见狂风摧锦树。 金丹九转千年铸,迢递银河一苇渡。人间天上太匆匆,弹指楼台无觅处。

(二)海晴浮屿连波碧,夜净圆天星粒粒。此中原各有光明。云外凭谁通讯息。用安诺德 To

Marguerite——Continued^① 诗意。原诗起句云 Yes, in the sea of life enisled^②。诗共四首,过长不录。 火山内蕴真情赤,喷薄无由空灼急。以上二句兼用拜伦诗意。剖心相喻古来难,那更人心非古昔。

(三)黄沙莽莽无涯际,病骥脱空驰万里,鞭管何况雪霜侵,负载久伤筋力敝。 饥疲晕绝肢横地,半晌长嘶扬鬣起。千程行尽问何归,眼底茫茫天接水。按宓生于光绪甲午,属相为马,性亦类似,故恒喜以马自喻。

日来学生来访者,多未接见。

下午3-5 Winter 与 Jameson 二君来探病。时宓已穿衣起坐,并能编阅文稿。

晚,仍服药如前。是夜寒热未作,疟疾渐脱体矣。

晚,张荫麟来谈。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编稿。

午12-1 访温君于 Winter 处,未遇。

下午仍续编稿,四时发出。

夕5-7 赴 Winter 处谈。述家庭情形,夫妇一层则未之及。

晚,陈之鼐来。疟疾未发。

晚,办杂事。自是日起,勉强照常工作。

① 《致玛奎利特——续篇》。

② “的确,被隔离在生命海洋中的孤岛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是日放假。上午，修改前日所作《木兰花》词，寄宏度改之。恐亦未必肯改。

午 11-1, Smith 君导介美国人毕格君 Cyrus H. Peake^① 来访。毕君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utting Travelling Fellow 兼 Lecturer on Chinese History。^② 现为得 Ph.D. 学位，来中国一年，研究中国近二十餘年教科书之编纂及其内容。现住北京华文学校，因见宓关于孔教之演说，故来谈。但所谈极泛泛，其人亦无多学识云。

下午 2-6 拥衾卧，阅读小词。

晚，学生罗懋德^③、吴志毅^④ 来。

阅学生英英卷。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阴。10-11 赴医院诊病。李冈大夫谓宓病复杂，疟疾既止，心境之烦郁当益甚。其法（一）服助消化之药及鱼肝油。（二）多吸新鲜空气。（三）多散步。（四）少思虑，少感慨。末条最难实行者也。

12-1 赴 Winter 宅中，见温源宁君，辞师大《翻译》课一小时。温君必欲宓暂时担任，徐觅接替之人。无结果。

① 居鲁士·H·毕格。

② 毕君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卡廷出国奖学金者兼中国历史讲师。

③ 罗懋德（1904—1990），字念生，以字行，四川威远人。清华学校 1929 年毕业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康奈尔大学研究希腊文学。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考古学。1934 年回国，参加陕西宝鸡斗鸡台文物发掘工作。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2 年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4 年改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④ 吴志毅，江西南昌人。清华学校 1929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

归后,拟汇款呈父,而每百元汇费七元,乃暂止。以十元汇缪钺为稿费。《大公报》来函,拟以各种副刊改排四页,以便装钉成册。

浦江清来,必付以十一、十二月份酬金\$40,坚辞不受。

晚6-7李德明、罗正暉来。教授会未赴。早寝。

日前竭力奋斗,望彦到此,计期至迟今晚二十六日。可到。故一方屡与心一筹议今晚赴站迎接,一方以此夕为宓之痛苦终止之时,良友欢聚之日。呜呼,今乃何如?念此,心如刀刺。赋短词一,聊以写意而已。

采桑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作

最难消遣今宵是。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付与旁人作解嘲。
佳期未到翻成恨,梦也迢迢,会也迢迢,奈此余生太寂寥。

醒谓 cold & realistic mood^①,醉谓 emotional & romantic mood^②,非指饮酒而言。佳期指友好欢聚之期,非世俗所谓佳期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昨夜雪,晨犹未止。晨,复上稟姑母大人,请其劝心一来此陪伴监护我,以防我自杀或疯狂,多伤痛之语。

旋又函心一,直邀其来此。未知肯来否?

又作函致彦,请仍为友如初,勿弃绝,勿疏远;并《采桑子》写示之。

① 冷静和现实的精神状态。

② 感情冲动和浪漫的精神状态。

下午 1—3 上课。4—6 冒雪访 Winter 谈。

晚 6—7 宴张荫麟、浦江清于室中，议《文学副刊》事。决定（一）版式暂仍旧不改。（二）各作随笔，以增材料及门类。

是晚教职员公宴，未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大风。上午心境甚烦苦，不能作事。

下午三时，心一到此，甚慰。略编稿。

5—6 学生三人来，求复讲英诗。

是晚疟疾复作，寒热又发。早寝。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上午 9—11 编稿。11—12 昼寝。

下午 1—2 君衍表兄来视疾，云姑母亦将来视。宓敬却之。

2—3 昼寝。

夕编稿。晚八时即寝，疟疾未去，微发热。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星期。上午撰稿。心一仍在此伴我。

下午仍编稿。旋接彦十二月二十二日快函，始悉（一）民政厅事已失，将专任工学院教员。（二）此次不来北平乃因其父复电不许，后此仍思北来。（三）对宓并无疑虑及误会。宓读完，益觉此次职务机会失去之可惜，及彦不径来平之非计。人事舛错，常至如此。可胜叹哉！又彦抄示黄华函，知黄尚未赴杭云。

夕陈之黼表弟来，在此晚饭。宓与谈年来经营各事失败之往迹，又不胜其愤激焉。

晚疟疾未来,九时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风。 上午9-11编稿,即发出。

下午,卧床上,读盛成^①著 Ma Mère^②。

以\$100汇呈父,汇费七元。

以\$15给水天同,为译《初识贫乏记》酬资。可云极丰。

晚,口授心一代笔,作函复彦。

是夜,疟疾复发。劳苦终年,而岁节乃从病中度过。甚矣,宓之不幸也!

① 盛成(1899—1997),江苏仪征人。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肄业。留学法国,入农业学校,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入巴黎养蚕学校任教授,并从事写作。1930年回国,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和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与郭沫若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6年任台湾大学教授。1965年赴美国。1966年赴巴黎。1978年回国,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法语教授。

② 《我的母亲》。

知不足齋叢書

民國十六年

一月一日 星期二

晴。风。上午十时，心一归去。必仍卧床读书。

下午，同。张荫麟来补考。又张企泰等四人来，未见。

是晚疟疾未发。岂缘岁首春来，万象更新，而病魔亦遂引去耶？

晚7-8访 Winter，彼有宴会，略坐即归寝。

一月二日 星期三

晴。晨9-10在园中河畔散步。归后作五古诗一首，题曰《病起行吟》，录稿中。

下午昼眠。仍服金鸡纳霜如前，是夜疟疾未发。

晚7-8访 Winter，略坐即归。以彼有事须外出也。

8-10读书。

一月三日 星期四

晴。上午9-11赴图书馆，为学生参考书事(Reserved Books)。

下午1-3上课，殊觉倦怠。夕及晚，阅学生考卷。

疟疾已不再发，惟患头痛及胸口郁塞。

是日4-6教授茶话会未能赴。5-6杨振声、冯友兰、杨震文来视宓病，殊慰。渠等谓宓病颇复杂，宜就名医诊治，不宜忽视。杨震文君谓德国医院之克利大夫(Krieg)治疟甚能。而盖大夫(Grimm)治癣甚效。彼与诸医熟稔，愿导宓往，且为翻译。可于寒假中径至渠寓，北池子马圈胡同九号杨丙辰。相邀同往云云。冯君谓《验方新编》中治疟三方甚奇效。杨君又谓以蒜醃黄土治癣，绝灵速云云。并志之。

是日接美国葛丽英女士 Miss Elizabeth Green 由檀香山寄来贺年

片，殊感。

一月四日 星期五

晴。上午复为愁魔所扰，未多读书。

下午2-3乘人力车入城。行过火车站不远，忽遇心一率学淑来此，乃复同归校中。心一乃承姑母之命而来。此次来视宓疾，是为第三次矣。

上午11-12 吴其昌来。

一月五日 星期六

是日狂风阴霾，黄沙满屋。心一、学淑在此，终日蜷伏室中。宓上下午皆昼寝。

下午陈之黼来。张荫麟来。

一月六日 星期日

晴，风止。是日星期。上午十时，心一偕学淑归城中去。

下午1-3 昼寝。

夕4-5 张荫麟来。5-6 陈嘉来。又陈之黼来，姑母再赐糕点。晚编稿。

一月七日 星期一

半阴晴。上午9-11 读书。

下午1-4 编稿。正欲发稿，而接阅本日《大公报》，始知以广告过多，本日《文学副刊》暂停。在吾人虽可稍获休息，然近者各期内容均已排定，稿件拥挤，且带时间性，不容迟延，如此受损不小。故即函馆中，说明此等情形，祈以后勿再停歇《文学副刊》。又函馆中，言排版之事。

函彦,述病后心情。拟寂寞终生,不再求欢爱之事。

因校役吴延增之请,为函庶务处,言其作事勤慎明敏,俾可望升级增薪。

晚罗根泽来。浦江清来。

一月八日 星期二

晴。 上午10-11上课。

下午2-3上课。4-6:30赴奖学金委员会。

晚7:30-9:30至Jameson宅中,与诸人叙谈,并进酒。又至Winter室中坐谈。

虽上课如恒,仍觉疲倦甚。且中心郁抑,不知何以自遣。

刘永济复函,丧母,妻病,以此而忧伤。

一月九日 星期三

半阴晴。大风。 2-4姑母及君衍兄来视宓疾,宓感甚。

晚6-9杨宗翰来,在此晚饭,所谈虽系学问及高尚之道理,然不能慰宓之情。

一月十日 星期四

晴。 上午读书。下午1-3上课。4-5寝息。以百元汇呈父,为阴历年节在途故也。

是日《大公报》改用新式轮转机,加增篇幅,每版约增千馀字。《文学副刊》每版遽增此数之负担,是又宓之催命符也。

一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 晨接南京铁道部来电,文曰:“……吴宓兄鉴,孙科二子,

年十五六,拟聘兄来沪,专授中英文及普通科学,月修约三百元。盼兄能来,并乞电复。罗清生、谢保樵^①当系谢宝潮。青。”即复一电及函,辞谢之。是日编《学衡》稿。

下午1—2 寝息。浦江清来。叶企孙来。

夕5—7 瞿国眷来。所谈之话,皆宓所不愿闻,而又不得不陪侍周旋。宓病中乃无养息之地。在此不免来客之扰,哀哉!

晚7—10 赴章寅招宴于工字厅,未敢进酒食,仅食糕点而已。席间李济等谈梅光迪、陈寅恪新婚快乐之情状。

旧大一学生何某来,请改正文稿。以病却之。

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晨,托钱稻孙由城中代发电,文曰:“南京铁道部罗清生、谢保樵鉴。孙聘敬辞。宓。”

8—11 瞿国眷来谈,宓以碧柳函示瞿君。渠甚愤慨,主张碧柳应即离婚。又谈及婚姻问题,瞿君之观点,亦系以权术御妻,而自寻快乐。若宓之深情诚意,反自招苦耳。

臬父,极述所苦,语多沉痛而类病狂。既发,又复悔之。下午12—1 胡先骕来。1—2 学生卢明德^②、金树荣^③来。

① 谢保樵(1896—),字宝潮,广东南海人。清华学校1919年毕业留美,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北平法政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及广东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外交部、交通部及财政部科长,武昌土地局局长,江苏烟酒税局局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铁道部秘书,广九铁路管理局局长,立法院编译处处长。1948任驻泰国大使,1950年离职。

② 卢明德,福建同安人。清华大学旧制部1929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哈佛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③ 金树荣(1907—),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旧制部1929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浦江清来。

编《学衡》稿。

晚,作长函致彦。述彦此次不来所给宓感情上的痛苦,及宓渴望彦来此所欲叙说之事项,及拟于此半年中,互相熟习考察,以便决定永久结缘与否之深意等。凡六页,约数千言。此函未发。

一月十三日 星期日

昨夜雪,晨犹未止。是日星期。晨 8-9 孟泰庄^① 来。

终日闭户编稿。

晚,又续作函致彦,凡二页。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大风。上午编稿。午饭时,接彦除夕函(邮汇款百元退回)。谓接到宓十二月十九日述荐事经过长函,至为痛苦。深悔当时不即来此就职,此时亦无及。又托宓代求人向孟禄^② 说话,保荐彦得 Macy Grant^③ 学金。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又述黄华到杭访晤情形。未劝宓与心一和好,谓心一乃一贤妇云云。宓读此函,至多感触;而聆彦除夕之感慨(一年之结束)尤为扼腕,不知如何而方可慰助彦也。

下午 1-2 至 Winter 宅中访温源宁君,仍托其下学期为彦谋职

① 孟泰庄(1909—),名岩,河北阜平人。清华大学旧制部 1929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学士、硕士,习经济学、社会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回国后,在井陉矿务局任会计处主任。

② 孟禄 Paul Monroe 保罗·门罗(1869—1947),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20 年至 1930 年间常来华演讲,偏重教育方面。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后,被推为董事。著有《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1927)及《比较教育学论集》(1927)等书,并编有《教育学百科全书》,为著名教育史权威。

③ 梅西助学金。

事。温谓二月下旬北大开学，女大、师大等处得力之教员，或将改调至北大。若是则在女大等处当可为彦安插，但不能定。彼意彦似可届时冒险北来，当不至落空云云。

4-6 赴外国语文系会议，议本年考送留美专科学生事。

晚 6-7 与钱稻孙谈宓之悲苦心情。钱君以数事劝告宓实行。(一)勿徒为 sentimental 及 sensitive^①，而当为 cynical 及 objective^②。(二)与无论何人交，友谊不可太深；太深则易争闹而自陷于悲苦。又帮助友人，只可为相当尽力，不可牺牲一己，以全力图之。(三)凡事不可钻入太深，办事、读书、用情均然。如已深，则急宜抽身钻出，犹可自救。(四)宜移家至清华，稍慰寂寞。心一似颇贤，当可调和宓之性情云云。钱君所言，皆经验之谈。惟宓有不能行者。钱君并不知彦事，而其所言(二)(三)两层，若为彦发，亦云奇矣。宓因忆及，去年十一月读书，见 James of Roanoke (Puritan preacher)^③ 之言曰“ I recommend all women to God; and I am no friend to any woman.”^④宓不能实行此严厉之训诫，宜其自苦矣。

晚 7-10 作函致彦。凡三页，以冷静之心思写成之。除述一向与心一之关系，及所以对彦系恋之故外，并言此次病后，悟得(一)人世罗网，不易打破。人情多所顾忌，实非自由。故离婚另娶之事，吾现时殊无实行之决心与勇气。(二)宓为感情繁多之文士诗人，彦为富于才干之政治家，即使成为配偶，亦不相适合云云。盖宓已决与彦仍为亲密之朋友，而其关系即止于此。故函中又有今后当谨遵彦之劝告，竭力爱心一云云。

① 多愁善感的及敏感的。

② 嘲讽的及客观的。

③ 罗阿诺克(美国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名)的詹姆斯(清教徒传道者)。

④ “我把所有的女人都托付给上帝来照管；我对任何妇女都没有好感。”

今又接南京铁道部罗、谢二君来电云“……吴宓兄鉴。前电谅达，尊意何若，请即日电复。清生、保樵。元。”宓复电与此电相左矣。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上午，编稿。上课。下午，2-3上课。3-4学生乔友忠来补考。

乘4:30汽车入城，与李建勋同车。宓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并宿焉。

宓告心一，谓心头生疮，顷已在协和医院将疮割去；损肉不少，急待调养。盖谓决意与彦绝情，此后专爱心一，此层已函彦矣。而心一并不因之慰我，且不信我，谓割后馀毒仍可再生疮。且宓心既不固，纵与彦绝，此后仍可有丁戊己……续出。故心一决与宓分手，已函达其父及碧柳等宓之亲友多人，述商此事，以决条件及办法云云。哀哉！世间真无能慰我之人。心一于宓之绝彦，既不感激，亦不同情，且似乘胜以胁我。何女子之不讲感情，竟无例外耶？

闻绍梅言，令瑜亦知我有与心一离婚之计划，乃由胡牧夫人处间接传去者。甚不以我为然。宓方与彦绝情，而此消息乃愈传愈广。难哉！是皆宓富于感情而行事疏阔之咎也。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 上午10-11访袁同礼于北海图书馆，为彦欲得Macy Grant学金事。袁君允日内晤Paul Monroe^①，即与言之。但遍检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之章程，并无此项学金名目。殆彦误写耶？又袁君即

① 保罗·门罗，即孟禄。

时以电话探询，据协和管理 Barbour Scholarship 之 Miss Ida Poult^① 复云，此项学金，必须每年秋季报名，往返商定，次年秋方可留学。今年已不及矣云云。越日，袁君即以所得之章程一份寄来。

又与赵万里谈《文学副刊》事。赵之意见，与浦君昨所谈者相同。均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宓病后百事消极，但求此事可以敷衍，宓能少节劳，亦佳。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

归南月牙胡同寓宅。作函致彦，报告今晨晤袁君结果。

下午编稿，心一路助我。

晚为绍梅讲英文。早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晨 9—11 乘人力车回校。

12—1 林宰平志衡。来谈。宓言望梁任公作一极真且详之自传，恐病已危笃而无及矣。

下午 1—3 上课。

晚作函致彦，仍望其来平。谓下学期温君当有办法，似可冒险一行。若入燕京肄业，则去年所云学费，仍储以待。又谓即不住居此间，亦望其能来游一次，俾可畅谈云云。

唐得源来。

^① 管理巴伯奖学金之艾达·波尔特小姐。

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阅卷。

下午4-7赴奖金委员会,罗校长主席。

晚8-9访朱自清于西院16号宅,未遇。留函,约明午宴,并邀其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9-10访Winter谈。为必读Remy de Gourmont Essay on Intellectual Constancy^①。

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上午编稿。十时半,赵万里来,即偕至图书馆访朱自清。朱谓职务繁忙,恐时间不足,容考虑三数日再行回复云。又同至宓室中坐谈。朱君以须入城上课,不能与宴,先去。

12-2宴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于室中(4.80),谈《文学副刊》改办之计划。仍昨所议,改良之处,约分三层。(1)改介绍批评之专刊,为各体具备之杂货店,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2)改首尾一贯而全体形式完美之特刊,为一公共场所,每一作者,不论何派何等,均得在此中自行表见,以作者为单位,而不成团体。每篇作者各署名。(3)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即一切不由宓一人主持,而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管。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宓仅负集稿编次之责,而宓以后因事须出游时,诸人亦可代办各事云。宓席间饮酒甚多。

4-6偕浦君散步,并杂谈。

是日下午二时许,梁任公先生歿于北京协和医院。

^① 雷米·德·古尔蒙论理性的坚定随笔。 Remy de Gourmont 雷米·德·古尔蒙(1858-1915),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

奉父谕，知陕西省旱灾甚重，以后汇款断不可迟期。父谕又论彦事，有谓“某(彦)既托故不来，则其非有同情可知。其朋友中，必有较汝更契合者。彼之对汝，全是虚伪，或偶利用汝以便作寄书邮耳。盖既有同情，则一切举动，必非片面的，彼必百计千方，思达其北来之愿；设或有人阻之，或羁縻之，均所不顾。甚至牺牲一切，亦所不惜，如此方见真情。岂有招之而不来者？岂有事情已宣布而反不来者？岂有函电频催而终不来者？汝则狂热，彼则冰冷；汝则用尽全力，彼则置之度外。当此之时，汝宜爽然自失，憬然自悟，方是正格。乃反郁闷病疾，何自苦乃尔？何迷惑乃尔？真不值得！自杀固社会罪过，自苦亦个人愚迷。俗云，鹌头担子一头热。试一思之，能无哑然。……”

一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 星期。上午致陈仰贤一函。英文。又复刘永济一函，详述《木兰花》词之意，而请其再为修改。

终日校稿，颇觉郁闷。与彦事固可断绝破除，不再进行；然世事百端违心，一身孤寂，将何以消遣哉？消极之生活，不殊坐以待死而已。

夕，姑母命颢送来糕点。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 终日阅英文作文卷，其中不乏佳作，尚有趣味。

白崇禧部下军队，近开至本校附近，强占民房，并令供给一切食用之物。校役吴延增之家亦受扰，故宓致函王鸿韶言之。但是夕军队忽尽移去，故宓复电告王君，请其不必向总部中人提及。

晚罗正暉来，交陈铨小说《来信》一篇。

又朱自清偕浦江清来。朱君谓愿暂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至春假为止。先作试验,视力能胜否云云。

是日以百元汇呈父,汇费仍七元。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 上午10-11上课。下午2-3上课。3-5陈嘉来,商论其所作诗。卢明德来,取其所作文。

晚,在月下散步,深以无人陪伴为苦。

8-9访Winter,值Ecke来,觅医医其仆之母。

9-10在图书馆,读Nelson^①传,得悉Nelson与Lady Hamilton^②恋爱之详情。此二人之性质,及Nelson之心理,并Lady Nelson^③之为人,均与宓及彦及心一有相似处。所惜我无Nelson之才勇与功勋耳。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近病虽愈,然精神颓惰,不欲有所为。晨起甚迟,恐从此遂走入消沉一路矣。

下午1-2陈寅恪来,久不晤矣。寅恪谈及不就北平研究院主任等事,亦甚悲观而消极。呜呼,将何以度毕此生耶?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 上午赴图书馆,查编本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甚属寥寥。

① Lord Nelson 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统帅,受人爱戴的民族英雄。

② Emma Lady Hamilton 爱玛·汉密尔顿夫人(1765—1815),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情妇。

③ 纳尔逊夫人。

十一时，杨宗翰来谈，在此午饭。

又林志钧来，谈公祭梁任公及编理遗著事。

下午 1—2 上课。

2—4 乘人力车入城，至李阁老胡同法通公寓电话西局六六七。访李天佑君，启民，蒲城人。外出未遇。遂至崇善里十一号访潘式君，晃公。并晤其内弟何世伦君理之，安徽怀宁。同寓。及萧□□君，萧纯锦之侄，前东南大学学生。谈甚畅。何君以其先德何雯^①字生。之《澄怀园诗》一部见赠。旋潘君招宴于西长安街庆林春酒馆，址为何君旧居。

晚九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夜与心一多谈，失眠。

一月二十五日

阴雪。晨未起床，薛桂轮偕查良钊来，旋去。

午饭后，偕心一访陈寅恪夫妇。以雪大，半途折归。必甚郁闷。

下午五时，薛、查二君以汽车来，载宓至东堂子胡同薛君宅。是夕薛君请宴，客有叶企孙、凌其峻二人。晚九时，同至真光看电影。旋以汽车送宓先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一月二十六日

晴。是日甚疲倦。上午十时，偕心一出。先访陈寅恪夫妇于姚家胡同三号寓宅，外出未遇。次访胡牧夫人于西铁匠胡同 43 号寓宅，外出未遇。次访鍾令瑜于察院胡同 47 号，外出未遇。次至西单

^① 何雯(1884—)，字字生，安徽怀宁人。清举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清末，在上海曾任《神州日报》总编辑。1912 年任《民声日报》总理。又曾任《醒华报》《新中国报》主任。1913 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因反对帝制，被捕。1916 年国会恢复后及 1922 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仍任议员。

牌楼亚北号,购糖果。次至时已正午。西长安街庆林春,邀李天佑君来,便宴。李君为法政大学二年级生,似无出众之处,父拟为殊妹择婿,故令访谈也。二时,偕心一至东安市场,购皮鞋、软帽等物,即同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夕至青年会,匆匆与陈遼君一晤,即乘 7:00 之清华汽车回校。同车遇 Winter 与 Jameson 二君,告宓以五十四期《文学副刊》必撰之《西土沉沦论》一条,彼 China Booksellers Ltd. 见之,大恨。疑为 Vetch^① 所指使,将讼 Vetch 并讼《大公报》以破坏名誉之罪。Vetch 来函告 Winter,且求为彼洗刷。而温源宁君日昨在 China Booksellers Ltd. 该店主犹太人瑞金氏(Regines)亦怒语温君,将讼《大公报》云云。必闻之颇懊丧。必疏忽之咎,实无可辞。书生一涉世务,便多陨越。而宓一生以极热诚之动机,行事往往害人害己。又岂独此一事?是可伤也。

八时抵校,倦极。未进晚餐,即安寝。中夜虽醒,而眠颇适,但仍奇梦。梦与彦共处,若在内地荒山破庙之中,多人聚集。宓与彦似经长久之悲剧而现已订婚为伉俪者。其详则醒后忘之矣。

一月二十七日

晴。星期。上午 9-11 作快函,致《大公报》胡、张二君,报告 China Booksellers Ltd. 事,拟三策。(一)自登《更正》于报端,为彼两方洗刷。(二)托人向 C.B.L. 疏通,请其来一求更正之函,本报则以

① 魏智 Henri Vetch 亨利·韦什(1899—),法国人。1920 年来中国。二十年代末任英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经理。后在北京饭店内开设法文图书馆,自任总经理兼发行人,抗战胜利后迁至东交民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搜集我国情报,供给美国间谍,意大利人李安东,前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1951 年北京市军管会将其逮捕,判处十年徒刑。1954 年被提前释放,驱逐出境。

原函照登。(三)以正式函付 Vetch 收执,言明与彼无涉。一面请律师预筹法庭辩诉之方术。以上三策,及其措词之轻重,悉请胡、张二公斟酌办理云云。宓又致 Vetch 一私函,道歉。并告以为之洗刷必有办法。

11-12 晤 Winter 及 Jameson 二君。二君以为托温源宁君疏通最善。乃于午饭后乘人力车入城,至南长街曹宅访温君,谈颇久。温君谓彼往恐将使 C.B.L. 益疑为 Vetch 所嫉遣,辞不往。宓乃于四时至青年会访陈遼君,同外出送信。又步行至东安市场,宓购糕点,即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6-7 陈遼来,共茶叙。陈君力劝宓赴美国一二年,并允为 Wisconsin 校长 Frank 氏^① 荐充中文讲师云。

七时许,偕陈君至东安门外大街东兴楼,赴温源宁君招宴。客为胡适、周作人、张凤举、杨丙辰、震文。杨宗翰、徐祖正^②、童德禧(语文,湖北,蕲春。共十人。胡适居首座,议论风生,足见其素讲应酬交际之术。胡适拟购《学衡》一整份,嘱寄其沪寓,上海极司非而路四十九甲,电话二七七二。又拟刊译英国文学名著百种,请宓亦加入云云。十时散,大风,宓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风。晨六时后即起,乘人力车至青年会。与陈遼君谈半

^①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弗兰克氏。

^② 徐祖正(1897—1978),字跃辰,江苏昆山人。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21年参加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和小说。返国后,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讲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教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1926年与周作人创办文艺刊物《骆驼》及《骆驼草》。在《语丝》发表短文及文学作品。1935年起任北平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抗战爆发后,一度担任日本统治下的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后自行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

小时,即乘8:00之清华汽车回校,九时后抵。

午饭后,访 Winter,亦颇赞成宓赴美国,谓有裨学识。

下午阅报。接彦一月十八日快函,谓谣传宓将与心一离婚,当是戏谑之言。望以后勿再如此戏谑云云。又谓偕友赴汉口度岁,即日离杭。旧居已辞退云云。宓读之,甚为痛苦。盖宓无机缘对彦表示心情,解释误会。致彦对宓弃之如遗,且避之若浼。赴汉度岁而不来平,前此屡言归家寿亲,今则谓欲归不得。且不以汉口友人家之住址告我,使宓不特不能前往会晤,即欲寄函亦无从。呜呼,彦之对宓,实不免于虚伪冷漠四字。父谕所言,不能谓为太刻。独宓之赤诚热心,真世间至愚戇而至可怜之人矣。

晚7-8赴 Jameson 宅中谈。

旧大一级学生李德明等四人来,求分数从宽,以免出洋受阻。宓力允帮忙。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阴。上午读书。书中因论 Frederick Schlegel^①之婚姻,谓自来 Intellectual men^②所爱之女子,必兼具女性之美态与男性之心智,二者缺一不可。窃以为彦诚有之。

殊曼妹寄来《日记》一包,计《乙卯日记》三册,《留美日记》一册。宓所作日记甚丰富,外此则均散失矣。读之弥增感慨,尤以留美日记中与心一订婚之经过,及彦调查报告函之原稿。为使宓百感丛生。彦评心一语至当。吾不从彦之忠言,不先为友而即与心一订婚,结果悔恨。而宓当时道德观念过重,男女爱情未谙,所为果决之誓辞,今

① 弗雷德里奇·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文学批家和哲学家。

② 知识分子。

乃不克实行，殊有愧矣。

下午 3—5 至 Jameson 宅中茶会，欢迎澳洲 Adelaide 大学^① 教授 Sir Archibald Strong^② 著有《英国文学史》行世。及陪宾二人。5—6 复与众叙谈，六时半散。与罗家伦君同步归。

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上午读书。又访陈达及刘崇铉，为列名发起公祭梁任公事。

下午 1—3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旋命绍梅往寻邀辛之等。与心一谈。知心一最近与彦通函颇多，而皆对宓秘之。彦以致宓函稿抄示心一，而以实情告心一，谓彦并未离杭，仍在旧居；恐宓多烦渎，故托言赴汉云云。今者彦与心一里应外合，以愚弄宓一人，殊使宓愤惋。去年十一月下旬以前，彦致宓函，极自然而多情致。十一月下旬以后，则文字精工，而意思谨严郑重，往往以大义责宓，正言厉色，对宓疏远殊甚。彦之如此，当为敷衍心一之故。惟以宓愚见，彦实不必敷衍心一，彦当一切不顾，专注于宓。苟不爱宓，尽可明说，宓决不怒。若其爱宓，则毁誉利害，在所不计，牺牲心一，事亦寻常。又何必费神敷衍心一哉？彦固技巧，心一亦用术；其情真意诚、一切磊落光明者，独宓一人耳。心一谓已函劝彦来平一游，俾得与宓畅叙。宓遂亦作函致彦劝驾。惟以彦兀傲之脾性，恐未必肯来耳。

4—5 李廉锺来。6—9 偕心一、学淑至西长安街东亚春菜馆宴客（5.50），为李辛之饯送回粤。再则姜忠奎、鍾令瑜及李绍梅云。

宴毕，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① 阿德莱德大学。

② 阿奇博尔德·斯特朗爵士。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阴。雪。晨九时半，乘人力车至姑母宅中。就其处作函致彦，略谓(一)宓虽急欲晤彦，然在理宓当南游，不敢劳彦北来，故彦尽可不必来。(二)彦如欲知任何情形，但函宓，必详告无隐。又如有所命，定必遵从。但求直示，不必由心一处曲折函述云云。

午饭后，君衍兄归来。宓略述近情，君衍兄谓(一)彦致宓函，固预定为心一看者，即彦致心一函而嘱秘之者，亦预定为宓看者也。(二)宓对此当以平淡处之。

下午3-5乘人力车回校。途中甚思即日南游。下星期一，与辛之同车行。(一)谒爹叙情，以赎前愆。(二)访彦，叙说心情，解释误会。然后宓之心方舒适。既已远道至杭，彦当不至避而不见。惟方值阴历年关，孤身到杭，当地彦之戚友，见宓或将惊异耳。

抵校后，见张、浦二君，谓宓若南游，三期《文学副刊》稿，彼等可负责云。

倦甚，早寝。

二月一日 星期五

阴。风，甚寒。晨八时，赴燕京大学访陈仰贤女士谈。陈女士谓以种种情形观之，似彦并无爱宓之心。盖彦经毅事失败之后，情已枯竭。今纯为 cynical & realistic^① 之人，与宓之 sentimental & poetic^② 者绝异。彼今方厌恶宓而思避绝之。苟宓仍然进逼，徒增彦对宓之恶感。宓即剖心自陈，彦亦未必肯信宓言之为真诚。故宓对

① 嘲讽的和实际的。

② 多情的和诗意的。

此事应即视为已告结束。一方对心一力求和好，勿存我一切胜过心一之心，而鄙弃心一；一方与彦函不及感情之事，前情亦不必解释。但如旧为友，而专谈实际问题，而彦对宓之观感或可少变也。至于南游，为求一己心情得以发泄而舒适，则可行。如对彦有何希望，则不必往。彦必见宓，然亦未能信宓之所言而受感动也云云。十二时归校。宓以陈女士言，遂决定不南游。

下午1—2访 Winter 谈。归后写信，阅卷。办杂务。张荫麟来。

晚7—8访王文显。8—9访 Winter，因将赴西安，故往送别。

晚细思宓对彦事，本甚甘美而合于高尚之理想，不幸为宓之愚拙妄为而致成今之情形。盖去年南游归后，爱彦之意，应不使一人知之，尤不可令心一知之。而专与彦感情接近，乘机向彦自陈其情，则无论彦之意思如何，如何答复，其结果均好。为寻常朋友可也，具柏拉图之爱可也，秘密用情可也，进而谋实际之结合亦可也。乃宓不此之为，而先打草惊蛇，通告戚友，使心一畏惧而愤起抵抗。宓又未获其始，先虑厥终。尤其误者，对彦不为正式爱情之表示，而以娥皇女英等语激其怒。此皆反其道以行之，焉得不败？譬犹流水不流于河道，而泛滥冲出，决堤没田，悔何及哉！以此之故，宓实觉有对彦解释之必要。苟不解释，宓心不安。彦之感动与否，尚其次也。

二月二日 星期六

阴。大风。甚寒。上午8—10代温源宁考试二年级英文。又访孔繁霖君，未遇。

下午翻阅辛亥至甲寅日记，百感丛生。当时所思所行，实属一偏。惟今者年龄学问经验虽增加甚多，然宓根本性行之缺失仍与昔年无异，恐终生亦难改变也。

奉父一月二十四日谕云：“……一面善自譬解，去郁、去愤、去悲观……”

一切向宽大空寂处着想，一切不思更好。并细读父前函所谕，则心境自渐活泼而病魔自退矣。天气稍暖，父即北来，彼时自能令汝快乐。”宓之感情，恒必有所寄托。游美以前，倾注于父。父实爱我知我。惟父来虽获团聚，恐亦无术使宓快乐也。

3-4 学生张德昌^①来，求增改分数，未允。4-5 学生龙程美^②来。5-6 孔繁露君来。

晚 9-10 已寝，张荫麟来。

二月三日 星期日

晴。大风。 星期。终日郁郁，无所成事。病后不特懒于作文读书，抑且思想不灵，记忆减损。哀哉！

午饭后，作函致心一，愤怒之辞为多。此函未发，已焚之矣。1-3 昼寝。

晚 7-8 决即南游，盖既已至杭，彦断无不见之理，而对谈之易明心迹，胜通函万倍。此行虽劳苦，归来心境或反舒适也。即电托君衍兄代购火车票。君衍兄以为可不必先电彦告知，径往可矣。

晚 8-10 访朱自清于西院 16 号宅，谈。归甚迟。

二月四日 星期一

晴。 晨浴。朱自清来。终日作文编稿。既决南游，精神乃反

① 张德昌(1908—)，河南林县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0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研习经济史，1935 年毕业。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建立初期任历史系副教授。1940 年起专任经济系教授。1943 年离校赴重庆，在政府部门任职。

② 龙程美，字冠海，广东琼山人。清华大学旧制部 1929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学士。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

能提起。心思凝注，多日所未有矣。

夕6-7叶企孙因宓束招，来。谈南方友人事。

二月五日 星期二

晴。上午编稿，又理杂务。以\$100汇呈父，汇费仍七元。又以\$100付中华书局为《学衡》66期制版津贴。

午11-2宴朱自清、浦江清、钱稻孙、张荫麟、张炜麟于西客厅(4.80)。因拟南游二三星期，以《文学副刊》编稿事，托浦君代理，并囑请诸君作文。

下午2-4收拾南游应携带之物，装入小箱，偕钱君乘4:30 P.M.汽车入城，遇罗校长等在汽车旁送客。

宓入城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原拟以柔声和色与心一谈，说明南游之意，或相偕同往。乃至时，心一方自修理火炉烟筒，对宓倨傲不可近。宓不得已，径出。

6-8访温源宁于其宅。温君邀宓至女大任《英国浪漫诗人》课二小时，允之。温又付宓去年十二月北平大学致彦之聘书，宓携之而归。次至姑母宅中，晚饭。8-10与君衍兄谈，亦谓南游似无必要；但若往，则毛君决不至拒而不见云云。

10-11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心一以宓将南游，甚不悦。

二月六日 星期三

晴。上午八时，心一即愤愤独出。10-11率学淑至景山东大街7号宅访张耘夫妇。叶企孙来。张君述南京清华董事会情形。

十二时，宓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下午1-2昼寝。旋心一归来，仍悻悻。遂决罢南游，请绍梅往告辛之代退所购平浦通车三

等票。三十一元八角。盖原约定本星期五与辛之同行南下也。

是日下午3:00P.M.郝更生、高梓在欧美同学会结婚。到时心一仍逞其顽梗之性，宓遂亦无意独往。伤哉！4-6姑母来。辛之来。心一向姑母、辛之哭诉。姑母、辛之均劝宓勿往。宓无可置辩，仍思南游。

二月七日 星期四

晴。上午10-12与心一包发《学衡》63期。将近正午，宓出至外交部街党务训练所，访李辛之。同步至东安市场东亚楼午餐，辛之作东。宓以心一及彦之实在情形告辛之。辛之亦谓宓不宜南游，但以心一之不能了解宓之为人可惜。

宓由辛之处取得火车票。2-3在青年会盘桓。3-4至西车站售票处退火车票，扣去二元，馀款退还。4-5归南月牙胡同寓宅。鼾来。与学淑嬉戏，早寝。

二月八日 星期五

晴。大风。甚寒。晨与心一略谈。宓出，至青年会，乘10:30 A.M.清华汽车回校。归后，役他往，室无炉火，乃至浦江清室中坐。奉父谕，以贾瑞与凤姐拟宓与彦，谓彦非宓之友，实宓之贼。宓应看《风月宝鉴》之反面云云。又一谕，责勉甚至，大率不外与心一和好，断绝与彦之关系云云。宓按父偏听心一方之言，对彦之为人及宓之心理，全然误解，故有此论。遂即复禀陈说宓意，并述与心一离婚之必要，且完全与彦无关。

下午3-6，再与浦江清、张荫麟谈。

归室中，彷徨激扰，徘徊地上，心神不宁已极，决再南游。

二月九日 星期六

晴。是日为阴历除夕。晨九时，拟乘汽车不及，乃改乘人力车入城。至前门西车站，购由北平至杭州三等特别快车票，价\$37.75。次至西单牌楼购面包等。

十一时，至南月牙胡同寓宅。陈仰贤女上来，午饭。宓与心一婉曲商说，拟仍南游。心一允之，无怨辞。宓乃告以车票已购。

下午二时半，邀陈仰贤、心一、绍梅至真光看电影《六宫粉黛无颜色》Fazil。遇杨开秀等。5-7至东安市场游览。宓因心一及陈仰贤之言，乃购襟花二朵，一红一黄，以赠彦。

七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宴。直谈至夜二时始寝。陈仰贤极欲调和宓与心一，使常相爱好；宓则时愤懑之意兴激越之词。故陈责宓，谓宓 clever & mocking^①，心一则 good & sincere^②。

二月十日 星期日

晴。是日为阴历己巳年元旦。上午9-11偕陈仰贤、绍梅及心一、学淑游中央公园，现改名中山公园。11-2游厂甸。新年热闹，多摆摊售玩物者。

下午2-5同至姑母家拜年（绍梅先独归），又进酒及餐。

七时后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心一与宓粗齟，宓亦以无情之语报之，致陈仰贤感伤而泣，云 I hate all men^③。走入另室，不能进食。旋复来，自为解曰 I am a woman after all^④。宓殊憾心一之顽梗，

① 聪明的和嘲讽的。

② 善良的和诚恳的。

③ “我恨一切男人。”

④ “归根到底，我是一个女人。”

而于仰贤之责言亦殊自惭也。

临寝时，心一对我和洽，宓亦解慰之。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大风。晨五时起。五时半，绍梅送宓乘汽车至西车站（1.90）。久待，始知7:00之通车改为9:40开行。而宓之早来为不必矣。登571车，9:40开行。绍梅自归。宓于车中识伴侣二人。（一）丁漱，字漱玉，云南人。辅仁大学学生。（二）丁尚直，古宜，浙江吴兴，沪寓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四十一号。京绥铁路电务员，以果肴互饷。车中人不，闭目半睡，然久坐亦殊倦怠。

车开后，颇悔不应南游。感心一之贤，拟不与离异；觉此行之无意识，但又望彦以情待我。心思繁杂，亦不能自解也。

此行所作之诗另录。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上午过黄河，甚暖。

午抵郑州。下午2:00抵开封。夜半过徐州。经南徐站后，乘客有下者，宓乃于车中得相对二座几，曲眠其上。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三

阴。车行迟，正午至浦口。

宓与二丁君结伴，渡江。乘沪宁快车。1:30开行。车中人多，均持礼物，访亲友，拜新年者。夜半始抵上海，即同丁尚直君住振华旅馆。丁漱君旋由其父派人接去，住五马路公顺里乾记公司。

食冷鸡，即寝。已上午一时半矣。

二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晨7:00起,乘8:10火车赴杭州。既抵,先在城站某店理发。2:30至彦宅,仍旧居。见之,甚欢。谈至五时,乃至沧洲旅社楼上僻隅之19号房居。派人往探,知胡微已回沪,乃函招其来杭。

6:30彦携陈家小孩来,同至彦宅晚餐,进酒。谈至8:30,别归旅社宿。彦对我畅叙诸情,毫无隐忌,殊为欣慰。(一)误会全无。(二)不来北平之原因甚多,一因亲友之求事者包围依赖。二因沈尔乔关于某案之劝告。(三)对心一系不得已之应付,并非厌恶我。此来之消极目的(第一步)可云达到矣。他事未及谈。是夜眠颇适,仍思与彦拟谈之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七时起,在湖滨游眺。至九时半,乃至彦宅。彦邀同徐葆炎及其妹徐葆真游孤山。访俞庐,询胡微踪迹。

正午,宴于杏花村酒馆。次至卅字草堂之佛塔游眺。有钱塘陈君之圆壁画,以耶教之章法,写佛教之故事。次至灵峰寺探梅,颇盛。遇许宝驹^①君,进茶。归至岳坟,彦别去。彦现任《浙民日报》编辑主任,月薪七十元。偕徐君兄妹游国立艺术院,遇李朴园君招待,导观石膏像。傍晚,复同其所识张、沈二生乘小舟渡湖而归。舟中并有女生二三

^① 许宝驹(1899—1960),字昂若,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特派员、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41年参与组织民族革命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委。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执委。1942年、1947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浙江省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

人。徐妹唱歌酣笑，至为娇憨可爱。

至彦宅。7:00 彦归，晚餐。7-8 与彦略谈。宓以无多时机谈心，颇急躁，言明日拟即赴沪。彦急慰解之。

8:00 归旅社宿。中夜，为邻室之客扰醒，久不成寐。

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

半晴阴。晨 8-9 湖滨游眺。9:00 至彦宅早餐。徐葆炎亦在，彦急解释之。

11:00 彦邀乘人力车至高庄，在其处午餐。以地幽，可长谈。12-4 谈甚畅。宓尽道心中之所蕴蓄，彦倾诚以对。宓所谈以“两人关系图”之三段(见英文日记《纪念》，粘存)为主旨。彦答词亦具该件中。谈毕，宓益爱彦。觉前此所疑虑之差异扞格，都不足为梗；惟终难结合，为可恨耳。……如宓另用他法，感情而非理性，强迫而不商酌，不知彦能为宓感动否？亦一疑问也。……

4:00 彦乘车去。宓循原路步归，沿途独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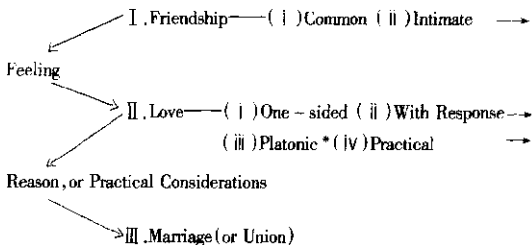
5:00 至彦宅，知胡徵未来。即归旅社，作英文 *Souvenir*。

6:30 至彦宅晚饭。7-9 彦赴宴去。宓独坐彦案头，写近半年所作之诗，以留示彦。彦旋归。9:30 别归旅社宿。

A *Souvenir*

In a meeting of four hours(12M-4P. M.) at 高庄, Feb. 16th 1929, I gave pleasant utterance to my sincere but long-suppressed (or distorted) feelings. Our talk on that day was most idealistic as well as most frank & true.

My arguments may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of Procedure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 indicated the point where we stood to each other on that day (by mutual agreement).

My conclusion was that let what should follow be developing naturally, or let that position be maintained carefully.

H. M. ^①'s Answers were set, with admirable firmness, in the following terms:—

- (1) She regards me as her very good friend;
- (2) After Jennings^②, she has never been able to have the feeling of Love for anybody;
- (3) If she must be obliged to marry at all, she will be married only to a Bachelor.

And she advised me to refrain from any words or actions which may make my wife uncomfortable in her position, & which in consequence might be injurious to H. M. 's interests & reputations.

① Helen Mao 海伦·毛, 即毛彦文。

② Jennings, 詹尼斯, 朱君毅英文名。

To this I readily gave my promise.

From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result of this meeting was perhaps the best for all par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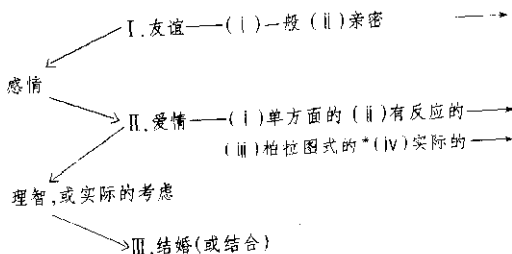
But, at the close of the meeting, I felt I love her more than ever before! Still,……

Written at 沧洲旅社, at 5 P. M., after the Meeting. Mi Wu

[纪念]

1929 年 2 月 16 日在高庄会谈四小时(中午 12 时—下午 4 时),我愉快地吐露了我的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或被屈扭了的)真实感情。那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十分坦率、真诚。

我的论点可以用下面这个图表来加以总结,其内容有关我们相互之间关系前进的步骤:——



* 指那天(通过相互同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达到的程度。

我的结论是：让今后应该发生的事得到自然的发展，或让已达到的程度谨慎地维持下去。

H. M. 的答复很坚定，值得钦佩，概述如下：——

- (1) 她把我看作她的极好的朋友；
- (2) 在 Jennings 之后，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怀有爱情的感觉；
- (3) 如果环境迫使她非结婚不可，她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

她还劝我不要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使我的妻子处在她作妻子的地位感到难堪，同时也因此之故对 H. M. 本人的利益和名声有损。我痛快地给了我的诺言。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次会晤的结果或许对各位有关的人都是最佳的。

但在会晤结束时，我感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了！但是，……

吴宓写于沧洲旅社，会晤后，下午 5 时。]①

二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 8:00 起，9:00 至彦宅。彦外出购剪以送心一。旋归，早饭。

① 《纪念》文，译者李赋宁

宓昨晚所写诗，彦夜中于枕畔读之。

11:00 又进午餐。毕，宓别。彦送至火车站。在月台上步谈，车行乃返。是时宓爱彦之意益深。彦谓宓对彦如此热诚；而彦对宓冷漠，殊愧。宓则谓离婚等事，惟视相爱之程度如何以为断。苟感情浓厚热烈，则一切事皆可行，而结果亦好。譬犹炉火极炽，则坚铁融化，而任意铸成诸器也。又谈彦所谓 Inferior Bachelor^① 事。彦谓宓设法消灭心一之疑忌及误会，宓允之。

12:15 车行，5:00 至沪。即至宝山路鸿兴坊东一街元字九号，见母亲大人。罗清生亦住此间。

6:00 偕罗至四马路一家春西餐馆，赴魏嵩龄名恩杰，常州人。金星保险公司经理，祥弟之岳丈，居比邻。先生招宴。爹爹大人，雷氏七舅父及祥弟夫妇均在。爹并未责宓。

9:00 偕罗归鸿兴坊家，侍爹谈。而祥弟忧伤哭泣，不服爹训。直至 1:30 a.m. 始归寝。祥复与弟妇吵闹，宓及母解劝之，直至 3:00 a.m. 始寝。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晨 8:00 至法界毕勋路 19 号国立音乐院宿舍访胡徵。又至邻近之萧宅，见萧淑娴女士，询知钱君住址。10-12 偕胡徵访钱端升于辣斐德路辣斐坊瀚洲旅社，谈清华事。

12:00 偕胡徵至三马路会宾楼京菜馆，谈至下午 6:00。宓述陈、毛事经过。胡徵劝宓对陈冷淡而宽忍，勿离婚；对毛则长保如今之友谊。苟异日感情深厚，不能自己，则有二法。（一）先与毛有谅解，乃与陈离婚。（二）先与陈离婚，而后乃与毛求商。但徵甚望宓不至行

^① 一般的独身男子。

此事也。微又述与陈意超订婚始末。

6-8 仍至一家春西餐馆,赴怀先大哥招宴。毕,偕罗清生归鸿兴坊家中。9-12 侍母及罗谈。罗言,去年七夕彦所致君毅之贺电到苏,乃使成言真哭泣云云。宓因牵动感情,遂颇言离婚之有理。又代彦辩护。母似已知宓近情,颇事劝戒,谓有才之妻不易驾驭云云。罗则谓离婚必见轻于社会。均非知我者也。

夕在永安公司购发圈及衣扣,送心一。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 9:00 至白克路恒清里兰集(F. F. Fraternity),访黄华,慰丧母。谈一小时。黄谓已访彦于杭,但无意于婚姻。又谈他事。10-11 在该处写日记。11-12 至南京路工部局图书馆阅报,谓小说中之 Heroine^① 多变,而 Hero^② 则不外 bold & aggressive^③ 与 weak & pathetic^④ 之二类云。

12-2 赴罗清生招宴于 Chocolate Shop^⑤。祥弟亦在。2:00 至永安公司前,遇胡微。仍至 Chocolate shop 进冰点,谈至 4:00。专谈《新旧因缘》之节略。拟第一回目曰:梦醒人天披雍古寺,情深友道或交(谊)深生死。商略遗文。4-6 如约至圆明园路黄华事务所谈。黄以心一来长函询离婚事,先以道德及事业为言,谓甚不赞成人离婚。次询宓意见。宓答(一)与心一性情不合,夙常冲突。(二)但凭宓一人之道力,可维持不至离婚。(三)心一所疑宓与他人恋爱,纯属子虚。

① 女主人公。

② 男主人公。

③ 勇敢的和有干劲的。

④ 懦弱的和可怜的。

⑤ 巧克力店。

可据此三点以复心一云。黄谓可先极力与心一和好,始终不能容忍时,再谈可也。

6:00 乘黄之汽车,至鸿兴坊家中。微雨。

7-8 童锡祥来。8-10 赴七舅招宴于其宅。

10-11 侍母谈。母极言离婚之不可行,恐为人笑。时天雨,倦甚,遂止不行。11-12 作函致彦。

二月二十日 星期三

阴。晨起,以\$20呈母,为另用。偕罗乘8:50车行。祥弟送至车站。罗在车中谈,言浪漫之爱之空渺,知足之乐。又言对女子须用术,二点最要。(一)little acts of flattery^①。(二)Save face in public^②。又勿辩论,而于大处自行其主张云云。罗到苏州下车去。

下午4:00抵南京。宓乘人力车入城,遇张歆海于鼓楼上。宓至老虎桥二十二号宅,见汤用彤及其太夫人。6-7 汤偕宓见崔有濂。崔允派图书馆校役送信。乃偕汤至鼓楼头条巷一号张歆海宅,访歆海,并见其夫人韩湘玫,殊美慧而大方,如诸人言。即在其处晚饭。

9:30 偕楼光来、汤用彤访谢宝潮于二条巷五号宅,食桔。谢言拟聘宓为编修,简任职,月薪450至600元云云。时天雨,11:00 偕楼光来至居安里宅中宿。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阴。晨9:00 别楼,至汤宅。童适归来。

宓独赴中正街审计院谒爹,并见同乡多人。冯卓(超如)君为宓

① 奉承的小动作。

② 在公众面前顾全面子。

读中国佛教宗派及教理大纲，极明晰。旋与爹谈。以爹忠厚之意，离婚更所不许矣。时已正午，见徐振谦（益斋）舅父，已苍老，殊多感慨。嘱立碑于李氏外家坟茔。

12:30 至北门桥中华楼赴汤用彤招宴，见吕谷凡、周光午。又遇王祖廉、吴泽湘^①。

2:00 汤送宓乘公共汽车至下关。3:00 渡江，至浦口，登火车。又在车站谈。宓卒以心一、彦文事告汤。汤之意见如下：（一）离婚之事，在宓万不可行，且必痛苦。（二）平日可一身常居清华，自求高尚之娱乐。（三）仅对彦或他人为精神之爱，对心一已为不贞。（四）此事且极难行。盖精神之爱，易流为实际或身体之爱。至爱深不能忍耐时，宓与彦皆苦，而宓益左右为难，欲脱羁绊而不得矣。（五）今宜极力与心一和好。他日如至万不能容忍同居之时，再议分离。但不能预存此想。（六）与心一分离后，再审计对彦之方针。在分离以前，凡对彦所思所行，良心上须无负于心一。此诸点汤望宓熟记之。

5:30 火车行，汤别去。遇裴冠西^②等。同座有同乡商人王子绪、郭益高等。

夜二时，过符离集。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黎明过徐州。下午 3:00 过开封。4:30 过郑州，诸商人

① 吴泽湘（1897— ），字醴泉，成都人。清华学校肄业。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秘书。后任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驻川康特派员、驻重庆特派员、驻新疆特派员。1945 年任驻智利公使，1947 年改任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台湾任“外交部”顾问。

② 裴冠西，江苏吴县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研究生毕业，习道路工程。时任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教授。

别去。遇朱以书，肇洛，江苏萧县，南开中学教员。同座为伴。

读鲁迅译鹤见祐辅著《思想山水人物》一书，颇佳。其言学窗生活之危险有二：（一）消极与冷潮（Cynical）；（二）虚骄与妄自尊大。实切中我辈书生之弊。又论处理文件方法，亦甚精要，乃采英人 Henry Taylor^①之说。

夕，渡黄河而北。大风，骤寒。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风止。10:00 过石家庄，遇蒋复璁^②。

晚 6:30 抵北平，即乘人力车至南月牙胡同寓宅。见心一甚欢。宓言为彦所拒，使其安心。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星期。晨 9:00 陈遼来，谈美国友人有意捐款者，拟设一理想之学校。正合宓凤意，拟共筹进行。

午饭后，1-4 偕陈遼访杨宗翰于其宅，东养马营。具告之。杨谓恐无学生，殊少成望。4-5 偕陈遼至师范大学图书馆，见学生梁华炎融叔，广东。谈留美事。宓又与陈遼谈彦留美事。陈力主速往。

五时赴姑母宅，赴君衍兄招宴。客为同乡张凤翔、侯简等。

11:00 偕心一、学淑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① 亨利·泰勒。

② 蒋复璁（1898— ），字默堂，浙江海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北京大学讲师，德国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国立编译馆编审，中央图书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任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总统府”国策顾问。

奉父谕，知妹妹定于日内嫁李天佑君。又观父致心一谕，知父方竭力调和宓与心一，而防止宓之离婚别爱。由是知前者父谕之诋诬彦甚至者，亦非出本心；但系一种权术，使宓消灭爱彦之心耳。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起甚迟，患倦怠。上午 10—12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归至西客厅。念匆匆往返，此次南游，真如一梦。虽深念彦，然此后不知了结耳。

下午 1—2 访浦江清。大公报馆来函，嗣后发稿通信，概归章东岩君担任。曹谷冰另任他务云。

又访叶企孙，悉校中职员易人。访王文显，未遇。

3—4 郭斌佳^①（字颉周，江阴）来，到此任助教，志在出洋。

下午阅报，作杂稿。

晚作函致彦，力劝其今夏决然留美，宓愿担任第一年学费国币千元。第二年如不得 Scholarship^②，宓仍愿担任此数。盖宓对彦痴爱，而结合无由；如是则心中快适，而此爱可成理想化云。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晨办杂事。下午郭斌佳来。周理魁来。杨葆昌来。

3—7 赴奖金委员会。罗家伦氏派定该会常务委员三人，宓居其一。宓坚辞不获，复经众投票。会散后，罗氏复劝宓勿辞。宓不得已，允之；然心极愤懑也。

① 郭斌佳(1906—)，字颉周，江苏江阴人。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入哈佛大学，研习历史，获博士学位。1933 年返国，任光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② 奖学金。

晚 7-8 宴朱白清、浦江清、张荫麟于室中(3.70)。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 上午阅报, 编稿。

下午 1-2 访陈寅恪。孔繁霖来。

夕, 遇 Pollard, 知由西安归来。

晚 7-8 访 Jameson, 托在美国代谋位置。8-11 访 Winter, 聆其详述至西安游历途中情形, 及见父之经过。

夕, 梁敬钊来, 以诗请政。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阴。大风。 上午预备教课。下午 1-3 上课。

晚, 补作日记。

三月一日 星期五

晴。大风。 上午 10:00 接陈仰贤电话, 即赴燕京大学, 以 \$150 借与之, 以缴学费; 并在客厅中谈。宓略述访彦经过。陈则力劝宓与心一和好。又述彼与叶崇智之交谊及往事, 直至下午 1:10 始别。次访全绍文于大蒋家胡同二号宅, 以二事相托。(一)为彦欲得 Barbour Scholarship 事, 致函美国当事人推荐。(二)调查燕京哈佛汉文科聘请讲师办法, 以为宓之赴美准备。全君(一)允即求司徒^①校长写信。(二)向司徒校长调查情形。二时始归。

^①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约翰·莱顿·斯图尔特(1876—1962), 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 父母均为美国来华传教士。1905 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9 年起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教务长。1946 年任美国大使。1949 年 8 月 2 日离华归国。

是晨禀白师，并函梅光迪，托在美代宓谋汉文讲师位置，俾于今夏赴美云。

夕接彦函，谓此后不与宓通信云云。函盖为示心一而作，以释心一之疑也。

夕 5—6 访冯友兰于南院 17 号宅。

晚 7—9 访 Winter，谈八股文及科举。又访杨振声，不遇。

三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上午阅报，编新闻。以彦函昨所接到者。寄示心一。

浦江清来，议决嗣后《文学副刊》稿费，以各人所撰字数每千字四元。分配。

三月三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日来风和日丽，冰解鸟鸣，春已至矣。

下午 2—3 昼寝。接心一函，以不耐孤寂，仍欲与宓分离。宓遂即于 3—5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见心一，极力抚慰。而心一终不信我，谓他人云，宓此次南游，与彦定有密契，归来对心一假意敷衍。既终须分离，何不及早为之云云。

三月四日 星期一

晴。 上午撰《人海微澜序》一篇。殊不称意，盖心乱不能作文，数月于兹矣。

下午 3—5，别心一，乘电车人力车回校。心一送宓至电车站。

归校后，接胡微函。知心一有函致碧柳，情词哀侧。周光午见此函，拟即请汤用彤致函彦，力陈其不可嫁宓云。此层，微已函阻之。但微谓“为今之计，一误不容再误；今之悔昔，后必悔今。人生已逾一

半,岂容一悔再悔乎?愿三思之。”云云。宓函甚不悦。光午所拟一层,实属多事,此真效法《茶花女》矣。

晚郭斌佳以所译书见赠。7-8 访 Winter。

9-11 访杨振声,闲谈,托其代言于罗校长,准宓辞去奖金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并解释辞职非与校长不合作之意。杨允之。唐钺亦在座,谈小说。

燃烛编稿,至十二时半寝。

三月五日 星期二

晴。风。上课如恒。

晚复彦一函,述心一之态度。仍劝彦赴美留学。

陈君衍兄借款二百元,即与之。约六月十日还。

三月六日 星期三

晴。上午9-10 温源宁来,商定北平大学行即开课。宓每星期任《古代文学史》及《翻译术》各二小时,共四小时,为讲师,月薪一百元。

以\$100 汇呈父,邮汇费七元。

下午4-6,约 Winter 来茶叙。而 Jameson 以函介绍燕京学生谢文通^① 来见,询中国文学现状。谢君曾居英国,英文娴熟,曾作诗登载“London Mercury”^② 现为该报通信员云。

① 谢文通(1909—1995),广东南海人。其父曾任孙中山英文书记。1909年随父母流亡英国及新加坡。1922年回国。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3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研究院研究英国语言文学,1933年获硕士学位。1935年完成《莎士比亚戏剧评论》博士论文。1936年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

② 《伦敦水星报》。

与 Winter 散步。遇金岳霖，谈中国人皆受道教之影响，故多阴狠而消极(Oriental fatalism)云。

晚水天同来，赋为《文学副刊》撰稿。

三月七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得全绍文书。知(一)彦事，司徒校长拟自写信与 Michigan^① 当局，或命燕京女校教务长写信往。(二)宓事，司徒校长拟函哈佛，荐宓备讲师之选云云。宓致彦一函，以全函寄示。劝其决然留美，并自愿于六月底以前，以千元汇彦，作为赠送之学费云云。

下午4-7赴教授会。

晚8-9访叶企孙、陈总，谈校事。

三月八日 星期五

阴。晨7-9乘人力车入城，拟送君衍兄南行。以迟，未往。于电车中遇范文澜，知心一之祖母已逝世；即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慰之。心一拟移居姑母家，宓劝其暂止。

下午3-5乘人力车回校。

晚6-7杨宗翰来，同赴浦薛凤招宴于工字厅，婚礼谢客也。宓等送礼各五元。杨君又来宓室，谈久始去。

三月九日 星期六

晴。大风。上午读书。下午1-4整理书物。

4:30-6:30偕叶企孙乘人力车赴燕京大学教职员邀清华教职

^① 美国密西根大学。

员茶会。座设校长司徒氏(Dr. Stuart)住宅。

晚,读杂书。

三月十日 星期日

晴,旋阴。大风。 星期。上午十时,华阳李天一至刚。来谒。本校学生杨光宗导之来。原系成都大学学生,碧柳之学生现肄业中国大学。也。其人彬彬有礼,尚友书塾出身。甚钦服碧柳。故宓亦与开诚接谈。并款以午餐,赠以油印诗稿。下午一时半别去。

晚作《感情与理智》文,未成。

日来夜间常醒,辗转多杂思。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一

阴。风。 上午作文,未成。

下午赴图书馆撰新闻数条。

5-6 郭斌佳、陈嘉来,茶叙。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二

阴。大风。 上午9-10赴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学生到者极少,久乃勉强开成。又赴西苑植树。

10-12与浦江清在郭斌佳室中谈。

下午删改前所为诗。狂风吹沙,阴霾昏黯者半日。

4-5 李惟建^①来,述所作诗,并借书。又杨宗翰来。

^① 李惟建(1907—1981),后改名唯建,四川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西洋文学系。1930年与黄庐隐结婚。1933年任中华书局英文翻译。1934年黄庐隐难产逝世后,携女返成都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晚，甚觉孤寂。早寝。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微风。上午翻阅杂书。午访 Winter 及温源宁。知北大日内即须上课。下午修改《续南游杂诗》。

晚 6—9 在室中宴客（\$ 13.00）。客为全绍文、李冈、郑之蕃、叶企孙、陈总、章寅、陈福田、杨宗翰、杨振声凡九人。陈达、刘崇鋐以故辞谢。宴毕，复畅谈男女婚姻等问题，甚乐。宓主张婚姻与恋爱分开，婚姻为社会义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斯为中道，斯为可行之道云云。宓现决就此行事。以心一为实际之妻，而不言离异；以彦为理想之友，而决不断绝。

全绍文言，司徒校长所拟写之二信（见本月七日所记）业已写出。彦事颇有希望云云。

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上午读书。又修改《续南游杂诗》。即抄一份，寄彦阅存。未敢示余人也。

下午 1—3 上课。3—5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宓已购来戏票，请心一来清华看戏，而心一不肯来。

晚，宿寓宅之书斋。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上午 8:30—10:30 赴汉花园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院（旧北大第一院），上《古代文学史》教课。系英文系二三四年级合班，学生共约三十人。是为宓兼课之第一日。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

3-4 陈之颐来。4:30-6:30, 再至北大, 上《翻译术》课。学生同前, 教室为三层楼20号室。又赴景山书社购书。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 治便宴以款陈之颐^①。八时后, 颐去。宓仍宿书斋。

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倦眠, 无所事事。

下午1-3 偕心一、学淑乘人力车回校。4-6 下村信贞君来访, 喜出望外。谈人文主义在欧美之近况, 及中国情形。并导游校中各部, 又散步村郊, 乃乘汽车别去。时陈仰贤已如约至, 同在室中晚饭。

晚8-11 观清华戏剧会演中西剧。(一)The Go-between^②。(二)《压迫》。(三)The Whiter Wolf Trap^③。毕, 导心一等归室。宓乃至北院 Winter 处宿。夜中以寒失眠。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起归室中, 用早餐。

9-10 偕陈仰贤至图书馆观书, 因坐谈。宓述心一近情。陈劝宓暂时分居, 以观后效。勿即离婚, 免致后悔不及, 且生恶感云云。宓善之。十时, 彼等分途别归。

11-12 与浦江清谈。

午饭后, 访 Winter。

① 陈之颐(1910—1978), 陕西三原人。作者表弟, 姑丈陈伯澜之侄。留学日本, 久在银行系统工作。

② 《媒人》。

③ 《白狼陷阱》。

晚，早寝。是日早期。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上午以三一八惨案纪念放假。撰文未成。温源宁、孙承谔^①、谢文通、郭斌佳相继来。

下午接彦函，又多感触。

叶崇智函，对陈仲贤甚有怜爱之意。自谓若 Hardy 之于 Tess d'Urbervilles^②也。

下午及晚编稿。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春光圆满。窗外荷池，景至幽丽。

上课如恒。夕编稿。

晚复彦函。心一事，决相机应付，不宜有一定之主张。且心一即至杭，亦未必有害于彦，听其自然可也。

夕李健吾^③来。

① 孙承谔(1911—1991)，山东济宁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1934年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助教。193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1947年再次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任研究员，从事光谱理论计算研究。1949年回国，仍任北京大学教授。1951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

② 哈代之于德伯家的苔丝。Thomas Hardy 汤姆斯·哈代(1840—1928)，英国乡土小说家、诗人。《德伯家的苔丝》为哈代所著小说，该书的副标题为：“一个纯洁女子的真实写照。”

③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0年毕业。留学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科学校及巴黎大学文学院。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兼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兼研究班主任。抗战期间，创作、改编翻译之剧本。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戏剧文学系主任。1953年调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读书。12-1 访温源宁于 Winter 处,谈对待女学生之道,及美国女生写信与 Winter 言恋爱事。

下午编讲义,为北大上课用。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风。 上课如恒。

下午4-6 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晚宿书斋,东室。从心一所命也。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晨8-10 赴北大上课。遇傅铜、黄子通^①等。归寓宅午饭。

下午4-6 再赴北大上课,遇 Winter、杨震文等。杨君谓密平日过劳,且常时伏案,恐有脑充血之病。劝多休息游散。Winter 亦谓三十岁以上人,不能与二十馀岁之少年比;强为劳苦,实非所宜云云。二君尚未知上课编稿虽劳,犹非苦我之事。密所引以为苦者,乃家庭中之问题,即心一及彦之关系等,使密终日焦思,夜则失眠,梦魂不宁。呜呼,此病何可医耶?

归寓宅晚饭。仍宿书斋。

① 黄子通(1887—1979),名理中,字子通,浙江嘉兴人。交通大学毕业。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经济。旋又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哲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大学教育工作。三十年代初,入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中国哲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长沙明德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主任等职。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阴。风。 是日无所为。

下午 2—4 访余嘉锡^① 季豫，湖南常德。于护国寺街后铁匠营十八号，面付《文学副刊》酬金十元，并谈治国学之方法等。其人亦雅正之士也。即乘人力车归校。知近一二日中，校中有少数学生，有开会驱罗校长之事，幸未得成，已平复矣。

5—6 张荫麟来。7—8 张广舆偕其夫人来。

刘宏度函，有云：“……解决之法，两言可也。即不能具大勇决，即宜具大牺牲。换言之，不能采用西方法，即宜保守东方式。毋用久自苦恼也。”此实扼要警策之言。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风。 星期。晨 8—9 孙洪芬^② 来。住欧美同学会。

终日撰稿，至夕觉倦甚。

晚 7—9 访 Winter 谈。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微寒。 上午以打字机誊钞北大讲义，备印发学生。

①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后号谿庵，湖南常德人。清举人，曾任吏部文选司主事。1927 年任辅仁大学讲师，并执教于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1931 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

② 孙洪芬(1889—1953)，名洛，字洪芬，安徽黟县人。美国宾州大学工学硕士。1919 年回国，曾任东南大学理科主任兼化学教授，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兼董事，国民政府农林部顾问，中华化学工业会总干事兼大同大学有机化学教授，中孚银行研究部主任等。1952 年去台湾，任台南工学院化工教授兼教务主任。

在 Winter 处晤温源宁。

下午，李惟健来。龙程美来。晚，梁敬钊来。各谈约近一小时，倦甚矣。

以百元汇呈父，汇费七元。细思往事，决定此次必与心一离婚，不再迟疑后悔。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晚 7-9 在 Winter 处谈。宓告 Winter 以近顷心一以彦事怀疑，与宓勃谿之情形。甫谈数语，而杨宗翰来。9-10 与杨宗翰散步。时宓满腹抑郁，急欲倾泻；乃以与心一及彦之关系为杨述说。甫开端，而杨谓夫妇争吵，每家皆有，略事敷衍，过时即忘，不足注意。宓知杨不愿与闻此事，乃止；而送其归。

中夜自思此问题始末及半生遭遇，久久不寐，甚苦。最近所感，（一）世人 Cynical 者多，各忙于己之权利事务，决无暇时及兴趣，以干涉他人之事。即偶尔发言，亦系信口乱说，随一时之感触，决非为他人原始要终，细计其利害苦乐者。前者如杨宗翰，后者如陈君衍表兄是。（二）惟然，故今后宓之问题，当由自己慎思明决，不再与人商量。（三）又今后宓对于某人某事，应直接与其人晤谈，自行调查办理此事，本此以定宓之意见及方针。（四）我之志业、我之心情、我之幸福及真正之需要，惟我一人自知，惟我一人自谋，他人决不能了解，亦决不能尽心帮助我。故凡我之问题，总须自决自赖，而不丝毫倚人以为进退成败也。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 上课如恒。

宓处事最感痛苦者，即我之 Honour 及 Conscience^① 十分锐敏，又必权衡正当，欲合于真道德之标准，而不妄遵一偏之礼教及世俗之意见。呜呼，世无上帝，孰能为宓裁判？宓又不信宗教，遇事安得准绳？宓只有辛苦自审度耳。原拟以此问题为 Winter 述说，藉求评判，或可得客观之衡鉴；乃 Winter 以下课疲倦，遂未能于 4—5 践约来此叙谈，殊为怅惘。晚 7—9 访之，遂亦杂谈他事，而不及此题。呜呼，日月倏忽，人我易老。不言幸福之实行取得，但求诉说痛苦之机会亦不可得。悲哉！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上课如恒。

下午 3—5 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宅中。心一及学文在此。晚饭后，同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与心一盘桓。宓邀其外出访友，不肯。殊无兴趣，且无言可说。宓非重色欲者。论心一之体貌方面，宓殊满意，惟性情迥别，识解不同，终难和洽耳。

心一又欲移至姑母宅中居住，以图省资，彼之计划与用心，实与宓相去甚远。难哉！

下午 3—4 至户部街新大路浙江兴业银行，以君衍兄汇还之款三百元存放。拟逐渐凑集为千元，以作宓所允赠助彦之留美学费云。

4—5 至西单崇善里十一号，访潘式君。又晤其友林猛公及方东障川。二君，方君住铁门七十二号。电话南局三八九五。谈翻译及小说。又

^① 荣誉及良心。

访李天佑妹妹新嫁之夫。于法通公寓及法政大学,均未遇。乃乘人力车回校。

三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晨八时半,乘人力车赴燕京大学,晤陈仰贤。还必借款\$150。十时归校,阅杂书。

下午3-4李惟健来谈。4-6再乘人力车赴燕京大学。由陈仰贤介绍闽人陈宜珍^①女士,亦燕京女生,与杨汝金订婚一年,而为杨所弃,取消聘约,心甚悲苦,犹欲挽回。托必代为调查杨君退婚之真因。必允竭力助之,但恐无甚希望耳。

晚仍早寝。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星期。终日闭户撰稿(希雷格尔^②纪念文)。

下午3-5访章寅未遇。访张广舆夫妇,谈近一时。张夫人能诗,曾读必之《落花诗》而误为寅恪作。

晚,8-9章寅来,谈校事,颇感作事之难与位置之机陞不安。

四月一日 星期一

阴。终日闭户撰稿。

连日作稿颇苦,又失眠(夜中2-4或2-5A.M.均醒)。近以离婚问题思虑太过,兼之诸事劳心,故常觉脑痛,殆成脑充血之症歟?

① 陈绚,女,字宜珍,福建闽侯人。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为姚从吾夫人。

② Friedrich Von Schlegel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作家,批评家。

白发增见，容色亦较南游时为销减。呜呼，非刚断英决，无以愈宓之疾也。

昨函心一，并寄函与黄华，拟即离婚。

四月二日 星期二

阴，寒甚。昨夜失眠，今日倦甚。上课如恒。

夕 4-6 李惟健来谈。

晚，作函致彦，告以已决定与心一离婚。苟彦游美归来，无他恋者，宓当再商请结合，并邀彦于暑假中到大连或青岛为朋友之会晤云。（此函未发。）

四月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读书。温源宁来。

下午 12-1 至 Winter 处，并晤温君闲谈。

4-5 赴外国语文学系会议。5-6 在 Winter 处谈。晚颺来。

是日下午接心一函，将宓拟寄黄华之函退回，并以详函二纸陈情，词旨悲苦。宓读之颇惻然，抑知宓之痛苦尤难言说。盖心一只鸣己之哀，尚可得人同情。宓则内心冲突，复杂万状，进退两难。且事后亦无人宽恕怜惜我者，但以我为薄倖之徒。平生重感情，行道德，结果如斯，岂不可伤哉！

四月四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学衡》64 期出版。

下午剪发。心一电告，六时以前来此。盖昨宓曾邀其游颐和园，并拟与颺谈离婚之事。而待至六时三刻，犹不见到。宓晚饭后乃至

Winter 处闲谈。七时半心一至。宓归室中，心一已休息。

四月五日 星期五

晴。是日清明。上午 9:30 偕心一乘人力车至颐和园，入内游览，半价。每人票值一元一角。并在乐寿堂进茶点。

下午 2:30 至燕京大学访陈仰贤女士，款宓等以果点。五时，偕心一回清华。晚饭后 7-9 偕访陈达夫妇于西院二号。归后，鼾来。是日在颐和园，本拟与心一细述宓之性情行事，求其了解，因而婉商离婚。乃心一激于感情，动辄愤然，宓乃止不言。

夕偕心一归来之时，宓先入室，于案头见彦来函，急纳入袋中，未及拆阅。

四月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晨至图书馆，拆阅彦昨来函，劝勿离婚，并谓心一负气来杭或因分居他之，尤为不妥。无论如何，当设法与之言归于好，不可任之负气出京。否则后患不堪设想，而误会将益深矣（此函旋即焚毁）。

9-10 偕心一乘人力车入城。其时又得阅罗校长来电，知董事会议于所有计划，均不予通过，且种种逼迫，业已辞职。校中从此又多纠纷混乱，以此心中至为不舒。偕心一至台基厂，请 Donny Brin^①（法人）为检查身孕。次至 China Booksellers 观书，遇陈福田。次偕心一至东安市场五芳斋午餐，即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夕 5-7 偕心一、学淑至中央公园游览，遇瞿国眷。

七时后，大风忽起，尘沙迷目。宓别心一，独赴南长街东河沿十

① 唐尼-布尔兰。

五号温源宁宅中赴宴。客为瑞典学者喜龙士 Osvald Sirén^① 著有《中国美术史》等书。及清华诸熟人 Winter 等。席间肴饌至美，器皿亦精。席散，诸客去。温君复留共张、杨诸人谈。至十二时，始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四月七日 星期日

阴。晨九时始起。倦甚，无所为。陈老姨太来，在此午饭。下午颀来，为颀赴奉天南满医校事。

3—5 必乘人力车回校。

晚访 Winter 谈。又访叶企孙，谈校事。

西院微有火警。寝后复起，旋即止息。

是日星期。

四月八日 星期一

晴。晨作函致彦，告以近与心一颇和洽，决不令其负气离此。

下午接刘宏度永济。来书，谓“凡事不宜操之过急，而夫妻之间尤不宜要求太过。”与心一“但得两情互相谅解，自然欢好如初。”……至毛君“殊能识大体，劝告之意真，不宜负之。惟情之为物，妙幻难以常理论。苟两情缱绻之时，虽有大力，不易割舍，所谓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也。倘女子倾心相与，则男子尤不易摆落。今毛君与兄，情好之笃，自不必言；但尚能为斩钉截铁之语，而兄亦以能健许之，则尚未至柔情万缕之时。兄能缓以时日，亦正合机宜也。总之，但能人已

① 喜龙士 (Osvald Sirén 奥斯瓦尔德·西伦 (1879—1959)，瑞典人。1900 年和 1929 年两度来中国，将北京及其他地方之名胜古迹拍成照片，印成影集。著有《中国雕刻》、《中国绘画史》等书。1956 年曾来北京访问。

无伤，各适其适，则冥行孤往，谁谓不宜？幸勿久累灵台也。”此函系评论《续南游杂诗》，故多引用诗中语。得函殊慰。

3-6 赴教授会，议决请改组董事会。由评议会代教授会拟改组方案，呈国府采纳。挽留罗校长，则无人言之。

四月九日 星期二

阴。大风。 读杂书。

晚 6-8 宴朱自清、浦江清、张荫麟于室中(2.60)。

夕 5-6 张广舆、章寅来，谈校事。

四月十日 星期三

阴。风。 读书。

下午 3-6 赴教授会。以人数未足，未表决议案，用茶点而已。

晚 7-8 李惟健来谈。以新诗呈阅，并述其恋爱事迹。又张昌圻来。9-10 访 Winter 谈。

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上午读杂书。

下午 2-4 梁漱溟率其弟子七八人同来，拟借校舍居住著书。并述粤省情形，且谈时局。

四时半后，乘人力车至燕京大学访陈仰贤，取书，略谈。必告陈，谓近始由经验中悟得二事。（一）重要之事，须我自决主意，不必与他人商酌。盖他人各以所见所历而评断，不合我之情形。或且存心利用或劝告，所言不尽由衷，不可据为真情实理。（二）吾对于某人，欲知其情形及对我之关系及态度，宜直与此人面谈详察，不可就第三人而探询之。此二层皆必已往之错误而今始知悉者也。

5:15 乘燕京汽车(0.40)入城,至西长安街邮局寄信。又至南柳巷大公报分馆送书,俾其补制铜版,以正上期《文学副刊》插像之错误。次至旧刑部街长安公寓访王凤仪^①君,未值。七时,至四如春晚餐。

晚访陈寅恪于阜成门内姚家胡同三号宅,未得见其夫人。九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宿。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大风。尘沙甚盛。上午8—10赴北大上课。午在南月牙胡同寓宅与心一闲话,语又不合。

下午4—6再赴北大上课。6—7访赵万里于宗人府夹道(今称孔德西巷)。一号新宅,谈《文学副刊》事,并送三月份酬金。即归南月牙胡同寓宅晚饭,并宿。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起迟。郁郁不欲有所为。

七时,偕心一出,至西长安街长安照像馆必照像。次至西草厂胡同原田医院,原田医生为心一检视。十二时,偕至姑母家午饭,并与之颖夫人谈。

下午四时辞出。心一先归。必至东单牌楼洋溢胡同四十号赵宅电话东局六九〇,访赵元任夫妇。谈次,必托赵君荐必至哈佛任译书事,并就赵夫人商询堕胎与避孕之方。六时,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① 王凤仪(1887—),字来庭,陕西郃县(今郃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北平大学教育行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中法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法国文学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又曾兼图书馆主任。

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 星期。起迟。无所事事。

正午至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赴春宴。周诒春先生演说。下午讨论本校风潮。鲍明钤、周永德等欲同学会有所表示，萨本栋^①等驳斥，乃无结果而散。

4-6乘人力车径回校。悉昨午吴之椿^②招宴于忠信堂，宓以未得见请柬，遂不及赴也。

晚访 Winter。读《聊斋》。又访叶企孙等闲谈。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办杂事，作函。

下午3-4温源宁来，同至朗润园游步。4-5朱定山来，谈校事，并托代荐职事。

晚7-10与浦江清校外散步，并在室中谈。宓以与心一之往事及彦之关系告浦君。浦谓离婚在今中国似不宜。若不能忍情割爱，则与彦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居均可，而以月费寄心一。久居外邦不归，亦是中策。宓谓不然。盖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

① 萨本栋(1902—1949)，字亚栋，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留美，伍斯特工学院理学博士。1928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美国俄亥俄大学访问教授，厦门大学校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2月又赴美国。1949年1月病逝于旧金山。

② 吴之椿(1895—1971)，湖北武昌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大革命时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时任北平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时期，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调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1958年退休。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则此爱将无价值。必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之所损为较小矣。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10—11，又下午 2—3 上课如恒。

是日致彦一函，报告心一近状。约彦于七月间至大连或青岛为两星期之游谈会晤。盖彦赴美以前，必须一晤。而防心一猜疑，不能不以磊落光明之心，而为秘密之行动也。

晚仍与浦江清谈。宓告浦，请为我之 Horatis^①，他日为 Hamlet 辩诉冤诬。盖各地亲友均谓必因爱彦欲娶之，乃决离弃心一。今日又接周光午规谏之函，亦是如此说法。并谓宓如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而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云云。宓读之甚为痛愤。宓虽感光午及诸友之持正，但宓之内情及此事实况，实非诸公所知。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 下午撰杂稿。3—4 校员照像。又赴教授会。5—6 在 Winter 处谈。

是日接黄华正式复心一与宓函，劝勿离婚。如离婚宜先分居试验。实行之时，不需律师。彼不愿干预此事云云。黄君之视宓，殆亦如其他诸友。宓绝无辩诉之机会。

晚 6—8 仍与浦君谈。浦谓彼希望宓勿离婚；但若离婚，彼亦有同情云云。至张荫麟君则赞成宓之离婚，谓人言不足恤也。……宓细思

^① 霍拉迪斯，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中，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好友。哈姆莱特临终前要求霍拉迪斯把悲剧发生的经过告诉世人。

之，离婚仅人生之一事，吾之功过职责有大于是者。吾首应修德励行，如是，则离婚纵为诸友所非斥，必忍耐过去，久后当可谅解。至于恋爱，以及另娶之事，苟有裨于宓之身心，而无损于宓之文章事业之成绩，则恋爱另娶亦不为非。反之，仅拘守不离婚之说，而致萎靡颓放，碌碌无成，则是辜负自己，亦无以对师友矣。

四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放假。下午2-4乘人力车入城，至姑母家，心一亦在。晚饭后，乘人力车同归南月牙胡同寓宅。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风。上午8-10赴北大上课。10-11赴景山书社观书。

下午2-4再赴北大上课。归寓宅。偕心一、学淑同出。乘人力车至察院胡同47号鍾宅，谒新到此间之鍾殿丞先生，并见令瑜，几未交言。姜忠奎亦在。盖姜君与令瑜之恋爱已成熟，不日或即结婚。

六时，至长安照像馆，取十三日所照之像，即乘人力车回南月牙胡同寓宅。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上午起迟，与心一盘桓。

下午3-5乘人力车回校。晚早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星期。上午编稿。

下午接胡徵十六日复宓函。徵于四月七、八二日，至杭州，晤彦，谈三次。彦以名誉受损，此后不愿与宓夫妇通信；彼对宓绝对无婚姻

之希望，今后且不愿继续友谊。宓读此函大痛苦。当时感情，未及录记。大致（一）宓以爱彦之心，行事不当，结果反致害彦。宓实愧悔无地。（二）绝交之事太可伤，何至友谊亦不能保存？宓将何以对宓之心情、之诚意，及前此之深挚之诗篇乎？宓以痛苦无可告说，乃于4-6访陈仲贤于燕京大学。陈慰我，谓彦此时与宓绝交，久后或可谅解，毋庸痛心。

晚，作长函致彦，请其直接复宓，内叙（一）已决与心一离婚。（二）仍请与彦为友，一切惟彦命是遵，但望勿遽绝交。至济南之会晤，固知不能，仍以前意告之，并以《行程表》寄示（此函拟暂不使胡徵知之）。

晚8-10与浦江清谈。

夜失眠，久久不寐。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上午8-12陶燠民^①来谈。

下午2-4偕温源宁游虹桥一带，且步且谈。温述今世新派知识阶级中人理性与情感冲突之苦。大率极端看透一切，欲爱之信之而不能，于是悲痛莫解，此吾侪所心历身受者也。宓年来之爱彦，（一）由同情，视彦之被毅弃而犹存痴情，与宓之忠于理想事业者同（即《落花诗》之意）。（二）为医病，即欲以恋爱之经验，解救宓对于种种之悲观，期振刷精神而得免于自杀。此二义者，众人固莫解也。4-5同至Winter处茶叙。

^① 陶燠民(1908-1934)，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毕业。1930年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1年6月任伦敦大学汉文教员，不久仍返巴黎大学，重治旧业。1934年7月病歿于瑞士医院。

晚，作函致胡徵，(一)述离婚计划，并请徵为详筹之。(二)请徵居间疏通，但求彦勿绝交。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作函致彦，但未发出。盖宓以去冬彦尝函心一，责斥宓甚至，以使心一勿疑而不为害。故今颇疑彦乃为胡徵而言者，使初交之胡徵不知真情，非真欲与宓绝交也。宓若遽认为真与宓绝，未免质直而不知爱情之曲折秘奥矣。今作之函，即按此意，以直询彦之究竟。但拟静待前函之回复，故未发出。

上课如恒。

夕赴北院，观陈总等诸人拍网球。消遣真无术矣。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微雨。放假。上午编讲义。

下午 1-3 与 Winter 步行至校西达园近旁之关帝庙中访藤花，Winter 欲购之；中驻军，庙主远在城中，未能也。

宓述与心一事。Winter 之意见如下：(一)世间夫妇无和睦者，爱情本属幻想。夫妇不和可暂分居，以免受扰而心境不宁。(二)浪漫之爱，不但虚幻，且已为过去时代之陈腐观念，故宓不当受其影响，与中国今日之新派人物同一错误。盖求之必不能得，易妻亦难得幸福也。Winter 于女子一概轻视之，以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只有恣我所适，厌之则自逃避之而已。……

是日宓与 Winter 谈后，极为痛苦。盖如 Winter 之说，则恋爱固可不讲，但宓一向所怀抱而强谋实行之种种理想事业感情道德，尽属空幻而错误。宓之所谓辛苦牺牲，皆愚痴之行为而已。是则运思用情立言行事，皆毫无根据，在世直如浮空，如何度过此余生之光阴耶？

4-5 黄子通来,谓中国人古今之大病,为重实际而轻理论,致眼光短浅,溺于功利。文化政治,两受其害云云。

晚 8-10 杨宗翰来,谓彼之目的(一)知世间所有之好事,尤须知世间所有之恶事。(二)to combine inner dignity and outer grace.^① 又李惟健来。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晨 8-9 与浦江清步谈。浦甚赞成宓作小说,以写人生之困难及痛苦。

上午 type 讲义稿。下午 1-3 上课。3-4 朱保雄来谈。

乘 4:30 汽车进城。林志钧辛平。谈无我为东方人生哲学之主旨。宓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晚陈逵来,商为其女友美国人。荐教职事。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风。上午 8-10 赴北大上课。10-11 访李辛之于北大西斋,谈粤中情形。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餐。

下午 2-4 再赴北大上课。晚大风,欲归校不得。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风。9-11 乘人力车回校。下午 1-2 赴毕业同学聚餐会于工字厅。遇陈达,询宓夫人何不来?又遇汪泰基,询陈烈勋病状。

下午 3-4 赴本校十八周年成立纪念会于大礼堂。

① 使内心的尊严与外表的文雅合而为一。

晚8-10与Winter谈。Winter述日间所遭拂逆之事。

10-11在大礼堂,观学生排演京剧。念彦,又思离婚之事恐难行,社会之讥嘲恐不免。而重视浮誉如彦者,似未能破除一切不顾也。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晨入浴,觉身心安畅。9-10李天一来。10-11陈宜珍偕其弟并陈总、邵循正同来,闲谈周旋而已。

下午1-3入城。3-4访王凤仪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

四时至姑母宅中,晤君衍兄。心一亦在。晚宴不及待。6-8乃乘人力车回校。

是日星期。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下午接胡徵四月二十四日函,抄示彦四月二十二日致徵函,录下:

彦久先生:武林把晤,深感诚恳。此间县长考试,第一试与考者有六百余人,而录取者仅五十四名。彦当然在落第之列。

雨生先生及心一姊处,先生有否去函代彦解释一切?顷得雨生先生来函,仍以两方预备离婚事相告。读后气愤与恐惧交并。本拟立即去书劝勉之,奈忆及先生日前与彦所谈者,似以不直接去书为妥。故不得不恳先生代为去书两方,尤其对雨生先生,应请切实声明数事。

(1)请彼万勿再以彦为其小说中人物之一,令彦无事受累。

(2)彦决不与之通信,请彼亦勿再来函。

- (3)关于彼家庭间之琐事，幸勿再向彦报告。彦当视为有意侮辱，盖彦固绝不以其离婚为正当也。
- (4)彦有力出洋则出去，无力出洋则仍在国内糊口。绝对不受彼之补助，即寄来亦必退还。
- (5)彦系一独身女子，断不容任人误会。以前雨生先生因凭空臆造，至陷彦于嫌疑之中，被人诽谤一节，应请雨生先生及心一姊负责更正。否则无端毁坏他人名誉，法律有保护之道。
- (6)心一姊与彦系同学又同乡，倘她因雨生先生之单面瞎想，信以为真，陷入误会，此不特彦之不幸，亦吾浙人女界之辱也。
- (7)彦处世接物，自有主张，决不如雨生先生之推想，请彼勿再关怀。
- (8)雨生先生之旧友，大半为朱君毅先生之旧友，亦即彦间接之朋友；若令各方误会，彦以孤独之身，何以处此？

总之，彦对雨生先生，仅视为一平常较熟之朋友而已。以上种种，请 先生迅即驰书北平，向吴、陈两君代达种切。诸多费神，感谢感谢。急迫草此，不知所云。顺颂
学安。

毛彦文谨上

四月二十二晚

明日拟赴宁，过沪或来拜访。然倘时间仓促，或又不能如愿也。

宓读此函，更较前为痛苦，何彦之绝我至于极地也。宓行事固

多痴愚悖谬，然爱彦之心实起于高尚之感情。拟以款项助彦出洋，亦出诚心，全为彦计。至于心一之误会，乃宓所疾首痛心而防制之未能者，何可以心一所为，并为宓罪？且宓之关怀，彦一向知之谢之，胡遽尔变其态度，冷颜相向，斩钉截铁，至于如此！细揣彦此函之用意，可有二解，须待胡微来函证明。（一）彦实爱宓，又知宓将与心一离婚，姑为此函，与宓绝交，以自洗刷，置身局外，以免世人之责难。俟宓与心一既完全脱离之后，乃复与宓接近而结合。（此意胡微或知之或不知。）此函毋宁谓之用反激之法，促宓与心一离婚。——然即此宓犹视为缺陷。盖若诚相爱，何恤人言？何须假惺惺，而独以其难事归之宓哉？（二）彦本不爱宓，又因受心一及舆论之责评，真畏且怒，乃为此函以绝宓。但注意社会品评与事实上的利害，而轻视内心之感情与朋友之美意。——然此实非宓所望者。昔毅尝言“他日有与彦结婚者必终身受其害”。或谓年长未嫁之女子，多冷酷而偏激，宓常不信此言，尤深信彦非如兹所云。今以来函证之，是彦正合此言，是彦决非我理想中感情中所推许所爱慕之人物，是彦决非宓《落花诗》《南游诗》中所写状而留传之知己。诚如是也，则宓之醒悟（Disillusion）实为至悲奇痛，不能忍受者矣（晚作函告陈仰贤，即本此意）。外此（三）或者彦本爱宓，但以事实上离婚困难，而嫁宓亦有所不甘。故决意忍情割爱，矫为严冷以绝宓之心。若此，则宓当遵从之，且谅其苦心而深为感激。究竟如何，俟胡微有详函来，再见分晓耳。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复胡微一函，请酌量转达彦，一方自陈感情之痛苦，一方责彦绝我之不当，颇有怒彦之意云。

下午傅举丰来。卢明德来。

夕与浦江清谈。晚将寝时，张广舆来。吴之椿来。

五月一日 星期三

阴。放假。晨致胡微一函，言决与心一离婚，但求对彦无损，请其代为精密计划云云；并叙宓之杂感。（一）宓为道德牺牲之悲剧。（二）诸友之不谅，及对于理想事业之不尽力，但干涉宓个人室家之事。（三）宓内厄于妻、外绝于友之苦痛。

又致彦英文短函，询其前函是否为微而作。请以真意告宓，宓必敬遵无违云云。（此英文函未发。）

9-10 外出散步，遇王化成^①、施嘉场^②，同摄一影。10-11 访叶企孙，陈总。

下午1-3偕浦江清、张荫麟至朗润园游步。又访 Pollard 于其所居之寺中，进茶，观秦中带来之碑帖。

夕编稿。

五月二日 星期四

晴。上课如恒。

① 王化成(1905—1965)，江苏镇江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1925年至1942年，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1942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司长。1947年调任驻葡萄牙公使。1963年离职。1965年2月18日在美国哥伦布市病逝。

② 施嘉场(1902—)，福建福州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机械工程硕士，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192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教授。抗战时期，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工学院院长。1946年回北平，仍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

晨,又致胡徵短函,以对心对彦之问题,完全托付徵处理。李惟建来,出示黄英(庐隐)^①致彼函,欲必为采前院黄花(玉梅)以赠之。必作诗一首。

戏赠李君惟建

露湿香含素可名,黄花折赠与黄英。

胆瓶斜向怀中抱,十里迢迢累李生。

下午3-4梁漱溟来,陪至图书馆,又同散步。必言理想学校事,约会谈。

4-6赴教授会。

6-8至吴之椿、杨振声宅中茶叙。

乘校长汽车,偕金岳霖同入城。必至南月牙胡同寓宅。晚倦甚。

五月三日 星期五

晴。上午8-10赴北大上课。10-12访陈遼于北河沿七号李宅,约会。归南月牙寓宅午饭。

下午2-4复赴北大上课。

4-5至北大二院领薪金。又至王府井大街购物未得。乃至宗人府西夹道一号访赵万里,久待始归。八时,归南月牙寓宅。

^① 黄英(1898—1934),笔名庐隐,女,福建闽侯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至安徽宣城中学教书。1926年任上海大夏大学女生指导员兼大夏大学附中国文教员。1927年任教于北京师大附中。1930年任上海工部局女中国文教员。1934年病逝于上海。著有《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象牙戒指》《玫瑰的刺》等。

五月四日 星期六

阴。 上午 9—11 陈遼来，偕出 至宣内石灯庵甲三号宅访萧一山，电话西局八一三。询其所创办之文史政治学院情形。次至女子大学（众议院）参观，遇陈芝润表妹。11—2 至庆林春宴谈。梁漱溟来，林志钧未至，进素餐。商谈理想学院事。盖陈君有美国友人可助款，而望梁君及宓号召主持，同创此业也。

2—4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4—6 至燕京大学访陈仰贤，谈。陈君谓（一）宓宜将以前与彦种种情事，完全忘却，以免痛苦。（二）彦致微转语宓之函，必系真情，断非虚假。不必再探。（三）彦足可自立，宓可不必关心。且世间人无能助他人者。彦恐尚较宓为快乐也。（四）宓对女子无经验，故不满于心一，而见异思迁。其实心一甚贤而难得，宓当谅其地位及性情而善处之。（五）即便彦之绝交，出于勉强，或缘误会，亦勿疚心。盖此爱若诚，他年彦必来寻宓也。云云。

陈君之言，重实际而本于经验，宓深韪之。即心一之好处，宓亦知之感之。惟宓所最引为悔痛者，即对彦爱之反以害之，而宓之缺点尽行暴露，长处则为彦所未悉。此宓自己之咎，且更无对己也。

晚 6—8 朱保雄来。

五月五日 星期日

阴。小雨。 星期。上午补作日记。下午读杂书。

五月六日 星期一

阴。 上午及下午均在图书馆作《新闻》稿

正午访 Winter, 并与温源宁散步。

晚编稿, 写信。

五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 以前致彦快函, 已两星期, 无有复音。恐彦真欲绝我, 于是再作快函致彦, 即发出 (连日前英文函同发)。大意询彦能爱宓否, 抑爱宓而谓事实上不能结合, 均请直接明示。若爱宓, 则宓自有办法; 否则宓拟不与心一离婚, 亦不分居, 而以文章著述自娱, 盖宓之生活亦实可乐。但须将夫妇之关系看轻, 不存恋爱之妄想, 便可静居舒适。吾年已老, 苟相知多年之彦无爱我之意, 我更无需另求女友而弃心一矣。此乃较合实际之办法, 姑拭目以待彦之回函与否也。

上课如恒。

下午与浦君步谈。

晚倦极, 勉强工作, 而两腿肿痛, 若引重下坠, 夜中发热。近半年以来, 身体精神大衰耗, 与人与己皆无所益。吁, 慎哉!

五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起, 腿犹痛; 而左足踝又折筋, 颇痛, 步履维艰。

上午, 出招生试题。温源宁来。

下午, 编讲义。

晚 7-8 陈福田约, 为一年级生讲 Byron 之诗。倦极。

胡徵来函, 赞成离婚。并索 100 乃至 120 元, 愿以作稿偿清。遂即汇与 120 元。

五月九日 星期四^①

胡微转示毛五月五日函(钞)。

下午3—5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心一见示温州聘约。

晚外出,代心一发电,不去。

五月十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8—10,赴北大上课。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2—4,复赴北大上课。

夕5—6,赵万里来。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晨餐时,心一言(一)从我自由。(二)任何时可离婚。

9—10乘人力车电车回校。

1P. M. 至燕京,访陈仲贤,遇罗牧、黄振强,又心一、学淑等。

夕归。

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晨7—9至陈宅,见心一,争吵(不从硕行)旋允不久即行。付心一\$100。购《辞源》。

12—3宴李天佑于忠信堂(4.00)。

① 作者1929年5月9日至7月9日之日记,系以钢笔写于零星纸片之草稿,未经其整理编抄者。

4-5, 心一来。5-7 偕颢回校。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一

阴。上午9-11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寓宅, 见心一, 留之。

下午2-4回校。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Noon Dept. ① Sem. Photo. ②

接胡微五月十一日函, 见光午。光午主分居(心一居上海)。微向必索款。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以\$100汇微。又函微, 求毛恢复友谊。进退裕如。

下午3-5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会贤堂。又迎心一于南月牙胡同寓宅, 再来餐。

6-9, 与辛之北海公园谈。

晚, 心一言, 姜夫人吊死。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上午8-10赴北大上课。归南月牙胡同寓宅午饭。

下午2-4, 再赴北大上课。

4-6径回校。

① 正午出发。

② 研究班照片。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阴。大风。晨思彦嫁我受屈。

1-3 入城，至姑母宅。心一劝我勿为彼忧。

5-7 乘人力车回校。接微函（一）不必力阻。（二）离婚非上策。

五月十九日 星期日

终日编讲义，苦作。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

编稿。又 type - write 讲义。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 10-11 上课。看病。

下午 3-4 上课。4-6 教授会，未开成而散。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type - write 讲义。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倦甚。下午去迟，未上课。

3-5 入城。心一已移居陈宅。

5-8 访鳧公谈，饭。

晚 9-10，姑母归来。宿陈宅。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8-10赴北大上课。和兰号饮中乳。邓秉钧谈。

10-12偕陈遵 dinner 东安市场。遵言已结婚,因外国人故简单。

12-2,王府井大街购物。永兴洋行(《学衡》)。又 China Book-Sellers 购书未成。

下午2-3上课。3-5回校。

5-6朱以书^①在此待。顾随词。

7-10赴燕京,访陈仰贤。陈言心一好,毛不好。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终日懒懒。改杂卷。闷甚。

晚7-8,叶企孙宅谈。8-10访Winter,谈。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9-10陈遵偕夫人来。10-12与浦江清游燕京。

12-2,在Winter处Dinner。2-6,赴颐和园。

晚,作文。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终日作文(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倦极。

上午,温源宁来,谈陈遵婚事。

^① 朱以书(1904—),字肇洛,安徽萧县人。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51年后一直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1967年病休。

夜 3A. M. 起, 服安眠药。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 倦怠。上午 10—11 上课。

下午 2—3 上课, 3—5 修理 type—writer。

晚 6—7 吴志毅、龙程英来。9—8 访 Winter, 不受款。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赴图书馆。温源宁谈陈遼事。

下午 1—4, 复汤用彤、黄华英文函。

4—5 陈嘉来。

5—6 张广舆来, 欲以宓为文哲院长。

7—8, 与浦江清、郭斌佳散步。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晨 6—8 乘人力车入城。8—10 赴北大上课。与陝生二人谈(参另详)。

陈遼来, 同至南月牙胡同, 陈决住此。食面饼, 绍梅款以午餐。

下午 2—4, 再至北大上课。课毕即回校。函心一, 全院长及夏布大褂事。

六月一日 星期六

由校函心一, 仍欲离婚。

六月二日 星期日

朱保雄来谈, 而汤茂如来。

下午 3-4, 汤又来, 约任平民教育会事。

六月五日 星期三

上午 10-12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 访陈寅恪, 午饭。

下午 2-5, 访心一于陈宅。

夕回校。

六月六日 星期四

夕 8-11, Miss Bille 及 F. T. chen 招宴(西餐)于 Bille 宅, 见沈镇南之新夫人(旋死)。

六月七日 星期五

晴。晨入城, 8-10 北大上课。

10-12 购白皮鞋, 又定制洋裤(明大)。至国强, 午餐。至南月牙胡同, 则陈遼夫妇已迁来矣。陈示 Alexander 函。

下午 2-4, 北大再上课。

4-5, 与瞿世英谈。

5-6 雨, 至陈宅, 见心一。宿焉。

六月八日 星期六

晨回校。上午 9-10, 访陈仰贤于燕京, 未值。

夕 7-10 再访陈仰贤于燕京, 杂谈。未及所事。

六月九日 星期日

朱保雄、浦江清至此午饭, 谈久。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二

端午节。下午4-6,陈仲贤来谈。6-9,同至陈达宅晚宴。雨。

六月十二日 星期三

是日上午7-9乘人力车入城,偕心一至中山公园。至长美轩午饭。

下午1-3回校。^①

六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晚8-11,陈总招宴于其宅。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6-8乘人力车入城。8-10北大上课。

10A.M.至明大成衣店,西衣未就,退款。

至国强咖啡馆候王鸿韶。11:00始来,即座谈。12:00至中山公园长美轩午餐。宓以《续南游诗》示韶,并细谈所事。韶力言不可离异。又谓无论如何,人必疑宓为彦之故而离婚。

5:00别韶。在园门口,几晕倒;乃至陈宅。雨。韶谓我将有精神病,姑母谓已有之。宿陈宅。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回校。心不宁。

夕复入城。8-9访寅恪。彼不愿听,谓待彼精神好时再谈。乃

^① 此处作者自注:(是否此日,待考。)

至陈宅宿。

六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晨起后，先至南月牙胡同，访陈遼，午饭。

3-5 在会贤堂参加姜忠奎、钟令瑜婚礼。彩舆到门，忽悲从中来，几于堕泪。

5-6 赴北海公园董事会钱端升、萧淑娴婚礼。

6-7 至南月牙胡同归寓宅，取箱。晚饭。至陈宅宿。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8-10 在校考试，故于6-8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晨6-8入城。在达智桥发函。致彦一函，但言日本归途求一晤，允否？并寄《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文一份。次晤心一于陈宅。

11:00 至 T. H. Club 晤王际真^①，留饭。王际真又述其离婚事。

3-4 至北大，为学生复习。又谈考试事。毕，即回校。

晚，杨宗翰来，仍不肯谈婚事。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是日为本校毕业日。10-12 赴大礼堂毕业典礼。

^① 王际真，山东桓台人。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图书馆工作。

12-2 工字厅,校中午宴。

下午 2-3,北院晤温源宁。访叶企孙。

4-6,工字厅茶会,荷花池坐谈,与罗校长夫人谈。知彦在中央党部,将出洋云云。(晚,即函胡徵询问——长函未发,存。)

晚 7-10,赴大四级宴于旧礼堂,与 King 及 Queen 邻座。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 阅《翻译》卷。

上午,傅举丰携译稿来。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9-11 乘汽车入城,迟沮。

11A.M. 访王鸿韶于八大人胡同 47 号。至庆林春午饭。谈彦事,韶今赞成离婚,并谓尽可再访彦细谈一次。

3-5 偕韶至陈宅,为看待雪,并进冰点。

晚 7-10 赴陈筑山^① 招宴于欧美同学会。与晏阳初多谈。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热甚。 晨 9:00 偕心一至遂安伯街 25 号,访张耘夫妇,谈至下午四时。即在其处午饭。

4-5 至南月牙胡同,而陈逵不在。宓即由此回校。与心一略有

^① 陈绵,字筑山,以字行。贵州人。早岁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后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肄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学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主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1933 年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1937 年任贵州省政府委员,1938 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39 年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赓。归途遇杨丙辰。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热甚。 上午读书。

下午4-6至燕京，晤陈仰贤，并赠以花一束及 Tess 一部。取还 Check，尚借我百元(汇费三元代垫)。

夕晤王文显。

晚访 Winter 谈，并见 Jameson。

晚，陈霓云，明日或行。作短函，未发。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阴。6-8乘人力车入城。8-10北大学生考试。晤杨丙辰。

10-1在 T. H. Club 晤王际真，午饭。述新爱事。

1:00P. M. 访赵万里于其宅，然后赴西四邮局寄信，即回校。

知陈仰贤未行，仍约明晨往送。

4-5与浦江清、张荫麟散步。

夕大雨。李惟建来，求居此室。并偕黄庐隐来，即在此晚饭。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起迟。8-10至燕京，陈仰贤久待，以车运行李，(途泥泞)。

入城至姑母宅。10-11:30A. M. 偕心一、陈仰贤宴于东亚楼。

12M至东车站。之颢送行李来。为扣票，代出磅费\$7.80。又为觅座。

一时半，彼等来，遇王善侔。2-3西站进冰点。归陈宅，车夫争闹。

5-7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途中得赠陈仰贤诗一首。

送陈仰贤女士归暹罗

夕返校途中作六月二十七日

西山苍翠暮归来，锦树明霞动艳哀。

龙女谪还投海去，清言娓娓记追陪。

晚，周理魁、李天柱(?)来，言碧柳被绑。又罗正暉来。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终日阅北大试卷，至深夜始完。

钱端升函，求介绍奉友。晚饭后，为此事访叶企孙。

为罗正暉写诗幅。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8-10 乘汽车入城，至北大。送考卷及课卷。遇 Winter，谈考试作弊。

10-11，至北大二院取薪。又赴景山书社取 25 元。次赴东单邮电局发电，“成都大学张校长鉴，吴芳吉已否救出？祈电复。吴宓”。次至滋心斋进冰点。

12-3 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杨宏文招宴，西餐。

3-5 与王际真、黄子卿^①约晤，杨宏文与焉。

^① 黄子卿(1900—1982)，广东梅县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化学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29 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4 年再度赴美，1935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一年。1952 年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5-7 赴陈宅,晤心一。

7-10 长美轩,杨宏文邀晚餐,同王际真。又温源宁来。

晚 10P. M. - 1:00A. M. 温邀北京饭店看跳舞。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晨,心一又言离婚事。

上午昼寝。正午偕心一、学淑至庆林春,赴陈遼夫妇宴,遇 F. T.、蒋。心一头痛,送归陈宅。3-4 口角,因心一不肯转面与必言。

4-6 乘电车人力车回校。

(一)接胡徵六月二十五日函,知彦拟八月中出洋。即复一快函,请电复彦在何地。必即南来访晤,并以 \$ 1500 助之。(二)侯文涛派人来取 100 元,父谕不同,颇受累。

晚,朱定山来,辞行。即以快函托其发寄。浦江清亦来。

七月一日 星期一

晴。上午稟父(专由启民拨)。函胡徵,仍昨意。函慰心一。

《学衡》65 期出版。《大公报》改由王芸生^①发稿。

下午 3-6 赴 Lib. 阅报。

夕偕浦江清访朱自清,遇周传儒于途。

^① 王芸生 (1901-1980), 天津人。早年在茶叶店及木料行学徒, 坚持自学。1927 年起, 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国闻周报》主编,《大公报》资料室主任、特派员、主笔、总编辑, 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天津《大公报》社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七月二日 星期二

阴。晨 8—10 在 Lib. 与毕树棠^① 谈。

下午 1—3 监考 Fellow French^②。又进冰点。

晚 8—10 与 Winter 谈。彼赞成宓离婚，以求已清闲安乐，毋恤人言。但谓另求恋爱恐上当。又谓宓应以旧法待心一，置之家中，自行浪漫，不应告知一切。

七月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撰报稿。周勉来(农民。长沙，岳霖之甥)。

下午阅卷，Fellow English^③。

夕，访叶企孙。

晚深夜不寐，感孤独。

函胡徵，言南来之意。函华，约在上海见。

七月四日 星期四

阴。夕雨。上午，阅 Fellow English 卷。

上午 10—12，朱保雄、邵循正来。

之颢来，住此。

下午及晚，校稿。

① 毕树棠(1900—1983)，名庶澄，山东文登人。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尚实英文学校肄业。曾任小学校长、师范教员。1921年到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任事务员。抗战期间留平。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1953年调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工作，1973年退休。

② 领取奖学金的研究生法语。

③ 领取奖学金的研究生英语。

七月五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6-8 乘人力车入城。

8-10 访张友栋,谈甚畅。

10-12 花旗银行购 draft^①。\$ 1505.09 兑得美金 \$ 610。

12-2 至 T.H. Club, 王际真以酒、鱼款待。述其恋爱史。

2-3 再到花旗银行,取 draft。

3-4 华州馆交侯文涛 100 元。即至陈宅。

7-9 偕心一出。先至同森泰。次在四如春晚饭。次至新记制裤。

归陈宅。与心一谈至午夜一时半。

七月六日 星期六

晴。 上午 8-10 访李协,并在其宅中午饭。见李凤运。

次访张季鸾于胡宅(油坊胡同 24 号),未遇。归陈宅。

下午 2-4 回校。

夕及晚阅卷 Fellow French。

七月七日 星期日

晴。 上午阅卷 Fellow English(上海)。

10-11 访王文显,未遇。访 Winter。

下午,寝。浴。收拾行装。

晚,以诗稿寄光午钞写。

决见彦只谈出洋事,不及其他。

晚,陈达来,为送罗翁寿礼事。

① 汇票。

七月八日 星期一

晴。上午编杂稿。

正午，陈寅恪来。

下午3—5入城。至新记试衣。在东安市场购物。

6—11 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赴张友栋邀宴，谈至洽。又为述小说作意，彼极赞之。

归陈宅，已近午夜一时。心一小病。

七月九日 星期二

晴。晨与心一叙谈，殊倦。因将行，慰之，使勿疑也。

7—9 回校。朱保雄来。

阅卷。办杂务。

下午编《文学副刊》稿。赶成三期，馀交浦江清君。

至夜午始息。一切仍未完也。

已允李惟健来居宓室，而后拒之。

南游日记^①

民国十八年七月

七月十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5—7收检衣物。李惟建决不使其借居宓室。

7—9 乘人力车电车入城，至王府井大街新记取衣。次至八大胡同47号电话东局四五六四。访王鸿韶真吾。10—11 偕韶乘汽车韶自有者。至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西皮市。购赴上海三等通车票，二十五元

① 本日日记系草稿残页，铅笔书写，字迹已模糊不清，于作者遗物中发现。

三角五分。始知南行车系星期二、四、六之日开行。韶约住其家。以此行不告心一，故亦不敢往见，遂归韶宅。午餐后略寝。读 More “The Demon of the Absolute”^①。

夕，作《贺罗志希太翁名传珍，号纯斋六旬寿》诗，录左。

托兴烟霞诗画仙，风流处士又千年。
地灵西子添佳话，山色南屏敞寿筵。
立德原生留泽久，匡时策在树人先。
文明古国开新运，冲雪丰标烂锦鲜。

晚，与韶之副官金君及韶之二兄谈。十一时寝。
夜中大雨。

七月十一日 星期四

阴。晨七时半起。^②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阴。雨。晨，李惟建来补考。稍理杂务。

下午校 Childe Harold III 译稿。又复宏度长函。

晚雨，甚感孤凄。念彦出洋，不得相送话别，乃检取彦之旧函（毅及其他之人所写）数包复阅之。

晚，冯友兰君来。冯去后，宓仍续阅彦之旧函。念人生经验以及恋爱等，事过境迁，不过如是如是。一方觉其理绪繁密，正合小说材

① 穆尔的《上帝的守护神》。

② 原稿到此中断。

料；一方念及吾身，又不免爽然自失。宓终信彦为有真情之人，其应付世俗，多凭理智而尚权术，其对于所真爱之人，必能相见以诚，而出以浓挚之感情也。

毅函中劝彦，祛除情思缠扰之法，（一）读书——可得理想。（二）治事——无时乱想。宓今拟从之。近来形丧心苦，治之之法，首在自治吾心，不拘于俗见成规，但以己之所见到推得者范围自己可耳。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旋晴。是日为彦及清华学生乘 President Cleveland 船^①离沪赴美之期，而又值阴历七月二十日，为宓三十六岁初度，百感触心。晨及昨晚，作成《感怀》诗四首（另录稿中），先寄宏度改之。

下午 2—3 秦善璠来辞行，将赴法国留学，并劝宓往。得悉：

自沪到法国船价（三等舱） 国币三百六十元

船上零用 国币一百元

第一年居法学膳费 一千元

合计国币约一千五百元

既有 1500 元在握，更加今年所储之 1000 元，则宓决于明年夏赴法留学一年矣。此游当可舒畅心胸，救宓抑郁伤情之病。不往何为？心、彦问题，或暂搁起，不求解决矣。

夕及晚读书，力持镇静，藉免感伤。自思今后对彦及心一之事，当力求词旨正大，意想超脱。恋爱仍可进行，离婚亦非怯惧。但须慎思静心，出以我之全副能力与气魄。力避前此琐屑之病与狂荡之思，使彦与心一皆当重我敬我，然后爱我，而在我无论如何，当可心安身泰矣。

^① 克莱夫兰总统号船。（Stephen）Grover Cleveland（史蒂芬）格罗威·克利夫兰（1837—1908），美国第 22 任和第 24 任总统。

读但丁《神曲》。

晚9-11 刘崇鋐陪黄钰生来访,谈现今中国文学诸问题。

《新旧因缘》——一大难点——李令芬与王福良本无深密关系,亦无曲折事实,退婚似不足重轻,此点应补正。又刘希哲出家为僧,可以下之理由语其来访之友:

自杀——消灭(一)内的生活(二)外的生活……二种生活均可厌弃,则用此法。

出家——保存内的生活,断绝外的生活……二种生活冲突矛盾为苦,可用此法。

常人——进行(一)内的生活(二)外的生活……不惧冲突矛盾,亦毫无厌弃心。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晨八时陈遼君来,偕赴朗润园游步。午饭后,仍在园中走谈。陈君意思如下:

(1)离婚并不伤道德,惟宓与心一虽性情兴趣不同,似尚未至必须离婚之程度。

(2)彦必愿与宓保存友谊,但必不肯嫁宓(此陈君推想之词)。

(3)如不与心一离婚,则宓虽欲与彦为感情之朋友,亦必势所不许,——则试问宓视(甲)与心一之夫妇关系(乙)与彦之感情及友谊二者孰重?如谓(乙)重于(甲),则宜决然离婚。(结论)

宓谓宓望心一身有所归。然后宓愿与心一为和平友谊的离婚。欲请诸友好为心一介绍贤友。陈君允为之。

下午五时,送陈君归去,遇杨克念^①于校门。

^① 杨克念,字希圣,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近日晚间寝均甚迟。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上午接彦八月二十二日自上海来函，辞行，并云已以 \$ 1505 交胡徵（未扣在杭所借之 \$ 20）。末云“彦此去茫茫异域，漫漫长途，正不知如何为生矣。”读之甚为感动。然得此函，其觉欣慰。

下午 3—5 张耘来，宓导至北院晤刘崇鋐，看住房。又至南院，晤张隼等，事同。五时许别去。

晚作函复彦，过数日发出。函甚长，并抄示《感怀》诗四首之二，内容述在杭与胡徵同来，未得畅谈之情形。劝其藉此初到美国、见闻一新之机会，专心学业，力求快乐。又述宓二十四日之行事及感想，并及心一自愿离婚等情。世事迷离，真假是非利害苦乐互相纠结。故凡对于吾心所爱及我所欲亲近之人，只有倾注愚诚，以真心向之，不问结果。舍此亦更无他方，求慰乐而安心神也。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半阴晴。上午编稿。下午理杂务。

晚 7—9 访叶企孙，谈校事。知党派对立，恐多风波。又在其处读 Vanity Fair 杂志中，法人某对少年人言《爱之真髓》一文。中有云 There is more real love in friendship than in love^①。尚多诸多深刻之论云。

奉父八月十七日片谕，有云：“碧柳幸未遇险，父心颇慰。荆棘满地，何处是安乐乡耶？然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君子所以贵自省也。居易俟命，化险为夷。洵哉斯言”。

① 友情中真诚的爱比爱情中更多。

邮汇已通,即以\$100汇呈父收,汇费七元。本年已汇呈千元矣。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上午7-9入城。至南月牙胡同,晤绍梅。又与陈遼夫人^①谈平日授课情形及用书。

10-11至北大第二院领八月份薪金\$100,又至景山书社。十一时至姑母宅中,即在其处午饭。心一又病(伤风,竟传染及宓)。

下午3-5乘电车人力车回校。途中风物,殊类民国三年偕朱君毅等游明陵及长城之所见。宓以思彦,无时或息,因此有感,遂成诗一首,另录稿中。

晚雨,稽查心一寄发之《学衡》65、66期,并补发。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雨。是日甚觉闷损。上午理稿。下午,读《人海微澜》一过,百感交集。念宓婚姻之不如意,平居之孤寂,及现时恋爱之纠纷痛苦,益觉此书所写真切悲痛而能感人。书有宓所作序一篇,印于卷首。

夕瞿国眷来,在此晚饭。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上午理稿。

下午接宏度函,谓“人事皆如梦境,愿勿过事推寻。勉持身心,多

^① Mary 玛丽,美国人。此时陈心一及诸孩已迁往宣武门外校场头条一号陈宅。Mary与陈遼迁至南月牙胡同作者原寓宅居住。

寻快乐。”又谓“拙词曾有句曰，‘睡足黄粱依旧梦，除梦里，莫推寻’。《西厢》有句曰，‘无人调护，自己扶持。’此二语聊以相慰相劝。”友情可感，然必终痴迷不悟也。

翻阅东亚病夫父子所译《肉与死》，即 Pierre Louÿs 之“Aphrodite”^①一书之译本也。

3—5 叶崇智来。谈陈仰贤事，云，彼以对陈 pity 之成分与 love 并重，否则娶之矣。又述谭鑫培故事三则。

晚函叔巍。又函胡徵。请叔巍以借贷为名，向胡徵收取密款 \$ 1505 (彦交还者) 代为保管，免有疏虞。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 Bu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②。又细读晁公所著《玉堂书札》一书。

十一时，叶崇智来，在此午饭。宓陪至北院、南院看住房。又至校外散步。至下午六时别去，谈甚畅。宓多与朋侪谈游，或亦去愁之一法也。

接郭斌往来书，知海行至平稳而愉快。已过日本。余人则无信来。

晚读书，但觉疲倦而虚弱，体发热。

宓近一年中，苦痛虽多，而思想见解亦变。比较列举如下：

(一) 去年此时，深信恋爱之神圣。苟宓厌妻而爱友，则随时可径与妻离而与友结合为夫妻。此乃极光明极自然极简单之事。尽可一

① 皮埃尔·隆耶之《阿弗洛狄忒》。阿弗洛狄忒为古希腊性爱与美貌之神。

② 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John Bagnell Bury 约翰·巴格乃尔·伯里 (1861—1927)，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

切公开,大家说明。如三方同意,立时可以实行,决无困难。任何人亦无需反对或破坏。

(二)今年此日,则确知人事之复杂,而不能丝毫如己意。到无可如何之际,只有自己能安慰自己,亦只有自己能帮助自己。又须注重常识与理性,不可纵任感情。事实上只有牺牲之一法。妻既不睦,自须离异。勉强调和,恐无良策。至若友之一方,则感情已渐冷淡,恋爱亦无成心。友谊固可存在,理想仍自期勉。但若与友为进一步之深密结合,则须异常慎重。今直不存此想。异日即或与某人再结伉俪,必(1)双方诚信至极,了解至极。感情和洽,毫无勉强。(2)实际上一切皆有办法。无扞格,无屈辱,无被动之牺牲,然后可。非然者,则宁甘寂寞终生,自慰自助而已。

呜呼,人生之苦如此,而需用道力及自治之功,亦在此也。……书此以为常时之警鉴及后日之徵验。

夜中失眠,醒时多,思虑之问题,所得如下:

(一)彦事业已了结,今可置之不论。

(二)心一既难完全和好,不如速即离婚,藉减痛苦,世人误会及诋诌,只可听之。其办法:

(1)在必须断然处置,不能望心一完全谅解并依从。

(2)为免引起纠纷及反复痛苦起见,最好先即在津、沪报中登离婚启事,使此事公布,欲罢不能,以后再议条件。

(3)条件上必愿尽力所能,厚待心一;感情上亦当常念心一之好处,以求善结而留馀思。无论心一能否合作,他人是否挑拨,然在我必如是,可以对己,可以告人。

九月一日 星期日

晴。 星期。晨读书。9-10 梁漱溟君来辞行。

宓乘人力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邀陈遼君出，在西单四如春午餐。同至姑母家。心一病已愈，惟形容略消损。宓以昨晚所思之意告心一。心一谓今后何以不能维持？何必此刻离？但宓如坚持，心一只好从命云云。言毕而泣。移时，泣止。乃由宓草拟《离婚声明》，而由心一删改。文如下：

我等性情不合，兴趣不同，现双方同意，决即正式离婚，各得自白。至条件及办法，另由双方公请知友（拟请汤用彤、黄华、吴芳吉、陈遼四君）居中议定，由黄华律师保证履行，谨此通告亲友。

稿商定后，由宓及心一签名盖章于上。姑母坚不肯签证（谓使心一归宁一次，感情必恢复），即由陈遼君签字为证人。另由宓及心一具函，以该件寄黄华，得其同意后，即拟登《大公报》及《新闻报》。一切已办妥后，心一复责数宓。又谓宓将进行某君之恋爱。且谓此次为宓单方面之意，彼终属被弃云云。宓甚烦躁疲倦，遂怒。归后颇悔之。此事非冷静审慎至极，不可也。旋心一至房中，卧床掩泪。宓一再慰藉之而别。

5-6 偕陈遼再至四如春晚餐，即乘人力车回校。途中与侯埏同行，因告我以研究院毕业诸生近况甚悉。八时后抵校。

晚作函致心一，情词委婉，深致慰藉。并愿离婚后和好，为忠实之友。并函芝润表妹伴慰心一。又函黄华及汤用彤，请汤速来北平，与宓及心一面议离婚条件，以便速决而免纠纷。

九月二日 星期一

晴。上午编稿。午饭后鞫国春来，谈其所谋划之事。下午阅

《新世说》。4-5 曹宝华^①来。

夕李惟建来,在此晚饭。

晚7-10与李惟建至校外游步,行黑茫茫之夹树马路中。必以与心一结婚及去年彦之纠纷之略史告李生。李生谓此时与心一离婚,千是万妥,无庸疑虑。他人攻诋,更不足介怀,以若辈实不了解吾侪诗人之性情也。李与黄庐隐爱甚笃而了解极深彻,对于订婚结婚,犹在审慎徘徊。必前此已错,异日即再有恋爱,亦非感情理性两俱圆满透达,决不轻言订婚结婚。若此刻与心一离婚,则终身独居之孤寂苦痛,必甘愿承受之矣。

九月三日 星期二

晴。晨作书致心一,以诚意及真情力致慰藉,所望于此日离婚之际,以善意及爱心相向,俾可留不尽之思,而他日回忆不觉其苦。此等超俗之旨,未知心一能了解遵循否也。心一日前来函,以杨葆昌译 Byron's "Childe Harold" Canto III 之第 60 首,甚能道出心一之情。而必则答以该译诗之第 94 首,为能道出必决然离婚之意。特写此二首,寄心一,留作纪念云。

午十一时叶崇智来,在此午饭。下午三时别去。夕编稿。

夕5-6 张绪宏来。

晚,再函汤用彤君,催请来平,助必及心一解决离婚事,并伴送心一南下。

晚张昌圻来。

^① 曹葆华(1906—1978),原名宝华,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1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39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44年起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九月四日 星期三

晴。上午接陈逵君函，知九月二日陈君夫妇曾慰问心一，邀游北海划船，并在市中晚宴。又据芝润言，姑母以为宓之离婚，必供给心一充足之生活费而后考虑。且留心一住其家，一切望得和平解决云云。

又接彦八月二十八日自海舟中来函(横滨发)，抄附临时通信地址如下：c/o Miss D. L. Bao, 1328 Washtenaw Ave., Ann Arbor, Michigan, U. S. A. ①

下午一时，汪兆璠君(悉鍼)来，邀瞿国眷君来晤。三人即同乘汪之汽车入城。为汪聘教员事，历访(一)刘百昭可亭，住庆王府，执业懋业银行。(二)钱端升府右街铤铤房八号萧宅。(三)陶燠民辟才胡同七十一号。电话西局一五〇八(李宅)。(四)任鸿隽南长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余上沅代见)(五)陈立廷青年会。等。

六时，宓独至南月牙胡同，与绍梅及陈逵夫人略谈所事，即在其处晚饭，并宿焉。

晚与陈逵议离婚事。逵谓最要之着，须留心一久住姑母处，勿劝其南下。盖吾人以情相感，以诚相待，所定条件，必力求仁厚。若心一归杭，为其戚友家族所拥戴利用，与宓为难，则心一不受益而宓亦将蒙其害矣云云。

九月五日 星期四

晴。晨八时出，偕陈逵至西单四如春早餐，即至姑母宅中。而心一及姑母全家均未起(昨晚姑母邀往看戏)。已而先后至客厅会

① 美国密西根州，安阿伯市，瓦许特纳大街 1328 号 D. L. 包女士转。

谈。芝润表妹亦在座，并任记录。先议生活费。姑母、表妹均谓8000元不为多。宓谓尽力之所能，出4000元。而陈遼则主张5000元，谓心一月可得利息40元以终身。此层本无成议。次议小孩月费。宓拟数目如下：未入学者，每孩年费120元。入小学时，年费240元。入中学时，年费360元。入大学时，年费480元。均于每年暑假一次付清。此层心一认可。

十一时散。宓及陈遼君再至四如春午餐，即乘人力车回校。

3-5 李健吾来补考。

购书架二个，费八元。明日，遣仆入城，以钱端升之四书架送还。

晚清理架上堆置之物，或去或留，删繁去秽，心中为之一快。

回忆在南京情况。念心一，不无恋恋之意。

九月六日 星期五

阴。 上午整理书物。十时心一来，与宓直接议离婚条件。宓欣然接待。

午后略寝，花藻芬来。

夕与心一议条件，大致已妥。由宓付给心一生活费五千元（姑母、表妹一再谓八千元实不为多）。三孩抚养，心一前曾议学淑归宓，学文归心一，学昭送给李协夫人为女。宓意三孩为宓与心一所共有，不送与人。心一愿抚养几孩，尊其自择。约定由心一考虑后再定。

此次心一来谈，苟以热情感动，宓决不忍离。然宓细观心一态度心情十分冷静，且谓离婚之事，屡次谈说，裂痕已见，感情已伤，何必隐忍强合云云。宓于是坦然释忧，知离婚后，心一不至自杀，且不至十分悲哀痛苦。其所提生活费数额，但求足用，毫无惩罚宓之恶意，亦无留恋之深情，不似宓之感情多而思想杂。宓思此次难得如斯之良机，彼此心意和好，乘此时而离，则感情不大伤，可谓善其始终。

遂不更摇惑，而决与心一离。况彦方远在海外，物议难以累及；而友人之相助居间，亦不易再得。故仍决离婚，不再改矣。

是日宓极力与心一和洽亲爱，俾留最后之佳印象，而有绵绵不尽之美思，以成我辈理想之离婚云。

九月七日 星期六

晴，间阴。晨在荷花池畔续谈。心一谓即谋职事，且愿留京。

九时，送心一乘汽车归城中。遇 Winter 及叶崇智君。陪叶君至北院看住宅。又至宓室中谈，并午餐。下午二时半别去。

下午 1—2 胡昭佐(梦华)来，导观校舍，并晤洪有丰君。2—6 赴建筑生物馆及宿舍投标开标之会并委员会。在会中遇罗校长夫人，应酬，询及心一。宓心中百感并集，殊觉忸怩难以答对。罗夫人又谈及彦，在 Michigan 校不易得奖学金云。

奉父谕，命以 \$20 付李效白君：京畿道萃文公寓。又责宓禀语多不敬，一若不愿汇呈款项者。宓之措辞狂激，乃由一己之离婚等问题精神痛苦之甚。而父不问不察，宓益用郁郁，非敢怨父。至汇款一层，本年已汇 1000 元，再加汇费及万国储款，每月平均奉父 160 元矣。吾情无人恕谅，此乃至苦，劳作犹其次焉者。

夕，独出散步。

晚，大雷雨。

九月八日 星期日

晴。晨浴，略读书。

十时，叶崇智来，在此午饭。下午三时别去。宓与谈离婚事，叶极不赞成，谓此事固非道德问题，然事实上则离婚对于两造均有害而无益。对宓有损名誉及声望，对心一则殊痛苦。盖心一为中国旧式

之好女子，非受宓逼迫，绝不愿离。宓应早知世间多不满意事，婚姻不过人生一种辛苦之义务。何可今者更存浪漫之理想，而不以宓之室家为满足乎？容忍是宓之唯一指针。最好不必离婚，而与心一长期分居，不相会晤，但保夫妇之名，使心一不至流离失所，不犹愈乎云云。

宓深知叶君所言者是，但恐未能照行。以宓内心之复杂，及往事之经过，均非叶君所能知也。……念此，心中至为痛苦。呜呼！宓所畏惧者，仅数十年后，如有人执笔作此时代中国之历史，论曰：“其时思想行事，一切紊乱，世少完人。惟吴宓端正劲健，几于纯洁一贯，而不能克己复礼，致与其妻陈氏离婚，是其缺陷。吴君之所为，就时势之情形及需要而论，尤为大可惜也。……”云云。此为宓所系心者。此外及身之毁誉，均不置念。再四思维，仍以决然离婚为正途矣。

下午1-2唐官赏介绍山西学生邢俨俨然，住首善公寓。来见。

夕5-6陈遑陪导美国 Meikeljohn 及 Davis^① 二君，并燕京教授二人来。宓与游观校舍，送至西园门外而别。陈君谓不必顾社会之毁誉，仍决然离婚可矣。

晚6-11在 Winter 室中晚膳(西餐)，并与叶崇智同谈。进混合之洋酒，几于醉矣，反觉谈话甚畅适也。

夜中寝甚迟。

九月九日 星期一

晴。上午编《学衡》稿。学生花藻芬来补考。

十时叶崇智来。请其代撰(英文)John Hay^② 纪念碑文，袁同礼

① 密克尔约翰及戴维斯。

② John(Milton)Hay 海约翰(米尔顿)(1838—1905)，美国国务卿(1898—1905)。

君托也。叶君在此午饭,饭后谈必离婚事。谓据 Winter 言,恐此事终不可免。惟叶君之意,则以利害关系,必最好与心一长期分居,自求所乐;无离婚之名,而有离婚之实。免招社会之攻诋,实较胜于正式离婚也云云。必为求精神之自由与内心之一致,虽善叶君之言而不能从之。

3-4 伴叶君看住宅,又到庶务科交涉。旋叶君别去。遇侯堦、黄淬伯等。

晚访叶企孙,略坐而返。仍编稿。

九月十日 星期二

阴。上午编《学衡》稿。北大学生高昌运、张秉礼偕清华新生钱鍾书^①默存,无锡。来。钱生持其叔(嗣父)^②介绍函。叔即钱基博君。子泉,住无锡城中七尺场。函中对必奖许甚至。必如离婚,旧学家如钱君以及黄晦闻先生等必大失望。呜呼,必所处境,诚可悲哉!

下午昼寝,多梦。日夜不宁,将何以支持?

下午编稿。

夕瞿国眷来。大雷大雨。

晚拟访 Winter,谈必离婚问题,未遇。夜中雨。

昨晨梁任公先生葬于西山,必原拟躬临,卒未往。又昨夕张颐

① 钱鍾书(1910—),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3年毕业。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又入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1937年回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外语系主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② 作者此处记述有误,钱基博为钱鍾书祖父而非嗣父。

(真如)^①住丰盛胡同20号。过访,未值。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 昨陈逵来书,言心一对所商条件,均已赞同,且愿请李辛之为证人。故宓遂于今晨乘汽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而辛之亦在。辛之谓日前见心一,心一谓一切愿从宓处置。心一似属被动,而非自愿离婚。又辛之以为宓与心一皆好人,虽不和,尚未至离婚程度,故不愿作证人。旋宓以对心一及彦之关系约略告辛之,言宓甘愿离婚后孤居独身,而获精神之自由及朋友之慰藉。辛之乃约于下午再访心一谈,以定态度。即同在陈逵宅午饭。

下午诸人皆外出,宓读《畏庐续集》,得林琴南所为吴孝女庆曾传。抄为小说资料。又读他书。

夕辛之来,言心一外出,往访未值。拟明晨再访云。

宓在陈逵宅晚饭。与绍梅同室寝,即与心一旧居之卧室也。夜间仍不能安寝。又是夕3-5曾与绍梅至北海游步。回忆昔年与心一数次到此,不禁黯然。

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阴,将雨。 晨8-9访钱稻孙于受璧胡同九号,而钱君赴沪未归。宓之来访,拟请钱为签字证人也。9-10访何世伦理之。于崇善

① 张颐(1887—1969),字真如,四川叙永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博士。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副校长。192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1936年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3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未几因病回成都疗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7年回北京大学,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里十一号。又晤其友徐振武君，省政府秘书。取得《信芳集》及评稿等而归。思日内离婚广告登出，不知此诸君对我作何评论也。

归南月牙胡同，辛之已在。谓今晨晤心一，心一谓彼自愿离婚，盖知终难和好也。如是，则辛之亦愿为签字证人。但必先禀明黄节先生，宓以为然。辛之去。宓在陈述宅午饭。下午二时辛之来，言黄师之意亦为宓与心一皆是可以为善之人，苟能互思彼此之长而忘其短，未尝不可融洽，似可不必离婚。黄师拟来劝宓。宓亦应趋谒，陈述下情。惟一切已约定，中变迟延，又增痛苦。乃沉思久之，即下文告心一之言。遂决定仍离婚，然甚觉悲凄。

四时，偕陈述、李辛之二君至姑母宅中，坐客厅。心一来，虽沉黯，实无异平日。宓当以眷就之离婚条件二纸（两份）示心一。心一谓一切皆妥。宓问：“你有什么意思，可于此刻说。”心一答“无。”宓问：“愿签字否？不必勉强。”心一答：“我自愿签字。”宓言：“若你尚迟疑，今日不签亦可。”心一言：“此刻即签，不必改迟。”时姑母亦在座。宓谓心一“离婚乃至不幸之事。但我细思之下，仍决离婚，有二理由。（一）我夙昔与你同处易争闹，互诃其所短；分离则思念，互赞其长处。由是以推，不离恐终难和好。离婚尚可留甜蜜之忆念，与绵绵不尽之情。（二）我自知生性乖僻，不适于家庭生活。即好友如碧柳等，同居过久，亦常对琐事细节而生厌。前此共同生活，每多冲突。今思之，皆非你之过失，实因我天性中多缺陷。今后如仍同居，则在必须时时刻刻勉强抑制自己管束自己，实属太苦；偶尔不慎而懈怠，则又争闹，既伤感情，又增痛苦。不若离婚独居，反觉平静安舒而自然。故今当离婚之顷，只有凄然惜别与自责之意，绝无丝毫怨你之心。即前此之争闹及误会纠纷，望你一切忘却。我但求精神自由，心境平和，努力读书作事。此外闲事（恋爱等）此刻决不想到。至离婚协议中所订各条，宓必一一做到，你可相信。除此之外，以后我力之所及，经济上、

事务上,我皆愿以朋友之资格,为你帮助,愿你勿自悲伤”云云。宓言将终,心一以巾拭泪。于是又询心一有无话说,答曰“无”。宓乃先签名盖章,心一继之。陈、李二君又继之。姑母不肯签。

所订之约,全文如下:

吴 宓
陈 愷 离婚条件

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在北平教场头条一号陈宅订立。

(一)吴宓给陈愷生活费五千元。目前先付二千元。馀数至迟于三年内付清。心一希望,愈速愈妙。未付之款,应按年利一分付息。

(二)三孩中,无论几人,如归陈愷抚养,应由吴宓按年给费如下表。

未入学者,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元。

在小学者,二百四十元。

在中学者,三百六十元。

在大学者,四百八十元。

(三)目前心一居北平抚养三孩。在此期内(至多一年)暂由吴宓增给陈愷津贴每月三十元。

附言 (1)议定后,先登《大公报》七天。

(2)彼此信件退还。

(3)仍存友谊。

当事人签字(并盖章) 吴 宓

陈 愷

签字证明人

陈弼献

李辛之

又议定(i)启事之形式及文字。(ii)函请黄华以律师资格,将此约签字存案,并保证履行。(iii)心一仍居姑母宅。(iv)付款由陈、李二君经手。(v)未了之事务,直接谈商。

次必以心一居此及三孩即托姑母。姑母谓心一居此甚欢迎,作为干女看待。三孩则暂可照料,稍久则不能管。至于姑母身后,则更不能负责矣。又谓必此次离婚对父及爹处,均未禀命,实为武断。姑母更不能代负家庭责任云云。

五时半别出。此时心一泣不止。先是宓于心一签字之时,感怀今昔,不胜凄然。几欲当时即将此离婚协议扯成粉碎,与心一忽然拥抱,让心一大哭,宓亦哭,而取消离婚,仍为夫妇。但又思,恐未能善终,仍致烦扰不安,不如强忍以完此局。即使心一他日孤寂,我以独身孤寂陪心一,应无所憾。遂卒隐忍未动。又观心一,实有其和善简朴可爱之处,恨多年之印象感想不如是也。可叹可伤!宓等辞出之时,心一乃掩面俯首而泣,走入厅隅。宓请姑母抚慰。又当宓等谈协议签字时,学淑由后堂喜笑跳跃而出,穿厅而过,至前院去。宓见其憨笑天真之状,念其浑然不知宓与心一所为何事,不禁悲哽。

既出陈宅,仍觉凄然如梦。陈遑君邀至四如春,食馄饨半碗。即乘电车至西直门。途历西单牌楼一带之店铺,忆与心一同往经行购物之事,又滋凄怆。至西直门,遇张广舆君,本校秘书长。邀乘其公家汽车。七时抵校。重至西客厅,自觉若远游归来者。

归后,接胡徵函,述在沪见彦并送别情形。

又接宏度复函,论离婚事。大意以为“事必求理众口,亦自不易。旧礼教亦无不许离婚之明文。古人制礼,必准乎情之正。不害于情,则亦无伤于礼。如心一已无丝毫爱兄之心,则亦无恨。……两人俱无相爱之心,不如分开为上。所宜审慎者,恐心一犹有不忍轻离之心,特以一时之愤而愿离,一到真正分开,又独自忧伤憔悴,甚或危

及生命，则亦未可忽视。……最当顾及。故必不害于情而后也。”此次离婚固极痛苦不幸之事，然以此而得到各种教训箴规，知吾父吾师吾友之见识学问，确在我之上甚远。我真惭愧无地矣。

晚间，心境渐趋平和宁静。岂意中可悲之事或可乐之事，至身临其境，反不悲不乐乎？

复胡徵一书，并寄黄华。附签字(离婚协议)，请黄担任保证之律师。其致徵书有云：

宓现在之心境，极清静而平和(为最近一年来所未有)。觉以前许多计虑，及与弟以及他友(连毛及心·在内)写信谈话之大部分，均是多事，均可不必，均用不着。此时之心理如下。

(1)与心一离婚，其本身乃势不可免，今卒行之(是非道德不论)。

(2)与心一离婚，与毛无关。且最近实行离婚之际，全不想到毛。——他年即与毛绝交，即终身不另行恋爱(不言结婚)而长此孤寂到老，亦所自甘，决不悔。

(3)今但求一身之自由清静，精神上免除纠纷痛苦。(最近一年，精神上之纠纷痛苦，实不能受。)

(4)今后对毛，一切出之自然，毫不勉强，毫无成见，——

- i 水到渠成，相爱极深，不畏世讥——则结婚，固所乐；
- ii 久而愈笃，互相慰藉。或得人别嫁，或畏世讥，而终止于友——则为知友，亦所乐。
- iii 为泛泛之友，偶尔通信，不作深读。——则为泛友，不失望痛苦。
- iv 更生误会，或缘根本不合。无形的完全绝交——则绝交，亦不失望痛苦。^①

① 此段文字上方，作者有批注：如此方是聪明正直。前此一年之思想行为，愚蠢也。

至宏度函中所论，宓亦虑及。此次心一与我明白细商条件，注意将来，不以感情动我，似心一确愿离婚。即属不得已，要非由我逼挟者。而宓曾私征亲友多人之观察及意见，均谓心一离婚后决不至自寻短见，则极端之危险可无虑矣。至于心一孤寂，我正将陪伴同此孤寂也。

十时半，服安眠药而寝。（不知心一能安睡否？）

李惟建来，谓离婚办法甚妥。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起颇倦。写信。以启事交陈述持请心一盖章，即寄《大公报》登出。

10—12 叶崇智来，询及昨事，深为叹惋。谓心一心中必系不得已而离婚，异常痛苦。在宓虽以理性解决，然感情上殊可忍矣。

下午 1—3 寝，安眠药之效果也。

3—6 作长禀上父，述汇款及离婚事。

晚 7—10 访 Winter，并晤 Jameson。旋 Jameson 去，乃与 Winter 细谈离婚之经过及心情。Winter 谓宓与心一既性情兴趣不合，离婚实属正当。况心一生活费已得，而宓之事业及经济负担如此之重，尽可无所嫌于心矣云云。

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阴。上午写信。理杂务。

下午 2—3 颢来，姑母赐糕点。颢赞成宓离婚；但其家人，自姑母以下，均不赞成，谓宓强逼心一为此云云。

下午 4—6 乘人力车入城，至西单恒丽号制毛哗叽夹袍（綢里）共十三元七角。次至崇善里访何世伦。又晤其友方君及某君，以《学

衡》1-50 一部赠之，俾留为诸文士友人公阅。留饭，宓谢之。即至南月牙胡同陈遼宅晚饭，并宿焉。宓以五百元之支票(大陆)一纸，又致黄华一函，以黄处存款一千五百元拨归心一名下。以上二件，托陈遼送交心一，并各签字盖章于簿。计已交付心一二千元。宓前付心一月费至九月底止。今协议各项，拟自十月一日算起。

晚 8-10 写信。

九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晨餐后，9-11 谒黄节先生(晦闻)于东单官帽胡同 16 号新寓。述与心一离婚详情，并述前此订婚始末及婚后概况，以及宓之决心及宗旨。黄先生谓此实可悲之事。对宓及心一均具同情，几将落泪。又谓此举在心一自系完全被动，所幸三孩可归心一抚养，年限随意，足为心一解慰，否则其痛苦甚矣云云。旋周大烈(印昆)来，宓乃辞出。即至西单报子街怡春园赴张广舆君招宴，多系清华要人。宓念离婚启事今日在报端发表，心殊不属，席终径去。乘人力车回校。下午四时抵。见本日《大公报》第二版左上角宓及心一所送去之启事已赫然登出，如下：

吴 宓
陈 愷
离婚声明

我等性情不合，兴趣不同，现以双方同意，正式
离婚。谨此通告亲友。

此启事连登一星期(自今日始)。宓即以该启事为底样，寄黄华，

请即在上海《申报》或《新闻报》代登一星期或三天。

接光午代发锡予电，文云“昨归，待询叔巍。彤。”电系昨日发。

晚 7—8 黄子卿来谈。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是日上午开学。宓以约候黄晦闻(节)先生，遂留室中，未赴会。

十时，叶崇智来。十一时，黄先生到。宓陪待午饭后，即同至杨振声(现为文学院院长)宅，晤谈移时。宓偕赵元任来宓室中少坐。三时，杨君陪黄先生来。略坐，即归城中去。黄先生谓宓离婚之事，后来必悔。但视悔之迟速而已。

昨作《感事》诗一首，录此。

早识沉冥难入俗，终伤乖僻不宜家。

分飞已折鸳鸯翼，引谤还同薏苡车。

破镜成鳞留碎影，同拜论诗意。澄怀如玉印微瑕。

廿年惭愧说真爱，孤梦深悲未有涯。

4—6 杨宗翰来。瞿国眷来。叶崇智来。茗谈。杨君见报中广告，询离婚事。宓略告之，言此举(一)非由一时意气。(二)乃双方情愿。(三)非为恋爱，心中忐忑已久，然后决。今既行之，世之毁訕，不足计也。

6—9 赴罗校长招宴于工字厅，新旧教员凡五六十人。宓同席冯、金、杨诸君论老子书之真伪，及老庄思想等问题。冯友兰君谓尝以孔子拟苏格拉底，孟子拟柏拉图，荀子拟亚里士多德。殊合适。

席散后，浦江清来。叶崇智君暂住钱稻孙室中。叶君言，今夕宴

会，席间多有谈必事者。罗校长曾以此为询，Winter代答，言必之离婚甚正当。因必乃一甚谨慎之人(discreet^①)。叶君亦力言必之离婚，乃本于 excution of ideas^②。不宜妄猜。罗旋谓彼亦甚 liberal^③，所谈乃“非正式的”。陈总谓在沪闻人言，必事其中有“第三者”。陈福田谓必乃浪漫派中最浪漫之人。以上皆叶同席所谈者，其他谅必准是。

又晚 10-11 瞿国眷来，询及条件及办法，必大略语之。瞿谓如此解决甚好。但必孤身甚苦，最好为另娶之计。但另娶必择富于文学兴趣之人，方可为佳耦云云。必答言，此次离婚，已大不得已。既得自由，岂愿重行自缚？故愿长此独身，自乐自适，决不再娶矣。

众人心理，大略如是。总之，离婚之事，在必已自引为深疚大咎；而一般人之思想感情，则更远在必之下，而未能喻吾心矣。必又告叶君，离婚之是否错误，须看此一年内，必之身心康健如何，工作成绩如何，学识进步与否，感情舒适与否。由结果可断此举之是非，其他皆无关得失之评论也。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是日为阴历己巳年中秋。必于上午 8-10 偕叶崇智君散步，并访 Winter。

十时，归。编《学衡》稿。颉来过，必仍编稿。

夕六时，至 Winter 处，晚餐(西餐)。叶带来洋酒数种，必昨略购月饼糕点之类。Jameson 亦在此。四人共赏中秋，畅谈。饮洋酒甚

① 考虑周到的。

② 信念的实施。

③ 自由随便，开明。

多。Winter 乘兴唱法国、意国情歌，旖旎跌宕。宓因饮酒过多而醉，略吐；即就胡床酣睡，Winter 以锦褥覆宓身。及醒已上午一时许矣。宓等原约赴朗润园深池观月映潭中之景，至是，遂不及往。宓及叶君乃步月归宓室。又久谈，始寝。时月已昏黄，渐西沉。然园中景至幽静。宓今夕与诸友之欢聚，为数年来在京宅所未有。特不知心一今夕在姑母宅情境如何，他人更无从窥测矣。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是日清华开课。上午 8—9 上英文第一年乙组课，班中男生约十六人，女生五人。

正午，温源宁及叶君在此同饭。

下午 1—2 上《翻译》课，又赴图书馆。

3—6 在 Winter 室中茶叙，与 I. A. Richards^① 教授谈。Richards 愿代授《第一年英文》二小时，而宓则允助 Richards 君研究中国文字学术云。又见 Richards 夫人。宓归室中晚饭。

晚，张耘来。

叶君归后，9—10 章寅来，询离婚事，宓略告之。章谓愿为宓慰藉，解决实为上策，彼亦为家庭牺牲者云。（其实彼妻亦不错，此殆时派应酬之言。）灭灯后，又与叶君略谈，始寝。

自离离婚发表后，今日始因公务，出见众人，觉亦无甚奇特之处，翻觉前此之顾虑过甚矣。

是日李廉锴君来函，询离婚事。未复。

发出《学衡》68 期全稿。

①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伊沃·阿姆斯特朗·瑞恰兹（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及教师，对发展新的诗歌欣赏方法有很大影响，并导致新批评派的出现。

九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上午8-9上《第一年英文》(乙)组课,旋即介绍 Richards 君接授。必至张耘室中坐谈。张谓赞成必离婚,其夫人杨景任^①则长叹数声,若为心一悲者。又云 Lilian Taylor 女士拍手笑曰,中国人一秉理性,大家商量好便做。离婚如此之易,不若美国之法律手续繁杂,真可喜也。

张耘君来必处午饭。

下午1-2上《英国浪漫诗人》课,约三十余人,女生四五或五六人。必以方在离婚之教员,甚虑为人注目,尤觉对女生忸怩,故在课堂甚觉矜持,后此当力改和易。

2-3上《古代文学史》课。3-4赴图书馆。归室中。

5-6偕叶至朗润园深池边坐谈,久之始归。

晚饭时,有女生来索讲义。又接陈仰贤燕京来电话,知已于昨日到此。即告叶君,约明夕在此晚饭。

晚9-10浦江清来。

是日接胡政之、张季鸾复函,言预支《文学副刊》稿费一节,不能允行云云。容当另筹款项。必之所忧所苦,终不在经济金钱,而在精神感情也。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阴。上午在图书馆编稿。

下午熊正瑾来,谓阅报知必离婚,特来恭贺。夫离婚乃可悲之

^① 杨景任(1898—1981),女,陕西宜君人。上海神州女中毕业。英国爱丁堡女子学院肄业。与张耘(奚若)在欧洲结为伉俪。1925年回国。

事，何贺之有？亦可见一般人之观感也。

下午4—6 赴建筑财务委员会。

6—9 陈仰贤来。叶君宴之于寗室中。女生又来问课。谈次，知仰贤已见心一，并在心一处宿一宵。彼似不甚赞成寗离婚者，但云此乃不幸之事也。晚，偕叶君送陈出校外，至桥边，乃归。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九时，偕叶君乘汽车入城。至西单恒丽号取所制衣。次至王府井大街及东安市场购物。在南月牙胡同陈遼宅午饭。遼未归。

下午4:30 复偕绍梅至东安市场购物。又在泉记剪发。

7—9 赴叶崇智君招宴于一亚一粤菜馆，客有余上沅等。晚偕陈遼至南月牙宅宿。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阴。是日星期。上午9—11 回校。

下午接黄华复函，责宓办事荒唐。实则因九月十二日宓寄黄华及胡徵之离婚协议尚未到，故黄有此误会耳。即另复一函，请其以该协议为根据，代草拟正式离婚协议，并为签证之律师云。

下午3—4 与浦君散步校外。浦述徐震堦言，谓在杭曾闻去年冬，杭某长官颇爱彦。旋闻彦与宓通信甚密，怒，遂免彦民政厅科员职云云。如确，则宓又累彦之一事矣。其后据彦复宓函，谓此事全属子虚。

4—5 在 Winter 处谈。旋叶君归，在其处同晚餐。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上午8—9 上课。

下午1-2上课。

4-7赴教授会,被选为本年评议员。

以黄华不愿为签证离婚协议,拟在北京求律师为之。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8-9上课。9-10黄节先生来。10-11上课。

下午2-3上课。3-4陪黄先生南院看住室^①。

5-6与叶散步。

晚瞿国眷来,亦以宜速订协议为言。并述所闻冯友兰君对宓之批评曰“两头落空”。盖谓宓既失心一又不能得彦也。

是日接黄华函,谓诸件均到,一切照办。启事已登《新闻报》第一张,共登三天,间日登一次,费八元馀。并寄来九月二十二日《新闻报》启事一纸。颇慰。

晚梁敬钊来,赠送福建印泥一盒。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编讲义。9-10黄节先生来。

接王善佺函,谓已将天德农团宓名下之地售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得价1890元。嘱即将卖契填就寄去,馀数由佺自筹汇来。宓即与该农团完全脱离关系。宓不取利息,但愿将所入股本实数二千五百元一次收回,以充离婚费。而宓之一股,即完全作为由王善佺接受,归彼所有云云。此本宓之意,于决定离婚后即函佺要其如此办理,而佺此次竟甚负责,动作敏速。《卖契》去后,即于十月初汇来千元。宓又

^① 黄节(晦闻)先生于1929年秋由澳门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讲师。

函催索，竟能于十一月底以前，将宓股款全数二千五百元悉行退回，汇交宓收。他人或尚计较利息，宓则以股本竟能收回，已属其幸。

又接胡微函。先是胡微九月三日（然发出甚迟）有致宓一函，报告彦于八月二十一日往访，交到还宓款一五〇五元，付以收据。微函续云：

微示以先生之函，彼（彦）阅毕笑曰“雨生之愚，实在心一之下”。彼云返江山途中遇大风，几覆舟，险遭不测。归家则父病不能起床。此次出洋，实心悬两地。谈一小时始去。八月二十四日晨七时三刻，微与意超女士至江海关码头送行。毛已先在，有友人五六人聚谈。其中一人由彼介绍我等，谓为其妹，年不过十八九，想非其已嫁之妹。其余有女客少妇三人，又有二中年男子，微皆不识。毛君双泪承睫，与我辈不多谈，仅握手致谢而已。八时前五分，上小火轮，倚栏与我辈挥巾，已泣不可止，频去眼镜，以巾拭泪。可见女子心肠之柔矣。送行者，除其妹有泪容外，其余皆谈笑自若。八时正舟行，我辈直至不可辨人影始返。毛君来沪，居其友（金陵女同学）章太炎之侄女某女士家。女士已适人，夫姓朱氏。行后留信封一，嘱转告先生，近日事忙，未能作书，抵日本时，将有信问候。抵美后，若忙于校课，恐不能常通讯云。微询以对先生之态度；彼云，以前种种俱不置念，不过相信先生为一愚人而已。此毛君出洋时之详情也。

徐从略。至彦交还之款，碧柳到沪之日（八月下旬）由胡微手借去700元，嘱勿令宓知。宓以为1500元存银行无缺，乃于九月十四日全数拨付心一，付以支据，请黄华往取该款，汇交心一。乃黄华复

函始言该款只剩 800 元。此时徵方来函报告。函今日到，内附碧柳借据。知此款确为碧柳所借，非徵自己挪用。宓怒甚。怒者，怒碧柳半生受宓帮助，乃于事急时累宓，致宓失信于心。且此款一日不缴清，即宓一日心中痛苦。夫成都大学未命碧柳购书，垫款若不承认，则将奈何？且吴永权带校中公款甚多，到处乱花，碧柳何不向之支取公款？乃独以知友为牺牲。况碧柳在沪将书看定，俟回校后再由校中汇款购买，岂不两便？吾诚不解碧柳之所为。尤难恕者，碧柳取款后，始终不来一信报告。宓知之后，屡函催促速还，两三日一快信，碧柳亦不一复。宓乃函景昌极、张志超请代催。迟至十九年一月始将全款 700 元还清。

此次碧柳私取 700 元之行为，无论如何，皆不能为之恕。文人无行，此亦佳例。今后当不再信托碧柳之行事也。徵之以宓款私假碧柳，不告宓知，亦徵之咎。宓自念生平辛苦为人，情理兼到，而常不见谅，或受人利用欺骗。理想与实际派人，其损我一也。可胜悲哉！

徵是日函中，最宓以离婚之后，当勉力著作，勿问他人之评论。又叹息于昔年在京寓同居之景况，不可再矣。宓亦因之黯然。

杨宗翰来，在此午饭，又同访 Winter。

下午赵元任来，谈梅君事。

4-5 赴外国语文学系会议。

5-6 偕叶君散步。

晚，张广舆来。又张耘来，谈婚姻问题，并述凌叔华等人事。足见光明磊落之人物，与美满和谐之婚姻，在今世为极少也。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

晚草就离婚详细契约，凡十二约。其用意有三。（一）对心一尽

宓所能，力求宽厚。(二)详叙一切，防后来之祸患及他人之刁难。(三)确定小孩抚养教育办法，使小孩不因家庭之变故受损。此稿寄黄华后，彼有所修改而寄回，终亦未用。然后来正式订结之离婚契约，实由此修改而成者也。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入城。8-10 北大上课。10-11 随陈遼夫人至南月牙宅，忽忆汪玉笙约，急返北大，而汪已来过。宓遂至汪芝麻胡同七号王宅访之，亦未值。

12-1 再由北大至东安市场午餐。

下午 1-3 再至北大上课。夕回校。

是日发一短函(2)致彦。示以离婚启事。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上午入城。10-12 访心一于姑母宅中，姑母亦在座，缴款。除月费外，已缴 1500 元。又以前晚所拟之离婚详细契约示心一，并一一为之解释其用意。心一表示赞同。谓若黄华及陈、李二证人认为无甚不妥之处，彼即签名无异议云云。

正午，访刘雨若于中央饭店，未遇。乃至东车站，拟送行；候至开车，亦终未见。而遇李辛之。乃于 2-3 邀之至西车站食堂，以离婚详细契约稿示之。辛之亦以为可。宓别后欲赴琉璃厂，途遇李濂镗，同至青云阁楼上谈久之。李询离婚事，宓具告之。

晚宿南月牙胡同陈遼宅。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上午 10-12 回校，绍梅送宓于后门外大街电车站。遇心

一抱学淑乘人力车过,北向去。宓即语心一(时电车适到),苟无他言,宓即回校去矣。遂上车行。

回校后,接彦九月一日、六日海舟中来函,自 Seattle^① 发寄者。甚慰。又奉父九月十八日谕(复宓报告离婚事),谓:

汝志既决,则为之可也。但言念三孙,令父惘然。搔首踟蹰,莫知所可。……草此不仅为之三叹。

离婚详细契约稿,于今晨寄黄华。又致黄公函一纸,云在《大公报》《新闻报》启事登出之期内,未见心一或任何人表示此启事无效或持异议,则此二人同意联名而登之启事,足证明离婚之事业已成立。请贵律师注意云云。

十月四日 星期五

阴。晨乘人力车(1.80)入城。由德胜门入,略迟到。

8-10 在北大上课。

10-12 取本月薪金,送到北长街教育会夹道二号叶崇智宅。又访潘式于交通大学,付以《文副》稿费(\$30)。

12-1 在四如春与李濂饕餮餐。

下午 1-3 北大上课。3-4 在南月牙宅与陈述晤。

4-6 乘原车回校。

十月五日 星期六

是日作长函致彦(3),述离婚经过详情,愿为自由之朋友。并附

① 西雅图,美国西北部太平洋岸城市,通往亚洲和阿拉斯加的门户港口

寄美币五元,诗二首。此函十月十日发出。

十月六日 星期日

半阴晴。一留校。上午十时,李天佑妹丈(蔚民)偕其友李宗汉偕云、长安、焦景宗渭南,中国大学学生。及李之夫人吴化儒甘肃。女士来。宓款以午餐,并导观校舍。谈次,知吴女士即系已故吴麋梅年伯之女。

诸客去后,下午三时,袁同礼来。谈梅监督^①事,并询宓离婚事。宓约略告之,与昨所告叶企孙者同。但言与心一性情不合,略有误会;而彦之一层则秘之云。

夕,宴毕树棠、浦江清、朱自清、叶崇智于室中,皆《文副》撰稿人也。

十月七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午饭后,在 Winter 处见魏智(H. Vetch)。

2-4 偕 Vetch 及温源宁乘 Vetch 之汽车入城。至南月牙胡同宅,拟以宓之西书若干出售。请 Vetch 看书估定公平之价。旋变计,决不售出。又以温君邀,同陈遑至 Karatzar 茶叙。遇宋春舫^②。

6-8 乘人力车回校。

8-10 赴外国语文学系师生茶会于工字厅。

① 梅贻琦于1928年11月赴美,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

② 宋春舫(1892—1939),浙江吴兴人,清秀才。瑞士日内瓦大学硕士。1916年回国,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教授。1920年出席巴黎和会,任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归国后,任财政部公债司帮办,东吴大学教授,青岛市政府参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法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等。

是日接黄华十月二日函。附黄华草就之简单《离异合约》一份。黄提出必应给小孩医药费。此为前所未思及者。又黄只愿任保存《合约》而不理他事云。

十月八日 星期二

是日接黄华十月四日复函。寄回必所草之《离婚详细契约》并附意见，谓第五条可删。馀不具录。

十月九日 星期三

是日下午4-7偕叶君赴L. A. Richards招，至其宅(寺)中茶叙，谈中国文学现状。

晚杨宗翰来，晚饭，并宿此。

十月十日 星期四

晴。 国庆放假。上午偕杨宗翰乘人力车入城。

11-12 访李天佑妹丈于铁老鹤庙蒲城会馆，付以五十元。

正午至青云阁楼上茶室中，晤陈之颂表兄示以《离婚详细契约》。颂谓此太不合契约之形式，且拘束必太甚，应多留自由行事之馀地，方为合于实际之办法。至于必所陈之良法美意，恐众人不谅，其诋毁仍如故也云云。必闻之甚为愤郁，念举世竟无知我谅我赞助我者。乃于4-5至交通大学访潘式。以潘君所著《人海微澜》小说，至能感人，或可谅必旨也。而潘君亦未在，乃留柬，备述痛苦。至南月牙胡同宅宿。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8-10 北大上课。10-11 缪钺君之弟偕保定

诸生来谈。出访叶宅，误投他街，亦可见宓之心情惶乱也。

11-1 东安市场东亚楼午饭，并招绍梅来同餐。又至永兴等处购信封及 listerine^① 等。

下午 1-3 再至北大上课。归南月牙宅。

6-7 访潘式于交通大学。潘甚乐与宓谈，且为述彼爱郑淑慈小名端端，已嫁，夫为科长。事。近日方为郑所弃绝；故潘亦懊丧殊甚也。

7-9 至五道庙春华楼赴陈遽招宴。座客有周作人等。饮酒颇多，半醉而归。借遽至南月牙宅宿。

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上午 9-10 偕绍梅访叶崇智君于其宅，见叶之母。叶母乃赵之谦女。过后询叶曰：“此即登报离婚之吴宓乎？看来并不甚坏，且年已甚老，还要离婚耶？”

10-12 偕叶君与绍梅同至北平图书馆观善本书籍展览。又游中海、南海。旋偕绍梅至潘式处，邀至西长安街芳湖春宴叙。叶君亦来。

下午 2-4 偕潘式同归校，游朗润园。宓为潘述与心一之往史。晚又在室中灭烛而谈，直至上午一时。潘即宿钱君室中。宓为潘述彦之往事，及宓对彦之心情。潘谓彼甚感动云云。

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上午以彦照片及宓诗示潘。再游朗润园，续作深谈。潘君谓苟宓对彦之情确系真诚，则此爱尽可进行，前途颇有希望。若宓前此殊有趑趄不前之态云。潘又劝宓就北京寻商律师。又谓一切办完以后，可以油印函，致诸知友，以资解释。

① 一种防腐溶液。

下午叶君归来。复邀潘君二游朗润园。又在成府粤菜馆便宴。五时归校。晚早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叶崇智来校,暂居宓室中,钱君榻上。至今日其北院11号之宅已整理完妥,遂迁去。

十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晚在叶室中谈古玩。

近常在叶处用西餐,每日三餐连午茶,费\$1.20云。宓之吃西餐,惟望强身耳。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6-8乘人力车(2.10)入城。

8-10北大上课。10-12在忠信堂购酒席票(\$14.00),又在恒丽号购衣料票(\$20.00);亲送姑母宅中,为姑母六旬寿礼。见硕表兄。出,至四如春午饭。次至交通大学见潘式,知己见凌启鸿^①律师,为宓介绍,约今夕会晤。

1-3再到北大上课。

3-4至汪芝麻胡同七号王宅访汪玉笙,送书与之,谈片刻。

4-5在东单滋心园用茶点。又访赵元任夫妇于西观音寺72号宅。赵太太云彼等赞成宓之离婚。盖见宓与心一分居,感情定非

① 凌启鸿(1896-),字棉民,浙江吴兴人。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归国后任北平大学教授,北平律师公会会长,江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后在上海执律师业。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1940年任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

融洽者也。(但后日赵太太又对心一言,心一如斯之贤,宓弃之为不当云云)旋 Prof. J. H. Woods^① 来。

5-6 至西总布胡同九号,见凌启鸿律师,梅民,浙江吴兴。略述与心一不和情事。以所拟《离婚详细契约》示凌。凌阅后,谓甚为详细周密,抑且办法宽厚,并为增删数处。

6-7 至南月牙宅宿。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晨将《契约》底稿复行修改,于 10-11 访心一于姑母宅。心一亦与黄华同,不赞成宓之第五条。又言及小孩医药费。姑母云,医药费,可先定为每年每孩四十元,如有特别疾病,入院割治等者,另行报告索取巨款,但必征实。谈无结果而散。

12-2 宴陈遼夫妇及绍梅于春园饭馆。

2-3 访潘式于交通大学。见方障川、何世伦。

3-4 访 Prof. Woods 于六国饭店。彼年老,于诸事不甚了了,故未作深谈。

4-5 步行至交通大学。5-7 与潘式谈,劝宓多作批评文。

7-8 至姑母宅拜寿,见心一在内室与女客打牌,强颜为欢欤?抑虽离婚而并不十分痛苦欤?宓则深望其为后者耳。

9:30 至四如春晚餐,然后归南月牙宅宿。念宓一身辛勤,今已为无家之客,食宿且无定地。愚哉苦哉!又不禁愤郁久之。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上午修改《契约》,拟将小孩医药费并入用费之内,余如昨

^① J. H. 伍兹教授。

旨，以求简赅。

是日为阴历九月十八日，即姑母六十整寿之日。正午至姑母宅中拜寿如仪。是日硕表兄之如夫人亦扶为正室，并行礼。午宴后，于下午2—4回校。

是日对宓为决定与心一订婚之十年纪念。盖 Oct. 20, 1919 宓决定此事，而函告烈勋，并另作长函为毅述说宓之心情也。

抵校，接彦九月十九日由 Ann Arbor 来函，知已入校。

夕及晚作长函(4)复彦。有云：“宓之离婚，与一女士及任何人均无关系。但今既离婚之后，则宓坚定之决心与惟一之希望，为与一女士相知益深，相爱益隆，而终于结婚。除一女士外，世界中任何女子，决不系心。如终不能得一女士为我理想之伴侣，则决独居终身，毫无悔怨。……”

是日又接胡徵函，寄来《新旧因缘节略》。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上课如恒。

办《学衡》杂务。

下午及夕，阅心一退回之旧函，百感丛生。

夕，崔国眷来。杨宗翰来。晚，在叶宅。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

夕 5—7 叶偕 Winter 来宓室中，计划宓室应如何装潢，布置。需费约八十元乃至一百二十元。宓现已离婚独居，理应使居室舒适而华美；然以惜费，且忙于工作，而少暇时，遂亦无所举动，有费二君之设计苦心云。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上课如恒。颇倦。

夕 5—7 至叶室中谈，并在其处晚饭。邓以蜚、张耘二人在焉。彼等适谈吾事，宓因略述所遭及所感。张劝宓取消种种复杂之意思，速与心一订简单之契约，听心一决定抚养小孩之期限，而小孩则全归我有。后来事不必计。律师最好从北平请，俾手续完备云云。宓颇疑之。叶及张又劝宓应开拓心思，放大眼光，勿太重视自己，钻入牛角，而不得出。……亦良言也。

邓询宓再婚否？又云闻宓有所爱。宓答，若婚，当取世间女子之最可怜而最悲观者。邓云，此与彼所闻者适符，亦可谓甚 romantic 云云。

晚寝迟。阅课卷，并另草《简单离婚契约》。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 6—8 入城。

8—10 北大上课。

10:00 至南月牙胡同宅，与陈遼谈。遼亦赞成简单之契约。

午饭后 1—3 再至北大上课。下午微雨，即至南月牙胡同。

晚 7—9 李辛之来，谈久。宓聆遼与辛之谈，倦极思睡矣。

晚宿此，颇觉寒，被薄故也。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晨 9—11 至姑母宅，见姑母及心一。付心一款二千元，赡养费已总付三千五百元矣。宓以昨日所起草之《简单契约》示心一，又托办若干杂事。心一对诸杂事，均允办；《契约》则收存，谓容考虑后再答

复。又谓欲在北平任教员，已托人谋事云云。

是日心一对必和易。必不无感动，颇念心一之好处。

11—12 访胡先骕于静生生物调查所。石驸马大街八十三号。胡对柳公且不满，同志之涣散可伤也。

必在四如春午餐。下午1—3 回校。

夕办杂务。

晚偕叶企孙谈。又偕施嘉杨至其室中谈。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上午办事。

正午，侯文涛来，谈时许，款以午饭。以父命，付以兑拨之 50 元而去。

在叶处晚餐。见《上海学生画报》一册（图书馆专号），中有本年赴美学生在大华饭店摄影，前排左第四五人，即彦也。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

在叶君处用西餐，以为常。上午整理城中搬来之书报。

下午办理杂事，编稿。

晚与叶谈。叶显必应有 sense of humour 及 detachment^①。不可太过 serious 及 earnest^②，而沉溺于任何事中。虽有意为某事，须为之若无心者方妙。——此皆良言，必应从之。

必告叶，生涯种种，都无关系。作事养家，及身而止，亦无足重

① 幽默感及超然。

② 认真及热诚。

视。惟奄忽一死，毫无著作存留，则可伤耳！认真尽心于一己之著作，诚吾生惟一之正事矣。

是夕 4-6 与浦君散步校外。

夜中甚思彦。对彦决出之自然，毫不勉强。但求为彦谋幸福，藉使吾之真情与热诚能得其用，便已满足。究能与彦结婚与否，毫无关系。苟为友而两人皆利，或较利于彦，则为友亦乐。仅论吾个人之生涯，宁以不娶为佳矣。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三时，Richards 来，邀至其所居寺中，茶叙。谈英文教授法，及中英文语句规例之比较。旋叶君亦至，谈至晚七时，始同步归。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晴。 晨 6:30 乘人力车入城。8-10 北大上课。

10-11 至交通大学访潘式，并见其友王文颖孟谷，湖北。君。

11-12 至姑母宅，见心一，询其意见。心一尚不能决定究竟愿抚养小孩几年，需再考虑。

12-1 至东亚楼，东安市场。潘君邀便餐。饭毕，再至北大 1-3 上课。

3-4 至南月牙胡同宅，晤陈遼夫人。旋陈遼亦归，必托遼婉劝心一。取物而别。即至辅仁大学访江鍾媛君，旋至其寓所松树街二十二号。见之，并晤余君兄弟。均同乡学生，安康县人。必以父命，付拨汇江君之款 70 元，取收条而行。即归校，六时抵。值仆人不在，乃自呼饭食之。

晚，甚觉孤寂劳倦，难乎为遣。早寝。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晴。晨起迟。上午读书。下午剪发、入浴，一日尽矣。

夕访浦君。晚读书。是日室中生炉火焉。

陈仰贤抄示其燕京女同学王国恺见宓赠陈仰贤诗，依韵和一首云：

枫丹菊傲入秋来，旧折新推百感哀。

识破人生避俗去，蓬门从此不须开。

此君盖亦有不辛之遭者欤？

是日见伦敦 Times 报^① 广告：新书出售，有以下二书——(1) “Emily Dickinson’s Further Poems” Secker 10S 6d.^②

(2) “Tu Fu 杜甫 (A.D. 713—770): An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 by Florence Ayscough Illustrated. 25S, Jonathan Cape.^③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读书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④。

① 伦敦《泰晤士报》

② 《艾米丽·狄更生早期诗作》，塞克尔出版公司，10先令6便士。Emily Dickinson 艾米丽·狄更生 (1830—1886)，美国女诗人，世界抒情短诗的大师之一。

③ 《杜甫 (713—770)：一位中国诗人的自传》，弗劳伦斯·阿斯考夫著，插图 25先令，约拿单·凯普出版公司。

④ 福斯特著《小说的几个方面》。E. M. Forster 福斯特 (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小说的几个方面》出版于 1927 年。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一

上课如恒。

下午3—4 徐景贤来。

晚复王幼农十伯函，述离婚经过。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上午8—9 上课，10—11 上课。下午2—3 上课。

4—6 偕浦江清君访顾随^① 君，见沈君无(?)。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三

上午8—9 上课。9—10 黄海闻师及周树椿湘乔。来。

下午4—6 顾随君来。浦江清君同来茶叙。

又5—6 杨宗翰来，述见 Woods 情形。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

上午8—9 上课(作文)。9—12 阅卷。

下午1—3 上课。4—6 赴教授茶话会。与冯友兰君谈翻译。罗校长谈史料。

晚7—10 赴郑之蕃君招宴(西院四号)，众谈朱君毅、毛彦文笑话。归阅译卷，寝甚迟。

^① 顾随(1897—1960)，字羨季，河北清河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英文门，在山东、河北、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24年在上海参加浅草社。1929年任燕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并在北平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兼课。1942年后，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53年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新港》文学月刊编委。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晨6~8乘人力车入城。8~10北大上课。

10:30至南月牙胡同宅,则陈逵已迁去。宓以面饼果腹。旋绍梅归,不及食。即至北大1~3上课。

3~4至四如春始餐。4~5谒姑母。旋心一亦归,从姑母之劝愿抚养小孩五年。《简单契约》乃签字盖章,宓携归。

5~6访潘式,未及谈。

7~9至东兴楼,燕太国学研究院刘、陈、Porter邀宴,为Woods送行。席散,9~10至陈逵新宅宿。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8~10共逵谈。逵谓我舍短用长,力劝停办杂志、副刊,专门著书。宓心烦乱痛苦。

10~11至南月牙宅,命仆送方桌与心一,以了汪懋祖君借用木器事。又见绍梅,付仆2.40元。

12:00至潘式处,邀潘式、何世伦、王文颖、方障川至芳湖春宴。以《离婚简单契约》稿交潘与凌启鸿律师接洽,拟出律师费\$100云。

下午2~4回校。梁敬钊来。

晚,早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

晴。一星期。上午作函(5)致彦(待感情之自然变化)

下午3~5陈仰贤偕王国恺来,招浦江清来见。

晚,阅英文卷,直至深夜。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8—9 上课。 阅《翻译》卷。

下午 1—2 上课。

3—4 徐景贤偕其友黄霞松来，为陈垣稿事。

4—5 杨武之^①来弈，以茶点款之。杨又言朱君毅婚后极乐。诚如潘式言，毅最占便宜，而宓为愚不可及矣！

晚步月，多感，孤寂。萧仁树来。云钺来（慰）。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校中放假。 上午读书。

下午 3—4 顾随来。 4—5 伴之游校内各处，至校西门外而别。归遇杨振声，后与散步，互述拟作小说之内容，而约常相督促。

晚 7—8，访叶崇智。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上午 8—9 上课。 9—10 黄晦闻先生来。

10—11 在图书馆，晤 Richards。

下午读《中国文学释谈》。 4—5 浦江清来。 5—6 瞿国眷来。

晚 7—8 访 Winter。

悲感极深，无一出路。校事。^②

① 杨武之（1896—1973），名克纯，以字行，安徽合肥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曾任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主任。从事代数学、数论的研究。1946年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数学系主任。1948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② 作者1929年11月14日至12月29日日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 上午上课。

正午陈遼来，在此午饭。陈君因温源宁前在清华拟推倒王文显之事，已泄露于外。温疑陈闻必言而泄之者。陈坚不承认，故来嘱宓亦勿承认以此告陈，庶免纠纷而受危害。宓谓无足重轻。但亦可见人情之复杂，处世之困难。嗣后对于所有公私之事，当以缄默不言为定规。

陈遼又谓曾邀心一往居其宅中，免出房租。心一未肯。

三时，陈遼去。而李启民妹丈来，假款五十元，约即由其家拨呈父收。

下午4—6伴叶崇智君在图书馆检书。

在叶处晚饭。仍西餐，每日一元二角。晚七时半，陪叶君，因梁议生女士梁士诒女。招，赴燕京观学生排演京剧。十一时半始归。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阴。 是日无课。因运动得胜。

上午随意阅书，读 Milton 传，悉其离婚始末。

下午2—4在图书馆与朱自清谈，慰其丧妻。朱询宓离婚事，宓为略述情形。朱谓外人大都以宓离婚为奇怪，以为与宓平日之学说，不合。……此只知其表面未知吾之心性之言也。

4—5偕叶崇智外出散步，至岭南楼订菜。

晚七时半在叶室中宴 Winter。盖今日为 Winter 寿辰，进中国菜及莲花白酒。宴毕久谈，至夜半始散。

宓归室，不能入寐。以今夕为一年尽日，而此一年中，宓一身之变故滋多，尤以与心一离婚为一大事。因之感触甚多，乃作长函致

彦，以客观之理性，评述我等诸人之身世及关系。语详函中，不具。又以二十六日所作《采桑子》词一阙，写寄彦。词云：

一年辛苦都尝遍。旧梦如烟，新恨长牵。醒枕孤灯只自怜。
书生行事痴愚甚。名德空惭，欢爱终坚。至道真情未许言。

校中俱乐会，未往。又有中宵锣鼓游行。宓则思前计后，思及心一及彦，深觉人生同梦寐耳。